

目 录

序	陈来 (1)
导言	(1)
一 研究意义	(1)
二 研究综述	(4)
三 研究思路	(8)
第一章 黄道周的生平、思想与研《易》历程	(10)
第一节 早年时期与《易本象》	(11)
第二节 中年时期与《三易洞玑》	(31)
第三节 晚年时期与《易象正》	(49)
第四节 蹈仁不死：黄道周生命的最后两年	(62)
第二章 三易思想	(77)
第一节 伏羲易：先天卦序与天文历律	(81)
第二节 文王易：中天七十二卦	(94)
第三节 孔子易：后天六十四卦	(110)
第四节 黄道周与易学史上的三易说	(122)
第三章 变卦解易	(139)
第一节 论春秋说象、《系辞》说象	(142)
第二节 说象明义	(154)
第三节 说象疑义：“变正象”与“正变象”	(164)
第四节 易学史上的变卦解易派	(187)
第四章 推步历史	(203)
第一节 推步历史简述	(203)



第二节	《三易洞玑》历史推步略述	(210)
第三节	《易象正》历史推步的思想与方法	(217)
第四节	推步实践：用《师》卦上六讽谏崇祯帝	(252)
第五章	易象数四论	(256)
第一节	易象数与天文历法	(258)
第二节	易象数与乐律	(268)
第三节	易象数与《诗经》、《春秋》	(282)
第四节	易象数与天方图、天方盘	(295)
第六章	影响与评论	(309)
第一节	黄道周易学上的两大弟子：朱朝瑛和陈荃谟 ...	(309)
第二节	黄道周与方孔炤、方以智的《周易时论合编》	(322)
第三节	黄道周与钱澄之的《田间易学》及其他易学著述	(337)
第四节	明清以来对黄道周易学的评论	(349)
结语	(361)
主要参考文献	(367)
后记	(373)



导 言

一 研究意义

黄道周是明末大儒，和刘宗周常并称为“二周”。在清代，二人又都被清政府尊为“一代完人”而从祀孔庙。陈来先生认为：“东林之后，明末大儒公推刘宗周与黄道周。明末公论的所谓‘大儒’，受东林余风的影响，也是兼涵忠义与学术两种意义而言”，“近世以来，学人多重船山、梨洲、亭林诸公，以为明末三大家；要之，顾、黄、王皆于清初成学名，若论晚明之际，则不得不让于二周”^①。近年来，受牟宗三的影响，刘宗周已经为很多人所关注和研究。而黄道周，除其在书法界很有影响外，在有关宋明学术的研究上，黄宗羲《明儒学案》把黄道周作为独立的思想大家列入诸儒学案，近人容肇祖所著《明代思想史》、现代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均以很大的篇幅来论述黄道周的思想，陈来先生在其《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一书中也对黄道周的学术和思想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但总体而言，目前关于黄道周学术思想的研究是不多的，对其易学思想的专门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这与其当时的历史地位与思想影响是很不相称的。

《明儒学案》卷五十六《诸儒学案下》第四《忠烈黄石斋先生道周》对黄道周的儒学思想有专论，所选语录以《榕坛问业》为主，多集中在性与气质等性理问题的讨论上。清初官方评价二周

^① 陈来：《黄道周的生平与思想》，《国学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的思想时说：“盖宗周以诚意为主而归功于慎独，能阐王守仁之绪言，而救其流弊；道周以致知为宗而止宿于至善，确守朱熹之道脉，而独邇宗传。”“至其（黄道周）生平讲学浙闽，以格致为宗，而归宿于至善。与刘宗周之以诚意为宗，而归本于慎独，学术洵为相等。”^①这个评价从理学的角度对二周的思想作了比较，说二人“学术洵为相等”。其实这是过于简单化的，刘宗周思想的精髓主要体现在其理学方面的精深思考和架构，而黄道周则不然，除理学方面的贡献外，他一生更多的精力与思考都在《周易》上，其理学方面的思想也和其《易》学思想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是根源于其易学思想。近代以来，阐发黄道周学术思想的相关论文不多，而且这些论文也基本上是延续着《明儒学案》和清初官方的框架来论述黄道周的思想，或比较二周的思想。这是不够的，远远没有认识到黄道周思想的整体及其复杂性的一面。黄道周在明末向以博学著名，他对中国儒学有种综合的气象，既有汉学，又有宋学，既有六经儒学，又有四书儒学，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对先秦孔子儒学，甚至前孔子儒学的中华文化之道有种追源溯根的意识，以做到最大限度的综合与发挥。他早年对道家、道教，甚至外丹，有着较为浓厚的兴趣；其早年的文集中也流露着较强的先秦子学与魏晋玄学的气息；他对佛老的态度也一直较为宽容。所以单从宋明理学的视角来讨论黄道周性理方面的思想，对我们全面把握黄道周思想的整体及其复杂性来说是不够的。

黄道周学术思想的根基在易学方面，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其思想的整体与根本。《明史·黄道周列传》最后评价说：“道周学贯古今，所至学者云集。”又说他“精于天文历数《皇极》著书，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玑》及《太函经》，学者穷年不能通其说，而道周用以推验治乱”（《明史·黄道周传》）。黄宗羲也说“漳海之学如武库，无所不备，而尤邃于《易》”^②，可见易学在黄道周学术

① 《道光五年二月十六日礼部谨奏为遵旨议奏事》，《黄漳浦集》卷首。本书所用《黄漳浦集》为北大图书馆古籍部所藏清道光八年福州陈寿祺刻本。

② 《朱康流先生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南雷诗文集》（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55—356页。

思想体系中的突出地位。加上失传的《太函经》，黄道周一生至少有四部易学专著，《洪范明义》也和易学息息相关，《榕坛问业》和《黄漳浦集》中有很多地方专论或论及易学。所以不了解黄道周的易学，是没法读懂黄道周的。《易象正》和《三易洞玑》分别收入《四库全书》的经部和子部。黄道周的易学精深独特，近现代以来，不少学者都对《三易洞玑》和《易象正》作过一些评述，但多泛泛而论，浅尝辄止。从易学史来看，黄道周的易学是非常富有体系性、创造性和实践性的。在易学上，他也是综合继承了汉易和宋易两个系统，又都有所发挥，而且也在试图既追溯易学的根本，又企图最大限度地以易学去通贯天文历法、律吕、中医、堪舆等传统自然科学知识。黄道周的易学著作在中国易学史上是少有的具有总结性、体系性、创新性和实践性的易学大作。目前很多易学辞典都介绍了黄道周及其《易象正》和《三易洞玑》，但这些辞典基本都是沿袭《四库提要》的看法。所以，本书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把黄道周的易学思想的体系与特征呈现出来，并追寻他的问题意识，探求中国易学与中国儒学的本源之道。

本书引言部分主要通过黄道周生平的叙述来展开黄道周的生活和思想世界，通过生活与思想的细节来展现易学在黄道周生命与学术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对易学的学习、思考、研究与运用，可以说渗透到黄道周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青少年时的耕读研《易》，著《畴象》和《易本象》，到中年时历经十余年著《三易洞玑》，用《易》数推步讽谏崇祯帝，再到晚年时狱中著《易象正》，抗清时编营布阵也用易数，可见黄道周一生于易学用心之多。黄道周一生的著述非常丰富，于儒家主要经典几乎都有涉及，但《易》类居多。除《易本象》、《三易洞玑》和《易象正》等易学专著外，其《洪范明义》、《月令明义》、《榕坛问业》、《黄漳浦集》等著述中也有大量的易学讨论。其余著述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与其易学思想有着种种关联。从思想上来看，在黄道周学术思想体系中，他也试图以《易》统帅并诠释五经，最典型的是他认为《易》、《春秋》、《诗经》三经一体，并以易象数来诠释《春秋》和《诗经》，他说：“昔韩献子观礼于鲁而得《易象》



《春秋》，夫子观礼于夏、殷而得《坤乾》、《夏时》，故知古人学问尽在爻象，《易》与《春秋》其义一也。”^①“大禹作《范》，箕子寅《畴》，孔圣作《诗》、《春秋》，皆于《易》外别自为《易》，其实皆图书也。《易》日也，《诗》月也，《春秋》舍也。”^②此外，坚守天命性善，反对以气论性，这是黄道周学术思想体系中很突出的一点，今人论黄道周的思想，多述及此。但所引材料多出于《榕坛问业》和《黄漳浦集》，而忽略了《易象正》和《三易洞玑》中的材料。其实，在《易象正》和《三易洞玑》中，黄道周也多论及性与气质之辩，如他在《易象正》“卷终下”说：“圣人作《易》，将以顺性命之理，立阴与阳，立刚与柔，立仁与义，三极既立，而后道德和顺，道德和顺而后理穷性尽，理穷性尽而后其命可至也。命出于天，为阴阳仁义刚柔之本，已入于卦则气质杂焉，不谓之命。然而情见于爻，才见于象，才情气质存于爻象，则天命之理亦因之以见。”

总而言之，可以说易学是黄道周学术思想体系之根本，其思想的各个方面都渗透着《易》的精神。

二 研究综述

关于黄道周研究的现状，福建漳州城市职业学院的郑寅晨副教授发表在《闽台文化交流》2008年第3期的《黄道周研究现状述略》一文有很详尽的叙述，可以参考。这里只作简单概述^③。目前关于黄道周的研究，除书画界多有涉及外（黄道周在书法上为晚明四大家，很有影响，今人多有专门研究，这里不作综述），学术界的讨论总体上不是很多，其中专著一部，论文若干篇。

① 《七十二用卦左右圖圖第十二》，《易象正》卷初上。本书所用《易象正》为吉林大学古籍部所藏崇祯十六年刻本。

② 《杂图经下》，《三易洞玑》卷十二。本书所用《三易洞玑》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所藏清康熙三十二年浙江晋安郑开极所刻本（《石斋先生经传九种》之一）。

③ 由于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此部分的写作约在2007年，近年来又涌现出不少相关成果，近年的成果不再补述。据悉，除本书外，另有两位同人以黄道周的学术思想为专题获得博士学位。



(一) 专著一部是厦门大学历史系侯真平教授的《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由厦门大学出版社于1994年8月出版。该书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黄道周的生平、亲友、著述和书画四个方面作了很详尽的考证，对我们了解黄道周很有帮助。

(二) 论文若干篇，包括专题性论文、著作中的章节论文和漳州地方先后召开的几次纪念黄道周的研讨会所集结的论文集。

A. 专题性论文

1. 李镜池：《黄道周著述考略》，《历史政治学报》1947年第1期。

2. 李镜池：《黄道周传》，《历史政治学报》1947年第2期。

3. 叶英：《黄道周遗事》，《中国国学》1972年第1期。

4. 叶英：《一代完人黄道周别记》，《中国国学》1975年第4期。

5. 陈来：《黄道周的生平与思想》，《国学研究》2003年第十一卷。

该文从生平、著作、学术倾向、论性与气质、论格致工夫论、论心性定静、论戒慎恐惧、论“生有哀乐”与“白马非马”等八个方面对黄道周学术思想作了叙述，对其性命、气质、格致等义理思想作了非常深入的讨论，对黄道周学术思想的整体判释与评价也甚为中肯到位。

6. 辛德勇：《记南明刻本〈西曹秋思〉——并发黄道周弹劾杨嗣昌事件之覆》，《燕京学报》第十六期，2005年5月。

该文从介绍《西曹秋思》的版本情况，到黄道周下诏狱的创作背景，再到分析黄道周与杨嗣昌争论的真实原因，以及黄道周与东林党的关系等方面，对黄道周与明末的政治斗争作了很深入的解剖，最后该文还对《西曹秋思》这部诗集作了校注。

B. 著作中的章节论文

1. 钟泰：《中国哲学史》卷下第三编《近古哲学史》第三十一章《刘戡山 黄石斋》（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该文讨论很简略，但确实为近代以来把黄道周纳入学术思想研究较早的一篇文章。



2. 荣肇祖：《明代思想史》，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丛刊之一，民国二十九年（1941），第十章《明末两大儒的思想·黄道周·刘宗周》。

该文把黄道周放在刘宗周的前面来讨论，也说明民国时期人们对黄道周的重视。

3.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二十章《黄道周的理学思想》。

该文分六节对黄道周的思想展开讨论，从其所占篇幅来看是把黄道周作为重要思想家来处理的。其中第三节《黄道周的易学思想》述及黄道周的易学思想。

4. 袁尔钜：《戴山学派哲学思想》，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十五章《刘宗周与黄道周思想比较》。

该文从论本原、辩气质、释鬼神、明致知四个方面对二周的思想作了比较。

5. 李书增：《中国明代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十九章《刘宗周、黄道周的思想》，主要讨论刘宗周，黄道周部分讨论很简略。

C. 研讨会论文集

1. 《黄道周研究论丛》，漳浦县黄道周诞辰四百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委员会编印，1985年3月。

2. 《黄道周研究论文集》，孙英龙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3. 《黄道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如论题并作序，黄剑岚主编，崇文书局2006年版。

这些论文主要集中在黄道周的生平事迹、文学书画、人格气质、与徐霞客的友谊等史实方面，思想性研究方面的论文不多，其中以北京天文馆伊世同先生的《石斋天地盘考释——以〈易〉理历数释天解地的教学石案》一文讨论较有学术价值。

（三）易学方面的研究

目前这方面的专文专论可以说基本是个空白，只是在一些易学著作中略有述及和评论，现简述如下：



1. 杭辛斋：《学易笔谈初集》，《杭氏易学七种》上，九州出版社 2005 年版。

该书卷一述及“元明之易学”说，“明之黄道周、乔中和皆其杰出者也”，“黄道周之《易象正》、《三易洞玑》，虽以天象历数阐明易理，而艰深奥衍，流传不广”。

2. 廖名春、康学伟、梁韦弦：《周易研究史》，湖南出版社 1991 年版。

该书第六章《明清易学》（四）“明清的象数派宋易”指出“黄道周的易学，对明末以后的易家很有影响”。该书述及了黄道周象数学对方以智父子的影响，还说“钱澄之曾问《易》于黄，其《田间易学》‘盖黄道周之余绪也’”，“清人孙宗彝的《易学集注》也学本于黄”。

3. 郭彧：《易图讲座》，华夏出版社 2007 年版。

该书第 42 讲《黄道周的〈易象正〉诸图》，扼要介绍了《易象正》卷初和卷终的一些易图，说：“黄道周所出诸图之中以《天方图》为新颖并富有影响，其后方以智等于书中引用之。”“黄道周以丰富的天文历法知识合六十四卦作图，又将春秋以来历代兴衰标注于‘历年图’中。其推闰朔交食之期以当时天文历法知识为准，的确要高出前人一筹。其历史年表起于春秋有纪之年，亦较邵雍起尧时为可靠。”

4. 李树菁遗著《周易象数通论——从科学角度的开拓》，商宏宽整理，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4 年版。

该书第二章《古代的易象及其发展》“五、明清之易象论·3 黄道周的易象”指出：“他把几千年来的象数和经典数术理论模式融汇于一炉，并以表的形式加以系统化，编成博大精深的‘易历’体系，堪称元象数学（像汇总一切数学成一个统一体系元数学那样），是在形式上高于《皇极经世》的象数著作。可惜，由于学习和应用者后继无人，至今《三易洞玑》仍是空架子而无人问津，实应深入研究与发扬。”

（四）著述与年谱点校

1. 《黄漳浦文选》，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台湾文献丛刊

第137种，1962年3月。

2.《黄道周年谱》，侯真平、姜曾泉校点，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五）还有一些论文从自然科学特别是“地动说”的角度对黄道周《三易洞玑》中关于地动方面的论述作了研究，并指出其进步性，这里也不具列。

总之，目前关于黄道周的学术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在其思想的最重要的部分即易学研究方面更是薄弱，希望本书关于黄道周易学思想的研究能够推动黄道周学术思想研究的整体进展。

三 研究思路

目前，直接研究黄道周易学思想的文章很少，无可借鉴和参照，只好从黄道周的原著入手，反复研读黄道周各方面的易学著述和文章。黄道周留下来的易学著作主要有《易本象》、《三易洞玑》和《易象正》，《易本象》约著于25岁，《三易洞玑》约著于35—45岁期间，《易象正》著于56—57岁期间。黄道周终年62岁，大致可以说这三部易学著作分别代表了其早年（《易本象》）、中年（《三易洞玑》）与晚年（《易象正》）的易学思想。《易本象》主要是用变卦的思想来解爻辞，这一思想在后来的《易象正》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易象正》基本上可以涵盖《易本象》，所以《四库全书》收了《易象正》就没有再收《易本象》。《易象正》在思想体例上有两大特色，一个是综合本卦和变卦的卦辞来解释本爻的爻辞，另外一个就是用《周易》六十四卦来推步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兴衰。尽管如此，《易象正》最主要的还是解释卦爻辞，而《三易洞玑》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凸显了黄道周易学思想的独创性，他的“三易”指伏羲易、文王易和孔子易，黄道周在前人的基础上编排了一些很另类的卦序，并以其独特的卦序来和当时的很多自然科学门类如天文历算、律吕、中医、堪舆等相比附，企图用其象数易学思想来网络天地，包罗万象，探讨不同知识门类及其规律背后的内在统一性。因此，本书第二章主



要是写《三易洞玑》的三易思想，第三、四两章则主要是研究《易象正》变卦解易和推步历史的思想。本书以“以易测天”作为题目来概括黄道周的易学精神也源于《四库提要》对《三易洞玑》的评述。笔者认为“以易测天”不但可以概括《三易洞玑》的思想宗旨，也完全可以用来概括整个黄道周易学思想的精神，他的易学思想可以说处处都离不开天文历算，他既用象数来上推天道自然，也用象数来推步人事治乱。本书第五章则是从总体上概述了黄道周易学的四个特色，也是对前四章的补充。最后一章介绍了黄道周易学的影响以及明清以来对黄道周易学的各种评论。

显然，本书主要研究的就是《三易洞玑》和《易象正》，但同时也参考了《榕坛问业》、《黄漳浦集》等相关文献中黄道周有关易学的谈论，这些材料也都不同程度地融入到了正文相关问题的讨论中。

关于易学卦名的标示问题，目前学界无统一规定。在本书中，“易”若非特指专书，如易学、易道、易象、易数等不加书名号。为便于阅读，本书六十四卦一般加书名号，八卦一般加单书名号。



第一章

黄道周的生平、思想与研《易》历程

叙述一位大儒的生平及其思想的发展历程，在阶段的划分上可以采取多种参照。粗略地说，人的思想发展大致可以划为早期、中期与晚期三个阶段。孔子所说十五志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描述了君子人格及其思想发展的应有参照，这种对生命及思想历程的划分很有意味。就黄道周一生而言，其重大的人生转折点可以说有三个：一是23岁时父亲去世，后二年迁居漳浦县城；二是38岁时中进士，后二年授翰林院编修；三是60岁时参与南明抗清，后二年从容就义。黄道周一生有三部易学专著：《易本象》、《三易洞玑》与《易象正》，大致说来：《易本象》著于25岁，《三易洞玑》著于35—45岁期间，《易象正》著于56—57岁期间。这样，综合起来，我们可以把黄道周的生平、思想历程划为早期（30岁之前）、中期（31—52岁）和晚期（53—62岁）这样三个时期。其生命的最后两年为南明时期，是黄道周一生最为波澜壮阔、最为壮烈的日子，他先后参与了南明弘光政权、潞王监国和隆武政权，身为隆武内阁首辅的黄道周为鼓舞天下士气，主动请求北伐抗清，在被俘后，浩然不屈，杀身成仁。故对其晚年生命之最后两年作特别叙述。

书中讨论所依据的原始材料主要有黄道周门人洪思所编《黄子年谱》和门人庄起俦所编《漳浦黄先生年谱》，这两种年谱都收入清人陈寿祺所编《黄漳浦集》卷首。今人侯真平和娄曾泉把



《黄漳浦集》卷首的年谱和主要传记专门校点整理成《黄道周年谱》一书。行文中所引洪思所编《黄子年谱》和明庄起俦所编《漳浦黄先生年谱》分别简称《洪谱》和《庄谱》。侯真平先生另有《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一书对黄道周的生平与著述考证极为详尽而可靠，此书为本章最重要的参考资料，文中对黄道周生平的叙述大都以侯真平的考证为据。鉴于侯真平对黄道周的生平与著述已经考证得非常细致，本章则略其已详而详其所略，在生平叙述的架构下，试图展现出黄道周易学思想发展的具体历程，从生活世界中展现出其思想世界的丰富与多彩。

第一节 早年时期与《易本象》

黄道周的思想非常复杂，陈来先生曾指出：“黄道周与明代大多数有名的思想家不同，他既不是王学，也不是严格意义的理学家，而是比较倾向于朱子格物论的独立思想家。”“在心性工夫与境界方面的讨论，黄道周颇受到宋明理学的影响，注重《大学》、《中庸》，但他的思想多与主流的宋明理学家不同。他的学术性格中艺文性较强，在文章、语录都有明显表现。他的学术意识较能上接于先秦子学，无论在人性论、名实论、声乐论上皆是如此。在易学上，他主张易以推步，以象数为理势，推测人事治乱，承继的是邵雍派的象数字宇宙学和象数历史学。他的思想虽然是明代儒学的一支，但确非理学所能范围者。而他的思想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包含了他对晚明政治、社会、学术问题的思考与回应，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① 黄道周思想的这一复杂性在其早年就已表现得很明显，我们在下面的叙述中将以其易学思想为主，同时也兼顾其思想中多维度的一面。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黄道周早年的30年又划为三个时期：一是16岁之前，二是17—24岁，三是25—30岁。少年黄道周志趣高雅，鄙视庸俗，对诗赋骚雅、

^① 陈来：《黄道周的生平与思想》，《国学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山水远游、神仙炼丹、乐律阴阳等都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有着强烈的经时济世的抱负，生活与志趣上近于魏晋风流的形态。在其父亲的干预和影响下，青年黄道周就不再溺于诗赋骚雅的创作，渐渐走向以儒学为主体的道问学之路。黄道周早年对律吕阴阳、天文历法、地理山水等科学知识的兴趣和其对易学的研究是融在一起的，这也决定了其易学思想的象数性和实践性，总体上和汉儒的学术风格较为接近。

一 16岁之前：诗赋与寻仙

父亲的影响

黄道周，字幼玄，号石斋，于万历十三年乙酉（1585）二月九日出生于漳州府漳浦县铜山深井村^①。黄道周后来在学问、书法、文章、气节上影响都很大，是明末的一代大儒。和历史上的其他大儒相比，黄道周并没有明显的师承关系，可以说其才学成就多是由其自身勤学好问、善于独立思考而来。黄道周幼年时就表现出了很独立的个性，而且很聪明机灵，《洪谱》和《庄谱》都记载他5岁时（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就曾向他的私塾老师发问：“一二叶书，孔子止教人读书，有子如何教人孝弟？孔子止教人老实，曾子如何教人省事？”除善于独立思考外，当我们考察黄道周早年的思想和气质的形成时，第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便是家庭环境对他的影响。洪思《黄子传》说：“黄子少贫，不能从师，其学多出二人。故少小即善攻苦，尚气节，贱流俗，直以行王道、正儒术为己任。”^②从黄道周59岁所写《乞言自序状》来看，其父亲的严厉和母亲的贤惠对他的影响很深，尤其是他的父亲黄嘉卿。其父黄嘉卿精研性理之学与朱子《通鉴纲目》（以下简称《纲目》），有侠义精神，善擘窠大书。儿时的黄道周很喜欢曹子建的诗，他父亲看到后，就很严厉地教训他说：“子建轻薄，出语蹶

① 今其地为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著名的风动石滨海景区。黄道周祖先大概于元末明初从莆田迁到铜山深井。关于黄道周字号、亲族的详细情况，可参考侯真平《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中的“字号考”、“亲族考”。

② 洪思：《黄子传》，《黄漳浦集》卷首。

张，奈何效之？”^① 黄道周很小的时候就能作诗，但父亲很不喜欢，就趁他不在的时候，把他书架上大概是诗赋类的书籍全部给烧掉了，给他摆上的尽是性理类的书和朱子《纲目》，并亲自为黄道周讲解。《庄谱》说黄道周7岁时（万历十九年辛卯，1591）就能明了《纲目》的精神，懂得“忠良邪正之辨，人治王道之大”。黄道周思想很复杂，他对很多宋代大儒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批评，但终其一生，他对朱子一直很敬重，从来没有一言半语直接批评过朱熹。这其中也能看出父亲对他的深远影响，和他对父亲的尊敬。可以说，父亲黄嘉卿是黄道周的第一位启蒙老师，特别是在理学思想上，直接影响了黄道周。同时，透过《乞言自序状》，黄道周对父亲的追忆，能看出黄道周内心深处觉得很对不起父亲，结合后来父亲去世那年黄道周心灵的巨大波动，都可以想象到黄道周小时候个性就很强，并不总听父亲的话。

志趣高雅

8岁的时候（万历二十年壬辰，1592），黄道周对六经的文意就较为熟悉，能试着写“比偶”类的骈文，而且志趣高雅，经常游走在高峰松石之巅朗诵诗文。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根据《庄谱》来看，8岁的黄道周还对诗赋声律以及铅汞阴阳之学表现出一定的兴趣，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些兴趣在黄道周后来的成长中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其独特的易学研究关系很大。12岁这年（万历二十四年丙申，1596），《洪谱》和《庄谱》都无记载，但《黄漳浦集》卷二十三收有《书嵇康〈琴赋〉后》一文，洪思在题注中说：“子少而多能，十岁辄善属文，亦辄善琴。时家在海外，读书渔鼓溪，每属文，或先狂走，寻岛中最高峰，对怪石长松，踽踽移时，归而挥弦，然后落笔，顷刻辄数千言，若有神授也。岂所谓山水移情者乎？先子云：‘此盖十二岁时所作，余得诸刘完公。’”如果《书嵇康〈琴赋〉后》作于12岁，此文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黄道周最早的一篇文章。从该文的笔调和文势来看似稍有稚气，当为年少之作。黄道周早年对道教

^① 《乞言自序状》，《黄漳浦集》卷七。



很有兴趣，对魏晋文学也有一定的兴趣，这不仅表现在其儿时对曹植诗歌的爱好上，而且从《书嵇康〈琴赋〉后》的内容来看，他对嵇康的观点总体上还是接受和欣赏的。黄道周后来还写过一篇《声无哀乐辨》，该文是针对嵇康《声无哀乐论》而发，但《声无哀乐辨》总体上则是批评嵇康的观点的。而嵇康在其《琴赋》中其实也流露了其声无哀乐的观点，可以肯定《书嵇康〈琴赋〉后》的写作时间当早于《声无哀乐辨》。考《声无哀乐辨》为黄道周早年文集《骈枝别集》中的一篇，从侯真平对《骈枝别集》的考述来看，若《骈枝别集》中最晚的一篇为万历三十七年（1609）奉母迁居漳浦后所作《徙泽记》，而此前的三年黄道周又在为父亲守丧，那么《声无哀乐辨》一文当作于万历三十四年（1604）前，即黄道周22岁前。那么，《书嵇康〈琴赋〉后》则要更早，至于是否果如洪思所说《书嵇康〈琴赋〉后》作于12岁时已难确考，想来当不会出入很大。黄道周对嵇康乐论思想前后看法的不同，也反映了黄道周早年思想的一些细微变化。

寻仙罗浮山

黄道周13岁（万历二十五年丁酉，1597）去过附近的平和县瞻仰王阳明的祀庙，紧接着14岁（万历二十六年戊戌，1598）又去广东博罗罗浮山寻仙访道。黄道周一生很钟情山水，生平多次游历名山大川，这种游的精神，也是他后来和徐霞客成为至交的重要原因。不过他14岁这年去博罗罗浮山的目的可不是为了山水，而是要寻找所谓的神仙异人。《庄谱》记载黄道周14岁这年：“喜谈黄白术，有弃家腾举意。适江西二王子至，先生修刺伏谒，言丹砂可化为黄金，其说有验。而是时神宗静摄，颇好道家言，先生遂作书，将因王子上于朝。”可见少年黄道周对道教外丹有着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后来并未泯灭，他47岁时在《与刘鱼公书》中还说：“近乃悟诸丹诀，自希夷以还未有悟其欺曲者。意欲借栖云一庵，自筑丹室，募亲友共铸丹井，不过费二三百金。假三年之力，仰视苍景，俯接龙鹤，不为远矣。”^①《洪谱》和《庄

^① 《与刘鱼公书》，《黄漳浦集》卷十七。



谱》都重点记载 14 岁这年黄道周去罗浮山的详细情形，而且《庄谱》比《洪谱》的记载要更为详尽：

又闻罗、浮二山有真人居焉，其上多明砂、曾青诸灵药物，意忻然欲往。会先生母族有宦博罗学斋者，其子往观，先生遂偕与往。至博罗，闻有韩大夫，素以贤豪好士称，先生不谒宦署，径诣韩大夫语。及罗浮，振笔作《罗浮山赋》，无停思而多奇字。大夫讶曰：“年少軼才也！”即邀先生与诸子同处于别馆。自是，藉其一马一力，遍游罗、浮，寻所谓朱明洞者，暮返朝往，冀有异人隐现其间，时时长啸以呼之。一日，策马渡水，水骤泛，人马漂溺里许，得浅渚不死，然缘兹遭疾，不能数出。韩之诸子竞以医药进，方霍然起。而邑有曾某者，亦豪公子也，价韩氏以迓先生。先生既至，则已早敕治具，相与共登观海楼，轰饮极欢。酒酣，因以《观海楼赋》为请。比撤席返，已夜分矣。先生晨起，疾书数千言致之。曾氏则又大讶：“虽宿构，未遽能如是。”乃奉十金及二葛为寿，先生辞金而受葛。由是，神异之称遍博罗焉。

溺水不死的传奇

黄道周少年溺水不死的经历，后来有种种被神话了的传闻和记载，明黄景昉在《黄道周志传》中叙述这段经历时说：“一日，策卫渡水骤泛，所乘漂溺。良久，公忽振衣出，颇传有所遇，谈将来事。”^①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忠烈黄石斋先生道周”一文中所记则更为传神，说黄道周“读书罗浮山，山水暴涨，堕涧中，溯流而入，得遇异人，授以读书之法，过目不忘”^②，这些当是后来添油加醋的传闻。很巧的是，这位热情好士的韩大夫二十四年后成为了黄道周考中进士时候的座师，黄道周一生对他都很敬重。

①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八，任道斌、魏得良点校，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315 页。

②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十六，沈芝盈点校，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332 页。



《庄谱》所记《罗浮山赋》和《观海楼赋》早已失传，但从《庄谱》所记来看其文采当是很棒的。

少年天真

随后的两年里，黄道周继续在博罗、闽南一带游历山水，诗词歌赋，结交名士，在家乡一带已小有文名。这些经历也“显示出青少年黄道周的生活与志趣近于魏晋风流的形态”^①。《庄谱》记15岁这年（万历二十七年己亥，1599）说：

寓博罗。有贵族以女议配者，先生谢却之。《续骚》所谓“神女姪媿而相慕兮，又孰知余之不敢娶”者也。按先生《与张烜叔书》云：“仆生年十五六，犹问姆氏：‘男女匹配，是何故？’迄今思之，喷饭也。”然则未定之戒，先生不为血气所动久矣。

此故事可见少年黄道周性情纯真、天真无邪的一面。

关心时政

黄道周于16岁（万历二十八年庚子，1600）这年回到老家铜山，《庄谱》说本年：

按丹台《序》云：“垂髫即志四方，游罗、浮、崧台、匡阜。所至，名公翰客无不下榻虚左。每有结撰，俱黄金贻而白璧酬。意稍弗惬，脱屣去矣。”又闻先生游归发篋，诸稿皆诗赋，青原公怒责之。先生遂焚其稿，更习举子业。然于时事得失，往往慷慨指画，有贾生流涕之意，不能自禁云。

父亲看到他行李箱里尽是诗赋类的稿子，就很严厉地批评了他，认为这些东西既不能获取功名，又无益于身心道德修养。黄道周大概一赌气就把诗稿全烧了，老老实实在地做起了科举功课。但他

① 陈来：《黄道周的生平与思想》，《国学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对国家大事很关心，常慷慨激昂地评论时政。我们随后也会看到黄道周一生始终都非常关心时政、心忧天下。洪思说黄道周：“年十有四，便慨然有四方之志，不屑治博士业。”^①清蔡世远也说黄道周：“少负奇节，以孝闻。当神庙时，天下犹乂安，黄道周见儒术日下，皇纲不振，忧天下将乱，年十四，慨然有四方之志，不肯治举子业。”^②这些都说明黄道周早年就有着强烈的经时济世的志向与抱负。

14岁那年的寻仙记在黄道周一生中是很独特的，我们看到虽然后来的黄道周对道家 and 道教仍有一定的兴趣，对外丹也仍有研究，但黄道周后来再也没有试图去寻找所谓的神仙异人。父亲对黄道周早年的影响很大，可以想象虽然父子的志趣有些出入，但黄道周可以说是天生的孝子，他对父亲的意见和批评总体上还是虚心接受的。黄道周后来虽然对诗赋仍有很大的兴趣，但并没有把诗赋作为目的，只是作为生活、思想和修身的点缀而已。在父亲的干预和影响下，青年黄道周不再溺于诗赋骚雅的创作，渐渐走向以儒学为主体的道问学之路。大约50岁时黄道周在《答曾叔祁书》中说：“周之少也，溺于骚雅；比其稍长，滥于老释。既四十余，乃知文藻之坠华，与二氏之落籀，一意反于六经。”^③所谓“周之少也，溺于骚雅”的阶段当到16岁为止，此后黄道周虽也时为骚雅，但不再是“溺”。我想这与其父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尽管如此，黄道周后来仍然很重视文艺，对文艺在儒学修身与治世中的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肯定^④。

二 17—24岁：律吕与《畴象》

研究律吕

在父亲的批评和督责之下，黄道周16岁之后慢慢沉潜下来，从事科举学习，不再刻意追求诗赋创作。但是我们看到黄道周并

① 《黄子传》，《黄漳浦集》卷首。

② 《黄道周传》，《黄漳浦集》卷首。

③ 《答曾叔祁书》，《黄漳浦集》卷十八。

④ 如黄道周后来在《榕坛问业》卷一中说：“文艺声闻，足淬性道也。”



没有严格按他父亲的要求来发展自己，他仍投入了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来研究律吕，及其他与象数易学相关的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知识。《洪谱》于17岁这年（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说“治律吕”，黄道周在《榕坛问业》卷五中也回忆说：“某自束发时，常推演李书本三寸九分之说，至廿四五岁才知其误，至四十岁才知其合离合之故，各自不同。”那么，黄道周确实很早就开始研究律吕学了。

作《畴象》

《洪谱》记载黄道周18岁（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作《畴象》”，不详所据，且未言撰写地点及卷数。所记若实，则此时道周仍居住在铜山。与《洪谱》大约同时撰成的洪思《黄子作》，又说“惟《易本象》、《诗表》、《春秋揆》、《畴象》在梁山，《孝经外传》、《解辽环》在大淦，《孝经传》、《三礼定本》、《懿畜》在榕坛，或存或亡，多不传”^①。《〈易象正〉序述》也引刘渔仲的话说：“人言在先生西库始作《象正》，此殊不然。三十年前，丁侍先生在浦东草庐，于时有《易本象》八卷，《畴象》八卷。《畴象》在吴亮恭侍御处，《本象》在张雨玉兄弟处。念之已三十余年，当时亦三属草本也。”刘履丁，漳浦人，道周早期弟子，其所言当不虚，《畴象》当实有。考《〈易象正〉序述》作于崇祯十六年（1643），道周时年59岁。按刘履丁所说30年前在浦东草庐就已经有《畴象》八卷，那么《畴象》在道周29岁左右既已存世，而其开始构思创作《畴象》又当在此前的一些年。至于是不是如洪谱所说作于18岁这么早，则已不可详考。《畴象》一书早已失传，其具体内容也不得而知。但《易象正》“卷终上”有一部分论及“畴象”而且有图有文字。从《易象正》所论“畴象”来看，畴指数，畴象即是指象数，数为九，象为八。在黄道周看来，畴数有九，为《洪范》系统；卦象有八，为易学系统，两者联系密切。《易象正》卷终所论“畴象”和其早年的《畴象》一书应该有一定的联系，很有可能《易象正》所论畴象吸收并发展了早期

^① 《黄子传》，《黄漳浦集》卷首。



《畴象》的思想。不管怎样，这些都表明黄道周至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对易学有了一定的深入研究，而且其旨趣上偏重象数。

对虎谈《易》

黄道周在38岁中进士前大小迁居多次，大迁居一次就是25岁时从铜山迁到漳浦。25岁之前，黄道周一直住在铜山，但这期间也有一次小迁居，据《洪谱》于22岁这年（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的记载来看，其原因是父亲和族人有很大的矛盾，于是就从族人群居区搬迁到野外，《洪谱》说是搬到“渔鼓溪之上”，《庄谱》说是“移居顿坑”，顿坑可能是渔鼓溪之上的一个更具体的小地方。据下文看还有老虎出没，看来顿坑应该是荒野之处。《洪谱》还记载了此时黄道周劳作的辛苦和研易的精诚，说黄道周：“时负米归，则与其兄把锄，必十指出血也。暇乃退于长松间读《易》。常与其兄讲《易》大石上，有虎出其下，因谓之曰：‘吾兄弟在此谈经，尔亦来听邪？’虎乃弭伏而去。”《庄谱》也记载了这个传奇的故事，这一方面表现了黄道周青年时就有过人的勇气和胆识，另一方面也表现了黄道周早年研究易学的精诚。

父亲去世。黄道周于23岁（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首次参加县试就取得了第一的好成绩，但因父亲去世，不得登县学籍。父亲的去世对黄道周打击很大，为抒发内心的悲痛之情，黄道周用骚赋体写下了《续离骚》和《九戾传》以表达对父亲的追思和悼念之情。这些骚赋“多用古代奇字，极尽才华，颇有上追汉魏的气象，表现出他的很高的文学才华”^①。《黄漳浦集》卷三十六所收《续离骚》分《离疚》上下两篇，篇前都有黄道周的自序，上篇的自序说：

道周少负节，不合于俗，十年于世，动见弃揜，穷不能治蔬絮，以忧其亲。每负米数千里外，必为风雨疾病之所摧折，乡里之人至目为放浪之士，益轻其亲，罗网缢弋，几于上下。

^① 陈来：《黄道周的生平与思想》，《国学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



既处浊世，僻远海外，不足有明。于是其父悲郁恹恹，负奇以死。道周时年二十有三，不能自具殓斂，又窘于荒崖穷谷之间，无戚属知故之助。嗟哉，已矣！古贤士失时，穷止其身，辱不逮亲，以视道周何如者？屈原力不及宗，哀怀客死，故怀沙沉汨以殉其君。嗟乎岩穴，君不若父，道周今日谊不得死乎？

这段自序对了解黄道周早年的性格和内心世界很重要，黄道周说自己“少负节”“不合于俗”，行为举止有时很怪异，被乡里的人看做是“放浪之士”。因为他的怪异，其父亲也被乡里人看不起，他的父亲由此也很郁闷。从《离疚上》的自序来看黄道周认为父亲的郁郁而终，自己负很大的责任，很有负罪感。黄道周的这段自序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少年黄道周性格的认识，联系上文洪思所说黄道周少小即“善功苦，尚气节，贱流俗”，而且又对神仙炼丹很有兴趣，可以想见少年黄道周志趣高雅，极其鄙视世俗的卑琐和庸俗，以至于和乡间邻里的关系似乎较为紧张。

讲《易》于漳上。黄道周首次参加县试就取得第一的好成绩，虽因父丧而不得登县学籍，但其才学深得当时漳浦县令黄应举的赏识，黄应举为其所赋《续离骚》亲自写序，并帮助出版，这在当时也是很轰动的。所以，24岁这年（万历三十六年戊申，1608）黄道周先是被漳浦卢维祯请去做家教，秋天又被漳州高克正和张燮请去做客。这些漳州的社会名流都很敬重道周的学识才气，并以能和道周交游为快，这使得黄道周在当地名声大震。据《洪谱》记载黄道周这年：“讲《易》于漳上，居无何，兰水之人，或以为黄子达者。少宰蒋公，始见子而问《易》，子与之略谈《大畜》而别。于是兰水之人闻之，往而问《易》焉。”我们注意到黄道周少年时就有了一定的诗名和文名，到本年在学问和易学上开始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名气，说明黄道周在易学的学习和研究上此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心得体会。

黄道周于二十一二岁期间仍多次远游，迁到顿坑后，《洪谱》说“子亦不复远游矣”，看来黄道周早年对游的执著到22岁时已告一段落，这与其后来的一些年杜门著述形成鲜明对比。《洪谱》



说19岁这年“秋七月，子献时事策以干藩臬，不用而去”，20岁这年“春，欲往阙下上书，不果，夫子知王道难行也”，这些都表明黄道周早年积极用世的情怀是很强烈的。陈来先生指出：“在父亲死后，他逐渐留心学问，期望以此改正旧日文士的习气，以尽孝母之道。免丧之后，一改昔日名士生活方式，专心研究易象律吕。他早年轻意诗文，长骚赋，善鼓琴，游心于山水之际，吟啸于松石之间，在气质上更接近于贾谊、嵇康，而与宋明理学家们不同。因此，他在学术入门时，首先注意传统中的易象之学，而非道德性命之学，也是很自然的。”^① 这段对黄道周早年生活与思想的评价是很中肯的。

三 25—30岁：《易本象》与《诗表》

迁居漳浦，新婚燕尔。由于在漳州和漳浦很有名气，25岁这年（万历三十七年己酉，1609）三年丧满后，黄道周就带着母亲从铜山迁居到漳浦，先是暂时住在县城。此时的黄道周在当时也算大龄青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母亲也为他的婚事操心，这年在漳浦县城的临时新居中黄道周和原配林氏结了婚。关于黄道周原配林氏的情况，各年谱均未详载，只一笔带过。新婚不久，黄道周夫妇又带着母亲迁居到县城东郊定居下来。这也就是后来的明诚堂，现为漳浦县黄道周纪念馆。黄道周此年有《徙泽记》一文叙述其屡次迁徙的历程和复杂的心情。

作《易本象》。按《洪谱》记载，25岁这年：“子作《易本象》凡八卷，亦以深明天人之际。然黄子犹谓未足以尽《易》。不欲存，以属门人张若化、张若仲存其草于山中，令勿传。自《易象正》作，而后门人以《易本象》附其后。”而《庄谱》把《易本象》的写作年代系到32岁时，说：“方杜门著《易象》。刘渔仲云：‘先生在浦东草庐，于时已有《易象》八卷、《畴象》八卷，当时亦三属草本，但文义与今《象正》俱别耳。’”《易象》即

^① 陈来：《黄道周的生平与思想》，《国学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



《易本象》，这和《洪谱》说作于25岁差了7年。《庄谱》这里所引刘渔仲的话见《易象正·序述》：“三十年前，丁侍先生在浦东草庐，于时有《易本象》八卷，《畴象》八卷。《畴象》在吴亮恭侍御处，《本象》在张雨玉兄弟处。念之已三十余年，当时亦三属草本也。”考此序作于黄道周59岁时，三十年前即至少29岁时《易本象》就已经完稿。而《庄谱》说32岁时“方杜门著《易象》”，显然有些过晚。《洪谱》说《易本象》作于25岁时是基本可信的。不过，这里都说《易本象》共八卷，而洪思《收文序》著《易本象》为四卷，今存世的清林广显等辑刊的《石斋先生经义四种》所收《易本象》也为四卷。就笔者所见北京大学馆藏《石斋先生经义四种》所收四卷本《易本象》来看，其最大的特点是以动爻变卦来解爻辞，后来的《易象正》完全继承了《易本象》动爻变卦解爻辞的思想。当然，《易象正》内容很丰富，其特色已不单是动爻变卦解爻辞的思想，还包括了用六十四卦推步中国历史兴衰的思想，以及用易象数来推《诗经》和《春秋》等复杂的内容，而这些都是《易本象》所没有的。《易本象》代表了黄道周早期的易学思想，其思想的宗旨是认为《周易》爻辞的意象综合了本卦卦辞和动爻之卦的卦辞、卦象^①。

否定李文利的律吕学。《洪谱》还记载了黄道周25岁这年在律吕学上的重大突破：

子推律吕。黄子观李文利书而叹，病其疏矣。子少时常推李文利之律而用之，今复推之于东臬之上，知其不然也。子乃求之《史记》伶州鸠、管夷吾、左丘明而律正，然后黄图之二十有四律出焉。然则子之律何取之？曰：子之律盖取之历与《易》也。吾观子之推律也，尺有二寸，分之以为二官，上官以为阴，下官以为阳，始于黄钟之阳八十有一，终于黄钟之阴

^① 其实，这一变卦解易的思想早在南宋的沈该和都絮那里就已经有所体现，宋元之际的吴澄和丁易东也有此种易学思想，但是变卦解易的思想还是以黄道周的《易本象》和《易象正》最为典型。



三十有九。呜呼！有律以来，秦人或以黄钟之阴为黄钟，汉人或以黄钟之阳为黄钟，故本朝李文利及郑世子诸家，皆因《吕氏》、《淮南子》以三寸九分为黄钟矣。至于子，始以为不然而正之。然则京房如何？曰：京房之律有六十，万宝常之律有八十有四，钱乐之之律有三百有六十，而子独以为京房精微也，谓其犹有古人之法存焉，然皆不如一律之各有一百二十分与一律之各有上下宫。嗟乎！礼乐之坏既二千年，必有达人起而整顿之乎！

笔者认为《洪谱》这里有些发挥过度，容易引起误会。考《榕坛问业》卷五黄道周自己所说：“某自束发时常推演李书本三寸九分之说，至廿四五岁才知其误，至四十岁才知其合离合之故，各自不同。”按《洪谱》的说法，黄道周本年在漳浦东郊新宅继续研究律吕学，发现了李文利观点的不足，这和《榕坛问业》黄道周自己所说的“至廿四五岁才知其误”是相应的。但洪思这里紧接着叙述了黄道周独具特色的二十四律上下宫的律吕学思想，容易使人误会认为黄道周也是于本年25岁时提出了其二十四律上下宫的思想。按洪思这里对黄道周律吕学的叙述，所说二十四律、上下宫、尺有二寸、黄钟之阳八十有一、黄钟之阴三十有九等律吕学思想和《三易洞玑·宓图中》的律吕学思想完全一致，可以看做是黄道周成熟时期的律吕学思想。这一律吕学思想也应是黄道周自己所谓的“至四十岁才知其合离合之故”，所谓“离合之故”，就是要把历史上黄钟三寸九分和八寸一分的观点统一起来。而这一思想是到40岁才完成的，这时黄道周也恰恰正在创作《三易洞玑》。显然，黄道周本年只是发现了李文利说法的不足，洪思这里所展开的对黄道周律吕学的追述，是黄道周后来成熟时期的律吕学思想，不能看做是本年25岁就提出了这一思想体系。

溺水恍惚，神交倪元璐。25岁这年秋黄道周参加乡试落第，返乡时，垂钓龙江排遣心情时，不慎又落入江中被淹，这次又有一段神奇的经历，《洪谱》说：



秋七月，子赴省就试不遇，返渡钓龙江，舟覆溺水，恍惚如梦，遇有一人导之前行，至一殿甚宏敞，榜曰倪黄，复导而出，出乃泊岸，衣裳尽湿，子大异，而姑识其事。天启壬戌选馆之夕，倪鸿宝亦梦之。比揭榜，倪第一，而子第二。两人各述所梦，遂交相得。

李光地在《榕村语录》中也记载了黄道周此次及少年时在罗浮山溺水的传奇故事：

黄石斋先生十六七岁时，便欲历游名山，遂结伴三四人，策蹇往罗浮。偶步溪涧，值雨后大水发，伴侣及黄所乘驴漂没，而黄独自登岸。黄反自喜，隐有所见，人以为有神授以书。及彼渡夹江，又舟覆，江深无底，死者多。而黄又起，又自喜，微泄语亲知者，水底有造一新宫殿，而空其中，外榜曰倪、黄，故鸿宝与石斋相结极密。^①

受刺激，学习天文历法。黄道周的学问和思想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但是黄道周非常善于在和师友及长辈的切磋交游中学习。黄道周搬到漳浦后，经常往来漳州，和前辈名贤交游学习。黄道周于后来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时就非常强调亲近先辈的重要性，《庄谱》于26岁这年（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记载：

按先生《榕坛问业》云：“某未为诸生时，尝过郑观察，方取器量晷，问某云：‘若知北极有处中天否？’某谢不知。又问：‘表影有处倒南否？’亦谢不知。又问：‘日出入有非卯酉否？’又谢不知。观察默然，别论《史》《汉》文章诸杂事。某归，愧恨不食也。夜持竹几坐中庭者，如此两年之间二三百日，乃知南北中分、阴阳盈缩之说，以非观察授我诬也。”

①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十七，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19页。



此段材料见于《榕坛问业》卷十四，考《榕坛问业》卷十四在叙述此事之前有一句话说：“三十年前，某未解历律之学。”由于这段话是崇祯八年（1635）黄道周 51 岁的回忆，30 年前即 21 岁前。从光绪年间所修《漳州府志》卷三十对“郑怀魁”的生平介绍来看，郑怀魁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中进士，大概一两年后就辞官回乡，在漳州老家筑圃园，结吟社，和当地的才子往来唱和。一些年后，大概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由于朋友的举荐，又出任处州知府，后来又做过浙江按察副使，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又辞官回乡。黄道周拜访郑怀魁若是在郑第一次回乡期间，则在 1605 年前，即黄道周 21 岁前，这和黄道周在《榕坛问业》卷十四的回忆相符合。若是在第二次回乡期间，则是在 1609 年后，即黄道周 25 岁后，这和《庄谱》的记载相一致。由于黄道周至少在 1607 年 23 岁时就和漳州名人林茂桂有较为密切的交往^①，黄道周在 21 岁前拜访郑怀魁似乎也是有可能的。《庄谱》于 26 岁这年还说：

先生又尝于邨山告诸同人曰：“后生近先生辈最为有益。某年二十余，尝同丹台林公至郡寺，谒西圣及先贤像。林公曰：‘若知今兹共谒者何人也？’某云：‘聪明智慧人也。’林公曰：‘是亿劫来劳心苦行人耳。吾辈硬脊梁，仰钻劳心，霜铁苦行，则异日亦可受人拜谒矣。’嗟乎！后生求益，何可不亲近先辈？”

黄道周这里说“某年二十余”，则是 20 多岁的时候，当不晚于 26 岁。黄道周 20 多岁的时候就和丹台林公林茂桂同游过漳州寺庙，这也说明黄道周拜访郑怀魁受到天文学的启发在 21 岁前是有可能的。不管怎样，这次拜访郑怀魁对黄道周影响很大，直接激励了

^① 可参阅侯真平《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纪年考》，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2 页。



他去研究天文历法，促进了其后来以历论易思想风格的形成。其实郑怀魁的这三个问题都是建立在地圆说的基础上的，若以地圆说来理解都是很简单的。当我们站在北极时，北极星正好在头顶中天；在南半球，表影就是在南方；在南北极，日出日落均非卯酉。郑怀魁的这一思想很可能受到当时西方传进来的地圆说的影响^①。黄道周的好友张燮（也是郑怀魁的好友）曾著有《东西洋考》，该书记述了明中叶后期福建漳州开放海禁后，闽南地区对外贸易和海外交通迅速发展，反映了与漳州有关的23个国家的情况，其中有关西欧国家与中国的接触和东西二洋的针路的记述都是珍贵资料。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测黄道周应接触过当时传进来的西方天文历法。

一岁寒暑之候论。黄道周于27岁（万历三十九年辛亥，1611）这年再次参加县试，并首次参加郡试，皆获第一名。28岁（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这年以《一岁寒暑之候论》等文，得补郡学学籍。《黄漳浦集》卷十三收《一岁寒暑之候论》一文，前有洪思的按语说：

子小试时作也，盖以辨横渠张子“地沉而日长，地浮而日促”之说也。《正蒙》云：“地有升降，日有修短。阳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虚也；阳日下，地日进而上者，盈也。此一岁寒暑之候。”时子二十有八岁，始以此文补博士弟子员。督学冯公场中获是文，大器之，一时莫不嗟赏，谓得异人也。又数年，作《三易》，乃明日差地行之旨微矣！

看来此时的黄道周对天文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这当在其拜访郑观察的数年后。

公开讲学。黄道周于28岁这年秋天第二次参加乡试，又落第。《洪谱》记载黄道周落第回到漳浦后开始讲学：

^① 自1583年利玛窦在中国传播西方地圆说开始，耶稣会士在众多著作中对地圆说的可靠性作了种种论证，为地圆说在中国立足奠定了科学基础。

子教于东皋。黄子谓门人曰：“此道寂然，今当于深山之中遇之也。城市之中，虽复哀呼，无可告者。昔者孔子顺见公孙龙，曰：‘不说非马，即以为师。’公孙龙谢之曰：‘我无非焉，更无教处。’呜呼！仆生平放浪，言若雌风，恐不足以顿转人心，今舍数行帖括，更无教处，徒使人厌耳！”

按《洪谱》的记载，此时及门学生有陈士奇、陈瑛、刘善懋、张若化、张若仲等，后来这些学生皆有一定的功名。笔者觉得此时的黄道周还过于年轻，这些人有些和黄道周年纪都不相上下，他们和黄道周的交游、切磋与请教，在当时可能还很难说是严格的门人关系。而且黄道周也不乐以老师自居，其师生关系当是后来慢慢地于无形中形成的。联系黄道周 24 岁开始在漳州讲易学，此年讲学具体内容可能不限于易学。此后，前来向黄道周问学的人确实越来越多。

著《太咸经》。黄道周于 29 岁这年（万历四十一年癸丑，1613）杜门著书，但仍旁凿一窦，只许前来切磋学问的进来。黄道周后来也多次杜门著书，《洪谱》的记载还试图分析了黄道周此年杜门著书的原因：“然黄子少已著书数十万言，以明天地之道、帝王之义、万物变化之纪，皆一本于六经，而世犹或非之，以为今之人未可以语此也。时复卑贬其论，欲与世为通，比之以滑稽，又泽之以藻采，然而子不乐也。是以杜门益著书，以寻六经之绪。”这里说黄道周“少已著书数十万言”、“皆一本于六经”等难免有些夸大之嫌。但是，透过这段话能看出黄道周此前的讲学受到不少人的非议，大概是批评黄道周讲论调子太高、思想太玄乎的意思。“时复卑贬其论，欲与世为通，比之以滑稽，又泽之以藻采”，洪思此说当指黄道周早年的杂文集《骈枝别集》。黄道周在《骈枝别集》自序中说：

“骈”，连也；“枝”，离也。“别”，二流之疑也。其为书，骈连枝离，源同派殊。然不知其作于谁也。闻之友人，称



其人夙年著书数十万言，明天地之道、帝王之义、万物变化之纪，极博穷微。世犹非之，以为今之人未可与语此也。乃复卑贬其论，纡曲其说，取裁于晋魏之余，以自托乎镂雕之末，其大要欲与世为通，而又恐人听之易，故比之以滑脂，又泽之以藻米也。然其持论不一，往往自戾，是非多缪，正反错置，今之人竟无得而称焉。^①

可见《骈枝别集》所收杂文多为黄道周早年不得志、不为世人理解时的牢骚语，文风多具魏晋之诡异玄辩，这些杂文多为29岁之前所写。但是，黄道周又不愿意以这样的文风迎合世俗，所以发愤“杜门益著书，以寻六经之绪”。杜门著的什么书呢？《庄谱》于本年说：“作《太咸经》，以形声色九九相推，各得七百二十九，本《河图》曲折之势，两其阴阳，以六因之，尽万物之用。然大要与《太玄》同摹，其所差者谓元会运世与岁月日时约略相等耳。今其书亦未行于世。”《洪谱》略同，也说是年作《太咸经》，可惜该书已失传，更具体的情况也不得而知，但其思想应该也融入了其后来所著的《三易洞玑》和《易象正》中。侯真平先生认为，《明史》本传说黄道周“道周精天文历数、皇极诸书。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玑》、《太函经》，学者穷年不能通其说，而道周用以推验治乱”，这里提到的《太函经》，疑是《太咸经》的一音之转。^②

作《诗表》。《洪谱》说黄道周30岁这年（万历四十二年甲寅，1614）作《诗表》。考《诗表》存世有两个版本，一是清林广显等所编《石斋经义四种》中所收《诗表》，二是清陈寿祺编《黄漳浦集》卷二十序中的《诗表序》。这两版本内容基本一致，只是个别字句有些出入和部序的排列秩序有所不同而已。可是《石斋先生经义四种》直接题为《诗表》，而《黄漳浦集》题为

① 《骈枝别集》自序，《黄漳浦集》卷二十一。

② 侯真平：《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纪年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诗表序》。关于《诗表》的详细版本情况参考侯真平先生所著《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中《诗经》类著述版本考，这里只就可疑处，引申讨论一二。《诗表序》前有洪思的一段题注：

洪思曰：“少作也。时方弱冠，与《春秋轨》同作。先子云：‘梁山门人如刘完公、陈平人曾受是经，谓其体大思精，皆与《三易》表里。今《春秋轨》亡，是经厘存其序言，而十二部与三十六表之义例犹或可寻也。然尚逸《小雅·頍弁》以下表一序，与终卷七表之序俱亡矣。七表者，一曰《书》《春秋》《逸诗》纪年准诗中卿士侯伯同姓表，二曰《书》《春秋》《逸诗》纪年准诗中卿士侯伯异姓表，三曰风中群伯详表，四曰雅中卿士略表，五曰汉及新室十二世申、辕、韩、毛传授表，六曰申、辕、韩、毛出处去燔书远近表，七曰《左氏春秋》列国赋诗去《诗》远近表。’”^①

洪思一说“少作也”，又说“时方弱冠”，据此《诗表》当作于20岁时。这和其所编年谱说作于30岁似有矛盾。

《石斋先生经义四种》中《诗表》最后有胡梦昱的一段后记：

右《诗表》三十六卷，历年访求，与《春秋揆》皆得之友人抄稿，未见原本，间有讹阙，无从订定，尚逸《小雅》三十二表。闻《春秋揆》作于丙辰，以应知己之求，而《诗表》又在其前数年。尔时夫子方弱冠，体大思精，皆与《三易》表里。二篇发凡言例合有全书，而所见止此，大义已昭。^②

这里说《春秋揆》作于丙辰32岁时，又说《诗表》在《春秋揆》前数年，这和《洪谱》所说作于30岁倒很相符。但胡也说“尔时

① 《诗表序》题注，《黄漳浦集》卷二十。

② 《诗表》后记，《石斋先生经义四种》，清道光五年刻本。



夫子方弱冠”，则又当为 20 岁作，殊为可疑。综合分析，《诗表》应是作于 30 岁时，不当在弱冠 20 岁时。胡所说“体大思精，皆与《三易》表里”，洪思题注也有此一语。胡所说“尚逸《小雅》三十二表”，就笔者所见北京大学馆藏《石斋先生经义四种》中的《诗表》来看，笔者怀疑“三十二”不是说第三十二表，也不是说有三十二个表，“三十二”当为“三之二”，是指《诗表》原文第六部三卷“《小雅》三之二表”，而原文“《小雅》三之二表”正注一“阙”字。此所缺表和《黄漳浦集》中的《诗表序》所缺为同一表，即洪思所说的“尚逸《小雅·頍弁》以下表一序”。洪思所说“终卷七表之序俱亡矣”，在《石斋先生经义四种》的《诗表》中此七表也只是存目而无具体内容。总之，《黄漳浦集》中的《诗表序》和《石斋先生经义四种》中的《诗表》二文内容和所缺表都基本一致。而最令人疑问的是《石斋先生经义四种》中的《诗表》到底是不是三十六卷《诗表》原文呢？还是如洪思在《黄漳浦集》中《诗表序》的引言中所说这些只是《诗表》的序呢？笔者认为《石斋先生经义四种》中的《诗表》很可能就是《诗表》原文，也就是说，《黄漳浦集》中《诗表序》其实也是《诗表》原文。三十六卷云云，从《石斋先生经义四种》中《诗表》的编排来看可能就是指十二部的三十六表。从十二部三十六表的具体内容来看，黄道周已经试图初步用易象数来解读《诗经》，后来这一思想在《三易洞玑》和《易象正》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到此，我们对 30 岁之前黄道周的生平、著述、思想及其易学研究有了大致的了解。少年黄道周志趣高雅，鄙视庸俗，对诗赋骚雅、山水远游、神仙炼丹、律吕阴阳等都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同时也有着强烈的经时济世的抱负，生活与志趣上近于魏晋风流的形态，在气质上更接近于贾谊和嵇康。在其父亲的干预和影响下，青年黄道周不再沉溺于诗赋骚雅的创作，渐渐走向以儒学为主体的道问学之路。黄道周早年对律吕阴阳、天文历法、地理山水等科学知识的兴趣和其对易学的研究是融在一起的，这也决定了其易学思想的象数性和实践性，和汉儒的学术风格较为接近。



第二节 中年时期与《三易洞玑》

一 31—37岁：开始创作《三易洞玑》

作《春秋揆略》。31岁（万历四十三年乙卯，1615）这年春，黄道周曾应潮州知府詹佐雨的邀请赴广东讲学，这年秋天第三次参加乡试，本应列第一名，但因违式落榜，主考官来宗道、姜性还特意前来慰问他，督学郑三俊并请他代草《齿录后序》，都对他的落榜深表惋惜，这在当时也是非同寻常的殊荣。32岁这年（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洪谱》说：“杜门作《诗揆》、《春秋揆》，以应人之求。”《诗揆》已不详，《春秋揆》即《春秋揆略》。《春秋揆略》今有两个传世本，一见于清林广显等辑道光六年刊本《石斋先生经义四种》，一见于清陈寿祺所编《黄漳浦集》卷三十杂著。其内容与宗旨，《四库全书总目》评介该书说：“是书以天人之故，如表之于晷景，《春秋》以天治人，故以‘揆’名书，通为一篇。”^①接着《总目》节引了《春秋揆略》原文两段话，现以《黄漳浦集》为底本把《四库总目》（以下简称《总目》）所引两段话原文摘抄如下：

揆者晷也，表晷也。日南则其晷阴，日北则其晷阳，揆之则于其景也。《春秋》者《诗》景也，景者阴也。《春秋》者，诗之阴也。《易》之道，其阳为《诗》，其《阴》为《春秋》。宣公之三年，景中也。僖公之十七而景乃南，襄公之十年而景乃北。景南者极近，景北者极远。

《春秋》之纪，二百四十有二。其三之，八十有一；两之，一百二十，而有其进退不与世之为固也。文王受命之年，以至于吾仲尼之没，参之而得七焉。文王践祚之年，以至于吾仲尼之没，两之而得五焉。

文王者以四千三百二十年为春秋，仲尼者以三千六百年为

^① 《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三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9页。



春秋，生于其间则其交也。然则五文王之春秋，有五文王者出焉；六仲尼之春秋，有六仲尼者出焉。十一大圣入者以行其二统，而天地为再开辟。

这是典型的以易象数来解读《春秋》的路子，《总目》评价说：“盖以《皇极经世》之学说《春秋》，自‘三传’以来，未之前闻，即邵子亦未发此义也。道周《礼记》诸传，虽不必尽当于本旨，而借经抒论，于人事犹有所裨，此则真无用之数学，不能以道周之故而曲为之说矣。”^①看来《总目》是很不欣赏这种“无用之数学”。其实，黄道周的这套思想和《皇极经世》并没有多大关系，要内在地去了解《春秋揆略》的思想，必须熟悉黄道周的易学体系。他的这种《易》、历、律一体，以易象数来解读《春秋》和《诗经》的思想在其后来的《三易洞玑》和《易象正》中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本书第五章将对此作系统阐述。

批评宋儒道统观。33岁这年（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黄道周又闭门读书写作，《庄谱》说：“先生杜门不出。有问字者，皆如种与蠹，从狗窦中往来授业。”34岁这年（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黄道周第三次参加郡试，名列第一，主考官福建学使岳和声和黄道周反复讨论罗从彦、李侗“喜怒哀乐未发之旨”，岳和声很受感发，就邀请黄道周到福州讲学。八月，第四次参加乡试，因策论抨击时弊，屈居第七名。其策论《万历四十有六年乡试策》含《勤政》、《正学》、《相权》、《党祸》和《边防》五篇，保存在陈寿祺所编《黄漳浦集》卷九。其中，于《正学》一篇黄道周对宋儒颇有微词，他说：“有宋诸儒，自濂溪始以为直接洙泗，遂扫古之所尚以归之豪杰，谓未窥圣人之道。吁！是矣，彼诸夫子，尧舜舜趋，恂恂若恐坠者，吾服膺焉尔。至于洙泗之源，吾未识其短长也。”黄道周对宋儒区分道德与豪杰、以道统自命等做法很不以为然，他在《正学》里又说：

^① 《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三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9页。



夫子贡与夫子之论人若此矣，卒未有剖之为道德与豪杰者，而性、道、命、仁又夫子所罕言，乃取所罕言者日夕而研之，以为入室为升堂，岂不异哉？夫诵服圣人则必知圣人之微意而默焉存之。夫子之罕言命仁，不言性与天道，彼其意诚知后世而下必有创为异说，以凿人之肺肠，以争此一言之得者也，而卒自骛焉阴坠于佛，以显争于禅，吾知其未之能为也。有宋诸君子既不得于时则退修其身，若孟子所谓穷居见于世，是亦圣人之徒矣；而必以为圣人之统必自此而开，则将何所置彼宋前诸君子也哉？

故以理而言，则心性不必争；以道而言，则圣人不必管。陆氏之必言性，于性未必合；老氏之必言道，于道未必明。夫圣人之道，则曰博文而已，约礼而已矣。荀况曰：“不明王道，不述礼乐，而日为奥突之论者，天下之陋儒也。”荀卿没，而贾谊、董仲舒、申培、韩婴、刘向、郑玄、应劭、贾逵，吾犹有取焉。若夫广六经之意，发自杼轴（杼），适值其穷，近于仲尼之遭者，其惟王通乎？夫有宋诸君子迫于戎狄，治统既绝，而欲以道统自与，则何所独自为门户，必是此而非彼，故致知、主静者之至今为梗也。是以道莫大于不争，而学莫要于克己。豪杰之与儒者，均之可为圣人。

应该说这里对宋儒的批评和反思还是很尖锐的，由此也可见黄道周对汉儒是很尊重的，其学术气象上有博采兼收、广纳百川之势。

作《三易洞玑》。黄道周于34岁这年十一月赴北京参加第二年春季的会试。35岁这年（万历四十七年己未，1619）春在北京参加会试落第，回到漳浦后，生活日益窘迫，但仍闭门读书不辍。《洪谱》、《庄谱》都记载这年黄道周开始作《三易洞玑》。黄道周的文章在当时社会已经有一定名气，其29篇杂文被友人编成《骈枝别集》于大来堂刻印。36岁这年（泰昌元年庚申，1620）继续在漳浦作《三易洞玑》，《洪谱》说本年：“复杜门作《三易洞玑》，未成。昼测治忽，夜测星汉，榱户无外交。有书与绍和云：



‘某寡特之士，与六亲澹泛，自以一身飘泊尘海，独守庐舍，似无人声，动二三月也。’”可见其写作《三易洞玑》之辛苦，同时也可看出《三易洞玑》很多数据和说法是有实测根据的，不是空想出来的架构。37岁这年（天启元年辛酉，1621）秋天，黄道周第二次赴京参加第二年春闱。

二 38—45岁：《三易洞玑》书成

中进士二甲。黄道周于38岁这年春天中进士（第二甲第73名），选庶吉士。座师是何宗彦、朱国祚、韩日缵。同年进士中，后来有关系者如文震孟、傅冠、陈仁锡、方逢年、汪乔年、倪元璐、方一藻、郑鄮、陈演、卢象昇、蒋德璟、徐石麒、王铎、王家彦、马思理、吴执御、毛羽健、张国经、冯元飏、张国维、马如蛟、陈盟、祁彪佳、张镜心、倪元珙、乔可聘、傅朝佑等。^①

夫人病逝。39岁这年（天启三年癸亥，1623）黄道周在庶常馆学习，因没经济能力租房，就借居周起元（时任太仆少卿）家。黄道周母亲陈氏、原配林氏、女黄子本这年也来京团聚，但经浙江嘉兴时夫人林氏病逝。周起元这时正改任苏松巡抚，他又主动帮着张罗林氏的丧事，并遣人护送陈氏、黄子本至京。可见，周起元与黄道周一家的恩情匪浅。黄道周的原配林氏和黄道周共同生活了13年，只生下一个女儿。中进士前13年的风风雨雨是黄道周最清贫的日子，他们一起走过，眼看有些清福了，而她却突然走了，这不能不让人为她的命运感到伤感。

拒绝参加首善书院。后来周起元被阉党陷害下狱，《庄谱》说：“及岁丙寅（1626），周公以忤珰被逮。先生在家，倾凑得数千金，随众捐助，而太夫人犹恨薄酬也。按先生《与铨叔书》云：‘吾母闻绵翁之变，涕泣阑干，至为婢儿所笑。母乃愈泣，继之以置。今想此怀，狼肠尽绝耳。’”周起元死后，黄道周在为其所撰《周忠愍公墓志》中说：“（周起元）浮沉八九年，乃备兵通州，召入为太仆。时诸名贤皆在京师，各治职不数往来。邹总宪南皋

^① 侯真平：《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



创首善书院，每月一再会，以道佐官。兵科朱童蒙特疏纠之，于是攻道学者又起。”又说：“方公之入为太仆，予已为庶常。无僦租，借一榻从公厅旁卧。公数约予过首善，予数谢不敢也。及孙宗伯至，数谈三案事，予亦微有异同。然公不以是谓予不学。予见公之言动居处、饮食进退，过于今之显贵人有道者多矣，而卒以谗死，死后乃白。夫所谓以身殉道、以道殉身者非乎！”^① 首善书院当时在北京曾一度很活跃，从这段材料来看，周起元曾多次约黄道周去首善书院，但都被婉言谢绝了。黄道周为什么拒绝参加首善书院的讲学活动呢？侯真平先生认为：“道周《万历四十六年乡试策》中已有《党祸》篇，以党祸为忧，故初仕时，虽不满魏忠贤专政，但尚无意卷入党争，后因久在政坛，遂成东林后劲。”^② 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

挑战魏忠贤。40岁这年（天启四年甲子，1624）初，黄道周被授予翰林院编修，预修国史实录，参加修纂《神宗实录》。道周后来在《感恩疏》中回忆本年说：“初散馆，请使朝鲜。为编修，请赴辽左。”^③ 黄道周此时和青少年时一样壮志满怀，这种雄心经久不已，直至崇祯十一年反对陈新甲出任宣大总督时，仍请求“解清华以执锁钥”^④。黄道周这种舍己为社稷、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是一贯的，在道义、是非与责任面前，他从来没有退缩过，直至最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41岁这年（天启五年乙丑，1625）春三月，黄道周第一次充经筵展书官，认为经筵官事关道体尊严，一反膝行奉书的惯例，平步以进，魏忠贤以目慑之，不为所动。四月，黄道周就借口侍养老母，告假还山，约于这年七月回到漳浦。

父亲墓地布卦象。41岁这年十二月，黄道周改葬父亲青原公于漳浦北山（又名州市山、石养山），《洪谱》说：“冬十二月，葬青原公于北山。因结庐其下，躬自负土成坟，勒先人行事，铭

① 《周忠愍公墓志》，《黄漳浦集》卷二十七。

② 侯真平：《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0页。

③ 《感恩疏》，《黄漳浦集》卷三。

④ 《论陈新甲疏》，《黄漳浦集》卷三。



于屏石。每书，辄簪笔以拜，一字一拜，拜毕而后书。文皆从古，如三代以上碑。复立小石屏于坟后，曰青原玄石，背勒三十五字，语同古讖，不可解。次及坟庭，亦取青石员砥之，著《河》、《洛》正变之文，宛然地上。经营数年，然后就。常曰：‘吾兹坟域，上下数之，卦变俱全，后世谁复有能知之者？’”据此记载，则黄道周为其父亲专门营造的坟域是很神奇的。可惜此坟域的原貌已不可见，无从考察其中的易象数思想，“上下数之，卦变俱全”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可能永远是个谜了。

续娶蔡玉卿，得贤内助。黄道周 39 岁时原配林夫人去世，留下一个女儿，没有儿子。转眼三年过去了，黄道周已 42 岁（天启六年丙寅，1626），母亲陈氏已 79 岁高龄。这年黄道周续娶蔡玉卿。蔡氏为龙溪隐士蔡乾鑿之女，嫁给黄道周时才 15 岁，黄道周比她大了 27 岁，但他们的婚姻生活非常美满和谐，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蔡玉卿自小知书达礼，嫁给黄道周后，在黄道周的熏陶下，书画诗文长进很快，她的诗、书、画后世都有流传。蔡玉卿模仿黄道周楷书几可夺真，以至于黄道周的有些书法作品就需要鉴定是否为蔡氏所代笔。更为难得的是蔡氏深明大义，重气节，与黄道周琴瑟和鸣，互勉共励，人比之“赵、管”（元代书家赵孟頫、管仲姬），又有“闺阁中铁汉”之誉。婚后生四子，黄道周就义后，蔡氏携子孙避居漳州龙海邨山下，康熙三年（1664）迁回漳浦北山故居。后以不屈清朝统治，再度携家遁隐深山，拒绝送子孙入官方学校。康熙三十三年（1694）蔡玉卿去世，享年 83 岁。^①

母亲陈氏去世。然而正当黄道周沉浸在甜美的新婚生活时，母亲两个月后去世，黄道周又陷入极度的悲伤之中。陈氏出自书香门第，通《四书》，知历史，晓大义，对黄道周的学行也有很深的影响。母亲去世后，《洪谱》说黄道周：“水勺不入口者五日，敕断外事，依依北山，不见津显，不与宴会，不作诗文。”

徐霞客初访黄道周。43 岁这年（天启七年丁卯，1627）黄道

^① 侯真平：《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1 页。



周居漳浦北山墓庐。十二月，合葬父母于北山，撰写并手书《赠考青原公墓碑》。44岁（崇祯元年戊辰，1628）这年四月，徐霞客第一次来访，因黄道周此时还在守孝，故不得唱和书画。侯真平对黄道周一生与徐霞客的交游有很详细的考述，他说：“道周与霞客之间情谊笃厚：崇祯三年二月，道周闻警出山途经江苏，霞客过常州郑鄮家闻知，急以快舟追至丹阳，再次欢聚。五年秋，道周削籍还乡过洞庭湖，两人第三次见面。次年秋，霞客第二次入闽，第四次（最后一次）相会于丹霞旅次。十三年初冬，道周在诏狱，霞客游滇归，染疾气衰，特遣长子徐杞探狱，随赠《游记》手本4册与重貲，徐杞留京3个月而返，霞客闻道周惨状，据床叹息，不食而逝。十五年四月八日，道周在赴戍途中，遣使祭奠霞客。此外，道周曾建议霞客改号霞逸，还撮合徐杞与缪昌期孙女的婚姻。今通行本《徐霞客游记》附录中，收道周与霞客唱和之篇最多。”^①徐霞客终其一生对黄道周都很推崇，当徐霞客最后一次在云南远游，在和当地土司聊起中原名士时，他首推黄道周说：“至人惟一石斋，其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宇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然其人不常见，亦不易求。”^②此四个“第一”固然是朋友间的过于推许，但此亦足见黄道周在徐霞客心目中的地位。

《三易洞玑》书成。45岁这年（崇祯二年己巳，1629）冬，黄道周闻金兵入关，慨然出山赴京。出山前，完成《三易洞玑》一书，并邀僧樗华讨论之，时有五律《料理〈三易〉稍已从绪约僧樗华寻其涯际夜拈八章》。从35岁开始作《三易洞玑》，至此前后历时10余年乃成。看来完成《三易洞玑》后，黄道周感慨良多，所以写下此诗来表达当时的心情，该诗收入《黄漳浦集》卷三十九，全文如下：

① 侯真平：《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页。

② 《滇游日记七》，《徐霞客游记》卷七下，褚绍唐、吴应寿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879页。



一

天地久玄莫，殷勤付古贤。千春容道尽，白日不教言。
龟著江河下，精灵俎豆前。分明木舌散，犹是结绳年。

二

有韵闻天乐，无言显道威。日中悬玉尺，星界动金徽。
已织自然采，因裁帝者衣。不知思虑表，谁与证同归。

三

仰坐愁弟子，高坚苦后生。一朝新梦寐，垂老屈精诚。
衣带银河水，萝图赤玉衡。莫言蒲席裹，团结得分明。

四

得后乃还定，定前百虑憧。眼光牛背上，石髓硬泥中。
交膝归名母，掉头谢法空。请看鸡唱外，别是一番风。

五

药树覆天下，上池洞一方。未尝更毒手，安敢定医皇。
春至鱼龙扰，霜高草木凉。个中分毫发，不得语汪洋。

六

朝闻何遽早，归说不蜉蝣。探岱还金策，量沙去海筹，
电光明晕日，精气射涛头。勿以蘧庐舍，翻为主客游。

七

爱恶平风雨，无端溷列星。疾留灯炙火，迟速岸移舲。
鬼哭昼前闹，鱼啼晚后青。未应疑负坠，万里坐岭嶙。

八

羲农行不远，复坐已更端。季札迟归鲁，仲尼初制冠，
朱明阳德盛，赤帝幅员宽。何处无为法，能分击壤欢。

三 46—52岁：以六经为文章

主考浙江乡试，强调立志为先。黄道周于46岁这年（崇祯三年庚午，1630）四月到达北京，途经镇江时，徐霞客快船追至丹阳第二次和黄道周相会。这年五月，奉命主考浙江乡试，八月初二日抵杭州，初九日至十五日考试。其首论为《治天下必先立志论》，黄道周说：“帅神灵以正天地，非《乾》德而能之乎？《乾》



德以精，精合于神，谓之心；精合于气，谓之志。心宅平而无为，志领锐以有事。故志者心旗也，心旗不乱，众志乃治，欲治天下，不先立志，吾知其不治矣。”又说：“圣人之志，本日而法天，其上之以通于燿魄濯灵，其中之以通于水火木石，其下之以通于毛羽介鳞，裹天下无一遗气之物，则裹天下无不领志之事。”“气之所在而志动焉，志之所动而化出焉。”“故日者天地之所立志也。”“日者立于亿世之上，新于亿世之下，与天下亿世正顽谗邪异之志者也。”“天下之志，先正而后定，先定而后动，先动而后通。”^①黄道周对很多义理的发挥经常以“天”和“日”来比喻，如这里说“圣人之志，本日而法天”、“日者天地之所立志也”。后来在《榕坛问业》中，他也常以日喻心、以天喻性，提出“心日性天”^②的看法。其《式士策》包括《求才》、《救世》、《体数》、《言功》、《道业》五篇，黄道周于《道业》篇中多处发挥其独特的历史象数的观点，如说：

周历八百五十有二，其晷一尺，其律中于太簇，益晷二尺，其律中于夹钟，损历三百三十六，以上生殷。殷历三十一主，五百一十六岁，益晷二尺四寸，其律中于应钟，损历四百四十以为夏，历十有七主，四百一十二岁。杞宋不作，继周未起，仲尼能言，则存而不议，是其可知者也，引而伸（申）之，无不可知者也。两曜合治，五纬交错，每十八变而《诗》《书》更历，人事之灾六九，而天地之灾九一，是其可知者也，引而伸之，无不可知者也。故圣贤之道，无不可知者也。^③

① 《治天下必先立志论》，《黄漳浦集》卷十二。

② 黄道周在《榕坛问业》卷十二中说：“人晓得天之与日，才晓得性之与心；晓得自存正在，才晓得本体工夫不已无息。格得此物十倍分明，始信得意识情欲是心边物，初不是心；风雨云雷是日边物，初不是日。性之与天皆备万物，不著一物；心之与日，不著一物，乃照万物。”

③ 《式士策》，《黄漳浦集》卷十。



力救钱龙锡。46岁这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前，黄道周因天启四年参加修撰的《神宗实录》竣工，被提拔为右春坊右中允^①。而这时曾经主持过《神宗实录》修撰工作的阁臣钱龙锡因袁崇焕案遭阉党余孽陷害下狱，眼看钱龙锡就要被处以死刑，大小官员慑于周延儒、温体仁诸奸党之威势没人敢替钱龙锡说一句话。黄道周对这种局面很气愤，于是不顾身家性命，十二月十三日上疏营救钱龙锡，为钱龙锡鸣不平。崇祯帝果然大怒，连下圣旨严厉切责黄道周，要求解释其疏中“非臣子所宜言”的种种“诞肆”和“妄议”。黄道周也毫不畏惧，和崇祯帝往复论难，为钱龙锡辩护。在黄道周的影响下，刑部尚书胡应台、给事中刘斯求等也跟着上疏营救钱龙锡，于是钱龙锡得不死，后于崇祯四年五月十三日出狱，改戍定海卫（今浙江定海县）。崇祯四年辛未（1631），47岁，这年二月因救钱龙锡而得罪崇祯帝，奉旨以“曲庇罪辅”降三级调用，随后整年都在京听候具体处分。但是约在二月中旬，崇祯帝仍因黄道周天启四年参与修撰《神宗实录》而叙其功劳并赏赐金帛。

以六经为文章。47岁这年五月，黄道周的二十五篇制艺文章被编辑为《冰天小草》刊行。该书今下落不明，但《黄漳浦集》卷二十一有《冰天小草序》一文，洪思在注解中说：

凡二十有五篇，子为官允，在京师销夏时所作。时天下将乱，王畿、李贽之言满天下，世之治制举义者，不归王则归李；归王之言多幻，归李之言多荡。凡不则不洁之言皆形于文章。子忧之，谓谢焜曰：“为王汝中、李宏甫则乱天下无疑矣，吾将救之以六经。”辛未四五月，乃伏枕为之，皆自意向以自道其怀，与世之为制举义者异。倪文正公见之，喜甚，为之论列示海内，大江左右为之一变。士之以六经为文章，盖自《冰天小草》始也。

① 这是自天启四年授编修以来首次擢升，据《明史·职官志》右中允为正六品。



黄道周的学术有很强的经学倾向，虽未必如洪思所说“大江左右为之一变，士之以六经为文章，盖自《冰天小草》始也”，但黄道周对明清之际的经学思潮当是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其矛头直指王畿和李贽，也反映了当时知识精英对阳明后学的反思。侯真平先生认为：“道周此时重操旧业，当是有所针对的，除了洪思所说的，还应注意到本年二月中旬起，有人攻击道周去年主考浙江乡试时的‘论题，只剖义利，宗依尧舜，引伸（申）二程之论’为‘怪癖’，这可能是其直接导因。”^①

悟丹诀，欲铸鼎炼丹。黄道周青少年时一直对道家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但慢慢地，其儒家的气息越来越浓厚，可是47岁这年十一月九日他在《与刘鱼公》的信中说：“近乃悟诸丹诀，自希夷以还未有悟其欺曲者。意欲借栖云一庵，自筑丹室，募亲友共铸丹井，不过费二三百金。假三年之力，仰视苍景，俯接龙鹤，不为远矣。”^②但因经济困难，黄道周的这个烧炼外丹的实验并没有付诸实际，他为此还深感遗憾，并赋七律《新得丹方并铸鼎之法，呼工度之，须百六十金买药，称是计不能办也，聊扇以诗八章》^③来感叹此事。烧炼外丹，这在正统儒者看来是很怪诞的，此足见黄道周思想中复杂性的一面。为了解黄道周此时的思想世界，此录其“新得丹方”诗八章如下：

一

道力未宏尘世侵，翻思出世有尘心。行逢石髓非关药，老变桃花似诲淫。

身在鼎中谁举鼎，人从林下莫投林。明知至理难相误，愧却道人 not 取金。

二

焦原古壁赤松烟，不信达人尽到天。看有爨时犹灭火，从

① 侯真平：《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6页。

② 《黄漳浦集》卷十七。

③ 《黄漳浦集》卷四十六。



无琴处那安弦。

龟龙自出羲皇上，虎鸟平翻王母前。此意古人稀一会，更须十绝两韦编。

（古璧一作石壁）

三

开山祀灶久支离，会有开山祀灶时。洗耳欲归何处塚，采薇更度几年饥。

上方珍重巨人迹，下士多钞散圣诗。俎豆谅无蓬海厄，褰裳帝子恍相思。

四

宝气多腥岩气酸，粗疏绌节与渔竿。未应了得通身易，不易招他白玉棺。

汉室飞楼连远海，武夷遗蜕遍空山。中间裁取清凉府，莫挂灵符再筑坛。

五

两济分明知者稀，古人制气已精微。拟将损益知生死，已落玄黄觚是非。

采药弟兄犹启土，灌园老子未忘机。世间确有蓬莱岛，饶得千钱办钓矶。

六

衡泌诗人却自然，衣裳车马语堪怜。细心不耨芝田草，赤手能删玉井莲。

一往栖迷鸟兽径，三分情识羽毛缘。便教拔宅成何事，空恼真灵太始前。

七

云霞漾水水漾空，印得楼台烟雾中。隐洞何殊清梦夜，桃流宁异蕊珠宫。

幽栖渐解山精语，荒遁聊收草木功。惟有素皇分付处，寻常杵臼未玲珑。

八

千行神漢一行波，是处度人能几何。大地化丹犹有劫，黄



云幕鼎尚传说。

松花照野百钱贱，竹实经秋数斛多。老去不为少年兴，安期归共典青囊。

长子诞生。47岁这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长子黄麐诞生，黄道周很兴奋，他在与家兄的信中说：“腊月廿一日子时，漏三鼓，弟妇免身得雄，起视牛魁初上东方，柳宿正中，才觅火燃烛，而啼声已噎，亦一快事也。吾家六世始得一官，吾行年四十七始举男子，所取于造物者甚俭，造物所报我亦自不薄。今惟大家勉善受福而已。”^①为此黄道周写下七律《予年四十七矣，栖迟一官，辛未腊月，得成天放，乃举一子，亲朋毕贺，动引子瞻之词，予遂陶然以洗儿赋谢六章》来抒发自己年近半百才喜得贵子的激动心情，其第二章说：

洗儿十日逢元日，作父中年合百年。
未报乾坤留后乘，自除风雪见前缘。
窪头仁义行垂白，聃耳丰仪慎勿玄。
物性痴黄痴有种，吾今已作老蚕眠。

用《易》数讽谏崇祯帝。由于朝廷一直没有决定如何处分安置他，黄道周对政治也很灰心，于是这年冬多次上疏乞休。崇祯五年壬申（1632），48岁，这年正月黄道周上《放门陈事疏》抨击时弊，据《周易·师》“小人勿用”作为讽谏，黄道周说：

臣自少学《易》，以天道为准，以《诗》、《春秋》推其运候，上下载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乱，百不失一。臣所学本于周孔，无一毫穿凿。其法以春秋元年己未为始，加五十有五，得周幽王甲子，其明年十月辛卯朔日食。以是上下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内损十四，得洪武元年戊申，为大明资始。戊

^① 《京师与兄书》，《黄漳浦集》卷十九。



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师》别之，三卦五爻，丁卯大雪入《师》之上六，是陛下御极之元年，正当《师》上六。其辞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自有《易》辞告诫人事，未有深切明著若此者也。凡《易》一卦直六十七年一百五日，一爻直十一年七十七日有奇，今历十分之四矣。陛下恭默，深明天道。尝寤寐以思贤才，而贤才卒不可遽得；惩毖以绝小人，而小人卒不可遽绝。^①

其实，黄道周这里所给出的用易学推步历史的方法，和《易象正》中的推步方法完全一致，在本书第四章会有具体分析。这下果然惹恼了崇祯帝，黄道周很快遭到削籍处分。二月九日生日这天，黄道周偕夫人蔡玉卿及刚满月的长子黄魔，离京南返。

日晷测影。途经山东，黄道周拜谒了孔林和孟林，于48岁这年四月底到达南京。五月三日至五日，黄道周在南京元代郭守敬创建的观象台测量日晷（四日值夏至）。此事记于其七绝《留都逢夏至因候日晷六章》^②自序：

壬申五月初四日夏至，予已僦舟将上九华匡庐矣。念去岁在都下，测冬至晷，常先历八十刻。南都故有郭太史仪象，因就象台候之。初三日正午，晷短一尺一寸五分。午末，晷尚平衡。初四日正午，晷亦如之。至午末，晷倚一尺一寸七分。明日午，便逾尺三寸矣。以初三、初四二日晷度之，日极短分交于子初，而《大统历》在初四日辛丑戌时初初刻，则是后天九十刻也。惜时草草，不能先后七日求之。向与人谈，无会者。是日颇有诸台生在，备闻曲折，然亦不知予为旧史，无能与西域人争之也。聊为流览，自成晤证耳。

① 《黄漳浦集》卷二。

② 《黄漳浦集》卷四十八。



由此也可知，黄道周于去年在北京也测过日影，并发现“常先历八十刻”。为了进一步验证《大统历》，他又在南京夏至（四日）前后连续三天到当时的南京天文台观测日影。根据实测，他推断当时的夏至当在初四日子时初刻，可是《大统历》夏至定在初四日戌时初刻，这样《大统历》就后天“九十刻”，也就是说实际的夏至要先历九十刻，这个发现和去年冬至在北京的观测发现“常先历八十刻”是相吻合的。黄道周感到惋惜的是由于各方面的限制没能更严格地先后七日来进一步精密测定日影。黄道周对当时中国历法的衰败感到惋惜，于是就赋七绝《留都逢夏至因候日晷六章》感叹此事：

一

陆海鱼翔鸟欲溷，迂儒犹自说台官。
天高远道愁平子，错忆凌云承露盘。

二

盛时冠盖各耽荣，洛下无人复语闲。
官腐随时看历日，草青月白自书生。

三

天道分明尺寸阴，何须玉黍讼高深。
穷檐至晷通南极，史敬未窥作洛心。

四

频年薄蚀已难祥，空说十方差数长。
谁识玕璚第一事，祇凭日德有低昂。

五

干戚方勤戎马忧，不知石鹄溷春秋。
八能髦士何尝尽，畏与歆雄共擘流。

六

刳菟戈获各能陈，儒墨当年斗杀人。
龙鸟何须求郑国，青天写影十分真。

以斗分盈缩论文章盛衰。48岁这年五六月份黄道周在南京周



边一带游历了牛首山、池山、齐山、九华山、浮山、湖口，上庐山，然后返回南京。又经镇江、常州，和徐霞客第三次相会，约于七月下旬抵达浙江余杭。在当地门生的协助下，黄道周在余杭创建大涤书院。黄道周于这年腊月返抵家乡漳浦。第二年，崇祯六年癸酉（1633），49岁，黄道周主要在漳浦北山墓庐讲学、著述。这年秋，黄道周偕弟子洪京榜、张瑞钟首次卜筑邳山书院（福建龙海邳山）。深秋，徐霞客第三次来访（这是两人第四次相会，也是最后一次相会），两人有多篇诗文唱和，这些诗作多载于《徐霞客游记》。《庄谱》还记载49岁这年黄道周以斗分盈缩论文章盛衰：“汉唐而下，斗分自盈趣缩，文章自盛而衰。崔、蔡之文，不及班、扬；韩、柳之诗，不及沈、宋。至元而来，斗分自缩而盈，文章自衰而盛，陶、刘之继，而有徐、何，徐、何之继，而有王、李。又先辈诗盛而制艺未昌，近者诗衰而制义始盛。皆于情理有关至极，不在繁约之间。”

评论历代贤人，编订《懿畜前编》与《懿畜后编》。崇祯七年甲戌（1634），50岁，黄道周此年春天在与弟子论学中非常强调读史书的重要性，他还亲自编订了《懿畜前编》与《懿畜后编》。“懿”，当取义于《小畜》卦大象辞“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畜”，当取义于《大畜》卦大象辞“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贤往行，以畜其德”。《庄谱》介绍二书的情况说：“自抵家守墓，诸弟子相从讲论，皆在浦之北山。先生谈经之余，屡屡劝人读史。尝于历代史中，自汉迄宋取十二人，人自为传，二传为卷，每卷各以行事相比，曰《懿畜前编》。其编则首诸葛侯而终邳侯，是可以窥先生微意之所存也。又取明兴以来，杨文贞而下，得二十四人，所附见者若干人，曰《懿畜后编》。二编皆综厥大家，或略或详，非复史臣之所能到矣。”

讲学漳州，《榕坛问业》前八期。黄道周于50岁这年五月十六日被漳州推官曹惟才邀请到漳州讲学，该日至十二月，先后在漳州榕坛讲学凡九次，其讲学记录连同在漳浦家中的函授，整理成《榕坛问业》前八期。《庄谱》介绍《榕坛问业》的成书因缘说：“适秋水曹公讳惟才以莆李摄府篆，敦请先生发皇圣学。于是



夏五月，先生始即漳郡紫阳学堂为讲舍，定于四仲之月，雅集课艺，因文证圣，并分纸一张，随所疑难，先经后传，先籍后史，自近溪、敬齐而上，周、程、罗、李而下，不妨兼举，以印身心。久之，先生自次所条答，为《榕坛问业》以行世。”《榕坛问业》共十八卷，收入《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该书以问答的形式，讨论以“四书”问题为主，旁及五经及阴阳历律等，从该书中，可以窥见道周学识之渊博。这在明代中后期不尚读书，提倡只作“简易功夫”学风中，的确难能可贵。《四库总目》评介该书说：

其大旨以致知明善为宗，大约宗法考亭而益加峻厉，书内所论凡天文、地志、经史、百家之说，无不随问阐发，不尽作性命空谈，盖由其博洽精研，靡所不究，故能有叩必竭，响应不穷，虽词意间涉深奥，而指归可识，不同于禅门机括，幻翳无归。明人语录每以陈因迂腐，为博学之士所轻，道周此编可以一雪斯消矣。^①

明黄宗羲《明儒学案》选录《榕坛问业》作为道周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容肇祖《明代思想史》“明末两大儒的思想”、侯外庐主编《宋明理学史》“黄道周的理学思想”也多引《榕坛问业》来探讨黄道周的思想。

作《王文成公碑》，认为阳明学问的关键在践履。50岁这年八月黄道周为平和县王阳明庙作《王文成公碑》，并为其摹刻本作跋《书〈王文成公碑〉后》，黄道周在碑文中对王阳明的功德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点出阳明思想的关键在于“践履”而非“妙悟”，黄道周说：“文成之初涉江，从武夷出龙场，樵苏自给，蛇豕与居，召仆自誓，此时即得山城斗大南面，鸣琴其中，岂下于中都之宰？然文成廓然不以此贰念，独于文字散落之余，豁然神悟，以为声华刊落，灵晃自出。今其学被于天下，高者嗣鹅湖，卑者溷鹿苑，

^① 《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九十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31页。



天下争辨又四五十年，要于文成原本所以得此，未之或知也。”^①有学生问：“文成良知之说著于海内，如何说‘所以得此未之或知’？”黄道周又强调说：“文成自家说从践履来，世儒都说从妙悟来，所以差了”、“伊历过许多汤火，岂世儒口耳所就？”^②应该说这些点评是很中肯的，既抓住了阳明学的精神实质，又批评了其后续对阳明学的误解。

《榕坛问业》后十期。崇祯八年乙亥，1635年，51岁。这年五月至十一月中旬，再次讲学于漳州榕坛及王家园。八月二日正会出席者凡48人，其余各次讲问人数不等。其中与道周关系密切者有吕土坊兄弟、刘淳兄弟、郑麒祯兄弟、张瑞钟等。讲问记录整理成《榕坛问业》第9—16期。第二年，函授福州陈克蕴、福安刘荐叔、宁德薛当世、浙江嘉兴陈苕谟等外地弟子，问答编成《榕坛问世》第17期；又请蒋德璟就前年北山问业、去年和今年榕坛问业中挑选18个问题，让弟子们回答（间有道周本人见解），整理成第18期，连同去年8期，便构成了这部《榕坛问业》。

作《〈王文成公集〉序》，再次高度评价王阳明。黄道周51岁这年在榕坛期间为新任漳州知府施邦曜所编《王文成公集》作序，认为：“明兴有王文成者出。文成出而明绝学，排俗说，平乱贼，驱鸟兽；大者岁月，小者顷刻，笔致手脱，天地廓然！若仁者之无敌，自伊尹以来，乘昌运，奏显绩，未有盛于文成者也。”^③同时，他还对朱熹和王阳明学问功业作了比较，黄道周在序中说：“善哉！施四明先生之言曰：‘天下病虚，救之以实；天下病实，救之以虚。’晦翁当五季之后，禅喜繁兴，豪杰皆溺于异说，故宗程氏之学，穷理居敬，以使人知所持循。文成当宋人之后，辞章训诂，汨没人心，虽贤者犹安于帖括，故明陆氏之学，易简觉悟，以使人知所返本。虽然，晦翁学孔，才不及孔，以止于程，故其文章经济，亦不能逾程，以至于孔。文成学孟，才与孟等，而进

① 《王文成公碑》，《黄漳浦集》卷二十五。

② 《书王文成公碑后》，《黄漳浦集》卷二十三。

③ 《〈王文成公集〉序》，《黄漳浦集》卷二十一。



于伊，故其德业事功，皆近于伊，而进于孟。”就这段话来看，黄道周则更推崇王阳明。黄道周的门人洪思在《〈王文成公集〉序》前有一段引言，说“黄子学善朱子，素不喜文成良知之说者”，从上面黄道周这段对朱熹和王阳明比较性的评论来看，洪思的这个判断是很有问题的，所以洪思紧接着又辩解道：“黄子之学，大则周孔，小则伊孟，亦不尽宗考亭，往在浙江讲堂时，与诸生复谈易象、诗、书、春秋、礼乐新故异同之致，不能不与元晦牴牾。黄子曰：‘然而元晦醇粹矣。由子静之言可省诸探索之苦，其弊也易；由仆之言，静观微悟，可以与开物成务，其弊也支；由元晦之言，高者不造顶无归，深者不眩厓惊坠，由其道百世无弊，则必元晦也。’世故谓文明之学宗考亭。”黄道周的思想体系很复杂，我们很难简单地说他是宗朱熹，还是宗阳明。恰当地说，黄道周应该是朱熹和阳明的折中派，对两人的优点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从黄道周的学术气象来看，他对宋明儒总体上有所反思，在某些方面他对汉儒更有认同，所以他又试图综合汉宋儒的优点，来重新体认周孔之道，因此洪思又说“黄子之学，大则周孔，小则伊孟，亦不尽宗考亭”，这也是明末清初学术转变的一个思潮。

51岁这年冬天十一月十六日榕坛冬季正会中，接旨以“清望”复官（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于是，结束讲学，返回漳浦。崇祯九年丙子（1636），52岁，这年九月，清兵七八月入侵京畿的消息传来，黄道周毅然出山勤王，并于这年十二月到达北京。

第三节 晚年时期与《易象正》

一 53—55岁：廷辩崇祯帝，反对杨嗣昌

主考会试。崇祯十年丁丑（1637），53岁。黄道周于这年正月初一见朝。二月中旬，主考会试《诗》一房，得士21人。在按往例刊行试卷时，作《〈诗〉一房制义序》，认为制艺文章无益于治国，他在序中强调说：“凡人学问处处，要从心性中出，勿从口耳边来。从口耳边来者，如听街谈，闻欢说苦，冷齿搏胸，枉自啼笑。从心性中出者，如向战场，拔父救兄；如在异乡，遇妻怜子。



此处看不分明，切勿读书也。每见朋友端杯清问，初寒温时，金声玉色，正眼相看，有三分圣贤。才过数次，寻其语言，事事是从口耳边过。以此二三十年都是口耳生活，便有七分优孟耳。”^①

升少詹事。黄道周 53 岁这年官运是亨通的，连升了两级。这年二月杨嗣昌夺情出任兵部尚书，加上对朝政很多举措多有不满，黄道周这年四月两次上疏请求退休，但都没有批准。五月二十六日，黄道周被提升为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司经局事，这是继崇祯三年晋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修以来的生平第 2 次擢升。其实他这时候正在酝酿批评崇祯帝，接连上了《慎喜怒以回天疏》、《求言省刑疏》、《三罪四耻七不如疏》等奏疏批评崇祯帝喜怒无常、用人不专、动辄用刑等毛病，举荐刘宗周、倪元璐、钱谦益、陈继儒等废退隐逸之士，并试图为遭陷害的郑鄆辩护，他在“七不如”中说：

臣庸劣最无比数，不敢上方古人，正如今日诸臣，品行高峻，卓出伦表，则臣不如刘宗周；至性奇情，不愧纯孝，则臣不如倪元璐；湛心大虑，远猷深计，有经世之器，则臣不如魏呈润；直言敢谏，贞心绝俗，则臣不如詹尔选、吴执御；雅尚高致，博学多通，足备顾问，则臣不如华亭茂才陈继儒、龙溪孝廉张燮。乃至圉圉之下，累赘诸臣，朴心醇行，臣犹不如李汝灿、傅朝佑；文章意气，辘轳拓落，臣犹不如钱谦益、郑鄆。而诸臣或在草野，或坠渊壑，臣独以庸劣余灰，重依日月，犹不慙慙，如食斯饩。臣以顽冥无耻重负我陛下者也。^②

此时郑鄆正被诬以乱伦的罪名遭逮系，崇祯决定要重处郑鄆，而这时一向以忠臣孝子著称的黄道周却说自己不如郑鄆，这又让崇祯帝很恼火，认为黄道周颠倒是非，命令黄道周解释“不如郑鄆”是何用心。黄道周于是又上《救郑鄆》一疏试图为郑鄆的冤

① 《〈诗〉一房制义序》，《黄漳浦集》卷二十二。

② 《三罪四耻七不如疏》，《黄漳浦集》卷二。



情辩护，崇祯听不进去。尽管如此，崇祯帝也没有深罪黄道周，迫于公论，黄道周又被晋升为经筵日讲官、少詹事协理府事并兼管玉牒，这是他散馆授编修以来第三次升官，少詹事为正四品，这也是黄道周在崇祯朝的最高官职。

廷辩崇祯帝，反对杨嗣昌。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54岁。这年从二月到七月黄道周先后和崇祯帝进行了三次论辩，而且一次比一次激烈，最终黄道周遭到连降六级的外调处分。二月十二日，黄道周首次侍经筵，并随班召对，承问保举、考选这两种选拔官员的方法何种更佳时，批评以往用人不当，并荐举二月九日因“《屯》豆”、“墙穴”案循律执法而被疑朋谋下狱的原刑部尚书郑三俊，同时为遭温体仁陷害的已故阁臣文震孟及其外甥詹事姚希孟申雪。二月十三日，上《补牍陈言疏》详陈昨天召对时未尽之言，又说：“然私计天下人才，生如郑三俊，没如文震孟、姚希孟，求之影似，未可多得。”^①崇祯帝认为“偏私”，责令黄道周再回话。于是黄道周周又上《遵旨回奏疏》，崇祯帝又认为“支饰”，再上《遵旨再奏疏》，崇祯帝这才放过黄道周。六月十八日，黄道周与廷臣们召对于中极殿，这是他第2次召对，因崇祯帝征求救时之策时，批评“清操之臣”“傲物”难用，黄道周召对时遂抗言强调用人须“先清后明，明而后公”，并与崇祯帝当廷辩论。然后，参加枚试，被崇祯帝夸奖为“暑天劳顿之余，能成一篇文字，才诚可爱”（《庄谱》）。当时东林人士都以为黄道周能入阁，可六月二十日公布的结果是黄道周出局，而杨嗣昌入阁，这让东林大失所望。侯真平分析黄道周没能入阁，说：“这时，明朝面临农民起义和清人东窥的腹背夹击，崇祯帝急需的是杰出的军事统帅，寄望于杨嗣昌等人，故有意拨入内阁，但遭道周等东林后劲们的强烈反对，所以批评‘清操之臣’‘傲物’，为此道周不得不当廷辩护，据理力争。这场反对杨嗣昌、陈新甲、方一藻秉政、款和之争，始于去年（道周去年已有《拟论杨嗣昌不居两丧疏》及《三罪四耻七不如疏》等），虽然本次召对以崇祯帝自认‘误听矣，

^① 《补牍陈言疏》，《黄漳浦集》卷三。



只是泛论人才，不为诸臣而发’而暂告段落，但是随着六月二十四日杨嗣昌入阁，二十八日陈新甲出任宣大总督，何楷、林兰友上疏反对重用杨、陈。七月三日，道周并上《论杨嗣昌疏》、《论陈新甲疏》、《论方一藻疏》、《退寻清仁之旨疏》等疏，七月五日平台召对时再次顶撞崇祯帝，这场君臣冲突便达到了极限。”^①七月五日，黄道周第3次召对于平台，和崇祯帝、杨嗣昌激烈辩论。崇祯帝认为黄道周并上三疏反对杨嗣昌、陈新甲和方一藻，不前不后，恰在自己入阁落空时，这是挟私泄愤。其实，黄道周这三疏在新内阁结果出来之前就已草就，东林派都以为黄道周会入阁，所以出于好意，千方百计阻挠黄道周上疏惹麻烦。因此，崇祯帝的指责，黄道周接受不了，认为他的所作所为皆出于国家大义，出于纲常名教。说到纲常，崇祯帝和杨嗣昌抓到了黄道周的把柄，又令黄道周解释不如郑鄮是何意。黄道周的抗辩使崇祯帝怒不可遏，黄道周又甩出一句话说“臣今日不言，则臣负陛下；陛下杀臣，是陛下负臣！”（《庄谱》）

连降六级。七月六日，阁臣拟以“朋串挠乱”之罪，建议“降级调用”。七日，御批《论陈新甲疏》：“陈新甲原系奉旨推用。何得以‘捷径’横诬？疏语且多悬空讥刺。黄道周，念处分，姑不再究。该部知道。”时翰林院修撰刘同升、编修赵士春，工科都给事中何楷、南京御史林兰友，先后疏救。刘、赵、何、林及道周，时称“长安五谏”或“夺情五谏”。七月十七日，旨下，降六级调用。十九日，赴宫门叩头谢恩。八月，上《乞休疏》及《进缴书录疏》，进呈去年十一月一日以来奉旨为太子撰写的《洪范明义》、《月令明义》、《儒行集传》和《缙衣集传》。本月或下月，黄道周被贬为江西布政司都事。说实话，以崇祯帝之刚愎自用，黄道周敢如此冲撞崇祯帝，能活下来算是够幸运的了。九月，黄道周偕家兄道琛、族兄某，离北京返乡（至潞河时，两兄先行）。迄此，在明朝的任职实际上已结束（不计弘光、潞王、隆武时期的任职）。途经泰山做短暂游览后，黄道周于十月抵达浙江余

^① 侯真平：《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页。

杭大涤书院（第2次至此），在和当地门生做一段游学后，黄道周于年底返回漳浦老家。

建十朋轩和九串阁。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年，55岁。黄道周这年主要在家乡漳浦北山墓庐，其中三月前，在北山墓庐旁，另建十朋轩和九串阁。这是针对去年所获“朋串挠乱”罪名而建的。各列历代事迹类似的贤能28对，凡56人。左侧为十朋轩，列管仲、诸葛亮、子产、董仲舒、季札、郭泰、晏婴、丙吉、张良、李泌、黄宪、王通、田叔、羊祜、疏广、魏舒、管宁、陶潜、邴原、皇甫谧、申屠蟠、阮孝绪、梅福、张翰、周苍、沈麟士等13对26人；右侧为九串阁，列屈原、贾谊、鲁仲连、李白、乐毅、王猛、刘向、韩愈、汲黯、魏征、黄霸、张咏、第五伦、马周、高允、苏颂、谢安、李纲、王羲之、白居易、陆贽、苏轼、宋景、范仲淹、裴度、韩琦、张九龄、赵忭、李绹、司马光等15对30人。并且就这56位前代贤能，各撰赞词，合为《五十六贤赞》，后收入《黄漳浦集》卷二十八。

二 56—57岁：狱中著《易象正》

诬陷被逮。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年，56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黄道周原以为能活着回到老家，劫难总算过去。可是今年春，南京兵部右侍郎解学龙按惯例举荐部属时，首推黄道周。阁臣魏照乘私恨黄道周，于是从中作梗，破例上闻，并有所挑激，使崇祯帝怀疑黄道周、解学龙结党。崇祯帝怒火又起，遂下令逮捕黄道周和解学龙。五月，锦衣卫在南昌逮捕解学龙，并等候黄道周自来南昌就逮。五月二十三日夜，黄道周辞墓就道，于六月十五日在南昌被逮。学生彭士望“毁家以慰缙骑，免大贤窘辱，周旋护从，出淮扬，痛哭以别。金吾官卒莫不感悚叹息”^①。

徐霞客派长子看望狱中黄道周。抵京之后，约八月一二日，与解学龙各杖八十。八月三日，户部主事叶廷秀上疏自请代罪，也被杖八十，削籍归。于是，崇祯帝更怀疑结党。随后，黄道周下

^① 《祭彭躬庵文》，李世熊《寒支二集》卷四，清初檀河精舍刻本。



刑部监狱接受审问。十月，徐霞客遣长子徐岷来探监，历时三个月，带来霞客所赠钱物及《游记》手本4册，随附王忠纫所赠寒裘。黄道周作《狱中答霞客书》以谢，婉辞馈金；并作七律《余挂吏议，霞客遣公子走长安来候并赠衣裘手书〈游记〉四册以慰寂寥感激无已》。明钱谦益《徐霞客传》说：“余之识霞客也，因漳人刘履丁。履丁为余言：霞客西归，气息支缀，闻石斋下诏狱，遣其长子间关往视。三月而返，具述石斋讼系状。据床浩叹，不食而卒。其为人也若此！”^①由此足见徐霞客于黄道周情谊之深厚。《徐霞客游记》行世手本甚罕，又经明季兵厄，致使今通行的校点本仍残缺不足，而霞客赠道周本后来下落不明，十分可惜！崇祯十五年壬午，出狱后的黄道周作《挽徐霞客》痛悼徐霞客：

天剪凤翎到塞鸿，远游负锺尔终穷。
昨传独往来脂习，元旦卧游失次宗！
知我未凋犹强饭，闻君临萎遂推篷。
十州五岳齐挥泪，展齿无因共数峰。^②

草《易象正》，方孔炤向黄道周请教易学。黄道周于这年八月至十二月刑部监狱期间，撰成《易象正》卷初《大象十二图》和《历年十二图》初稿。原湖广巡抚方孔炤因在议剿张献忠的策略上得罪了杨嗣昌，此时也被逮捕，和黄道周同系刑部监狱（俗称西库、白云库），这时候方以智前来照顾其父亲方孔炤。黄道周在草创《易象正》时，方孔炤、方以智也对黄道周的易学思想很感兴趣，黄道周和方孔炤经常在一起切磋、研讨易学，方以智也常常旁听并加入他们的讨论。方以智在《跋南泉所藏铜海书帖》中回忆说：“崇祯庚辰，先中丞（按指父孔炤以忤楚相逮理），铜海先生（按指道周）拜杖，同在西库衍《易象正》，小子得侍，时见挥

^① 《徐霞客游记》卷十下，褚绍唐、吴应寿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1页。

^② 同上书，第1174页。



洒，文不加点。偶请《象正》、《洞玑》（按指道周《三易洞玑》）之旨，疑《尚书》不合《易》策之故，以虚舟子图质难，先生蹙然挥之，别书《寒松问少年幅》。当时谩谩浮气乍敛，知先生之教深矣！忽移北司，所衍《二十四图》乱播在地，先中丞收之，皆手书宋体，铁画森严……”^①刘履丁在《〈易象正〉序述》中也说：“方开府仁植，与先生同在西库，每过先生，论诸象义。先生方就草，作《二十图》，锦衣作筐篮来请。先生方画一图未完，徐曰：‘吾作一图完，就逮耳。’诸役不可，辄扶先生去，诸图象翻床下。役去，仁植始掇拾藏之。”这些都表明方氏父子对黄道周的易学很感兴趣。黄道周也于此年十二月下旬由刑部监狱移至北镇抚司拷问。

完成《易象正》初稿。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年，57岁。黄道周于这年正月至五月在北镇抚司狱中继续接受拷问，期间完成《易象正》初稿。狱中著书古来大有人在，但在狱中要完成一部注解《周易》的著作真是不可思议。《易象正》主体是解六十四卦的卦爻辞，他在解每一卦每一爻的时候都大量征引了《春秋》、《诗经》、《尚书》等典籍的很多原文，很难想象这是在没有任何参考书或参考书很少的监狱里完成的，更何况《易象正》卷初和卷末又绘有大量的易图，书中又有大量的年代和纪年推算，而且还要接受不断的刑罚和拷问。黄道周的博闻强记和玄思妙悟及其顽强的意志力不得不令人惊叹！

张溥力救黄道周。张溥是著名的复社创始人兼领袖，和黄道周感情甚笃。闻黄道周陷诏狱，张溥扼腕叹息，特赴宜兴劝说其座师周延儒设法营救并起用东林党人，这促成了黄道周的最终获释。但在黄道周出狱前，张溥也因黄道周一案郁疾而逝。黄道周后来在《张天如墓志铭》中追念张溥说：“天如之退，退而死，则皆惟余之故也。”^②洪思在《张天如墓志铭》引言中也说：“黄子为秩

^① 转引自侯真平《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页。

^② 《张天如墓志铭》，《黄漳浦集》卷二十六。



宗，奉祠将出都时所作。子在翰林，后起诸彦多从问业，为群小所忌，而天如与杨机部二人独深相向往，虽目之为党人，不避也，皆乐与子同其出处。天如闻子上《小人勿用疏》削籍归，辄请假去。闻子逮杖下诏狱，必欲叫阍请一死，以明其忠纯。及叶闰山、涂德公言皆不入，知烈皇不可谏，因念子削籍时周延儒为政，其后颇内愧。今将召入复相，或颇反前所为，未可知也。遂走宜兴，见延儒，力从臾之曰：‘救黄漳浦，是为朝廷存一直臣，非救漳浦也。今国家事莫有大于此者，愿公任之。’天如竟以是忧愤成疾，不及见子出狱而死。故铭墓云：‘天如之退，退而死，则皆惟余之故也。’陈卧子言：‘天如病笃，犹与门人讲《易》。已，谢门人曰：月甚明，我将行矣。乃逝。’呜呼！非好读书至死，恶能深相向往？死且不避，党人之名亦不避。”在周延儒等多方有利因素的影响下，黄道周最终于这年十二月十九日以永戍四川酉阳宣慰司获释出狱，结束了一年多的牢狱之苦。

三 58—60岁：大涤论学

陈贞慧从游南京。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年，58岁，黄道周于这年正月底离开北京前往酉阳戍所，途经河北沧州、山东临清，约于三月路过南京时，明末四公子之一的陈贞慧和黄道周做短暂从游，他在《山阳录·黄学士石斋先生道周》中说：“……已戌碧鸡，问道南都，慧得从游焉。先生每念余，凡辄泪雨覆面，掇皮皆真者。貌似中人，弱不胜衣，当大事则侃侃不挠，志节同信国，而文章擅韩、苏之长。”^①

张履祥问学杭州。黄道周约于四月十五日路过杭州，张履祥闻讯特地前来问学，他回忆说：“崇祯壬午，予同诸友见福建黄石斋先生于武林灵隐寺，先生曰：‘学者之患，莫过于好名。吾三十以前，所读书俱不著实，以其好名也。今日正是为名所误。君子之道，淡而不厌。淡者，道之味也。古人富贵、贫贱、夷狄、患难，处之惟一，只是淡。淡则处富贵如无富贵，处贫贱如无贫贱，处

^① 陈贞慧：《山阳录》，清光绪二十一年盛氏思惠斋刻本。



夷狄如无夷狄，处患难如无患难，滋味都是一样。’”^①

论北宋诸儒。约于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下旬，黄道周生平第三次在大涤书院讲学，广泛讨论了宋儒和《易》、《诗》、《礼》、乐律等，这是历次大涤讲学思想意义最重大的一次。他在《儒脉》中首推邵雍，然后才是周敦颐和程颢、程颐。黄道周论邵雍和周敦颐说：“二公德行皆造，论其所学，濂溪安可比尧夫？尧夫自云：‘卷舒万古兴亡手，出入几重云水身。’此处只有尧夫到得，与对潘兴嗣论，何啻千里？”^②他又论二程说：“二程止见得濂溪田地，不到尧夫田地也”、“二程兄弟独以宿学差肩濂溪，其门人直以张横渠从明道受学，大是纰缪。论德器中和则伯淳称首，学问醇正则伊川次之，至于尧夫高识玄度，岂复诸贤之所能及？”在《儒脉》中，黄道周对宋儒分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很不以为然，他说：“有宋诸儒，初皆泛滥内典，于性命上事看不分明。《易》称‘继善成性’，《学》《庸》‘止善明善’，孟夫子直接思、曾，更无半语差错。濂溪便说性上有刚善柔善，刚恶柔恶，此皆错认二五以为太极，错认气质以为天性也。伯淳原本濂溪，便说有气质之性、义理之性，与孔孟何其异旨？张横渠聪明在诸贤上，又说‘由太虚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不知虚气更是何物？如此等议论，岂可令孔孟见之乎？半山语连日夜，要未分明，所以半山终身受气质之累。”在《子静直指》中又说：“宋儒于‘性’字不十分理会，所理会者止是孟子‘口之于味’一章，误入食色云雾，所以明道亦谓气质之性，濂溪亦分善恶刚柔，皆于此中看得混杂。”^③ 这些对宋儒的看法和批评与其在《榕坛问业》中的观点是一致的。

论朱熹和陆九渊。黄道周于五月初五在大涤书院和学生讨论了朱熹和陆九渊争论之缘由，认为朱熹沉潜、陆九渊高明，各有其长，可相互补益，没必要相互攻击。“如晦翁之格致，子静之良

① 《杨园先生全集》卷三十一“言行见闻录一”，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71页。

② 《儒脉》，《黄漳浦集》卷三十。

③ 《子静直指》，《黄漳浦集》卷三十。



知，皆有瑕璺，亦皆不远于圣门之学。非如今人，一向走空，遂落西竺云雾，须用药方，一一呼名，看其答应也。必如高明柔克，沉潜刚克，两克之功，随人变化。用子静以救晦翁，用晦翁以剂子静，使子静不失于高明，晦翁不滞于沈潜，虽思孟复出，何间之有？”^①在朱陆关于无极太极的争论上，黄道周偏向陆九渊，他说：“无极之话，更不消说。以老子明目冠于《系辞》之上，尚是小处，即使后人不辩，亦是理路难行。”^②

论易象数。这次大涤论学还就易学问题作了深入讨论，这部分探讨后来被整理成《三易发明》、《三易指归》、《静海易谈》、《乐律论衡》等专文。五月下旬，黄道周离开大涤书院，前往成所。抵九江后，疟疾不止，滞留下来，此间黄道周对《易象正》进行了反复修改。十月一日，接到圣旨，得知八月二十五日朝廷已降谕吏兵二部，以“清操力学”免戍还职。

登山坠崖。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年，59岁。这年黄道周主要活动在家乡一带，在众弟子的协助下，明诚堂和邗山书院先后破土动工。这年还先后修订并刊印了《孝经集传》、《洪范明义》、《表记集传》、《坊记集传》等书。十二月十三日前后，与众弟子至邗山登高远望，不慎从江东绝壁处坠下，所幸正掉进石灰炭中，左腕与左足受轻伤。这一惊险事件在随后的书信中黄道周多次提及，如次年《与蒋八公书》中说：“去腊十三日，为诸生强一出行，至江东绝壁中，持杯昏眩，陨身坠崖，可三十仞，皆乱石嵌空，观者以为万无生理。幸藉知己神灵，正坠石灰中，得不齧粉，仅左腕左足屈伸酸痛而已。”^③次年《与倪文贞公书》也说：“去腊出行江东，与诸生凿一鸟道，徘徊之间，遂至失足，直下悬崖二十余仞，幸得不死。”^④

明诚堂里论明诚。黄道周因长期庐墓北山，漳浦东郊的故居反而日渐荒废，于是当地学生就把原故居改造成讲堂，这就是明诚

① 《朱陆刊疑》，《黄漳浦集》卷三十。

② 《子静直指》，《黄漳浦集》卷三十。

③ 《黄漳浦集》卷十五。

④ 《黄漳浦集》卷十七。



堂。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60岁。这年三月十二日明诚堂落成，举行讲问大会，出席者凡101人以上，包括漳州推官曹广、漳浦知县沈兆昌、龙溪知县刘鸿嘉、浙江嘉兴弟子陈荇谟。会上还演习了乡饮酒礼，当地很多百姓都过来围观，为一时盛况。此次讲会首论明诚，有学生问明诚与良知、主敬的关系，黄道周认为明诚能够统摄良知和主敬，他说：“良知、主敬，只是‘明诚’注子。从诚生明是良知，从明归诚是主敬。”黄道周又强调明诚要从践履中来，不是空谈，他说：“圣人言诚，要与天地合德；言明，要与日月合明。此理实是探讨不得。周公于此仰思，颜回于此竭才，难道仲尼撒手拾得？圣人于此，都有一番呕心黜体工夫，难为大家诵说耳。做圣贤人，不吃便饭。”（《洪谱》）

震怒卦象说礼乐。讲会的第二个论题是礼乐，黄道周结合《大壮》《豫》两卦大象辞来谈礼乐，认为礼乐的关键在于止怒、化怒，他说：“礼乐只是中和，致中谓礼，致和谓乐。《易》说《大壮》以‘非礼弗履’，说《豫》以‘作乐崇德’，两卦皆雷也。天地作用，雷为大；人身作用，怒为大。风雨皆生于雷，哀乐皆生于怒。雷从健出，比于礼；雷从顺出，比于乐。怒从健出，礼以止之；怒从顺出，乐以平之。故先王为礼乐以导中和，天地性情居然可见。地雷曰《复》，天雷曰《无妄》，雷地曰《豫》，雷天曰《大壮》。礼乐中和于是见像，而诚明之义亦尽于此。”（《洪谱》）

与善堂。于去年破土动工的邨山书院三堂（与善堂、三近堂、乐性堂）先后落成。五月五日，与善堂最先落成。按黄道周《与善堂记》的叙述则此堂为祭祀先圣先贤的神堂，宋儒濂谿、明道、横渠、尧夫都在祭祀之列，而于朱熹特为隆重，专门别祀，并以陈淳、黄榦、王遇、高登、陈真晟、周瑛、林魁、蔡烈八位从祀，于此也可见黄道周处处对朱子的特别尊重。“与善堂”之堂名体现了黄道周一贯以至善为归的思想宗旨，他在《与善堂记》^①中咏道：

粤思古人，心源维一，继之成之，其道鲜失。

① 《与善堂记》，《黄漳浦集》卷二十四。



成继伊何？曰维一善，为天志事，与人同贯。
譬如婴孩，语善则说，投以不善，赧然气决。
盗贼强横，亦乐善言，以不善投，其怒乃迁。
凡善与人，巽于风雨，不善与人，慍于刀俎。
善言善色，变为巧佞，性与习迁，乃失其正。
所贵善人，以善相成，本性而出，与心相生。
继天之志，成天之事，育物为仁，正物为义。

三近堂。五月九日，三近堂落成，黄道周当天即在三近堂祖道祝贺福建巡抚张肯堂平定漳南私人武装活动，并举行邺山书院首次讲问大会，与会者55人。次日，因漳州推官曹广至邺山，所以在三近堂接着举行第二次讲问大会。三近堂为师友群聚讲会之所，“三近”源于《中庸》“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而黄道周又作了进一步的思想发挥，他说：

或曰：三近何居乎？以为好学、力行、知耻，而又曰近山、近水、近月，何也？曰：俛仰上下皆经也，皆学也，人知夫人之学天，不知夫天之学人。动静仁智，消息盈虚，是人之学取于山水与月者也。山以积小高大以为好学，腾蹕坚确以为力行，导水而行、遇坎而止、不宕不淫以为知耻；水以汇流慕海以为好学，平科决险以为力行，荡涤洁清以为知耻；月以资日增辉为好学，三旬考绩为力行，平满挹虚为知耻，此三者皆天之所以学人者也。天人相师，渐近渐亲。《记》曰“知远之近，近之则不厌”，《易》曰“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言夫近之贵悦者也。悦生于习，习近而亲，无是三者则溪壑、波涛、风露之患皆足以侵之矣。然则“取譬不远”之近于月也，“刚毅木讷”之近于山也，“信不谅、恭不足”之近于水也。因信而起学，仁者以为仁，智者以为智，勇者以为勇。因性所近，与天相亲，假我以学，曰得无过焉耳，是吾党所共有事也。^①

① 《三近堂记》，《黄漳浦集》卷二十四。

乐性堂。八月二十九日乐性堂落成，至此邨山书院全部竣工。九月一日，因乐性堂落成，也因明朝灭亡，邨山书院举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讲会，与会者达404人之多。讲会中有学生针对时事发问道：“今日乐性堂中讲论，不过说此中自有乐地。假如天地崩颓，生民涂炭，此时一身而外，全不得力，仁义礼智亦无消归，不知所乐安在？”黄道周回答说：“论命，则有忧有乐；论性，则无加无损。人能尽性，则仁义礼智是我本心，天下四海是我面背。学问事业，皆自本根本色做出。忧既不存，乐亦何有？纵令天地崩颓，生民涂炭，犹吾身色有时毁坏，爪甲皮发有时损折，吾此性上，白地明光，初无毁坏损折也。”黄道周在《乐性堂记》中说：“乐性堂者，吾党所考论之堂也。诸生至邨山者讨德于与善，征功于三近，从容于乐性，聿稽其义，体之亲之，亦可以弗畔矣。”^①黄道周又进一步发挥其性善论的思想说：

古之君子以至善为性，仁智为度，翱翔德林，容与于山水泉石之下，其道足以轻千驷、等浮云，其视禹稷与颜子无所轩轻。故世之学者造就虽殊，要于知性之可乐而极矣。知性之可乐，又有以乐之，匡坐弦歌，虽中天下、定四海，不与易也。有宋诸儒每对来彦必问孔颜何乐，以是为圣贤津关，惜未有举乐性以对者。乐性之论，发于孟子，而其源本出于孔颜。孔颜以疏水曲肱、陋巷箪瓢当天下之钟鼎旂常、茅封玉食，以是为学可以不厌，为诲可以不倦。当其未得之，有发愤忘食、终夜不寝之忧；当其得之，有钟鼓琴瑟不知老至之乐，是参差荇菜所比况而作也。使其中无所乐，以涉于山水之间，岩幽瀑澌，鸟呼兽悲，极目断崖，室远人遐，亦扪涕恫心而走耳，何乐之有乎？乐根于心而生于色，震雷疾霆不以为怒，严霜凄雪不以为哀。知性之所生则知天之所乐，素位而帝王，穷冬而茂春，此两者不厌不倦、成己成物所为终始也。

^① 《乐性堂记》，《黄漳浦集》卷二十四。



最后黄道周又反复对性善思想咏叹道：“学贵知性，既知有性，乃见天爵。不见天爵，虽与之生，生亦不乐。既知有性，如受天命，命公者公，命侯者侯，世莫之逾，吾又何求？以为孝子，以为弟弟，以为仁人，以为义士，以抱忠信，以蹈水火。”又说：“君子见性，以御其情，黜情竭才，复归于性。情黜则诚，才竭则明，诚明相生，以根于心。”

出处抉择。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陷北京，崇祯帝自杀，明亡。但一直到五月二十七日明亡的消息才传到福建漳州。六月上旬，弘光朝五月十六日召用黄道周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的圣旨传到。六月二十一日，黄道周上《时务疏》，建议以福建和江西为首藩，并陈恢复十策。此时的黄道周心情很矛盾，身心性命几经摧残的他已经很疲惫，其营建邺山书院就是打算在讲学和山水之间终了残生，不想再关心时事，在近年与朋友的书信中黄道周多次表明其欲逍遥山水、终老山林的心志。可是他没想到明朝会这么快被颠覆，满清会这么快入关，这一切沧海巨变使得他的内心无法再平静下来，传统士大夫应有的良知、责任与担当，使得黄道周无法逃避也无法退缩。九月十五日，黄道周毅然出山赴南京弘光政权效劳，从此也踏上了他人生的不归之路。

第四节 蹈仁不死：黄道周生命的最后两年

弘光礼部尚书。甲申年（1644）九月十五日，黄道周辞墓赴弘光朝召用，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在泉州，与蒋德璟、黄景昉、林素庵、周芮公以及随行的长子黄麐和邺山弟子洪京榜等人同游清源山。由于马士英、阮大铖等小人把持弘光朝政，打压、排挤正人，黄道周对朝政有些失望，在泉州徘徊期间，黄道周预感到弘光政权的不妙，突然想打道回府。但在蒋德璟等人的极力劝导下，黄道周又决定继续前行。此时他在与杨廷麟的信中说：“吾辈顽石，捣骨合药，无补于天，犹冀后人嗅此药气耳。”（《洪谱》）透过这段话我们看出黄道周内心深处的苦痛与凄凉，这句话也定格



了他的最终命运与归宿。显然，黄道周意识到此行的凶多吉少和无济于事，但仍然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儒家强烈的道德精神和民族情怀使他无法选择明哲保身而退避山林。弘光元年乙酉（1645），61岁。黄道周于这年正月抵达南京，就任弘光朝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兼翰林院学士。

祭祀禹庙。此时的弘光帝昏庸侈逸，无意于恢复大业，朝政又由逆党马士英、阮大铖把持，一心以排挤正人为能。黄道周对此早有耳闻，就职一个多月，多次进言献策均不被采用，更亲身体会了朝政上下的昏暗，深感绝望。于是在二十三日，黄道周就上疏请赴浙江绍兴祭祀禹陵，以借机脱身朝政。马、阮等人则巴不得黄道周早点走开，免得碍手碍脚，于是很快朝廷就批准了黄道周的请求。黄道周一行于四月一日抵达绍兴，致斋七天，八日抵禹庙，十日上《请修禹庙疏》，不久又上《奉祀会稽乞休疏》，请求告老还乡。但这时黄道周还是不忍在时事危难之际一走了之，《洪谱》说：“初，子出都，将至天宁州，为风驱回，泊龙江湾，不得发。时春三月一日也，夜梦高皇帝谓曰：‘卿竟舍我去耶？’子对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以是虽乞归，犹徘徊江渚，未忍遽去。”

留连绍兴，三谒刘宗周。祭禹陵后，据《郑谱》说黄道周“制一衣，刺‘大明孤臣黄道周’于裾，语弟子曰：‘南都必败，当以此识吾尸。’”那么此时的黄道周已经预感到了弘光朝的很快覆灭。祭完禹陵，黄道周和浙江的一些门生好友在绍兴周游了月余。据邵廷案《东南纪事·黄道周传》说：“时左都御史刘宗周去国，道周祀陵，留连绍兴弥月，三谒宗周，固却不见，曰：‘际此乱朝，岂大臣徜徉山水之日！’道周闻之，即行。南都溃，马士英落靴走。及浙省降，宗周与门人前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等谋起兵，求道周计事不获，悔曰：‘石斋夙有渊思，吾初不宜拒之太深。’”^① 据此来看，黄道周在绍兴附近的留连绝不是为了山水，而是试图寻求合作的力量，酝酿新的出路。

拥护潯王监国，力荐启用刘宗周。五月十三日，黄道周离开绍

① 邵廷案：《东南纪事·黄道周传》，清光绪十年邵武徐氏刻本。



兴，前往萧山，果然很快传来了弘光朝覆亡的消息，于是黄道周就携门生涂仲吉和长子黄麐南下金华，招募义勇。六月七日，黄道周抵达杭州，知马士英等准备请潞王朱常淦监国，黄道周也上《潞王监国表》请潞王监国号召天下。六月八日，黄道周参加潞王监国典礼，在与潞王面谈时，黄道周力荐刘宗周。据黄道周《潞王监国记》的回忆说：

余曰：“如今日在两浙，要用两浙人望所归。刘宗周是江东老成，如何坚不召用？”

殿下云：“马辅（马士英）恐刘家来又分别门户。”

余云：“只为门户两字破我乾坤，今奈何又听其邪说？”

殿下云：“马辅手握重兵，如何不与商量？”

余云：“俱非职意所及！”^①

显然，潞王慑于马士英，不敢大胆启用人才，这让黄道周对潞王很失望。六月十一日，清兵攻至杭州近郊，城中官民溃散。由于马士英的排挤，加上黄道周对潞王的软弱无能深感失望，遂携长子黄麐和门生涂仲吉移舟富春江上。

隆武内阁首辅。六月十三日晚，在桐庐舟中会见唐王朱聿键。唐王有志恢复，与黄道周、郑鸿逵等约成大业。郑鸿逵为郑芝龙之弟，郑成功的叔父。弘光帝时派他前往镇江防范清军，担任镇江总兵、镇海将军。弘光覆亡后，郑鸿逵得知清军渡过长江，就想退往福建，中途于杭州遇见唐王朱聿键。黄道周担心唐王随郑鸿逵入福建偏安，难以有所作为，于是在浙江兰溪上《唐王监国笺》试图劝阻唐王入闽。但在郑芝龙和郑鸿逵的挟持下，唐王还是进入福州二郑的地盘。黄道周有些无奈，就返回漳浦。闰六月初，唐王召促黄道周出山相助。闰六月七日，唐王在福州行监国礼。不久，黄道周入觐唐王监国。闰六月二十七日，黄道周在福州与郑芝龙等奉唐王称帝，颁年号隆武。隆武称帝之初，黄道周

^① 《潞王监国记》，《黄漳浦集》卷二十四。



任首辅，初衔“大学士”，旋加“少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黄道周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受隆武帝器重，深有知遇之感；另一方面对朝政大权受制于不图进取的郑芝龙也深有隐忧。黄道周在当时所作七律《召入内廷面谕国事艰难，群工须尽改崇弘时陋习，庶可光复旧物，臣道周伏地痛哭，内监掖之起，赐御诗一章，恭和原韵呈进上慰宸衷》中吟道^①：

丑夷寇掠几时休？扰害民生二十秋。
岂有残山容立马？更无剩水荡扁舟。
君臣立志卑南宋，文武齐心剿北酋。
人定胜天天降鉴，乾坤万里克时收。

时又有五律《陛见后，门下士毛生来见作诗示之》^②：

出山辞鹤侣，轩冕奉新君。
幸有八闽地，绵延三百春。
有怀唯国难，图报在今辰。
急务谁先著？尊皇庇万民。

这两首诗流露出黄道周对隆武帝的信心，也表现了黄道周立志光复中原的悲切之情。此期，黄道周代隆武帝草拟了至少 32 件书信诏谕制造之类的行政文件。同时，黄道周还写了大量私人信件，如给方孔炤的信，就希望方以智前来加入隆武政权，共襄恢复大业。所有这些信件，黄道周都把隆武帝描写得非常完美，生活俭朴而又有雄才大略，认为隆武帝和汉光武帝很多地方极为相似。黄道周这时热情高涨，希望把所有可以调动的力量都动员凝聚起来，一致抗清。

^① 吕留良：《黄石斋未刻稿》，见郑振铎辑《玄览堂丛书》续集，国立中央图书馆 1947 年版。

^② 同上。



与郑芝龙激烈冲突。然而现实是残酷的，黄道周的一腔热情却碰到了郑芝龙这块冰铁。大海盗出身的郑芝龙根本就无意于北伐抗清，他把唐王招来，只是想自抬身价，什么民族大义，在他眼里只有个人的名利和势力。黄道周力主匡复，想行使首辅职权，但为心怀异志、拥兵自重、攘权专政的郑芝龙集团所掣肘，遂使“文武不和”，以“朝宴争班”及某诸生上疏攻击“道周迂腐”等形式，使黄、郑冲突公开化^①。黄道周这时心情沉重而凄凉，他在七律诗《示路阁部》^②中吟道：

一

东西南北路迷离，窈窕佳人未可期。
荒草寒云横古渡，夕阳归鸟绕疏枝。
百年心事随流水，四顾低徊怆后时。
举首问天天不答，长歌去去欲何之？

二

茫茫宇宙一浮沤，万里新秋绕郡楼。
远远砧声和野哭，霏霏月色愈添愁。
十年多难离乡恨，百炼刚肠绕指柔。
底事不堪回首说，风风雨雨满皇州。

决意北伐。黄道周见恢复无望，遂自请招募弟子、乡亲赴闽浙赣边界防御清军。但又遭郑芝龙一伙的百般阻挠。悲愤之下，黄道周多次恳求辞职还乡，据《郑谱》记载：

七月朔，奉唐王即天子位，改元隆武。当是之时，朝廷草次，兵食大事，俱仰给郑芝龙，隆武虽拥空名，实为寄生，独倚先生为重。先生知事不可为，再陛见，相对泣下，辄请行

① 侯真平：《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页。

② 吕留良辑《黄石斋未刻稿》，见郑振铎辑《玄览堂丛书》续集，国立中央图书馆1947年版。



边。翌日朝宴，又与芝龙争执朝班，上疏乞归。隆武慰留再三。先生又见芝龙日为不轨，复请行边。

辞职不成，黄道周遂决意出师北伐，这出于多方面的考虑，一方面黄道周想趁清军在江浙立足未稳之际主动反击，人心易于鼓动；另一方面郑芝龙千方百计想攻击、陷害黄道周，据清人李光地的说法：

郑芝龙在明朝后，不过好献与本朝，图官大耳。黄石斋为宰相，何玄子为总宪，芝龙加官保，班在诸臣上。至其壻，以都督亦在东班诸臣上。何纠仪拉至西班，渠曰：“吾勋臣也！”何曰：“汝勋安在？”果拉之西班。芝龙大不平。何知不可为，上章辞归。帝留之，郑曰：“何用此等人！”遂放归。伏甲于路，何肩舆至，突出露刃，舆夫惊呼。何出谓贼曰：“知君所欲得者，吾头耳，毋及他人！”伸颈命取之，众目眦眦许时，曰：“好一个都院，且取若耳可矣。”割耳而去，以已杀报芝龙。隆武闻玄子被盗杀，哭几日。当时人作一对曰：“都院无耳方得活，皇帝有口只是啼！”石斋曰：“吾死在明处，何用为贼臣杀乎！”遂请命出关征剿。^①

何玄子即何楷，为黄道周好友。郑芝龙敢对何楷下毒手，明显是在威吓黄道周。为了摆脱郑芝龙的牵制，为了早日实现光复中原的雄心壮志，黄道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北伐之路。

赤手空拳扁担兵。七月二十二日，黄道周出师北伐，隆武帝虽加封黄道周的官衔为“钦命招征直省、便宜联络恢复南京江北等处地方少保，兼太子太师、吏兵二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但朝政大权全在郑芝龙手里，他根本不愿意看到黄道周能成功，巴不得黄道周早点去送死，所以朝廷几乎没有给黄道周任何军队和粮草。黄道周就这样赤手空拳出发了，一边赶路，一边靠着自己的声望和民族大义号召亲友、门生协助招募乡亲从征。沿途许多村

^①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70页。



民听到道周出师抗清，纷纷“荷鋤从之”。他们没有武器，就拿着农具、木棍，参加队伍，时有所谓“扁担兵”之记载^①。

取易数64卦384爻，每营384人。八月三日，黄道周一行抵达延平。在延平滞留五天，募得秀才陈雄飞、应士瑛、王加封、仲成治等义士384人，编为第1营。同时又派人前往江西建昌（治今南城县）和浙东，劝说益王朱由本和方国安来附。五日，作《与献汝书》，动员倪元璐子侄召募义士前来投军。七日，抵建安，募得高天荣、应天祥等义士384人，编为第2营。此时，两营操演1次。十八日，抵建阳。鉴于南昌金声桓降清，马士英据浙东，又因十一日江西广信（今上饶市）知府解立敬等人建议，而取消东出浙西或西道赣中的设想，代之以从中路出广信，经婺源（今属江西）、徽州（今属安徽）的进军路线。此前，凡发敕令七八道，书信30余封，联络各地友人或其他明朝遗臣效力于隆武朝。在建安和建阳期间，闽南部分义士近2000人，分别由弟子魏渠斌、刘淳、张天维、商应椿、商为霖、蔡春溶、蔡春澧、张瑞钟、洪京榜、赖继谨、黄子渊、黄子静、黄堡等人召募并率领，陆续抵达，编成5个营，每营384人。其中，洪京榜、赖继谨所率1个营作为中军。连同延平、建安义士，此时全军凡8营约3100人。因闽南义士不习闽北湿热的水土，病倒不少，所以全军稍滞建阳以事休整。在建阳时，义师进行了第2次操演。有意思的是黄道周行军打仗、编营布阵也按易象数来规划，在于八月底所写《恭报出关日期略陈军实情形疏》中黄道周说：“盖臣所治营法，以三百八十四名为度，因而两之，七百六十八名。凡在建安、建阳两次操演，画阵成图，指爻按象，一士一卒无所逃，固非复昔之空冒滥竽比也。”^②

奔赴前线。九月十日，黄道周率义师抵达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在崇安又新增曹璋、莆田秀才林尧佐、闽南子弟、省外义

① 邵廷案《东南纪事·黄道周传》说：“芝龙不与一卒，道周亲书告身奖语号召，得百余人，径杉关，众至万人，田夫荷鋤从之，曰扁担兵。”清李天根《燭火录》也说：“帝命郑芝龙助之资，不应。自办一月粮以行，帝惟给空扎百函为行资而已。有僧军荷鋤棘荆随道周后，名曰扁担兵。”

② 《恭报出关日期略陈军实情形疏》，《黄漳浦集》卷五。



士等4个营，使义师增至12营约4416人。十六日，先遣陈雄飞等延平1营，应天祥等建安1营，以及弟子魏渠斌、刘淳、张天维、商应椿、蔡春溶、张瑞钟等率领的漳州4营，凡6营约2304人，出崇安分水关（闽赣交界处）入广信（今江西上饶）。这时出现了种种不利情形，在郑芝龙的牵制下，朝廷无力给黄道周接济，四千多义士吃饭穿衣全靠黄道周四处“化缘”。黄道周先前对民众抗清的觉悟和积极性也估计得太高了，他以为义师一出，可以一呼百应、群起云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事实上民众于民族大义已非常麻木，很多乡绅富商也极其吝啬，残酷的现实让黄道周大失所望。而这时朝廷内部对要不要出关抗清意见不一，又传言将要另派将领替换黄道周，这些又都大大动摇了军心。黄道周综合考虑了各种后果，最后还是决定全部出关，奔赴抗清第一线。九月二十五日，不待复旨，黄道周毅然率中军2营和后军2营也循分水关入广信（江西上饶）。

布王道，宣大义，讲学明伦堂。十月一日，黄道周率义师进抵广信（江西上饶），据报徽州已于九月二十三日沦陷，黄道周即遣将扼守在距徽州不到百里的马铃岭（今浙江开化县西北）。因兵荒马乱，这时的广信一片荒芜，很多老百姓都躲到山林避难。为安抚民心，取信百姓，黄道周下令行养老之政，凡七十以上的老者，皆馈以金帛酒肉，又修缮学校，讲学于明伦堂，宣讲民族大义。于是当地乡绅百姓才渐渐各居其业，乐意捐助军需，这样几千人的军队才有了一定的后勤保障。附近不少秀才壮丁受到鼓舞也自愿加入义师，加上倪元璐的遗孤倪会鼎、倪会覃以及侄儿倪会绍携家丁从浙东应召前来投军，与浙江金华监生郑守书所率义士600余人合编为2个营。此时还有浙江常山吕继望、陆洪基所募义士，编为1个营；上饶秀才郑祚远所募义士400余人，与上饶官生郑大伦及乡绅御史詹兆恒、秀才俞墨华所部，合编为2个营。迄此，道周麾下兵力凡17营约6840人。^①

^① 参见侯真平《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下册），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5页。



军中占卦。九月初九日，黄道周兵分三路分别向抚州、婺源、休宁开进。出婺源一军，有牛头岭之捷，颇有斩获。据《洪谱》记载在战斗之前黄道周对他的军事布置有些忧虑，就占了两卦：

时久阴积雨，参将黄奇寿、监纪许应梦等，冒雨从八都至牛头岭下。雨稍霁，传有骑千余至，许应梦等据河为守，黄奇寿尽锐过河，遇百余人，凶丑特甚，持铁骨朵，格斗良久。奇寿师且却，许应梦、黄家徵等全营驰至，两营合堵，掩杀四十一人，夺获大旗、金印，马三匹，器械四十具，帽甲三十件。子一一验视，复列外庭，与众同观。当初，令两路分进，子心忧之，以《大易》筮得《大畜》之六五^①，又以《焦易》筮得《小过》之体卦曰：“初虽惊惶，后反无伤。”既而破敌，于是子疏请优奖，以为将士劝。

诸军失利，深自痛责。十月中下旬至十二月初，诸路军相继失利，损失惨重。黄道周深自痛责，在向隆武帝汇报军情时说：

伤哉！迩年用兵以来，肯用命毙于锋镝，以寡搏众之死，靡他，惟诸将士耳。臣非有厚糈重禄使诸子弟捐躯图报，而执笔以鞭其后，臣实不仁且均一，冬至前后数日，而陈雄飞之师限于白礮，李瑛之师衅于九都，陈学鹏之师挫于瑞洪，臣之调度无能亦可见矣。儒生守儒，终无武人之贞。又岁月趣人，物力已绌，蜉蝣审视，虽跳不远。乞早正李瑛、陈雄飞、应天祥之罪，以谢死者，并早正臣之罪以谢三弁！

而此时清朝方面的主力军正四面八方压境而来，黄道周感动空前的无助，在上《孤军莫救危疆难支疏》中恳求援助说：

臣少而学道，于物无竞，于人寡怨，以国家安危绝续所系，

① 《大畜》六五爻说“豶豕之牙，吉”，小象辞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冒昧出言，万死一生，卒未尝一指设阱之人，一发权奸之忿。即有乡里小人，市朝挞臣手足，加臣十数年，未尝一挂齿颊也。今直以出师之故，为异志之所排揆，寡识之人群起而和之，千端百出以阻其成，傍勾曲引以幸其败。当前月十四五间，稍有斩获，方约结诸义士云集响应，以抵休、婺之间，而貔虎乱群复乘其后，鬼域含沙以射其影。先者蹈沟，继者为藉，凡循规守律之事俱归之人，攘臂暴戾之风俱归之此。以阁部之劄亦曰伪劄，以阁部之官亦曰伪官。或叩关门，数日不达，饥疲之众，宁死中野。呜呼，臣何所营而坐困于此哉！

今敌之来者日以压境，众之附者日以携志，蠢冥何知，惟利是视。贪生怖死，则前后异致。

今事势甚急，可亟命方国安以一万之众从严州出老竹岭，直捣徽州，乘其西驰，可以破敌。即不然亦可以解信州之危，成牵制之功。臣朝夕祷恩，就死山丘，衔结无极。为此具本，哀恳以闻。

婺源被俘。但是援军迟迟不至，绝望中的黄道周不愿退缩，决定孤注一掷。十二月六日，黄道周亲率中军2个营768人，以及乐平、德兴2县将士1000余人，携3日粮，北征婺源。至童家坊，又听说乐平失陷，而弋阳、铅山、贵溪等地所募2000余义勇也没有到来。于是，黄道周不顾广信守将和乡绅的劝阻，率师一往直前。二十四日，自新建抵婺源壹都明堂里（距婺源十里）而阵。这天晚上，黄道周以所携招征印和隆武帝所赐“良弼印”，以及著述如《易筮命》、《诗晷正》、《春秋表正》等托付中书舍人陈骏音，令持返故乡。二十五日晨，遭清朝提督徽宁池太总兵张天禄部四路合击，黄道周临危不惧，策马直前，指挥若定。兵溃之际，黄道周独率中军不退，从容被俘。同时被俘的还有兵部职方郎赵士超，中书舍人赖继谨、蔡春溶，通判毛玉洁，以及游击朱家第、许成，千总李成，守备王守礼等将领100余人。阵亡将士1000余人。

徽州绝食。隆武二年丙戌（1646），62岁。这年正月三日黄道周被押离婺源，六日达到徽州。在徽州停留了10来天。十五日为



元宵节，黄道周看到徽州像往常一样到处都是热闹的灯戏和庙会，很多老百姓毫无亡国的伤痛与耻辱，这让黄道周很寒心。他明知送死，但还是义无反顾地赴汤蹈火，就是希望自己的大无畏之死能够激起民众的气节、义勇与斗志，然而眼前的现实再一次让他清醒而苦痛地看到民众的麻木。面对即将的死亡，他从容而平淡。但民众的麻木深深地刺痛了黄道周的内心，他再一次拒绝任何食物，不愿再看到这样无情无义的世界。十七日，离徽州，押往南京。二十一日稍前，抵南京。

南京囚中，从容赋诗。正月二十五日，接受审问后，黄道周被囚在尚膳监，赵士超、赖继谨、蔡春溶、毛玉洁等四义士另囚他处。绝食中的黄道周在囚牢中作了大量诗作，面对国破山河，这些诗作虽然有几分悲凉，但在死亡面前，黄道周更多的是坦然、从容与平静。他在七律《拼得》中说：

与君夜漏点空花，自是在家得出家。
道法著心均有碍，精魂非汝更何涯。
不将剑佩装山鬼，无复丹铅养道芽。
平淡看人生死外，等闲暮紫与朝霞。^①

又在《拼不得》中说：

剑气芒鞋未纵横，石头猿鸟共听明。
月将半满看魂魄，潮向盈虚论死生。
一字凿空千古误，匹夫独往百神惊。
移游顾盼无成业，枉与烟波叙不平。^②

黄道周一生钟情山水，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遂作五绝长篇《告辞十八翁》72章，对生平所游历的名山胜迹一一告别，他在

① 《黄漳浦集》卷四十七。

② 同上。



《告辞十八翁自序》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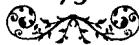
丙戌就俘以来，谊在必死，未了诸缘，无所复忆。所忆者惟《春秋表正》、《诗晷正》二书未就，及未登嵩室、陟华岳之颠耳。《春秋表正》为少时旧书，坠明堂里，想已废于兵燹，无复能读之者。尝属陈无涯兄弟裁其大略，不知能竟之否？《诗晷正》必须吾自草无复能传其意者。如嵩华二岳，欲以黄冠丐此了愿。先年当遗戍辰州，乞多千里，移去潼关，为林让、庵铨部所尼，不知今竟能得之乎？垂老得此，坐华颠，卧王屋，执笔以事《诗》《春秋》，虽礼北斗，受玉虹，不为过矣。生平所历黄山、白岳、匡庐、九华、浮丘、龙首、穹窿、玄墓、洞庭、三茅、天目、径山、西陵、宛委、天台、雁荡、罗浮、怀玉一十八翁要当一一谢之。生死千秋，未必再晤，风雷楮黑，载其精神，亦使众山闻之，谓吾不薄也。^①

从中可以看出黄道周作为文学家、艺术家的洒脱与雅趣。同时，我们也了解到黄道周就义前所牵挂的两部著作——《春秋表正》和《诗晷正》。黄道周在《三易洞玑》和《易象正》中初步用易象数来阐发《春秋》和《诗经》的大义，从上面的记述来看，黄道周以易象数解《春秋》和《诗经》的思想最系统的阐发当在《春秋表正》^②和《诗晷正》中。

二月九日为黄道周 62 岁生日，回顾一生又作了《后死吟》、《蒿里》等诗作。自去年出师以来，黄道周共作诗 311 章，总名《石斋逸诗》。《洪谱》说：“二月九日，又为子诞辰，乃作《蒿

① 《黄漳浦集》卷四十八。

② 黄道周隆武元年抗清时在《与洪尊光书》中说：“数日从军旅中来，见新学乃得开眸也。从二经精之，圣人天道，堂室若构，十七元起辛未是《表正》之本，兄遂坐而致之。昨《表记》末尚未说出，今坦然尽矣。日轨月轨，阳节阴节，俱从此出，世间只有此真正学问，不然虚度一生也。其分秒便是损益进退、三限五际、三垣九野之所出人，登云汉而望星辰，犹涉海之观岛屿耳。道周顿首。”从此信来看，洪尊光当对《春秋表正》一书很了解。所云“阳节阴节”“日轨月轨”，《三易洞玑》的《贞图纬上》和《贞图纬中》也有所讨论。



里》10章以自弔。又有《癡絕》8章、《思在黃海》6章。自識云：‘防風雖倒，猶留一節，以問尼父。’自是潦倒余生，不能執筆也。”

怒斥洪承疇無耻。清人人關以後，對中原有節氣、有名望的知識分子非常重視，千方百計拉攏士人爲其所用。像黃道周這樣的名儒重臣，清政府更是很看重。黃道周被俘後，清人對黃道周各方面照顧備至，使盡各種手段試圖勸降黃道周。洪思《黃子傳》說：“時統兵大帥日夜遣客往，勸降良切，故獨寬其桎梏，加以禮貌，使得从容賦詩作字圍棋如平時，如是者三閱月，而先生卒不奪也。”明清之際很多史籍都記載了黃道周如何義正嚴詞拒絕清人的種種勸降，而其中流傳最廣的莫過於黃道周怒罵洪承疇一節。據錢澄之《所知錄》載：“公到南京，清督洪承疇以同鄉誼，使人致意，公罵曰：‘承疇死久矣，松山之敗，先帝痛其死，賜祭九壇，親自哭臨，備極恤典，焉得尚存此無籍小人冒名耳！’遂被囚系。”^①清劉獻廷《廣陽雜記》載有黃道周諷刺洪承疇的一副絕妙對聯：“黃石齋先生被執，拘禁中，洪承疇往視之，先生閉目不視。洪既出，先生舉筆疾書一聯曰：‘史筆流芳，雖未成名終可法；洪恩浩蕩，不得報國反成仇。’蓋‘成仇’與‘承疇’同音也。”^②勸降不成，洪承疇也弄了一鼻子灰，清廷最後決定殺黃道周。

蹈仁不死。二月中旬至三月中旬之間，黃道周慷慨就義。黃道周的書法在當時已負盛名，但很少人知道黃道周也善畫。臨難前，黃道周作了兩大幅水墨畫，長松怪石，極其磊落。就義前，在門生蔡春溶和賴繼謹給家人的訣別信上，黃道周各書十六大字“蹈仁不死，履險若夷。有殞自天，舍命不渝”和“綱常萬古，性命千秋。天地知我，家人勿憂”。關於黃道周就義前后的具體情景，很多史籍有各種記述，雖細節多有出入，但大都極力刻畫黃道周死之壯烈！清人李光地記述說：

① 錢秉鐸：《所知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35頁。

② 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二，中華書局1957年版，第59頁。



顷之，石斋乘小车出，七人从，中途，石斋返顾后车，七人者皆无人色，石斋笑曰：“怖乎？毋庸。忍一刻即千秋矣。”七人皆应曰：“然。”比至西华门^①，石斋忽坠车下。一指挥趋进掖之，且慰曰：“毋恐。”石斋瞋目叱之曰：“是何言欤！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此地为輶路所经，吾不可以乘而过，因绝食足弱，下而致仆，吾何恐哉！”指挥愕然易容，因跪曰：“此地万人瞻仰，公又困惫，即就大事可乎？”石斋四顾曰：“善。”遂命布席。南向拜讫，一老仆请以数字贻家，石斋踌躇曰：“无可言者。”固请，乃裂衣襟，啮指血，书曰：“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七人者亦血书一幅，云：“师存与存，师亡与亡。”石斋体故昂藏，立而受刑，又义风凛凛，行刑者手栗，刃下不殊。行刑者大恚，急跪曰：“公坐。”石斋颈已中刃，血淋漓，犹颌之，曰：“可。”乃坐而受刑焉。^②

一代完人，从祀孔庙。黄道周虽抗清而死，但在清政权稳定之后，反而对曾经抵抗过他们的忠义之士予以表扬。乾隆在其即位的第四十一年下令对黄道周、刘宗周等有气节的明末大儒予以高度肯定，褒扬刘宗周、黄道周不愧为“一代完人”，乾隆说：“若刘宗周、黄道周，立朝守正，风节凛然，其奏议慷慨，极言忠莛，溢于简牍，卒之，以身殉国，不愧一代完人。”^③乾隆四十四年又给黄道周封谥号为“忠端”，乾隆说：“督师少傅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黄道周，漳浦人，学行推重于天下。崇祯中劾杨嗣昌、陈新甲、方一藻，召对平台，反覆抗论，坐谪戍。南都亡，往见唐王，请募兵江西，得义旅九千余人，出徽州，遇大兵，战败被执，至江宁不屈死之。见《明史》及辑览。黄道周硕学清操，

① “西华门”，《明史》作“东华门”。东华门距明孝陵较近。

②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二十二，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04页。

③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谕文》，《黄漳浦集》卷首。



孤忠亮节，克全儒行，无愧贞臣，今谥忠端。”^①道光五年，礼部又上文以黄道周从祀孔庙，奏议中说：“至其生平，讲学浙闽，以格致为宗，而归宿于至善，与刘宗周之以诚意为宗，而归本于慎独、学术，洵为相等。虽其讲《易》，兼明象数，亦犹邵子先天之学，可与程子《易传》专言义理者并行，实与圣经有裨，足为后学师承。是其亮节孤忠，早树楷模于史册，正谊明道，复标圭臬于儒林，应如该督等所奏，准其从祀文庙东庑，在明臣罗钦顺之次，以崇儒术，以阐幽光。”^②

最后，我们以清代学者蔡世远对黄道周一生的概括结束对其生平与思想的叙述：

道周学贯天人，行本忠孝，入则言朝，出则守墓，讲学著书，清修自饬，金陵一节，堪为殿后矣。古今名人志士，传者何限，要如文章、道学、经济、气节，大都微有专属。道周负其聪明气岸，直欲兼之。古文不循史汉八家，诗歌不步汉魏唐宋，而博奥黝深，雕镂古健，风骨成一家矣。论学宗旨，于程朱精微未能洞彻，要非可以博杂讥之。天文历数，推验无差，几与康节、季通相伯仲。他若论列人才，敷陈军国大政，其吕献可、李伯纪之流欤？晚乃自收成局以文信国终焉。呜呼！可不谓奇人完人者乎？！^③

① 《御制题胜朝殉节诸臣录序》，《黄漳浦集》卷首。

② 《道光五年二月十六日礼部谨奏为遵旨议奏事》，《黄漳浦集》卷首。

③ 《黄道周传》，《二希堂文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



第二章

三易思想

“三易”一词源于《周礼·春官》：“太仆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但是《周礼》，包括所有先秦文献都没有关于三易具体内容及其思想特征的说明。两汉以来不断有人对“三易”作出种种解释，也不断有所谓的“三易”文献的出现和记载。就《四库全书》来看，易学史上专论“三易”，并以“三易”为书名的易学著述至少有两部，一是南宋朱元升的《三易备遗》，二是明末黄道周的《三易洞玑》。朱元升的“三易”说在形式上还是延续了《周礼》所载《连山》、《归藏》、《周易》的三易说法，而黄道周的三易说则和《周礼》差别很大。黄道周的三易指伏羲易、文王易、孔子易，不谈《连山》、《归藏》。班固在《前汉书》中曾用“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来概说易学的源流，韦昭注“三圣”为伏羲、文王、孔子，孟康注“三古”为伏羲上古、文王中古、孔子下古^①。这样，黄道周的三易在形式上和班固、韦昭、孟康的说法接近。

《三易洞玑》共十六卷，约成书于崇祯二年（1629，45岁），前后历时十余年。该书收入《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四库提要》介绍该书说：

是编盖约天文历数归之于易。其曰三易者，谓伏羲之易、

^① 《前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4页。



文王之易、孔子之易也；曰洞玑者，玑衡乃测天之器，谓以易测天，毫忽不爽也。一卷、二卷、三卷为《宓图经纬》上中下，即陈、邵所传之先天图。四卷、五卷、六卷为《文图经纬》上中下，即《周易》上下经次序。七卷、八卷、九卷为《孔图经纬》上中下，即《说卦传》“出〈震〉齐〈巽〉”之方位。十卷、十一卷、十二卷为《杂图经纬》上中下，则《杂卦传》之义。十三卷为《余图经纬》，则因《周官》太卜而及于占梦之六梦、眡祲之十辉以及后世奇门太乙之术。十四卷、十五卷、十六卷为《贞图经纬》上中下，与《杂图》相准，有衡、有倚、有环，衡者平也，倚者立也，环者图也。

《四库提要》的概括基本上反映了《三易洞玑》的主要内容。该书后七卷《杂图经纬》、《余图经纬》、《贞图经纬》牵涉历史推步的问题，将放在第四章历史推步部分与《易象正》一并讨论。本章集中讨论《三易洞玑》前九卷的三易思想。

《四库提要》评价《三易洞玑》说：

故是书之作，意欲网罗古今，囊括三才，尽入其中。虽其失者，时时流于襍祥，入于驳杂。然《易》道广大，不泥于数，不滞于一端，而亦不遗于一端，纵横推之，各有其理。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序云：“郑多参天象，王全释人事。”天道难明，人事易习。《易》之为道，岂偏滞于天人哉？故道周此书，乍观似属创获，然郑康成解《随》之初九云“《震》为大涂，又为日门，当春分阴阳之所交”，此道周言岁气之所本也，故云“晷益则日损，晷损则日益”。康成解《比》之初六云“有孚盈缶，爻辰在未上，值东井。井之水，人所汲，故用缶”，此道周言星名之所本也，故云“《坤》为箕，《复》为尾^①，斗之翥舌则为《噬嗑》，牛之任重致远则为《随》”。

① 从《三易洞玑·宓图经纬》上看，当是“《坤》为尾，《复》为箕”，本章第一节会再作讨论。



卦气值日，始于京房，充之则为元会之运。推策定历，详于一行，衍之则为章蔀之纪。推其源流，各有端绪。

以历解《易》是易学的一个流派，在汉代曾一度很盛行，京房、郑玄等都曾借助天文历法来解《易》。邵雍《皇极经世》元会运世以十二、三十反复相乘的象数思想也源自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天的日月运行规律。在中国天文历算史上，有好几部著名历法，如刘歆的《三统历》、刘洪的《乾象历》、僧一行的《大衍历》等也都不同程度地用到易象数来推演历法。诚如《四库》所论，黄道周《三易洞玑》确实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但是我们下面在具体展开中会看到，黄道周的《三易洞玑》和京房、郑玄、僧一行、邵雍的思想有很大的差别。《三易洞玑》最大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历解《易》、《易》历相融，所以《四库》用“以易测天”来把握《三易洞玑》的精神主旨还是很到位的。

庄子说“易以道阴阳”^①，魏伯阳说“日月为易”^②，《系辞上》也说“阴阳之义配日月”、“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因此，说“易”就离不开阴阳，说阴阳就离不开日月，日月是现象界最大的阴阳，而日月运行及其规律正是天文历法中最主要的内容，所以《易》和天文历法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与《易》密切相关的还有乐律，在中国文化体系里，《易》、历、律是相互关联的，都根于阴阳，也因此在中国史书里，律历志是通常放在一起讨论的，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也同样是根于阴阳这个古老的命题，中国的医学和易学在历史上也产生了密切的关联，又出现了以《易》解医的流派。天文历法、律吕、中医等是《三易洞玑》涉及最多的知识领域，其他如地理堪舆、占梦望气等也有不同程度的涉及，诚如《四库提要》所说“是书之作，意欲网罗古今，囊括三才，尽入其中”。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所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上》）。在传统文化中，易学

① 《庄子·天下篇》。

② 《周易参同契·乾坤设位章第二》。



几乎和任何一门知识领域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关联，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易学是中国根本之哲学。易学和中国自然科学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可以转化成现代意义上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众所周知，哲学既要探讨人文之道也要研究自然之理。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易学即是人文的是自然的。易学中的义理派偏重人文之道，而象数派则偏重自然之道。所以，象数易学要研究天文历法、律吕、中医、堪舆等领域的知识既是正常的，也是必需的。但是，在易学和自然科学具体结合过程中，若生搬硬套，往往会给人牵强附会之感，应该说黄道周的《三易洞玑》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这种不恰当的比附和比拟。可是我们也不应该因噎废食，对《三易洞玑》不加研究地全部否定。“神无方而易无体”，易是对宇宙和人生整体根本之道的模拟，易学是宇宙观，是人生观，也是一种积极的思维方式。易学研究不应局限于人文领域，也应延伸到自然科学领域，就是说既要有人文易也要有科学易^①。人文和自然是整体之道，不可割裂，而整体性思维无疑是易学和易道最根本的特征之一。融会人文与自然，贯通义理与象数，是现代易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易学和中国文化如何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至今仍是一个很沉重的课题，这也是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所绕不开的一个问题。《三易洞玑》通过易象数的方式来积极探索宇宙和生命的内在规律，无论如何，这种精神都是可取的。

在《三易洞玑》卷前略例中“观三易要引”七点，从中可见黄道周独特的思想旨趣：

凡观是书，须先明三五，略览七精九衡之动，然后开《易》，依其纬序，作十三图，求其经说。

凡观是书，须备集坟典，自经传史籍杂纬而下，别其讹误，然后引经，原要始终，以圣为法。

^① 关于“人文易”与“科学易”的讨论可参阅萧蓬父《人文易与民族魂》，《周易研究》1991年第4期；赵定理《科学易》，《周易研究》1988年第2期。



凡观是书，须笃信周孔，知自端符而后，微言俱绝，不食不寝，仰思待旦，然后寻味知所入首。

凡观是书，须弘纳前哲，知甘、石、平、閔、焦、京、寻、牵、雄、衡、马、郑、宣、洪、管、郭，皆合经之一体，然后渐次以领道趣。

凡观是书，须进弃俗学，知东汉称道不及前汉，宋不如唐，唐不如晋。遁甲奇门、六壬太乙，诸俱倖妄，为城旦书，然后专翕，渐解妙言。

凡观是书，须先除我见，尽千百帙，不存一字。唯仰九环虚空交会，作百世史，然后开卷，夜见文字。

凡观是书，须洗心研虑，以敬静为本，履仁蹈义，进绝嗜欲，不求世人名誉，然后可固聪明，损益百世。

以下将具体讨论《三易洞玑》前九卷《宓图经纬》、《文图经纬》、《孔图经纬》的主要内容。每卷开篇的文字论述为“经”，每卷“经”后都有六十四卦或七十二卦图表，而且这些图表往往还穿插着星象、日月盈缩、律吕、中医五运六气、经络、山水地理等，这些图表则称为“纬”。由于第五章会集中讨论到黄道周论《易》、律、历相互关联的问题，本章对这些问题不作过多的引申发挥，而是集中于把《三易洞玑》三易思想的主要内容与思想呈现出来。本章的最后则是通过对易学史上三易说的回顾来进一步认识黄道周的《三易洞玑》三易说的思想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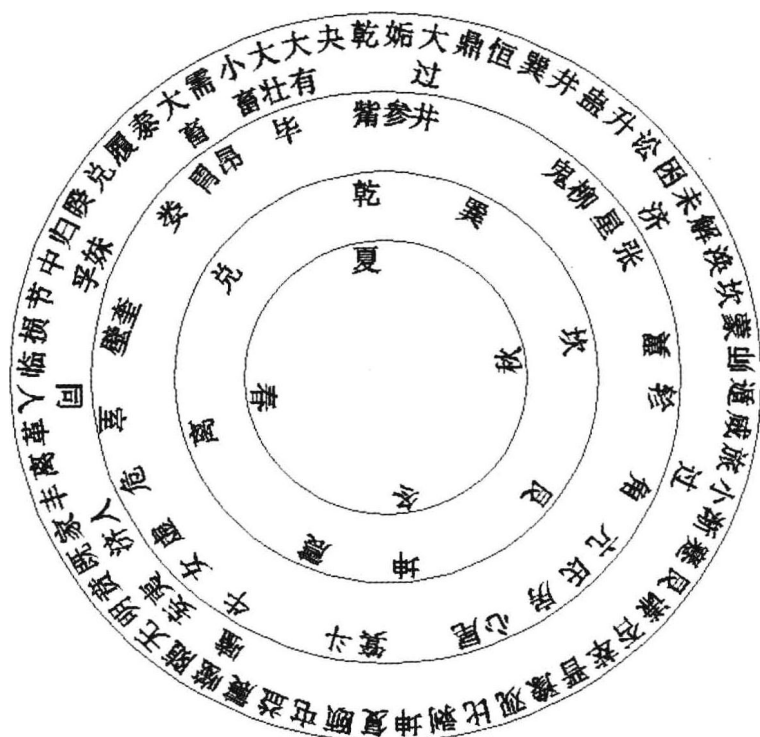
第一节 伏羲易：先天卦序与天文历律

本节讨论《宓图经纬》上中下三卷。“宓”即是伏羲的意思，“经”主要是开篇的文字叙述，“纬”由横图表构成，是对“经”的进一步发挥和图表化解说。《宓图经纬》（以下简称《宓图》）以邵雍先天图为叙述框架，但内容上融会了二十八宿星象、晷影盈缩、律吕损益、岁差地动等知识，企图从易象数的角度对历法和律吕变化的规律作出某种解释和阐发。



一 宓图上：卦象、星象与卦数

在《宓图上》部分，黄道周把先天图六十四卦配到二十八星宿上，周天开始于箕宿配《复》卦，结束于尾宿配《坤》卦。具体说，《复》到《无妄》从箕宿一度到女宿四度，《明夷》到《同人》从女五度到室十三度，《临》到《履》从室十四度到胃五度，《泰》到《乾》从胃六度至参六度，《姤》到《升》从参七度至柳六度，《讼》到《师》从柳七度至翼十三度，《遁》到《谦》从翼十四度到氐一度，《否》到《坤》从氐二度至尾十八度。为了直观起见，现把《宓图纬上》的横图表粗略转化为圆图，其二十八星宿和先天图配合的大致情况可参照如下圆图：



此圆图大致以冬至点从《复》卦箕宿开始由下、而左、而上

逆时针旋转，即以太阳一年周天视运动的星空背景为序。《乾》、《坤》、《坎》、《离》大致都对应于夏至、冬至、秋分、春分。《宓图上》从箕宿开始来配《复》卦、以尾宿为结尾来配《坤》卦，这大概是由于岁差的原因，冬至点到明代已经退行到箕宿的缘故。不过，从黄道周的意思来看，他好像更着眼于银河的走向，他在《宓图上》说：“汉没于箕尾，殷于觜首”、“自尧典以前冬至日轨皆在虚、危。羲炎之时，日宜在危中度。今断以《易·复》始箕者，天道著明，视于云汉。尾在云汉之阴，箕在云汉之阳。尾去极一百二十七度，下距南极五十四度，天道转轂，于是已极，故谓之尾。箕去极一百二十一度，下距南极六十度，天道东行，于是复始，故谓之箕。”尾宿在二十八星宿中最靠近南极，也即最远离北极。尾宿在银河的南面，故为“汉之阴”。所以，黄道周就以尾宿为银河的结尾，而以箕宿为银河的开始^①。在此圆图中，《乾》、《坤》两卦分别在觜宿和尾宿，觜宿为西方白虎之首，尾宿为东方苍龙之尾，所以黄道周在《宓图上》说：“《坤》集于尾，谓之龙尾；《乾》集于觜，谓之虎首。”黄道周的学生陈荃谟对此“《乾》虎头，《坤》龙尾”之说很欣赏，他说：“《乾》集虎首，《坤》集龙尾，由是卦数爻象相推，而万世不斲。”^②

黄道周还试图从星象的配合上来解释一些卦象。《四库提要》认为黄道周的这一思想受到郑玄的影响，《提要》说：“康成解《比》之初六云：‘有孚盈缶，爻辰在未上，值东井。井之水，人所汲，故用缶’。此道周言星名之所本也，故云：《坤》为箕，《复》为尾，斗之翕舌则为《噬嗑》，牛之任重致远则为《随》。”《提要》举了四个卦例来证明黄道周卦象与星象的配合。但是，《提要》认为黄道周以“《坤》为箕，《复》为尾”可以说是错误的。结合《提要》所举“斗之翕舌则为《噬嗑》，牛之任重致远

① 《晋书·天文志》而后一般也都认为：“天汉起东方，经尾、箕之间，谓之汉津。”

② 《榕坛问业》卷十七。陈荃谟，字献可，嘉兴人，著有《皇极图韵》一卷。在天文历数上，能和黄道周进行深入交流的学生不多，在这一点上，陈荃谟是黄道周的得意门生。



则为《随》”，可以确定这是根据《宓图上》来说的。但是在《宓图上》里，黄道周是强调“箕为《复》，《坤》为尾”，而不是《提要》所认为的“《坤》为箕，《复》为尾”，恰恰搞反了。《坤》卦是先天图六十四卦的最后一卦，在黄道周的先天图里恰排在东方七宿的尾宿。箕宿约是当时明代的冬至点所在，是回归年的起点，这和《复》卦的意思相互契合。由于天弁九星位于斗宿的正北方向，在天市垣墙之外的西南方，负责市场贸易的管理和税收等事，石申说，“天弁九星，在天市垣外，天下市官之长也，主市中列肆诸价”^①，所以黄道周认为“先王观《噬嗑》而作市”大概是取象于天弁星的缘故。《随》卦和牛宿意象上很相近，牛性温和随顺，牛宿又有列国、天田等星，所以黄道周认为先王“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大概取象于此。又如《屯》据斗二度到斗六度，黄道周认为“《屯》在汉津，量于斗杓，杓前为建”，而《屯》卦辞说“利建侯”，于是就把斗宿的建星和《屯》卦的“建侯”联想在一起。此外，黄道周还把《井》卦直接放在井宿。可以看出，黄道周虽然和郑玄一样都试图从星象上来对某些卦爻象作出解释，但他们的具体方法并不一样。郑玄星象和卦爻象的结合是通过其爻辰说，即把卦爻和十二地支相配，然后通过十二地支和十二次、二十八星宿作对应^②。而黄道周星象和卦象的配合则不然，其不通过卦爻纳十二地支的方式来和星象相联系，而是直接把六十四卦按一定的方式来排布在周天二十八星宿上。

六十四卦共 384 爻配到 365.25 周天度上，每爻平均得 9511.5/10000 周天度，黄道周这里的日法是取一万，即把一天或一个周天度等分为一万份。但在具体处理上，是有 360 爻各配一个周天度，其他二十四卦的二十四爻只纳 2187/10000 周天度，《宓图经》称此为“纳虚”，这二十爻在“宓图上”的横图表里都有

① 《开元占经》卷六十五“石氏中官占上”，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59 页。

② 郑玄爻辰说具体情况，参考林忠军《周易郑氏学阐微》第五章“明天道的象数思想”，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5 页。



分别注明。这样二十四爻共纳 $52488/10000 = 5.2488$ ，再加上 360 度即约合于周天度 365.25。这二十四卦爻各主二十四方位，在“宓图纬上”横图表里是用传统的八干、十二支和〈乾〉、〈坤〉、〈巽〉、〈艮〉来标示的。

注意《宓图纬上》原文的横图表会看到其在“卦象通变”一栏，每卦的初、四爻，即一卦的内卦初爻和外卦初爻都系有内外卦的卦名和卦数，在其上爻又系有“通”某数。如《复》卦，初爻系有“〈震〉八十”，四爻系有“〈坤〉六十四”，上爻系有“通五千一百二十”，所系〈震〉、〈坤〉很清楚，就是指《复》卦内卦〈震〉和外卦〈坤〉。可是，其卦数是怎么回事，又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原来黄道周是把 5 看做阳爻数的代表，把 4 看做阴爻数的代表。八经卦的卦数就是由 5 和 4 代表的阴阳爻数相乘得来，如〈乾〉卦数就是 $5 \times 5 \times 5$ 得 125，〈坤〉卦数就是 $4 \times 4 \times 4$ 得 64，〈震〉、〈坎〉、〈艮〉都是 $5 \times 4 \times 4$ 得 80，〈巽〉、〈离〉、〈兑〉都是 $4 \times 5 \times 5$ 得 100。六十四重卦的卦数也一样由 5 和 4 相乘得来，也可以由上下卦的卦数直接相乘得来。如六爻《乾》卦由 125×125 得 15625，六爻《坤》卦由 64×64 得 4096，六爻《震》、《坎》、《艮》由 80×80 得 6400，六爻《巽》、《离》、《兑》由 100×100 得 10000。《屯》、《蒙》卦可由〈坎〉、〈震〉 80×80 相乘得 6400，《需》、《讼》由〈坎〉、〈乾〉相乘 80×125 得 10000。其他诸卦都可以此类推，64 卦的总数为 531441^①。所以，在《宓图纬上》的横图表里初爻所系为内卦之数，四爻所系为外卦之数，

① 黄道周的这一思想在其后来的《易象正》中也反复强调，如在《易象正》卷一中说：“阳爻著象，其数一三五七九，五象皆阳也。阴爻著象，其数二四六八，四者皆阴也。三阳之爻，以五象各自相经，得百二十五（ $5 \times 5 \times 5 = 125$ ），再乘三阳之爻，得万五千六百二十五（ $125 \times 125 = 15625$ ），故《乾》卦得数万五千六百二十五。三阴之爻以四象各自相经，得六十四（ $4 \times 4 \times 4 = 64$ ），再乘三阴之爻，得四千九十六（ 64×64 ），故坤卦得数千九十六。推之六十四卦，内外相乘，六阳之卦得数万有五千六百二十五，六阴之卦得数千九十六。一阳五阴之卦，五千一百二十（ $5 \times 4 \times 4 \times 4 \times 4 \times 4$ ）。一阴五阳之卦，万二千五百（ $4 \times 5 \times 5 \times 5 \times 5 \times 5$ ）。二阳四阴之卦，六千四百（ $5 \times 5 \times 4 \times 4 \times 4 \times 4$ ）。二阴四阳之卦得数一万（ $4 \times 4 \times 5 \times 5 \times 5 \times 5$ ）。三阳三阴之卦，各得八千（ $5 \times 5 \times 5 \times 4 \times 4 \times 4$ ）。”



上爻所系为上下卦相乘之数，即六爻卦的卦数。在《宓图纬上》的横图表里还有“爻象通占”一栏，不但具体列出了卦爻所值星度，还列出了每度所在星的距极度，以及该星象的占变。如《复》六二值箕宿二度，下注有“杵三星距极百三十八，客星撼杵，天下闭口”；《睽》九二值娄一度，下注有“娄三星中距极七十五半是为苑牧，亦主欢乐，日月相薄，内乱乃作”；《小畜》六四值昴十度，下注有“天街二星南距极七十一，天街有客，远夷就列”等，这些受到传统星占学的影响很深。

黄道周在《三易洞玑》略例中概括《宓图上》的思想主旨说：“肇本先天，上元始箕。卦周三乘，与象相丽。斗井箕参，为《姤》《复》次。数生以九，象生以三。三九相乘，以别度始。一侯余分七百二十有九，三侯之余二千一百八十有七，岁余五万二千四百八十有八（ 729×72 ）。去其卦数，以命岁余。故岁日相得，象数不齟，为万岁历，行之五十三万一千四百四十一岁（ $81 \times 81 \times 81$ ），七精还始，与天无弊。”

二 宓图中：卦度、表晷与律吕

这部分主要讨论六十四卦和一个回归年晷影的盈缩，以及和十二律吕的长短变化的配合问题。不过，黄道周这里六十四卦的卦序和《宓图上》的卦序并不一致，也就是说和邵雍先天图六十四卦不一致。《宓图中》卦序上经三十二卦的内卦的顺序分别是〈震〉、〈坎〉、〈艮〉、〈乾〉，外卦的顺序是〈巽〉、〈离〉、〈兑〉、〈坤〉、〈艮〉、〈坎〉、〈震〉、〈乾〉。内卦〈震〉和外八卦分别配出：《益》、《噬嗑》、《随》、《复》、《颐》、《屯》、《震》、《无妄》八卦。内卦〈坎〉、〈艮〉、〈乾〉和外卦的配法类此。这样《益》卦和《乾》卦就成为上经三十二卦的首卦和末卦。下经三十二卦的下体卦顺序依次为〈兑〉、〈离〉、〈巽〉、〈坤〉，上体卦分别为〈艮〉、〈坎〉、〈震〉、〈乾〉、〈巽〉、〈离〉、〈兑〉、〈坤〉，这样下体〈兑〉卦和外八卦就可以分别配出《损》、《节》、《归妹》、《履》、《中孚》、《睽》、《兑》、《临》八卦，《损》卦和《坤》卦就成为下经三十二卦的首卦和末卦。这样，《宓图中》整个六十四



卦就是起于《益》卦而终于《坤》卦。

“宓图中”上经三十二卦，图示如下：

上经三 十二卦	上卦	巽	离	兑	坤	艮	坎	震	乾
	下卦	震		坎		艮		乾	

“宓图中”下经三十二卦，图示如下：

下经三 十二卦	上卦	艮	坎	震	乾	巽	离	兑	坤
	下卦	兑		离		巽		坤	

《宓图中》六十四卦横图表可粗略转化为如下圆图：



黄道周在《宓图中》总结此种序卦法的规则说：“阳轨长男御于内，则长女从〈坤〉御于外。阴轨季女御于内，则季男从〈乾〉御于外，贞悔刚柔之等也。”可是，这种序卦法为什么也能称为宓图伏羲易呢？二者有什么内在联系呢？这一点黄道周在《宓图中》原文中似乎并未交代。因卦的排法不同，在与二十八星宿的配合上，《宓图中》和《宓图上》自然也就不同，《宓图上》是从《复》卦开始，配到箕宿，而《宓图中》是从《益》卦开始，也从箕宿开始；《复》卦则配到斗宿。不过，就上圆图来看，内八卦也大致呈现出〈乾〉南〈坤〉北、〈离〉东〈坎〉西的格局，而且《宓图中》的《乾》《坤》两卦也分别配在了参宿和尾宿上，就是说和《宓图上》一样也呈现出“《乾》集虎首，《坤》集龙尾”的特点，这些也许是《宓图中》也称为伏羲易的原因吧。

在和晷影的配合上，《宓图中》从《益》卦开始晷长为丈一尺五寸二分，这是冬至点的晷影，即一回归年中晷影最长的时候，这一天太阳最低，往后太阳会慢慢升高，天气会逐渐暖和起来；这也是《宓图中》取《震》卦作为上经三十二卦内卦之首和取《益》卦作为六十四卦之首的重要原因。这里的冬至晷影为什么取丈一尺五寸二分呢？这实际上取的是真正冬至晷影减去夏至晷影后的影长，黄道周称此为“晷之实”。从《宓图中》开头一段的叙述，我们看到黄道周对冬夏至所取的晷影分别是一丈三尺二分和一尺五寸，冬至晷影减去夏至晷影为一丈一尺五寸二分，化成厘就是11520厘，这也是试图去融通《系辞》所说的“两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益》卦初九晷长丈一尺五寸二分，对应于黄钟下宫，律长八寸一分。黄道周这里把十二律吕分为上下宫，这样就成为二十四律宫，这是黄道周的一种较为独特的说法；他认为这样二十四宫就可以旋相为生，而且和二十四节气也能相对应。他在《宓图中》说：“十二律各有阴阳，为上下宫，以准二十四气。律之与晷，义不相袭，而其消长进退，相似不违，一也。”黄道周以上宫为阴，下宫为阳。黄钟上宫取3寸9分，和黄钟下宫8寸1分相加为1尺2寸，其他十一律吕上下宫相加皆为1尺2寸。《益》卦初爻往后，是按照太阳在星空的运行来损益晷影和律吕长



度，基本是每过一爻影缩 6 分 4 厘，每过 15 爻约为一个节气。一直缩到《损》卦初九，到了夏至晷影缩尽，余 1 尺 5 寸。往后是盈限，又基本上是每过一爻影长增加 6 分 4 厘，所以晷影的盈缩是较为有规律的。而律吕的长短变化相对晷影要复杂得多，它也是每过十五爻即一个节气作为一宫，但律吕的长短变化不是像晷影那样盈缩，而是在每宫都从零开始，有着不同的累增点，积累十五个累增点就作为此宫的律长。如黄钟下宫是以 5 分 4 厘作为累增点，十五个 5 分 4 厘就是 8 寸 1 分，即黄钟下宫的律长，其他诸宫皆类此。由于二十四宫每宫的累增点不一样，所以每宫的长短也不一样，但同宫上下宫相加其长度总是 1 尺 2 寸。十二律吕上下宫具体尺寸见下表：

所值卦爻	晷长	律吕长	节气	日	辰
《益》初九	丈 1 尺 5 寸 2 分	黄钟下宫 $0.54 \times 15 = 8.1$ 寸	冬至	子	子
《随》九五	丈 5 寸 6 分	大吕上宫 $0.2943 \times 15 = 4.4146$ 寸	小寒		
《屯》六三	9 尺 6 寸	大吕下宫 $0.50569 \times 15 = 7.5854$ 寸	大寒	亥	丑
《涣》初六	8 尺 6 寸 4 分	太簇上宫 $0.32 \times 15 = 4.8$ 寸	立春		
《困》九五	7 尺 6 寸 8 分	太簇下宫 $0.48 \times 15 = 7.2$ 寸	雨水	戌	寅
《坎》六三	6 尺 7 寸 2 分	夹钟上宫 $0.4495 \times 15 = 6.7425$ 寸	惊蛰		
《渐》初六	5 尺 7 寸 6 分	夹钟下宫 $0.3505 \times 15 = 5.2575$ 寸	春分	酉	卯
《咸》九五	4 尺 8 分	姑洗上宫 $0.3734 \times 15 = 5.6$ 寸	清明		
《蹇》九三	3 尺 8 寸 4 分	姑洗下宫 $0.4266 \times 15 = 6.4$ 寸	谷雨	申	辰
《小畜》初九	2 尺 8 寸 8 分	仲吕上宫 $0.39965 \times 15 = 5.9933$ 寸	立夏		
《夬》九五	1 尺 9 寸 2 分	仲吕下宫 $0.40046 \times 15 = 6.0069$ 寸	小满	未	巳
《需》九三	9 寸 6 分	蕤宾上宫 $0.42 \times 15 = 6.312$ 寸	芒种		
《损》初九	晷尽。余 1 尺 5 寸	蕤宾下宫 $0.3972 \times 15 = 5.9588$ 寸	夏至	午	午
《归妹》六五	9 寸 6 分	林钟上宫 $0.44 \times 15 = 6.6$ 寸	小暑		
《睽》六三	1 尺 9 寸 2 分	林钟下宫 $0.36 \times 15 = 5.4$ 寸	大暑	巳	未
《贲》初九	2 尺 8 寸 8 分	夷则上宫 $0.37312 \times 15 = 5.5969$ 寸	立秋		
《丰》六五	3 尺 8 寸 4 分	夷则下宫 $0.46288 \times 15 = 6.9439$ 寸	处暑	辰	申
《离》九三	4 尺 8 寸	南吕上宫 $0.48 \times 15 = 7.2$ 寸	白露		



续表

所值卦爻	晷长	律吕长	节气	日	辰
《蛊》初六	5 尺 7 寸 6 分	南吕下宫 $0.32 \times 15 = 4.8$ 寸	秋分	卯	酉
《恒》六五	6 尺 7 寸 2 分	无射上宫 $0.2996 \times 15 = 4.495$ 寸	寒露		
《鼎》九三	7 尺 6 寸 8 分	无射下宫 $0.50033 \times 15 = 7.505$ 寸	霜降	寅	戌
《剥》初六	8 尺 6 寸 4 分	应钟上宫 $0.5154 \times 15 = 7.732$ 寸	立冬		
《豫》六五	9 尺 6 寸	应钟下宫 $0.2844 \times 15 = 4.267$ 寸	小雪	丑	亥
《晋》六三	丈 5 寸 6 分	黄钟上宫 $0.26 \times 15 = 3.9$ 寸	大雪		

晷影每爻盈缩 6 分 4 厘，每气盈缩 9 寸 6 分。六十四卦 384 爻除去上表中的 24 爻余 360 爻， $360 \times 0.64 = 230.4$ ，再除以 2 为 115.2，即丈 1 尺 5 寸 2 分，黄道周称 11520 为“晷之实”。律吕上下宫之和为 120，十二宫总和为 $120 \times 12 = 1440$ ，黄道周称 1440 为“律之实”。

以上只是对《宓图中》的简单分析。此外《宓图中》还较为详细地讨论天方思想，天方思想是黄道周整个易学思想体系的重要基石，黄道周论日月运行、律吕损益、河图洛书，甚至《诗经》和《春秋》中《易》象数都可以用天方图来说明。在其后来的《易象正》“卷终下”他还绘有天方图，对天方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位于福建漳浦县的黄道周纪念馆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黄道周当年制作的石刻天方盘，其方圆布局和数度关系与《易象正》中的天方图几乎完全一致。鉴于天方思想的重要性和复杂性，需另文专门探讨，这里不作详细阐述。

黄道周在《三易洞玑》略例中概括《宓图中》的思想主旨说：“日行进退，见于表晷。表晷盈缩，历律所出。法置天方，四周各百二十有八，方圆相削，凡十八变而反于极。两极出地，表当天中。一表之中，仅当一方。方各有八，与卦相直。九八相除，以视盈缩。九以为法，八以为实。晷影之端，别日月食。阳历交尽一尺四寸八分，阴历交尽一丈六尺一寸二分。以倍命日，八九除之。或终或中，皆得其食。为百二十，以听其律。阳以九九，阴以六六，盈缩于三，为百十七岁十二辰。以三命之，三乘全律，



两命其率，而象数不失。”

三 宓图下：六十四卦与岁差盈缩

《宓图下》最为重要的内容是用易象数来说明岁差现象。由于地球赤北极轴绕黄极约二万六千年转一圈，每过几百年北极轴的指向就会有较为明显的变动，冬至点每七十多年就要在黄道上退行一度。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发现岁差现象是从晋代虞喜开始的，但虞喜认为冬至点“五十年差一度”，数值偏小。后来何承天认为岁差是一百年退一度，祖冲之认为是四十五年差一度，都不是很精确。隋代刘焯取七十六年余差一度^①，和实际情形才较为接近。黄道周在《宓图下》最重要的就是阐述了他的岁差理论，他取岁差为六十四年退一度，那么每年冬至点在黄道上退行 0.015625 度，他说“凡岁地行一百五十六分二十五秒，周卦之岁而进一度”，即 $0.015625 \times 64 = 1$ 度。显然，这里取 64 是和六十四卦直接相联系的。那么其岁差周期取多少呢？“微息之动，岁不及度六十四分之一，故地运六十有四岁，而日至改度；天运二万三千四百二十有四岁（ $23424 \div 64 = 366$ ），而日月更始。”周天度取 366，这样 23424 年就为一个岁差周期，这比现在的数值略小。由于 $23424 = 61 \times 64 \times 6 = 61 \times 384 = 64 \times 366$ ，那么一卦就相当于 366 年，一爻相当于 61 年，这就是《宓图下》所说的“地六十四岁而逾天一度，六十一岁而更爻之直”。另外， $23424 - 11520^{②} \times 2 = 384$ ，这也是其取易数的巧妙安排。

从今天来看，黄道周的岁差值取六十四年退一度，数值稍偏小。但值得注意的是黄道周认为岁差每多少年退一度，是不固定的，有时候快些，有时候慢些，他说：“自《乾象》而下，岁差置法，或八十二年，或六十六年，或五十五年，进退不等。以星求之，汉元和二年（85），日在斗二十五^③。晋太元九年（384），

① 参见陈美东《古历新探》，“岁差和恒星年长度的测定”，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63 页。

② 即《乾》《坤》之策。

③ 黄道周这段材料基本取自《授时历议》，汉元和二年当为日在斗二十一。



在斗十五，误为斗十七。宋元嘉七年（430），在斗十四。梁大同十年（544），在斗十二。隋开皇十八年（598），犹在斗十二。唐开元十二年（724），在斗九度。元至元十七年（1280），在箕十度。各有五十余年，及七十余年之差，《授时》增减《大明历》，定为六十七年，亦未知度差之有盈缩，犹月之有迟疾，上应星纬，下当《易》爻，阳饶阴乏，在九六之际也。”黄道周认为如同月亮运行有快有慢一样，岁差的度差也有盈缩，有时多些，有时少些，是有浮动的。他进一步分析说：“以地行之度，去其天分，岁各一百五十有六，盈行一百八十二，绌行一百三十六。上下九岁，以五十五、七十三损益各得六十四也。”看来，64是取中间数值，快时55年就会差一度，慢时73年才差一度，在64岁上下，以9年的幅度浮动。他的这一观点在后来的《治历说》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月以迟疾行于弦望，日以盈缩行于夏冬，斗以盈缩迟疾行于四千三百六十余年之内。迟者若周汉之际，率八十余年而差。速者若齐梁之际三十余年而差，中者皆以六十二年而差，若今明历是也。诸家一以为定则，刻剑而求，一以为不定则游移莫据。必如《易》法，每岁之差一百五十八强，进而疾盈二十有五，退而迟速二十有五。疾者五十四年约差一度，迟者七十二年约差一度。斗差定则日分正，日分正则星缠明，星缠明而后天道可得而言也。”^①又说：“日分斗差，各有盈缩，月行于一月之中，日行于一年之中，天行于四千三百六十九年之中，皆盈而缩，缩而复盈，疾而迟，迟而复疾。今人皆知月分朔望之有迟疾，日行冬夏之有盈缩，而不知斗差二千一百八十四年前后之各有盈缩迟疾也。此事不明，由是千岁日至不复可定，日至不定则算历者犹之推磨量黍，逐年安排而已。”^②

① 《治历说》，《黄漳浦集》卷四。

② 黄道周还曾就这一观点和徐光启商量过，并对中西文化及其历法的特点作出比较，他在《治历说》中认为：“泰西以测候为工，中原以理数为主。测候之工，存乎器；理数之主，近乎道。以道资器，则洛中之法可通于上都；以器遗法，则上都之法已滞于北平矣，”这也反映了早在明末中西文化之间的比较与交流。



对岁差现象进行易象数分析是《宓图下》最为重要的内容，以上也仅仅是简单分析。在《宓图下》的横图表里，有“日差”和“地行”两栏，“日差”下注有“天行自左而右，三百八十四卦”，“地行”下注有“岁周自右而左，七百六十八卦”，384 和 768 对应于天一地二之说。横图表主体上还是以先天图六十四卦为纲，其所对应星象和《宓图上》是一致的；不过，这里卦序是从《坤》卦开始，以《复》卦为结束，64 卦代表着一个岁差周期 23424 年。在《宓图下》里还多次把地、月、水、金、日、火、岁、镇、宿，分为九际，和一卦的六爻位对应起来。其对应情况如下表所示：

镇天	上而多亢
岁镇	五而多功
日火	四而多惧
金日	三而多凶
月水	二而多誉
地月	下而多潜

而且黄道周接着又进一步把九际和《系辞》所说“十有八变而成卦”对应起来，如下表所示：

又二变为列宿
又二变镇星
上二变为岁星
又二变荧惑
又二变为日
中二变为太白
又二变辰星
又二变为月
下二变为地



《宓图下》还把六府水、火、金、木、土、谷和二十八星宿进行配合，他说：“故箕治以水，终之于亢；角治以木，终之于张；星治以火，终之于井；参治以土，终之于娄；娄治以谷，终之于危；虚治以金，终之于斗。斗终而箕始，斗《坤》而箕《复》，故《易》逆数也。”此外，《宓图下》还讨论了紫气、月孛、罗喉、计都所谓的四余及五星的运行周期，分析了所谓的“《易》元”天体历大周期，及其始点问题。黄道周把箕宿作为日月历元的一个周期始点，认为箕宿十一度是天一和地十的组合，代表着起点和终点的周而复始。今人也有人挖掘此篇的地动思想，并作出了积极的评价^①。以上这些内容分析起来显得有些支离，实际上它们是有机的地联系在一起。要展现出其思想的有机整体，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黄道周在《三易洞玑》略例中概括“宓图下”的思想主旨说：“天日竞旋，地牵其中。九道迟差，若雌与雄。镇岁荧日，金水月地，在于天下，轻重相次。月迟以日，地迟以月，大小度分，各踰十三。地之从天，一月所牵，强盈十三。凡岁地行一百五十六分二十五秒，周卦之岁而进一度。以岁乘卦而得度周，以余乘岁而得周度，大地之分当天十一，故十一乘而精物可毕。以四因之，而无余历，故百有二万八千五百四十四岁为四十五会而差合不闕。”

第二节 文王易：中天七十二卦

一 文王中天易七十二卦说

和《周易》用六十四卦很大不同的是，黄道周在《文图经纬》三卷都是用了七十二卦，这是其重要特色。通行本《周易》的序卦法，孔颖达曾总结为“二二相耦，非覆即变”，孔颖达说：“覆者，表里视之遂成两卦，《屯》《蒙》、《需》《讼》、《师》《比》

^① 石云里：《十七世纪中国的准哥白尼学说——黄道周的地动理论》，《大自然探索》1995年第2期。



之类是也。变者，反复唯成一卦，则变以对之，《乾》《坤》、《坎》《离》、《大过》《颐》、《中孚》《小过》之类是也。”^① 这样看，《周易》共有变卦四对八卦、覆卦二十八对五十六卦，覆卦占绝大多数，所以，比较而言，“覆”是通行本《周易》最为重要的序卦法。黄道周非常强调突出这一点，他认为伏羲易主于“对待”，而文王易主于“反复”。黄道周所说的“对待”、“反复”，就是孔颖达所说的“变”和“覆”。那么，按黄道周的理解，文王易六十四卦都应有其反复之覆卦，《乾》《坤》、《坎》《离》、《大过》《颐》、《中孚》《小过》这八卦虽然其反复卦在形式上仍为其本身，但黄道周认为其实并不一样，他常常用一卦反复十二爻和一昼夜十二时辰相对。这样，黄道周所理解的文王易有七十二卦，其后来的《易象正》仍然很强调这一点，这是黄道周整个易学的一大特色。黄道周认为七十二用卦通于一年七十二候，他说：“故体卦有八，倍为十六；交卦二十八，倍为五十六。两体相命，各三十六，以为一岁之候也。”^② 这里所谓“体卦”指《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交卦”则指《屯》《蒙》、《需》《讼》等卦。这样，一卦为五个周天度，七十二卦即三百六十度。

三十六卦反复七十二卦之说，似乎宋代的张行成等人就曾隐隐约约地提出过^③，所以黄道周认为七十二卦之说并不是他的首创^④，但对七十二卦作出系统论说和应用的则自黄道周始。此后，清人

① 孔颖达：《周易注疏》卷十三《序卦疏》，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② 黄道周：《三易洞玑》卷四《文图上》，以下二、三、四小节讨论引文，分别见《三易洞玑》卷四《文图上》、卷五《文图中》、卷六《文图下》，不再一一注。

③ 如（宋）张行成《易通变》卷五说：“《乾》坤各用三十六，共七十二卦，四百三十二爻者，《乾》之策而偶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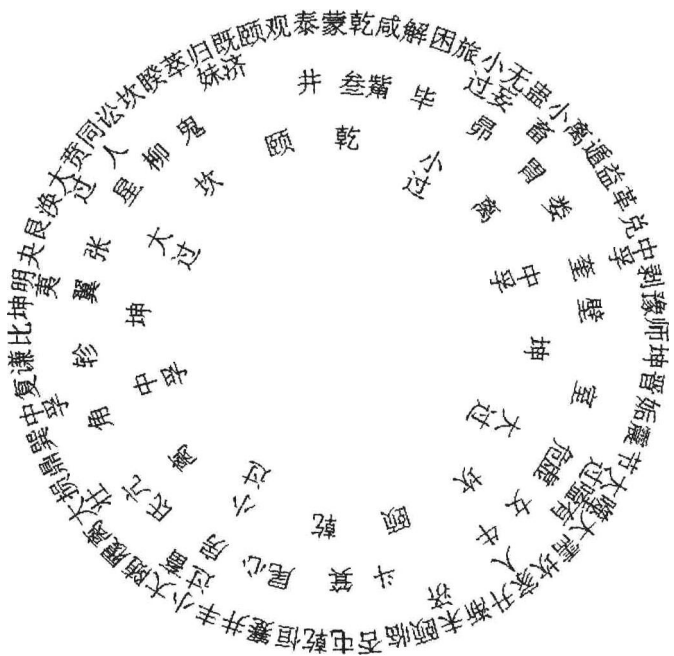
④ 黄道周说：“《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反之复之，两卦而一名。《屯》《蒙》、《师》《比》之类五十六卦，反之复之，两名而一卦。故《易》上经三十卦之名，有三十六卦之实；下经三十六卦之实，为三十四卦之名。对化反复，各三十六。通举为例，得七十二卦之实，此说不自某创也。”（《三易指归》，《黄漳浦集》卷二十九）



胡煦^①、董说等人对七十二卦多有论说，可以看出他们是受到了黄道周的影响。

二 文图上：以“隔八相生”序七十二卦与周天星象

在卦序的排列上，《文图经纬·上》（以下简称“《文图上》”）不是按照通行本《周易》“《乾》《坤》、《屯》《蒙》、《需》《讼》”的先后顺序，而是有其很独特的排列方式。为了能够较为直观地理解其卦序的组合情况，现根据原横图绘制如下七十二卦简易圆图：



①（清）胡煦《周易函书约注》卷十八中说：“如以三十六卦一正一覆分别观之，则成七十二卦矣。夫卦止于六十四，今顾有七十二卦者，何也？盖反易者，上下经止五十六卦，而《乾》《坤》《坎》《离》等八卦每以卦而兼反易之一卦。故其位数有三十六而重之则为七十二也。”



此图^①布局上，以四正、四维、八表为纲。四正即《乾》《乾》、《坤》《坤》，《乾》《乾》分布南北上下，《坤》《坤》分布东西左右。四维即《坎》《坎》、《离》《离》，《坎》《坎》分布在东南和西北，《离》《离》分布在西南和东北。八表即《颐》《颐》、《大过》《大过》、《中孚》《中孚》、《小过》《小过》，这八卦又插在四正和四维中间。《乾》《乾》《坤》《坤》、《坎》《坎》《离》《离》，这四正、四维八卦把圆图等分为八份，每份为一际。四正、四维，再加八表就把圆等分为十六份。关于四正、四维、八表的意义，黄道周认为：“两极见于《乾》而隐于《乾》，日月出于《坤》而入于《坤》。《坤》以辟纬，《乾》以直经，故《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乾》《坤》互藏，宅于四正；《坎》《离》相取，贯于四维。《颐》体《离》而纳《坤》，《大过》体《坎》而纳《乾》。《离》以〈巽〉〈兑〉纳于《中孚》；《坎》以〈震〉〈艮〉纳于《小过》。四维定而八表立，八表立而后诸卦可得而陈矣。”这样，两《乾》为南北极，两《坤》为黄道带，《乾》为经，《坤》为纬。其他诸卦分布在立体天球上，一卦占五个纬度，七十二卦即三百六十度；一爻三十个经度，一卦一百八十度，其覆卦占另半圆一百八十度。

七十二用卦去掉四正、四维八卦，还有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填布到这八际中，每际得八卦。首先，黄道周把卦位和星宿作了一定对应，他说：“故《屯》从《乾》北，发于箕首，历斗而右行；《咸》自《乾》南，发于觜端，历毕而西上。”然后，黄道周基本上是以律吕学“隔八相生”的方法来具体排布其他六十四卦，不过上经诸卦是以左旋顺时针来排布，下经以右旋逆时针来排布。关于上经，他说：“其例各隔八相起，如《乾》卦直下，以《乾》代《坤》，次起《屯》位，下直于《蒙》，便隔八位而生《需》。《需》直有《讼》，又隔八位而生《师》。《师》直有《比》，又隔八位而生《小畜》。《小畜》直《履》，又隔八位而生《泰》。《泰》下有《否》，又生《同人》。《同人》下为《大有》，又生

① 此图当以立体天球来想象，不能当成平面图。



《谦》。《谦》下为《豫》，又生《随》。《随》下有《蛊》，又生《临》。《临》下有《观》，又生《噬嗑》。《噬嗑》下有《贲》，又生《剥》。《剥》下有《复》，又生《无妄》。《无妄》下为《大畜》，又生《颐》。《颐》为体卦不动，上距《无妄》已隔九卦不生，故前去四位而生《坎》，《坎》还两际而生《离》，而左旋卦尽，为上经之终。”结合图表，我们会发现《小畜》到《泰》、《随》到《临》、《无妄》到《颐》，中间如果加上《乾》卦的话，实际上都是隔了九卦；而且，《颐》前去四位生《坎》，这样就把《大过》给漏掉了，实际上在图表中，《颐》到《大过》中间也是八卦。这些都是原文叙述在细节上不大周延的地方。

关于下经，黄道周说：“《咸》卦起于南方《乾》卦之右，与《屯》对发，上直于《恒》，亦隔八位而生《遁》。《遁》直《大壮》，又隔八位而生《晋》。《晋》直《明夷》，又隔八位而生《家人》。《家人》直《睽》，又隔八位而生《蹇》。《蹇》直于《解》，又上生《损》。《损》直于《益》，又上生《夬》。《夬》直于《姤》，又生《萃》。《萃》直于《升》，又上生《困》。《困》直于《井》，《井》又上生《革》。《革》直于《鼎》，又上生《震》。《震》直于《艮》，又上生《渐》。《渐》直《归妹》，又生《丰》。《丰》下直《旅》，又生《巽》。《巽》下直《兑》，又生《涣》。《涣》下直《节》，前九卦值《颐》不生，退八位而生《中孚》，《中孚》九位生《小过》，还复两《济》，而终于《颐》，右旋卦尽，为下经之终。”同样，《家人》至《蹇》、《萃》至《困》、《渐》至《丰》，若加上《乾》也是隔了九个卦位。而《涣》至《中孚》是退七位，不是八位；《中孚》至《小过》是八位，不是九位。这些也是原文细节上的问题^①。

《文图上》以一卦反复为十二爻，六爻为昼，六爻为夜，如《文图上》原文横图表里《屯》《蒙》卦右边分别注到“《屯》初际昼度”和“《蒙》初际夜度”，其他诸卦没注，可以此类推。一

^① 上面两段关于上下经序卦的引文，崇祯十六年刻本、康熙三十二年郑开极刻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刻本完全一致。



对覆卦合为一昼夜。一昼夜合为一圆周三百六十度，分为十二爻，则一爻平均为三十度。六爻得一百八十度，约为半周天度。黄道周于是就把一卦六爻分布到北极到南极的半周天上，他说：“爻各三十度，六爻得百八十度，去其余分，则自北极以北五十五度，上爻得三十，为地之数，五爻得二十五，为天之数。余五数在北极之下，正属五位之中。自五数而下又八十五度为赤道度，除六十为四三两爻，其余二十五度为二爻之中。又余五数在赤道之下，余三十而下爻以终。”他又将此和河洛之数联系起来，说：“因而反复，昼夜之间，二五互位，其去上初皆五十有五，河所为图也。极去赤道，与赤道去极，折而两之，洛所为书也。”进而，他又以此来解《系辞》所说“二多誉，四多惧”“三多凶，五多功”，他说：“其实，黄赤离极合百一十五，北出三十六，合百五十一，南平三十二，合百八十三。内卦出入黄赤四十八度，并地平之数卅二；外卦远近北极七十二度，并斗维之数二十八，分为六际，誉、惧、功、凶之所由生也。”此外，他还以“天之一度当地三百六十里”来推地球周长为十三万三千二百四十里，并按“围三径一”，推出地球半径为四万四千四百余里。这也和易数相关，即 $64 \times 64 \times 64$ 为 262144，半之为 131072，约合于地球周长。

同样，黄道周于《文图上》里也以其独特的文王卦序对卦象和星象作了比拟性的叙述，如“《未济》而《渐》，出于渐台”，把《渐》卦和牛宿的渐台星联系起来；“九坎之北，以入于《坎》”，把《坎》卦和牛宿的九坎联系起来；“《噬嗑》法也，师、理教于上，危、非明于下，准法而动，则于《大过》也远矣”，把《噬嗑》卦、《大过》卦和紫微垣的三师、天理星，及虚宿的危星、非星联系起来；“《震》之二在于雷电”，把《震》卦和室宿的雷电机联系起来；“《咸》者咸池之前”，把《咸》卦和毕宿的咸池星联系起来，等等。黄道周于《文图上》中还接着用《宓图中》所提出的天方思想对不同纬度二十四节气晷影的盈缩变化作出分析，认为传统上所说的“千里一寸”只是适用于冬至阳城附近的晷影变化，其他地方则不然，他说：“以古法周南重表千里晷差一寸之说较之，唯阳城为中，施于异处，则不复然，亦唯冬至为然，



施于夏至，则一寸之晷，只当三百八里矣。故知《灵宪》所传千里一寸，与古今所疑六百里一寸者皆误也。盖表出于地，日斜于天，舒缩渐远，古人测晷，以启盈缩之智，非立景以定进退之度也。”

黄道周在《三易洞玑》卷首《略例》中概括《文图上》的思想主旨说：“姬文上圣，始变卦次，序六十四为七十二。爰立八表，九次相起。揆象定表，吹律命位。每卦十八，或盈或乏。三分损益，逾九而越。或从其阳，或从其阴。大地所治，当日月心。一万三千一百四十九里而圣人不事。赤道准极各三十六，赤极相距各五十五，日月上下，卯酉子午，视其星系，以为卦土。泛而视之，为六十四。《屯》《蒙》《需》《讼》，不知其数，揆象吹律，乃知其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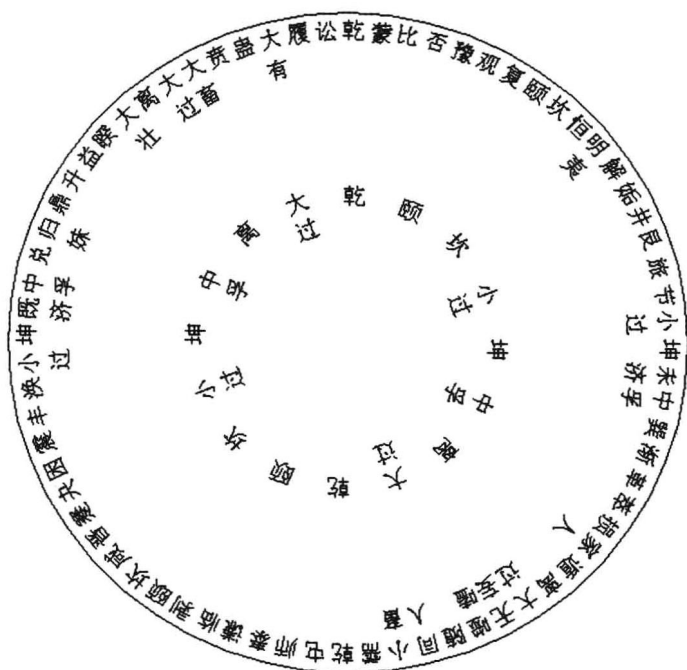
三 文图中：七十二卦与中医藏象

《周易》和中医的关系非常密切，阴阳学说是二者共同的理论基础。在历史上有不少医学家从《易》象数的角度来阐发中医的思想，如明代著名医学家张介宾在其《类经附翼》一书的《医易义》一文中就提出“医易相通，理无二致”的观点，认为“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①。黄道周也认为易医是相通的，其《文图中》部分，主要就是从易象数的角度来谈论《黄帝内经》中有关呼吸、脉动和五运六气等方面的知识，而且他这里基于其易学思想提出了一些和《黄帝内经》不尽一致的观点。

《文图经纬·中》（以下简称《文图中》）部分主要是以文王卦序为线索叙述了周天二十八星宿和任督二脉的配合。如果说周天二十八星宿于人是外在大周天的话，那么任督二脉于人则是内部的小周天，故道教云打通小周天即指打通任督二脉。《文图中》所用的文王七十二卦卦序和《文图上》一样也是以《乾》《乾》、《坤》《坤》为南北、东西四正卦，但其他卦的具体排法却并没有按《文图上》隔八相生的规律来序卦。《文图中》的卦序大体情况

①（明）张介宾：《类经·类经附翼》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医家类。

可参照下面的圆图：



就此图来看,《屯》《蒙》、《需》《讼》成左右倚交之势。黄道周以文王七十二卦的下《乾》《乾》为任督始交,《屯》《蒙》、《需》《讼》于人为会阴、长强之间,在天为尾宿和箕宿之间。依次往上,《泰》《否》、《同人》《大有》在中极、阳关之间,在天为斗宿的天弁星与天市垣的屠肆星。到《坎》《离》则在神阙、悬枢之间,在天为女宿和氐宿之际。然后是下经“《咸》发于摄提之下,《遁》动于匏瓜之外,脊中而南,交于水分”。这种将卦序卦象同周天星象和人体经络统一起来的思维模式颇具有中国象数文化的特色。

在《文图中》,黄道周认为天体的运行和人体的脏腑有很密切的关联,他把七政(日月、五大行星)和人体的脏腑作了对应,这在传统中医上也虽作过讨论,但黄道周的看法可能还是有其独特的地方,他说:“辰星视日,前绌十六,后盈十六,迟疾之会二



十有一，息数视之，以为至减，泡、清肠系焉。太白视日，晨绌二十四，夕盈二十四，迟疾之会三十强余，息数视之，以为次减，气海、溷肠系焉。填星视日，晨夕盈绌九十有六，退疾之候一百二十九，息数视之，以为次加，脾与胃系焉。岁星视日，晨夕百有八，退疾之候一百三十二，息数视之，以为又加，肝与胆系焉。荧惑视日，晨夕百三十有二，退疾之候一百四十六，息数视之，以为至加，心包络、三焦系焉。此五视者，腑脏所应，以为呼吸也。心系以日，肾系以月，日月循环，五德所依。肺上覆之，以囿元气，窍二十四，以先诸路。故肺、心、肾三者，不与五德同务，三极之总也。”他这里很突出心、肾、肺三脏于人体的重要性，特别是强调肺气的重要性，这是其和传统中医藏象理论的重要区别。

黄道周在《文图中》，试图把五脏六腑和河洛之数结合起来，他说：“肺以九而处上，肾以一而处下，肝以三而处左交于右，脾以七而处右交于中。胃以五而四治，左乘冲气达于肺之左管为少阴金，右乘冲气达于肺之右管为少阴火，左引维气达于肺之左下为厥阴木，右引维气达于肺之右下为太阴水。太阴之水合于胃系，厥阴之木合于脾系，少阴之火合于肝系，少阴之金合于肾系，以上皆为阴而心统之，都于膻中，是为《书》象，系于背膈。包络以二七而处上，胞、膀胱以一六而处下，小肠、阑门以三八处左而交于前，大肠、气海以四九处右而交于后。胃以十而四治，前引三七以交于肾之左，左引二八以交于肾之前，上引九一以交于肾之右，右引四六以交于肾之下，以下皆为阳而胆统之，都于胞中，是为《图》象，系于腹。”

根据《灵枢经·五十营》的记载，一昼夜百刻人呼吸有 13500 息，脉行 810 丈，在人体内运行五十周。漏下一刻，呼吸 135 息，脉行 8 丈 1 尺。二刻呼吸 270 息，脉行 16 丈 2 尺，在人体内运行一周。黄道周认为这是理想情况，实际情况要复杂些，他说：“此独不然者，以气有缓急迟疾，人有长短隆薄，呼吸之数，平命于心，心燥则息疾，心缓则息舒。呼吸之气，出三入一，不分三寸之候；营脉之动，吸一呼三，可定平人之息。今以漏晷实测之，



每晷移辰二千一百九十一息有余，二辰而得四千三百八十三息，一日昼夜凡得二万六千二百九十八息。以十乘之，为六十岁历之实（ $262980 = 365.25 \times 12 \times 60$ ），两候十日之积。每辰动脉八千七百六十六营，一日昼夜凡动十万五千一百九十二营。以五乘之，为六十岁历之实，一候五日之积。故气动以一，脉动以倍，一息之脉，动有四营”。他认为实际上常人一个时辰呼吸 2191 息，二辰得 4383 息，一昼夜十二时辰共 26298 息。用 10 乘 26298 得 262980，合于 60 年的时辰数，即 $262980 = 365.25 \times 60 \times 12$ 。他又认为每个时辰脉跳动 8766 次，一昼夜十二辰搏动 105192 次，用 5 乘 105192 得 525960， $525960 \div 2$ 又等于 262980。一日息数为 26298，乘以 4，为一日的脉动数 105192，因此得出“气动以一，脉动以倍；一息之脉，动有四营”。他又由此进一步试图来解释《复》卦中的“七日来复”，说：“一辰之气，分为六候，候有三变，自左而中而右，六候之息十有八变，一日而七十二候，二百一十六变。人身任督两躄阴阳之分七丈三尺五分，勾股倚径，因而三之，二十一丈九尺一寸五分，准《易》之体七十有二，围而三之，二百十六，不及天分三十一五（ $219.15 - 216 = 3.15$ ）。一日之余三百七十有八（ $31.5 \times 12 = 378$ ），约以天方（365.25），去其十二七五，凡六日而又余满二千一百九十一（ 365.25×6 ），为七十三周，故曰七日来复。”这里他把一日析为 72 候 216 变，并把任督阴阳跷脉长三之为 21 丈 9 尺 1 寸 5 分，这明显是刻意比附其 72 用卦的说法。不过他这里用人体的气机运行来解释“七日来复”可能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文图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五运六气，他对五运六气的阐述也不完全依照《黄帝内经》的论述。由于尧典时日在虚九度，而尧距黄帝时代大约有二百五十年，根据岁差规律，那么黄帝时太阳当在危宿三四度的样子。可是据《素问·五运行大论》的记载：“丹天之气经于牛女戊分，黔天之气经于心尾己分，苍天之气经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气经于亢氐、昴毕，玄天之气经于张翼、娄胃。”黄道周认为这样的天象“时子癸在于牛女，甲巳在于心尾，则当春秋时非羲轩时无疑也”。这样他就把《内经》的成书年



代定位在春秋时代。黄道周在《黄帝内经》五运六气的基础上，又基于其易学思想推出了自己的一套五运六气的说法，由于这部分内容专业性很强，本书不拟作更深入的探讨，只能简单地提示一下。按传统《黄帝内经》五运六气的说法，六气是指厥阴风木、少阴君火、少阳相火、太阴湿土、阳明燥金和太阳寒水，这里把五行中的火析为君火和相火。黄道周认为金、水、木、土也应该像火一样有二气，所以他说：“其实有燥金则有良金，有寒水则有明水，有风木则有雷木，有热火则有游火，有湿土则有燥土。”这样在《文图中》出现了诸如厥阴明水、阳明刚土、太阴良金之类传统中医所没有的新概念。关于这个问题，黄道周在《榕坛问业》中也有讨论：

黄介倬与非着同在丛桂堂中，见尊光数问历象，因问：五运六气，参错难齐，要自岐黄以来，着于天官，子午卯酉以为少阴君火、阳明燥金，辰戌丑未以为太阳寒水、太阴湿土，寅申巳亥以为少阳相火、厥阴风木，对化反治，司气间化，五年而迁，其六气循环，皆以风、热、暑、湿、燥、寒为序。今《文图中》，乃有十二气，燥金、良金，风木、寡木，湿土、刚土，寒水、明水，少阴君火、厥阴游火，少阳相火、少阳游火，其司天司泉，皆不由古法何也？

某云：《素问》《内经》以运气治民间之疾，其法主感，感而治之在于外，故以风、热、暑、湿、燥、寒各司六十日，视其主客，以为化胜。《文图》以图、书系天下之命，其道主应，应而治之在于内，故以心包三焦，游腾四火，丽于君相，以视腑脏，各应喘息，以为标本。胗治不同，而天人共事，微密由中，其效一也。^①

在《文图中》黄道周基于其文王七十二卦的易学思想提出了一套全新的五运六气的模式，体系很复杂，其中他还试图把天道

^① 《榕坛问业》卷六。

的五运六气、五德终始和人事的治乱结合起来，他说：“《春秋》元年己未，运德火戊，岁德土己，三合为治，太乙天符之会，其年戊癸代辛丙为治，少阴君火司天，太阳寒水司泉。其十一年己巳，土德始变，天刑岁直。其二百四十二年庚申，木德始究，天刑岁直，其先甲午，火德再作，衰于金土，寒水在下，金胜风木，司于右间。其明年刘卷会诸侯于召陵，是则吴遂入郢之岁也。又十二年乙巳，天刑再直，至于丙辰，是为岁会，邪中贵人，吴、越、齐、楚皆当之，是越败吴檣李，及齐人杀阳生之岁也。于是庚申，《春秋》乃终。又九年鲁朝于越。又三十六年夏六月朔食，火德乃究，土德受之。故五德相继各七十二年，其合各一百四十有四，一卦之直各十二年，一德之运各十二卦，其元各七十二岁，别其上下，左右道路，而天地之疴可胗而复也。”应该说这些内容都显得很玄妙，陷入了神秘主义。《文图中》有些思想还具有较强的道家 and 道教气息，如说“故欲聪以知，则莫若静虚。静虚者，所以夙治弃恶于天下也”、“故气平则心平，气衰则心衰，气固则水滋，气耗则水涸”、“至人持之，无为无思。平心以虚，息乃以徐。心平息徐，天下祛祛。不息不思，天下乃治”等等。

黄道周在《三易洞玑》卷首《略例》中概括《文图中》的思想主旨说：“人得地息，准于日度。阴阳既合，每倍其数。一六四六，息与动俱。脏腑十二，与图书相副。天泉两间，五岁间迁。戊己当《乾》，以司地泉。岁星之行，亦左右临。象数相交，直于其阴。倍七十三岁，而《屯》《需》《师》《畜》，左右间寻。日星相交，如顾两手，循股至跗，以复于肘。”^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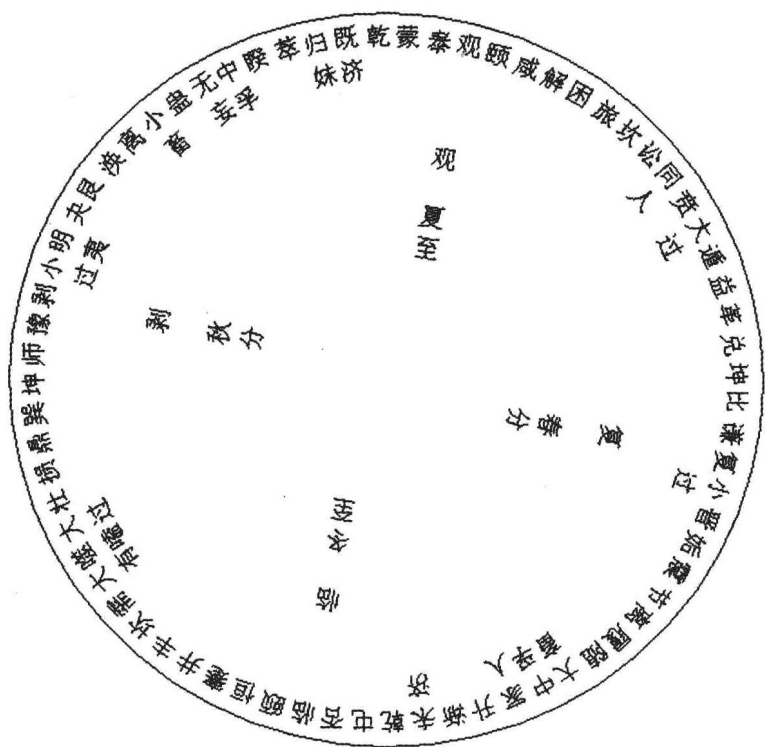
四 文图下：七十二卦与四时节气及日月盈缩

《文图经纬·下》（以下简称《文图下》）主要是用七十二卦来模拟日月运行的盈缩。《文图下》的七十二卦卦序和《文图上》

^① 由于笔者非中医专家，对黄道周的这一思想很难作出恰当评价。中医科学院吴新明研究员对黄道周这一思想有专文《黄道周〈三易洞玑〉有关中医藏象理论浅析》（《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9年06期），评价很到位，可参看。



很接近，但同中又有异。现把《文图下》横图粗略转化成如下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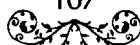


和《文图上》相比，首先，从二十八星宿的起止上来看，《文图上》和《文图下》都是从箕宿开始，然后依次是斗、牛诸宿，结束于尾宿，也都以《乾》《乾》、《坤》《坤》四卦居于南北、东西四方正位；其次，《文图上》箕宿是从《屯》卦开始，然后是《否》、《临》诸卦，而《文图下》的箕宿则是从《临》卦开始，然后是《否》、《屯》诸卦；最后，按排布的规律来看，《文图上》是《屯》居《乾》右而右旋隔八相生，《文图下》是《屯》居《乾》左而左旋隔八相生，因此，黄道周说：“右图即前图^①左旋，

^① 右图指本节所讨论的《文图下》图，可参看本节所绘圆图，下文所说“后图”同此图。前图指《文图上》图，可参看《文图上》圆图。

以《恒》、《蹇》、《井》、《丰》继于《屯》、《否》、《临》、《颐》之后，始《屯》而终于《未济》，故前图《屯》、《恒》界《乾》以为两始，后图《未》、《屯》夹《乾》而俱右行。从《乾》逆数，《未济》、《渐》、《升》、《家人》、《中孚》以追日道，则中星月会，其义一也。前图以直为经，六分天面以定爻象；后图以辟为纬，五分候度以步躔离。直者正于方位，而黄道从之，一升一降，相距各四十八度，为日轨之岁经。辟者通于交会，而白道从之，各二十七交，为月行之章道。故当《乾》、《坎》之间，取《临》以为交会之始。”于此也可见，《文图下》主要是说日月运行的盈缩及其交食之义。《临》卦箕宿为冬至，《小过》、《复》室宿为春分，《观》卦参宿为夏至，《小过》、《剥》为秋分。据现代天文学的观点，一年中地球在近地点运行最快，在远地点运行最慢。明代，地球的近地点在冬至点附近，这样基本上夏至前后太阳的视运动较平均速度慢，而冬至前后太阳的视运动较平均速度快，春秋分时太阳的视运动则接近平均速度。所以，在图中，秋分而后，《小过》、《剥》、《豫》、《师》，经冬至《临》《否》，至《小过》、《复》注为盈限；相应的另一半则注为缩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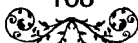
在《文图下》原横图表里主要注出了“日月右行盈缩迟疾”的具体状况。先看一下其中的日盈缩，《临》卦起冬至点，太阳视运动最快，《临》卦注为“初疾万五百（加四十八分，损六分二厘）”，表示冬至而后太阳每日的视运动度数减少六分二厘，运行趋于放缓。《小过》《复》为春分，《小过》卦下注为“末疾万无余，加十八，损五分六”，《复》卦下注为“初平万迟五”，表示春分而后太阳每日的视运动度数减少五分六厘，运行继续放缓。《观》卦为夏至，其下注为“极九千五百，减四十八，日益五分六”，表示夏至而后太阳每日的视运动度数要增加五分六厘，运行加快。《小过》《剥》为秋分，《小过》下注为“复迟万无余”，《剥》下注“前复万疾五”，表示太阳运行继续加快，到冬至《临》要恢复为“疾万五百”，日运行每日当益六分二厘。这一点黄道周在《文图下》的文字叙述里也作了说明，他说：“凡日行一度置为万分，冬至疾极，加五百四十八；夏至迟极，减五百四十



八；二分之间以二十为进退。故日之盈缩，至五百四十八则损益之分日六分有二，迟极而盈；缩极而疾，至五百十八则损益之分日五有六。日之损益六分有二，则八十八日有奇而行赤道九十一度三十余分之交；日之损益五分有六，则九十三日有奇而行九十一度三十余分之交。此二分先后约差二度四十余分，由距晷之，有因其非关日道之有舒骤也。”显然，他是把七十二卦一周天作为一周天，也约为一个回归年三百六十五日余，一卦相当于五日余，用卦爻来模拟太阳的周年视运动。

在《文图下》原横图表里还注出月球运行的盈缩。月亮绕地球一周也有快有慢，靠近地球时运行快，远离地球时运行慢。月亮也从《临》卦开始为近地点，运行最快，每日运行十四度多，以后每历一卦损二十七分左右，直至《观》卦。《观》卦往后，每卦又增加二十七分左右。历七十二卦为一近点月运行一周。一年十二月，但月球一个回归年内实际绕地球转了十三周多，一章十九年则约有二百四十八交。黄道周在原文中围绕一章二百四十八交作了很多引申发挥，但很难看出有多少实际的道理，他说：“岁十三交，余十一日四九八六，凡三十一岁而盈周天之交，尚余朔实二日〇八九六，为交差之后际。故《易》一际三十一卦，八际二百四十九卦，以为月交之准。其原起于《易》数七百二十有九，各自相经，六经七百二十有九为一岁之辰，不及九次；二百四十三岁，不及二千一百八十七次，倍之以为日行消长之分，所谓星之为物也。《易》体六十有四，各有相经，四千九十六，又乘体卦，二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四。以岁甲分之，每岁之辰不及十三次九三三三（ $365.25 \times 12 - 262144 \div 60 \approx 13.9333$ ），比月平行十三度三六八七尚余五六之数。以白道退天推之，十三交退天十九度三厘三毫三秒，去易退岁之辰十二次，余一次九分三厘三毫三秒度之约分，亦相仿也。”

同样，在《文图下》里，黄道周也根据这里的卦序，从星象的角度对相应的卦象作出关联性的诠释。他说：“《屯》在天弁，《需》在天乳，《师》在天相，《涣》在天庙，《归妹》在天马，《困》在天节，《益》在天仓，《姤》之为电，《震》之为雷，



《节》在土功，《履》近于危，《家人》在牛女之间，《升》《渐》在津台之会，此星之所以旌名也。《咸》在咸池，《讼》在卷舌，《蹇》在阍寺，《丰》在贯索，亢之为《壮》，《鼎》之为鼎，《艮》为长垣，《睽》为舆鬼，《蒙》为小子，《观》为丈人，此名之所以揆实也。”而且，他在《文图下》里也试图从日月运行的角度对《复》卦卦辞的“七日来复”和《临》卦卦辞的“八月有凶”作出解释，他说：“至日在《临》，分春于复，其先三日，交于《小过》；以视夏至，迟疾之差，四日有八而北还阴道。至日在《观》，分秋《小过》，其后三日，乃交于《剥》；以视冬至，亦四日有八，自舒而疾，还于南历。故《过》者，天地所为限；《剥》、《复》者，天地所不过也；《复》之七日，损益迟疾之准也。月行四七，自疾而迟，自损而益，不过七日。日月之限皆不过七，故阳三而阴四，阳六而阴八，食会之大率也。《复》以七而御日，《临》以八而准月，《复》从日而右行，《临》从天而左旋，故《临》左八月四十八候而抵于《遁》，《复》终七日积度余五而复平行，此易道之明著也。”

黄道周在《三易洞玑》卷首《略例》中概括《文图下》的思想主旨说：“七十二卦，以五乘之，为《乾》《坤》策。日月昼夜，以别冬夏。损益岁余，复反其初。日《临》月《观》，天地复还。开物当名，不违其端。八际月交，二百四十有八；又踰其一，以会日月。日月之行，则有盈缩，地亦因之，以迟以速。非地亦有迟速，日月高下，以离其服。图书相交，五十之中，以乘四方，总除其央，再乘十九，上下象数，以为大章。大章之月，与辰相直，去八十一，为日月式。”

综上所述，对黄道周《三易洞玑》文图经纬三卷可作以下简单概括：七十二卦是黄道周文王易思想的基本特色，尽管在上、中、下三卷其七十二卦的排法并不一致，但七十二卦若以圆图排布，《乾》《乾》《坤》《坤》四卦始终居于四正的位置，而《坎》《坎》《离》《离》、《颐》《颐》《大过》《大过》、《中孚》《中孚》《小过》《小过》十二卦则居于四隅，这十六卦在黄道周文王易思想中有着特殊意义。七十二在黄道周易学思想中也有着



独特意义，他从这个数字可以延展出很多和天文历算、乐律、中医等相关的数理规律，从而以易象数把天文、乐律和中医统一起来，尽管这种思维模式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是有些牵强，但他的这种以易象数范围天地人三才之道，探索天地万物整体性存在之内在同构性关联的思维方式还是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三节 孔子易：后天六十四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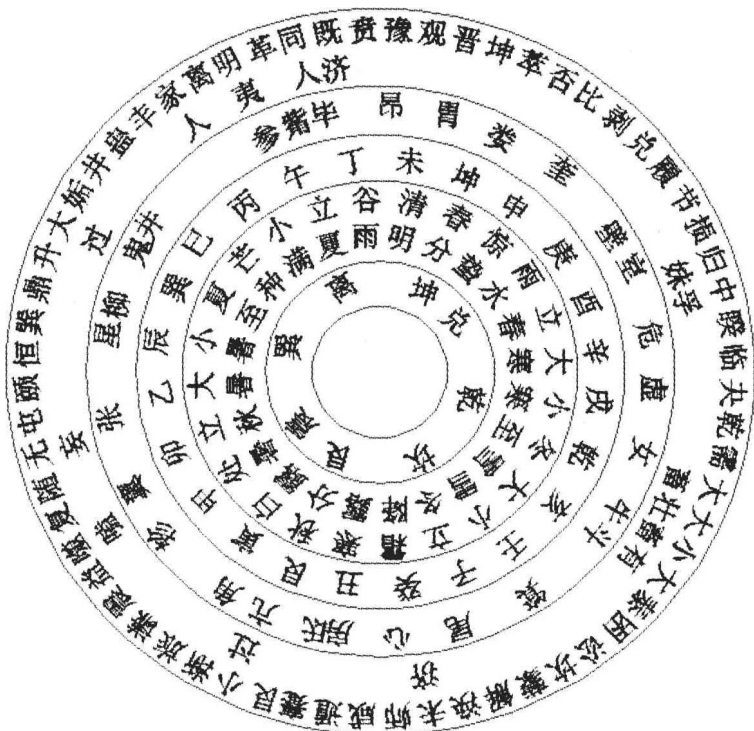
黄道周以《说卦传》所说“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为孔子易，《孔图上》和《孔图下》都据此推演为孔子六十四卦。在黄道周看来，文王《周易》原本不分上下经，《周易》分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为孔子所为，这也是孔子易的内容，《孔图中》即据此为卦序。本节除涉及星象、中医外，在《孔图下》部分还以孔子易论及中国的山水地理。

一 孔图上：卦象与星象

黄道周所说的孔子易，主要根据《说卦传》所说：“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他又把这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其推演的规律是从“帝出乎〈震〉”开始，以〈震〉卦作为第一宫八卦的内卦，其外卦也按照“出、齐、见、役、说、战、劳、成”的顺序，内卦〈震〉分别和〈震〉、〈巽〉、〈离〉、〈坤〉、〈兑〉、〈乾〉、〈坎〉、〈艮〉相加，就出来〈震〉宫八卦：《震》、《益》、《噬嗑》、《复》、《随》、《无妄》、《屯》、《颐》。第二宫八卦以〈巽〉宫为内卦，外卦也分别是〈震〉、〈巽〉、〈离〉、〈坤〉、〈兑〉、〈乾〉、〈坎〉、〈艮〉，第三宫以〈离〉为内卦，第四宫以〈坤〉为内卦，外卦次序和第一、二宫相同。到了第五宫〈兑〉宫八卦，同样要以〈兑〉为内卦，但外卦顺序改变为〈兑〉、〈乾〉、〈坎〉、〈艮〉、〈震〉、〈巽〉、〈离〉，就是说外卦要从〈兑〉卦开始顺时针转；第六宫以〈乾〉为内卦，第七宫以



〈坎〉为内卦，第八宫以〈艮〉为内卦，外卦顺序和第五宫相同，从〈兑〉卦开始。这样孔子八卦就可以推演为六十四卦，其特点是很重视〈震〉、〈兑〉两卦。现根据《孔图上》原文横图表绘成如下孔子六十四卦圆图：



和《宓图》、《文图》一样，黄道周在《孔图》中也把六十四卦和二十八星宿相配合，也试图从星象中对某些卦象或卦爻辞作出解释。黄道周在《孔图上》里从《震》卦开始，《震》卦初爻至上爻据轸宿十六度至十一度，《益》卦六爻据轸十度至六度，其余依次配合，基本上是一爻配一个星象度。因六十四卦有三百八十四爻，而周天只取整数三百六十度，相差的二十四爻度就用十二支、八干（戊己除外）及〈乾〉、〈坤〉、〈巽〉、〈艮〉四卦来调节。卦爻与星象度配合的详细情况见《孔图上》原文横



图表“八际星躔（阳历）”一栏，粗略情况也可参考上面的圆图。黄道周在《孔图上》里也对某些卦象和卦爻辞作了星象学式的解读，如〈震〉宫八宫里，说“左执法谓之《噬嗑》”、“从官《随》也”、“理、势之下，谓之《无妄》”、“鸟喙之中谓之《颐》”。《噬嗑》卦在轸宿初，“左执法”属太微垣，和轸宿一度即《噬嗑》卦六五爻度约在同一经度，“左执法”为廷尉之象，所以说“左执法谓之《噬嗑》”。《随》卦在翼宿，“从官”也属太微垣，和翼宿九度即《随》卦九四爻度约在同一经度，《随》有从意，所以说“从官《随》也”。《无妄》卦在翼宿初，理、势指紫微垣的天理星和势星，理、势和翼宿一度即《无妄》卦上九爻度约在同一经度，所以说“理势之下谓之《无妄》”。《颐》卦在张宿，张宿为南方七宿朱鸟第五宿，“喙”指鸟类喉下盛食物的囊。《史记·天官书》说：“张，素，为厨，主觞客。”《颐》卦辞曰“观颐，自求口实”，因此《颐》卦为饮食自养之象，所以“鸟喙之中谓之《颐》”。《巽》宫八卦里，说：“《升》西积尸谓之《大过》”、“《井》在水位谓之《井》”。《大过》卦在柳宿和鬼宿间，“积尸”又名“积尸气”，在鬼宿中，尸体如积，《大过》之凶也。《井》卦六爻据井宿二十八度至二十四度，《井》卦和井宿直接对应。《巽》宫八卦里有《巽》、《蛊》两卦，《巽》卦九五爻曰：“先庚三日，后庚三日”，《蛊》卦辞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这两卦的“庚”“甲”历来不好解释，黄道周这里试图从星象的角度作出统一解释，他说：“《巽》治六庚，自天庙而西，至于天庾，娄、奎之际，百三十一度，岁星之所夕税也。《蛊》治六甲，自天狗而东，至于杓中，亢、角之际，百有九度，岁星之所寅饯也。古之为治者，悬其德柄，必善候岁德所在，以其先后申命其事，《巽》、《蛊》之谓也。”在〈离〉宫八卦里，说：“井钺而南，圃以野鸡，野鸡雉也，雉谓之《离》”，“丘园之中谓之《贲》”。“野鸡”星在井宿四度，当《离》卦九三爻，野鸡雉类，雉类羽毛很美丽，属《离》卦象。“丘园”指毕宿的“天园”星，《贲》卦六五爻曰：“贲于丘园，束帛戔戔”，所以说“丘园之中谓之《贲》”。坤宫八卦里，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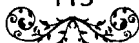
“苑中谓之《观》”、“困中谓之《坤》”、“胃间谓之《萃》”。“苑”指天苑星，在昴宿一度，即《观》卦上九爻度，《易纬·乾坤凿度》说：“苑阁法《观》”，黄道周也说“苑中谓之《观》”。“困”指天困星，在胃宿，《坤》卦也在胃宿，困主藏，《坤》也主藏，所以说“困中谓之《坤》”。《萃》卦也在胃宿，《萃》卦主聚，胃为食物汇聚之所，所以说“胃间谓之《萃》”。〈兑〉宫八卦里，说“奎谓之《履》”、“《归妹》，室之始”。《履》卦在奎宿，《石氏星经》称“奎十六星，形如破鞋底”，《集韵》称“奎踣与足行貌”^①，所以说“奎谓之《履》”。《归妹》卦在室宿，《归妹》嫁女有室，意象自明。其余，如说“人星所居，谓之《乾》始”、“《未济》尾也”、“《咸》在两咸之中”等，都是试图在卦象和星象中指出某种相似的意象关联。其中，卦名和星名直接对应的有《井》卦和井宿、《咸》卦和两咸（房宿的东咸、西咸）。

以上所述基本上是《孔图上》横图表“八际星躔”一览的主要内容。黄道周在《孔图上》里，还把八宫六十四卦分属为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区域，其中〈震〉、〈巽〉两宫十六卦为岁星区，〈离〉宫八卦为荧惑星区，〈坤〉、〈艮〉两宫十六卦为镇星区，〈兑〉、〈乾〉两宫十六卦为太白金星区，〈坎〉宫八卦为辰星区。这和一般以〈震〉〈巽〉为木、〈离〉为火、〈坤〉〈艮〉为土、〈兑〉〈乾〉为金、〈坎〉为水的五行划法是一致的。

更细密的是黄道周在《孔图纬上》横图表“六甲周象”一览又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配上干支，并注出每爻的五行属性。如《震》卦六爻初至上分别配上干支：甲寅木三、乙卯火七、丙辰木三、丁巳木八、戊午火二、己未火七^②。其余卦爻是依次按干支顺序往下排，这样三百八十四爻就把六十干支周用了六次，“六甲周象”就是这个意思。六十为一个干支周，

① 转引自陈遵妣《中国天文学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页。

② 这里的卦爻纳干支和郑玄爻辰说完全不同，其“三”“七”等数字用的是河图数的五行属性。



六甲就是六个干支周，即三百六十个干支，三百六十干支加上“二十四际交道”就和三百八十四爻完全对应。“二十四际交道”在《孔图纬上》里也一一注出，传统上经常用十二地支、八天干、〈乾〉、〈坤〉、〈巽〉、〈艮〉四维卦来标示二十四向，黄道周借用为二十四际交道，一际交道各占一个星象度和卦爻度。这一方面用来调节三百六十周天星象度和三百八十四卦爻度的差值，另一方面也用来调节六甲三百六十干支周和三百八十四爻的差值。

黄道周在《孔图上》里，还把二十四节气和八宫六十四卦作了对应，他说：“今以同历日女四度，一〈乾〉、二〈兑〉、三〈坤〉、四〈离〉、五〈巽〉、六〈震〉、七〈艮〉、八〈坎〉，随气交之，则冬至中间一十五日皆《乾》，而前后两气大雪、小寒皆在《乾》中。戌与亥交，始于《大壮》，终于《大畜》四十五度，是《周易》之所首《乾》也。右旋而大寒、立春、雨水皆在《兑》中，惊蛰、春分、清明皆在《坤》中，谷雨、立夏、小满皆在《离》中，芒种、夏至、小暑皆在《巽》中，大暑、立秋、处暑皆在《震》中，白露、秋分、寒露皆在《艮》中，霜降、立冬、小雪皆在《坎》中。”这和《说卦传》以〈震〉〈兑〉为春秋分、〈坎〉〈离〉为冬夏至的说法很不一致。此外，在《孔图上》里，黄道周还用河洛之数讨论了木、火、土、金、水五大行星的运行情况。

黄道周在《三易洞玑》略例中概括《孔图上》的思想主旨说：“仲尼妙言，始命卦位。万物终始，视日所在。五精从之，各依其方。以其本数，察五精度。〈艮〉藏其己，〈坤〉藏其戊。〈震〉有木火，〈兑〉有金水，二五十五，以复其数。性有所著，命有所属。情有所好，亦有所恶。好恶以贞，性命乃固。视日所在，以正其度，以正父子、君臣、宾主、兄弟、夫妇。是第七首，至孔始立。姬文首《乾》，仲尼首《震》。《乾》以立性，《震》以立命。知性，命乃立；知命，性乃尽。”这里以首《乾》立性、首《震》立命来分判文王易和孔子易，可谓别有理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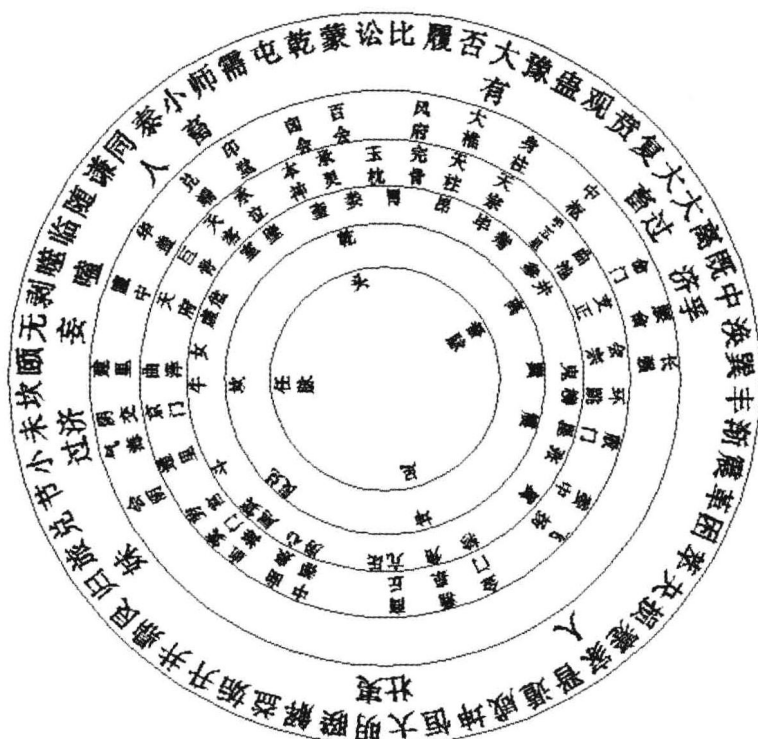


二 孔图中：人体经络与卦象、星象

这部分主要是讨论孔图卦度和中医经络的问题。这里也牵涉三个层面的配合，一是周天二十八星宿，二是孔图六十四卦，三是人体的经络。首先是六十四卦和周天二十八星宿的配合，一卦约合周天度五度四分；其次是六十四卦和人体经络的配合，黄道周取人的平均身高为五尺七寸六分，这样六十四卦合三十二组，两卦一组约为一个卦象，一个卦象合一寸八分。其实，黄道周这里取一卦的周天度为五度四分，取常人身高为五尺七寸六分，取一个卦象于人体为一寸八分，都是用的易数。五度四分，两之为十度八分，合于《系辞》十八变而成卦。五尺七寸六分，两之为一丈一尺五寸二分，合于《系辞》所言《乾》《坤》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至于取一卦象于人体为一寸八分，则直接取于十八变成一卦，他说：“凡卦之变一十有八，其度寸有八分。”关于取常人身高为五尺七寸六分，黄道周还说“以卦准身，六尺四寸，以九约之，五尺七寸六分”，六十四卦六尺四寸，一卦一寸，以九进位制折合为五尺七寸六分，一卦合九分，正反两卦一卦象又为一寸八分。

令人困惑的是，《孔图中》的六十四卦卦序所依据的是通行本《周易》卦序。按说在黄道周的三易体系里，通行本《周易》卦序当为文王易。《四库提要》解读黄道周的三易思想时，也说：“一卷、二卷、三卷为《宓图经纬》上中下，即陈、邵所传之先天图。四卷、五卷、六卷为《文图经纬》上中下，即《周易》上下经次序。七卷、八卷、九卷为《孔图经纬》上中下，即《说卦传》出〈震〉齐〈巽〉之方位。”的确，《孔图上》和《孔图下》都是按照《说卦传》“出〈震〉齐〈巽〉”的卦序来排卦的。但是，《孔图中》没有采取这种卦序形式，其卦序排比明显是直接化自通行本《周易》卦序，看不出和《说卦传》“出〈震〉齐〈巽〉”有什么关联。我们下面也按《孔图纬中》的原文横图绘出如下圆图：





此圆图主要有三层，最外一层为六十四卦，先是《乾》南《坤》北上下排开，然后是《屯》《蒙》、《需》《讼》等十四对二十八个上经卦依次排在《乾》卦左右，《咸》《恒》、《遁》《大壮》等十七对三十四个下经卦依次排在《坤》卦左右。从外到内第二层、第三层是和第一层卦相应的穴位，第二层穴位是任督二脉上的主要穴位，第三层从头到脚手足十二经脉的主要穴位。此图《乾》上《坤》下，《乾》为头，《坤》为足；左前右后，任脉分布在左侧《乾》卦至《兑》卦，督脉分布在右侧《乾》卦至《巽》卦。《屯》《蒙》、《需》《讼》、《师》《比》和《乾》卦相应于头部诸穴位，《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六卦为肩际，《谦》《豫》、《随》《蛊》、《临》《观》为臑，《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为肘际。《屯》《蒙》至《无妄》《大畜》二十四卦合为上际，约为人体上身从头到肚脐

的部位，这些卦大多数都有〈艮〉、〈震〉两卦，黄道周就认为山雷为上际之主。《咸》《恒》至《鼎》《革》二十卦为下际，约为人体下肢从脚到大腿中部的部位，黄道周认为下际二十卦多由〈巽〉、〈兑〉组成，所以他认为风泽为下际之主。从《颐》《大过》至《震》《艮》九对十八卦为中际，合人体从肚脐到大腿中部，六子卦《坎》《离》、《巽》《兑》、《震》《艮》全部集中在中际九组卦里。

那么，此圆图的卦序按说当为文王易，为什么放在孔图里呢？黄道周在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故仲尼断以上下二经，平行取度，脉道阴阳，上下左右，可以掌指。羲文二易，于是同归矣。”这句话意味着孔子虽然用了文王卦序，但通行本《周易》分上下二经，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的划分出自孔子，那么这也是孔子易。

此圆图第四层为二十八星宿，基本上《乾》对奎宿，《坤》对角宿。此又以天体和人体比附，《乾》头对北极，《坤》足对南极，赤道则相当于人体带脉了。黄道周在文中把天体和人体相比拟，他说：“天汉东自牛女而上，历左旗升于天津，为天之左肩；西自井钺而下，历四渚，降于弧矢，为天之右肩。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南门去极一百三十七度，则下距南极四十五度。南门正中见于南方，则闾阳在极南三十度，下六度，三公齐于斗杓，北附路一星中于阁道，南北紫微，各三十六度，天汉平于阁道之中，东西正等，不见其背，是天之肩项也。自南门而东，天汉历于神宫，入于积卒；南门而西，天汉历于纪南，入于天稷，会于南门之下，可八九度，南北正等，不见其阴，是天之任督也。两极相柱各百八十二度六分有奇，顶踵《乾》《坤》，以上下两经分次平道。”

这里又以银河和人体任督二脉相比附，他在文中对这些说地很有兴致，但很难看出这些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黄道周在文中还详细讨论了十二经络的穴位走向，以及三部九候的征兆和人体健康状况的关系，等等，其中有些讨论显得很玄秘，如说：“下部之候，风雷为主柄，水火为化权。故下部脉动，见足厥阴，上见手



少阴者，贵且不死。以丁亥日受命，甲申乃衰，再废且起，困于床第。上见足太阴，不死，臣仆乃乱。上见手阳明，丙寅乃死，死犹少苏，久乃绝。”

黄道周在《三易洞玑》略例中概括《孔图中》的思想主旨说：“天上地下，顶踵乃立。阴阳腹背，左右互易。《乾》《坤》之等，七十有二。以八乘之，五百七十有六。每卦之分一十有八，积三十二而究于本末。三部九候，以视生脱。八表之交，在于中达，谨守《孚》《过》，勿使气夺。阴阳太少，平于《涣》《节》。其上二百九十有七，其下二百七十有九，日月两交，互于《济》中，《乾》《坤》以通。踵动于《咸》《恒》，气发于《屯》《蒙》。自亢还潜，不战焉穷。”

三 孔图下：山水地理与卦象、星象及经络

这部分主要讨论的是后天八卦与中国地理的山脉水系问题。这里面又牵涉两个层面，一是中国的九州山水与星象的分配，二是山水与人体经络的比附。星象与九州地理的分配，就说传统星占学中的分野说。星象分野的思想源自《周礼·春官宗伯》“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左传》中就有以实沈（参宿）配晋、大火（心宿）配宋、鹑火配周的说法，但是还没有较为完备的分野体系。陈遵妫先生认为：“分野的起源，大概在战国时代，这从他所分配的国名，也可以证明；但其分配的方法，各种史料略有不同。有按十二次分配的，有按二十八宿分配的，还有按北斗七星或五星分配的。”^①到了汉代，《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天官书》、《汉书·地理志》、郑玄《周礼注》等都载有很完备的州域或列国分野情况，这些分野说的具体分属情况基本一致，可列如下简表：

①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页。



汉代诸书星象分野表

十二次	二十八宿	淮南子	汉书	郑玄《周礼注》	史记
星纪	斗、牛	越	吴、越	吴、越	扬州
玄枵	女、虚、危	吴、齐	齐	齐	青州
轸胃	室、壁	卫	卫	卫	并州
降娄	奎、娄	鲁	鲁	鲁	徐州
大梁	胃、昂、毕	魏	赵	赵	冀州
实沈	觜、参	赵	魏	晋	益州
浑首	井、鬼	秦	秦	秦	雍州
浑火	柳、星、张	周	周	周	三河
浑尾	翼、轸	楚	楚	楚	荆州
寿星	角、亢	郑	韩	郑	兖州
大火	氏、房、心	宋	宋	宋	豫州
析木	尾、箕	燕	燕	燕	幽州

上表为了简单起见忽视了其中的一些细微的差异，如《淮南子》是把女宿单独列为吴地，而《汉书》把斗宿单列为吴地，《史记》把斗宿列为“江湖”等。但总体上来讲，汉代的这四种星象分野说是趋同的。唐代僧一行根据唐代当时的天象和地理情况又具体设定了一套很详细的分野说，特别是其提出的“山河两戒”的划分体系，对后世分野说影响很大^①。南宋唐仲友《帝王经世图谱》卷七、明代章潢《图书编》卷二十九，都对历史上的分野说进行了总结和进一步的探讨。

黄道周在《孔图下》里用卦象来探讨中国的山川地理，并把卦象与星象分野结合在一起，这在星象分野学说史上是少有的。《孔图下》后天八卦和中国地理方位的配属，在格局上和《说卦传》“〈震〉东、〈巽〉东南、〈离〉南、〈坤〉西南、〈兑〉西、〈乾〉西北、〈坎〉北、〈艮〉东北”基本一致。根据《孔图下》

^① 一行的分野思想载于《新唐书·天文志》，僧一行分野说的基本框架和汉代也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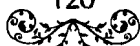


原文八卦与中国地理的分属情况可列下表：

“孔图下”八卦星象封域、分野表

八卦	封域	分野	二十八宿	十二次	十二地支	五帝
兑 乾	陇 蜀 雍 梁 秦	卫 齐 吴	室 壁 女 虚 危 斗 牛	鹵 觜 玄 枵 星 纪	亥 子 丑	颡 项
坎 艮	晋 汾 沁 泽 潞 赵 代 幽 燕 蓟	燕 幽 蓟 宋 徐 亳 郑 汝 潁	尾 箕 氏 房 心 角 亢	析 木 大 火 寿 星	寅 卯 辰	太 昊
震 巽	宋 郑 吴 越 扬	楚 梁 秦 陇 蜀	翼 轸 柳 星 张 井 鬼	鹑 尾 鹑 火 鹑 首	巳 午 未	列 山 轩 轅
离 坤	楚 荆 夔 泸	晋 赵 鲁	猪 参 胃 卯 毕 奎 娄	实 沈 大 梁 降 娄	申 酉 戌	少 昊

黄道周在《孔图下》里以〈兑〉、〈乾〉、〈坎〉、〈艮〉、〈震〉、〈巽〉、〈离〉、〈坤〉的顺序排列八卦和六十四卦，其八卦推演成六十四卦的规则和《孔图上》相同，而且在六十四卦和二十八星宿的配合上，《孔图上》和《孔图下》也是相同的。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黄道周的星象分野和前人基本上一致，但是他增加了“封域”一览。“封域”一词源自《周礼·春官宗伯》“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在黄道周以前，对封域的理解一般就是指分野。但黄道周这里，分野和封域区别为两个不同的体系。传统上一般以角、亢、氏、房、心、尾、箕七宿为东方苍龙，以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为北方玄武，以奎、娄、胃、昂、毕、觜、参七宿为西方白虎，以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为南方朱雀。但是我们看到分野说里的地域和星宿方位并不一致，如鲁国在东方，但分到西方奎、娄二宿；吴国在东南，但分到北方斗宿。而黄道周的“封



域”说则所封地与其星象方位基本一致。黄道周在《孔图纬下》的横图“八际分山”一览参照的是星象封域，而不是星象分野。至于黄道周为什么要在传统的分野说之外提出封域说，尚需进一步研究。

《孔图下》里在八卦星象封域说的基础上，还用中医经络来比附中国的山水地理。黄道周取人身高为八尺一寸，按照一尺千里的比例放大到中国大地，他取八千一百里为半径，以中原为圆心，则圆周两万四千三百里内为华夏腹地，而以长江、黄河为中华大地的两条大经络。黄道周以西方〈兑〉为首，东方〈震〉为足，东北〈艮〉为手。这样中国地形比附为人体就是西部为头，东部为脚。黄道周以人体脏腑来比拟中国大地，他认为：岷嶓一带为肺，嶓函一带为心包，瀋澗^①一带为胃，嵩高一带为脾脏，太华山以北一带为肝脏，琅琊以西一带为肾脏，琅琊以东一带为膀胱。黄道周说：“岷嶓、六苞、石阶、峨眉、青城、太华、惇物、太乙，此阙下之华盖也。骹函而东，为心包络。渊液所会，在于瀋澗。嵩高两室，谓之神仓。神仓，胃也。胃左七叶，首阳、天坛、王屋、太行、隆虑、蘓门、林落，七魄所藏，谓之青府，胆智出焉。其右嶠岼、桐栢、天门、九嶷，濡淮江汉，谓之通谷。乃并四气，循江而左，循河而右。扬淮之维，任督始交，为八奇府。南上庐阴，魄瀾英霍；北上峯阳，薇华蒙矜，为肾命门。精志所宿，纽系于涂山，万物之所生死出入也。齐、吴以东，谓之两晓，二维所结，视其注发。南衡北恒，谓之两决。诸脉所凑，执其仰覆，参候不失。”又说：“陇、蜀、杨、豫为天地之冲维，任督二脉所交，输于脑咽也。”

黄道周还用中医的经络学说来描述中国的地理山水，他说：“凡手之三阴五十八穴，皆起于朱圉、骹函而内，循于燕山、越峤之端”、“凡手之三阳百二十四穴，皆起于燕山、越峤之里，系于岷嶓、洮桓之端”、“凡足之三阳三百二穴，皆始于岷嶓、桓洮之表，达于越门、辽海之端”、“凡足之三阴百二十二穴，皆发于吴

① 指伊洛一带。



门、莱海之里，达于瀋洞、渭洛之端”。黄道周还借用经络流注井、荣、俞、经、合的特征点来详细描述中国地理气脉的走向，根据《孔图下》原文，整理为如下表：

《孔图下》中国地理经络走向表

			井	荣	俞	原	经	合
艮手 太阴	鸟鼠 岷嵎	左行	龙桐	白浮	居庸	狼牙	雁门	狐岐
		右行	九华	云林	灵谷	湓淦	浮冈	长沙
震足 太阳	钟山 岱宗	左行	中固	蒲沈	运河	白云	温泉	喜峰
		右行	青泉	雁宕	括苍	南明	渔梁	绵水
艮手 少阴	崱中	左行	明月	黍谷	滴水	五峙	岢岚	壶口
		右行	白岳	诸姑	金饶	大章	聂都	沧浪
震足 阳明	嵩高 两室	左行	成胶	两劳	鼋岛	榆口	擦崖	马兰
		右行	天坪	龙湫	大漆	乌龙	三衢	灵山

黄道周在《三易洞玑》略例里概括《孔图下》的思想主旨说：“《归藏》首《坤》，《连山》首《艮》。何以首《艮》？两乙之命。仲尼函三，兼《兑》与《震》。《震》委《兑》源，山泽以蟠。方于两臂，一尺千里。八表经围，为八尺水。中街两交，达于四末。左阳右阴，任督上下，七百二十九穴。万物有命，皆系房中。大未^①见阳，列国乃从。水落水归，安知东西。故己不破亥，未不破癸，河汉纵横，为百国界。不识八界，何言八会？不测八表，何言天老？人从地之为天，地从天之为道。”

第四节 黄道周与易学史上的三易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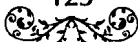
以上三节论述了《三易洞玑》伏羲易、文王易、孔子易的主要思想内容，本节则对历史上的三易说作一个回顾，来进一步了解黄道周三易说的特色。从大的方面来讲，易学史上有两种概念

① “未”，道光十年刻本《黄漳浦集》卷二十《孔图序》作“火”。

完全不同的三易说，一个是说三种不同体系的易学，一个是讲《周易》的三个思想原则。《周易》的三个思想原则三易说，即变易、简易、不易，此说源于《乾凿度》：“孔子曰：易者，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后来郑玄在《易赞》中进一步强调说：“易之为名也，一言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变易、简易、不易”三易说在易学史上没有多少争论，而且易学史上说三易往往也不是指此种三易，而是指三种不同体系的易学。因此，本节对变易、简易与不易的三易说不作更多讨论。三种不同体系的三易说法源于《周礼》所说“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可是《周礼》于《连山》、《归藏》、《周易》这三易只说“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对这三易的更具体情况没有任何交代，于是秦汉以后就不断出现各种对《连山》、《归藏》易的推断和猜想，也不断有各种所谓的《连山》、《归藏》文本的新发现和记载，产生了诸如三易和三皇五帝、三易和夏商周三代、三易与河图洛书、三易和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三易和三天（先天、中天、后天）、三易和三坟（山坟、形坟、气坟）等很多扑朔迷离的问题。就《四库全书》来看，宋明时期又至少出现两部单论三易并以三易命名的易学专著，一个是南宋末朱元升的《三易备遗》，一个是明末黄道周的《三易洞玑》。朱元升的三易说基本上还是延续着传统上《周礼》所说《连山》、《归藏》、《周易》三易说的话题与框架。而黄道周的三易说在三易说史上是很特殊的，他的三易不是指《连山》、《归藏》与《周易》，而是指伏羲易、文王易和孔子易。就黄道周的三易之名来看，他和班固在《前汉书·艺文志》所说“三更三圣，世历三古”所指向的三易很接近。

一 三易与古圣先王

“三易”一词最早出现于《周礼》“春官宗伯”中的“太卜”和“筮人”：“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以八命者赞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很明确，这里的三易就是指《连山》、《归藏》与《周易》，而且这三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可是《周礼》并没有指出此三易著于何代，郑玄在《周礼》“三易”注中引用东汉经学大师杜子春的观点：“连山虞戏，归藏黄帝，”^①杜子春认为《连山》是伏羲易，《归藏》是黄帝易。可是在今本《周礼》此注中，没有出现郑玄自己对三易时代的看法，而郑玄的三易说实际上对后世影响更大。郑玄关于三易时代的看法后来保存在宋人王应麟所辑《周易郑康成注》中，郑玄说：“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②这样郑玄的三易说就和杜子春的说法有所出入，郑玄把《连山》属夏，《归藏》属殷。郑玄并把《周易》的“周”理解为周普之义，孔颖达在《周易注疏》中不赞同郑玄解“周”为“周普”，认为《周易》之“周”当指周地或周代，孔颖达说：

案：《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既《连山》、《归藏》并是代号，则《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毛诗》云“周原臈臈”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时，正在羑里，周德未兴，犹是殷世也，故题周别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其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故《易纬》云“因代以题周”是也。

孔颖达这里所引用《世谱》这则材料又引出一种三易说，此三易说和杜子春说都把《归藏》和黄帝联系起来。但《世谱》把《连山》和神农相联系，以连山和列山是同指神农。到此，至少已有三种三易说，即杜子春说、郑玄说和孔颖达所引用的《世

① 《周礼注疏》卷二十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7页。

② 《周易郑康成注》，王应麟编，文渊阁《四库全书》。



谱》说。后来的很多观点也基本上围绕这三种三易说，并试图作出种种调和。如朱震在《汉上易传》中转引王洙所称《山海经》的记载说：“王洙曰：《山海经》云：‘伏羲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列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①但是朱震在《汉上易传》中又引姚信的说法说：“姚信曰：连山氏得河图，夏人因之曰《连山》。归藏氏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②这两种说法大同小异，都试图融会杜子春和郑玄的观点，而且又都引出河图，认为《连山》、《归藏》、《周易》三易皆源于河图，朱震对此观点很信从，他说：“《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仲尼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圣人受命必有符瑞。”^③但是今本《山海经》并无“伏羲得河图”之说，姚信所说“连山氏得河图”云云也不知载于姚信所著何书。

皇甫谧在《帝王世纪》卷一中又认为：“庖牺作八卦，神农重之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引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干宝在《周礼注》中又说：“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此《连山》之易也。初〈乾〉初〈夬〉（坤），初〈艮〉初〈兑〉，初〈萃〉（坎）初〈离〉，初〈厘〉（震）初〈巽〉，此《归藏》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连山者，列山氏之书也，而夏人因之。归藏，轩辕氏之书也，而商人因之。”^④此两说和前几种说法又有出入，为清晰起见，不致混乱，现把以上各种三易和古圣先王关系的说法列成下表：

① 《汉上易传》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

② 《汉上易传》卷八。

③ 《汉上易传》卷上。

④ 干宝《周礼注》已佚，但这段材料影响很大。



连山	归藏	周易	其他
杜子春	伏羲	黄帝	
郑玄	夏	商	
《世谱》·孔颖达	神农（亦曰列山）	黄帝	周
《山海经》	伏羲氏—夏	黄帝氏—殷	列山氏—周人
姚信	连山氏—夏	归藏氏—殷	伏羲氏—周人
帝王世纪	炎帝（神农）—夏	黄帝—殷	文王
干宝	列山氏（神农）—夏	轩辕氏—商人	伏羲—文王

此表基本上囊括了古代关于三易与古圣先王关系的论说。以上这七种说法在“《归藏》—黄帝—商”这一系上趋同，在《连山》一系分歧较多。与此相关，易学发展史上还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此说出于班固《前汉书·艺文志》所说：“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韦昭注“三圣”为“伏羲、文王、孔子。”孟康注三古说：“《易·系辞》曰：《易》之兴，其于中古乎？然则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此“三圣三古”也可算三易说的一种，此三易则指伏羲易、文王易和孔子易。这种三易和《周礼》所说《连山》、《归藏》、《周易》三易说又不同，但是伏羲易、文王易、孔子易这种三易说在后来也很盛行，黄道周的《三易洞玑》正是这种三易说的典型代表。文王《周易》、孔子《易传》都有可靠的经典文献作依据，后来邵雍发明伏羲易为先天图，这样伏羲易、文王易、孔子易的三易说，要远比根本就摸不清的《连山》、《归藏》要实在得多。同时，与此紧密相连的是重卦说，即是谁把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这大概又有四种不同的说法，孔颖达《周易注疏》在卷首“论重卦之人”中说：“重卦之人诸儒不同，凡有四说：王辅嗣等以为伏羲画卦，郑玄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孔颖达主张伏羲既画八卦又重卦，并对其他几种重卦说一一作了驳斥。传统上常认为是文王重卦，若据《周礼》所论三易，则《连



山》、《归藏》时已有六十四卦^①。

二 三易文本及其思想特色

《连山》、《归藏》成于何时已经是个谜，其具体情况除《周礼》所说“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外也很难再作进一步的了解，可是秦汉以后不断出现各种扑朔迷离的关于《连山》、《归藏》具体情况的记载。下面分出四个小专题来分别叙述：

(一)《连山》、《归藏》的字数，见于桓谭《新论》。桓谭在其《新论》里说：“《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后世对此有信之者，有疑之者。黄宗炎批评说：“是殷书与《周易》等，夏之文字所载几二十倍于文王周公之辞，岂古昔之方册乎？为此说者亦不明古今之通义矣。又不知吾夫子亦曾见之否？何平生竟无一言及此也？”^②

(二)《连山》、《归藏》的卷数，见于《隋书》和《唐书》。《隋书·经籍志》：“《归藏》十三卷，晋太尉参军薛贞注。”^③《新唐书·艺文志》：“《连山》十卷，司马膺注。《归藏》十三卷。”^④唐代的十卷《连山》多认为是隋代刘炫的伪作，如元代的胡一桂就认为：“自唐以前并无其书。《隋·儒林传》云：“牛洪奏求天下遗逸之书，刘光伯（炫）遂造伪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坐除名。则唐之《连山》似隋世伪书。”^⑤但是宋人郑樵对《新唐书》的记载信以为真，他说：“夏后氏易至唐始出，今亡。”^⑥宋王尧臣等所编《崇文总目》又载：“《归藏》三卷，晋太尉参军薛正注，隋世有十三篇，今但存《初经》、《齐母》、《本蓍》三篇，文多阙乱，不可详解。”^⑦宋李过在其《西溪易说》原

① 但是若认为《周礼》为刘歆伪造，《连山》、《归藏》云云皆为子虚乌有了。

② 黄宗炎：《周易象辞·周易寻门余论》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

③ 《隋书·经籍志》又说：“《归藏》汉初已亡。案：《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以本卦尚存，故取贯于《周易》之首，以备殷易之缺。”

④ 《旧唐书·经籍志》又云：“《归藏》十三卷。殷《易》，司马膺注。”

⑤ 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中篇，文渊阁《四库全书》。

⑥ 郑樵：《通志》卷六十三“艺文略第一”，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55页。

⑦ 王尧臣：《崇文总目》卷一《易类》，《丛书集成初编》。



序中载有《归藏》“初经”与“齐母”的部分内容。但元代的吴莱也认为：“《归藏》三卷，晋薛贞注。今或杂见他书，颇类《焦贲易林》，非古易也。”^①另外，《梁书》、《南史》还载有“梁元帝《连山》三十卷”，则此是明注出此《连山》为梁元帝作，这和上面几种似“以假乱真”的情况不同。

（三）三易策数及占彖、占变。《系辞》载《周易》用四十九策筮占，但《连山》、《归藏》筮数如何，隋唐之前，并没有人论及。可是宋元而后很多人都认为《连山》用三十六策、《归藏》用四十五策。考察这种说法，当出于南宋郑樵的《通志》，他说：“《连山》用三十六策，《归藏》用四十五策，《周易》用四十九策。”^②与此相关的是《连山》、《归藏》占彖与《周易》占变的问题，这种说法当源于《乾凿度》郑玄注。《周易·乾凿度》（上）有这么一段话说：“阳动而进，阴动而退，故阳以七、阴以八为彖，《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亦合于十五，则彖变之数，若之一也。”郑玄对这段话注解：“彖者，爻之不变动者”、“九六，爻之变动者。《系》曰‘爻，効天下之动也。’然则《连山》、《归藏》占彖，本其质性也；《周易》占变者，効其流动也。”^③宋人郑少梅说：“自包牺以至夏、商，八卦虽重，而未知所谓七八九六之常变也。《连山》始《艮》，《归藏》始《坤》，夏商用之，皆以不变为占，故其数止于六十有四而已。文王因羑里之囚，用以卜筮，遂窜易繇辞，更改术数，立大衍之说，开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使一卦可以衍六十四焉，故名曰《易》；《易》者，变也。后世谓文王重六十四卦，不知《洪范》已有贞悔，《连山》、《归藏》其别已六十四矣。”^④冯椅对郑氏之论很欣赏，他说：“《周易》之义，唯郑氏得之，其曰‘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窜易繇辞，立大衍’之说，诚为确论。”南宋郑鏐也说：“然三代之易名异而卦不异，盖卦虽

① 朱彝尊：《经义考》卷三，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8页。

② 郑樵：《通志》卷六十三“艺文略第一”，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55页。

③ 林忠军：《〈易纬〉导读》，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83页。

④ 冯椅：《厚斋易学》卷一“易辑注第一”，文渊阁《四库全书》。



同而所占者异也。《周易》以九六为占，而《连山》、《归藏》以七八为占。《周易》占其变者，《连山》、《归藏》占其不变者。”^①

(四) 三易与三坟。“三坟”一词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十二年》：“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国认为此三坟为伏羲、神农、黄帝之书。三坟早已失传，但是在北宋元丰年间，三坟书又突然在世间出现，一说是张商英得之于民间，如宋晁公武说：“右皇朝张商英天觉得之于比阳民家，《坟》皆古文而《传》乃隶书。所谓《三坟》者，山、气、形也。按《七略》不载《三坟》，《隋志》亦无之，世皆以为天觉伪撰，盖以比李筌《阴符经》云。”^②一说是毛渐得之于民间，如陈振孙说：“（《古三坟书》一卷）元丰中，毛渐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其辞诡诞不经，盖伪书也。”^③不管怎样，元丰中出现的《古三坟书》多认为是伪作。但是南宋的郑樵却信以为真，并把三坟和三易联系起来，他说：“三皇太古书，亦谓之三坟，一曰山坟，二曰气坟，三曰形坟。天皇伏羲氏本山坟而作《易》，曰《连山》。人皇神农氏本气坟而作《易》，曰《归藏》。地皇黄帝氏本形坟而作《易》，曰《坤》《乾》。虽不画卦而其名皆曰卦爻大象。《连山》之大象有八，曰君、臣、民、物、阴、阳、兵、象而统以山。《归藏》之大象有八，曰归、藏、生、动、长、育、止、杀而统以气。《坤》《乾》之大象有八，曰天、地、日、月、山、川、云、气而统以形。皆八而八之，为六十四。其书汉魏不传，至元丰中始出于唐州比阳之民家。世疑伪书，然其文古，其辞质而野，其错综有经纬，恐非后人能为也。如纬书犹见取于前世，况此乎？且《归藏》至晋始出，《连山》至唐始出。然则三坟始出于近代，亦不为异事也。”^④宋李过《西溪易说》对新出现的三坟也很推崇，也把三坟和三易联

① 王与之：《周礼订义》卷四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

②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第四卷经解类，孙猛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44页。

③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卷二，《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初版，第27页。

④ 郑樵：《通志》卷六十三，“艺文略第一”，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55页。



系起来。他说：“据本朝元丰中毛渐奉使京西，至唐州得三坟书于民家，坟皆古文，有曰山坟、气坟、形坟，盖山坟为天皇伏羲氏《连山易》，气坟为人皇神农氏《归藏易》，形坟为地皇黄帝氏《乾坤易》。其经卦皆八，每卦之下皆有七卦，遂为八八六十四。”^①

三 干宝的三易说及其影响

后世论三易，有首卦（《艮》、《坤》、《乾》）、三正（建寅、建丑、建子）、三天（先天、中天、后天）之说，这些说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干宝，干宝的三易说在易学史上影响很大，故特分出一节来论述。干宝的三易说集中于下面一段材料：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此《连山》之《易》也。初《乾》初《夷》，初《艮》初《兑》，初《萃》初《离》，初《厘》初《巽》，此《归藏》之《易》也。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连山》者，列山氏之书也，而夏人因之。《归藏》，轩辕氏之书也，而商人因之。夏得人统，故岁首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统，故岁首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统，故岁首建子而卦首《乾》。伏羲之易小成，为先天；神农之易中成，为中天；黄帝之易大成，为后天。^②

这段材料被后人多次全部或部分征引，据说是见于干宝《周礼注》，但是干宝的《周礼注》早已失传，这段材料最早见于何种文献尚待考。总结起来，干宝的三易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三易与《说卦传》及小成、中成、大成的思想。上文在论“三易与古圣先王”时提及干宝的观点，即《连山》——列山

① 李过：《西溪易说》原序，文渊阁《四库全书》。

② 转引自（明）杨慎《升庵集》卷四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



氏一夏、《归藏》——轩辕氏一商、《周易》——伏羲一文王。奇怪的是干宝认为《说卦传》所说“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为伏羲小成先天之《周易》，《说卦传》所说：“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为神农中成中天之《连山》，而“初〈乾〉初〈巽〉（坤），初〈艮〉初〈兑〉，初〈萃〉（坎）初〈离〉，初〈厘〉（震）初〈巽〉”为黄帝大成后天之《归藏》。干宝所说的后天大成《归藏易》“初〈乾〉初〈坤〉，初〈艮〉初〈兑〉，初〈坎〉初〈离〉，初〈震〉初〈巽〉”和李过《西溪易说》原序中所载《归藏》“初经”一致。据《说卦传》“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如果把这句话倒过来，可读为“初〈乾〉初〈坤〉，初〈艮〉初〈兑〉，初〈坎〉初〈离〉，初〈震〉初〈巽〉”。那么，顺着干宝的思路，我们似乎也可以把《说卦传》“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说成是《归藏易》，而且这句话最后也恰恰说“坤以藏之”。这样干宝的三易和《说卦传》的关系就很紧密，其对应关系可制成下表：

干宝三易说与《说卦传》表解					
三易	三皇	三代	三成	三天	《说卦传》
连山	列山	夏	中成	中天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归藏	黄帝	商	大成	后天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①
周易	伏羲	周	小成	先天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

① 此条只是笔者就干宝《归藏》“初干初巽（坤），初艮初兑，初萃（坎）初离，初厘（震）初巽”和《说卦传》“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对应关系的一种推定。有意思的是南宋的朱元升在其《三易备遗》一书中也正是以《说卦传》此段为《归藏易》，下文会论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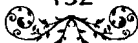
(2) 三易首卦与三正、三统。后世一般都认为《连山》首《艮》、《归藏》首《坤》、《周易》首《乾》，而且和夏、商、周历法的建寅、建丑、建子三正说联系起来。这在易学史上后来几乎成了常识而为很多易书所引用，但是秦汉时期并没有这种说法，这种观点也当从干宝开始。唐代贾公彦《周礼注疏》中又重申了这种说法，并进一步把三正和律吕中的黄钟、大吕、太簇结合起来，贾公彦说：

《连山易》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于山，故名易为《连山》。《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者，此《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故名为《归藏》也。郑虽不解《周易》，其名《周易》者，《连山》、《归藏》皆不言地号，以义名易，则周非地号，以《周易》以纯《乾》为首，《乾》为天，天能周布于四时，故名《易》为周也。必以三者为首者，取三正三统之义，故律历志云：“黄钟为天统，黄钟子为天正；林钟为地统，未之冲丑，故为地正；太簇为人统，寅为人正。周以十一月为正，天统，故以《乾》为首。殷以十二月为正，地统，故以《坤》为首。夏以十三月为正，人统，人无为卦首之理，《艮》渐正月，故以《艮》为首也。”^①

贾公彦此论综合了郑玄和干宝的观点，可以说唐宋以后所论三易首卦与三正及其与律吕的关系问题，基本上都是延续了干宝和贾公彦的说法^②。朱熹曾以“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

① 《周礼注疏》卷二十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7页。

② 后世论《归藏》首《坤》，也多举《礼运》孔子所说：“我欲观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得《坤》《乾》焉”为证。



生于寅”^①来理解邵雍的《皇极经世》，其实这种观点也和干宝的三易说有着一一定的渊源。

(3) 先天、中天与后天的思想。“先天”、“后天”的说法最早见于《文言》“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但是一直没有和“先天”、“后天”相对的“中天”一说，“中天”的提法当自干宝始。干宝以伏羲易为先天、神农易为中天、黄帝易为后天。《连山》即神农易，夏人因之；《归藏》即黄帝易，商人因之。那么，《连山》为中天，《归藏》为后天。这样，《周易》因袭伏羲易而成了先天易。宋儒自邵雍始大谈先天、后天，这点应该受到干宝的一定影响。明代的杨慎就认为“邵康节之易先天、后天，其源出于此”，他还说“今之读易者知有先天、后天，而不知有中天，读尚书者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②，可乎？”^③清人毛奇龄也认为干宝的三易“三天”、“三成”的思想“即宋儒以伏羲为先天，以文王为后天，以八卦为小成，以六十四卦为大成之所始”^④。邵雍的易学常被称为先天学，《皇极经世》在卷十三“观物外篇上”中集中讨论了先天、后天的思想，邵雍说：“先天图者，环中也”、“先天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乎心也”、“先天学主乎诚，至诚可以通神明，不诚则不可以得道”、“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尧之前，先天也；尧之后，后天也。后天乃效法耳”。此外，其诗集《击壤集》中也大量用到“先天”一词，并有好几首《先天吟》直接吟诵其先天学的思想和体悟。但是后人常以伏羲之易为先天、以文王之易为后天，并以《说卦传》“天地定位”一节为先天伏羲八卦，以“帝出乎

① 《朱子语类》卷四十五《论语》二十七，“周问：三正之建不同如何？曰：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盖至子始有天，故曰天正；至丑始有地，故曰地正；至寅始有人，故曰人正。康节分十二会言到子上方有天，未有地；到丑上方有地，未有人；到寅上方始有人。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故三代即其始处建以为正。”《朱子全书》第十五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3页。

② “中文尚书”见《后汉书》卷八十七《刘陶传》。

③ 杨慎：《升庵集》卷四十一，明万历年间张士佩刻本。

④ 毛奇龄：《易小帖》卷二，清康熙二十五年萧山书留草堂刻本。



〈震〉”一节为后天文王八卦，认为这些都是邵雍的思想。其实这是误会，邵雍并没直接说过伏羲易为先天、文王易为后天。这种说法只是朱熹和张行成对邵雍思想的发挥，朱熹说：“据邵氏说，先天者，伏羲所画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始终之变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为作传者是也。”^①张行成在《皇极经世索隐》原序中说：“先天者，伏羲之《易》也。后天者，文王之《易》也。”朱熹在《周易本义》开篇就列出伏羲先天八卦图和文王后天八卦图，这对后世影响很大，以至于今天说起先天、后天一般都指伏羲和文王。

四 朱元升《三易备遗》三易说

很多易学著作都谈论过三易，但是很少有以专书来论三易的。《四库全书》收了两部专门论三易的著作，一个是南宋朱元升的《三易备遗》，一个是明代黄道周的《三易洞玑》。《三易备遗》收入《四库》经部《易》类，《三易洞玑》收入《四库》子部术数类。

朱元升，字日华，号水詹，南宋桂阳军平阳人。《三易备遗》初稿成于咸淳六年（1270），后由其子朱士立定稿。咸淳八年（1272）由两浙提刑家铉翁表进于朝廷。此书共十卷，第一卷为《河图洛书》，第二、三、四卷为《先天连山易》，第五、六、七卷为《中天归藏易》，第八、九、十卷为《后天周易》。朱元升认为圣人则河图、洛书以定八卦，他取刘牧“图九书十”的观点，并以河图和《说卦》“天地定位”先天八卦相配合，以洛书和《说卦》“帝出乎〈震〉”后天八卦相配合。他认为河洛是三易的基础，所以他在第一卷首先讨论河图洛书。

朱元升称《连山易》为伏羲先天易而夏人用之，他的先天象数“糅合了河洛之学与邵氏先天之学，即承认河图洛书是伏羲画

^① 《晦庵集》卷三十八，《朱子全书》第二十一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5页。



卦的依据。在此种观点的支配下，先论河图洛书，再论伏羲创《连山易》过程，最后论《连山易》六十四卦长分消翕。”^①

朱元升称《归藏易》为黄帝中天易而商人用之。朱元升考察了历来关于“中天”的各种说法，他说：

文王有“先天”、“后天”之辞，《太玄》有“中天”之名。邵子于《观物外篇》以伏羲易为先天，以文王易为后天。迨伯温著《皇极经世系述》则曰：“唐虞者其中天而兴乎？尧舜者其应运而生乎？”是又以唐虞之时为中天。然愚考《周礼》三易之序，曰：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伏羲《连山》，既以先天维之；文王《周易》既以后天纪之，则黄帝《归藏》不得不维以中天，是盖本《周礼》所述三易之序云尔，非敢自异于伯温也。若夫《文言》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太玄》列九天之名一曰中天，此“先天”、“后天”、“中天”其义又各有旨，非此之谓。

应该说和“先天”、“后天”相对应的“中天”一词最早源于干宝，但朱元升这里没有提到干宝，这是很不应该的。不过，干宝以神农《连山》为中天，以黄帝《归藏》为后天，而朱元升则以伏羲《连山易》为先天，以黄帝《归藏》为中天，两者具体判释也差别很大。朱元升认为《中天归藏易》是“黄帝演伏羲《连山易》而作也”，是黄帝把干支、五行、音律和《先天连山易》相结合的产物。他还认为《说卦》所说“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为“《归藏》坤乾图”。

朱元升以文王《周易》为后天易，认为它是文王结合先天《连山易》而创作的，他说：“盖以《周易》取则伏羲《连山易》，犹《连山易》取则天出图书者也。文王演上经首《乾》《坤》，演下经首《震》《艮》《巽》《兑》，演《坎》《离》犹上下经之用，

① 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378页。



演《连山》变对为《周易》反对，演《连山》八八为《周易》六六，演《连山》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为《周易》之策万有二千九百六十，演《连山》画卦之一阳一阴为《周易》序卦之一阳一阴。”可见，在朱元升的三易体系里，《河图》、《洛书》是根本，《连山易》取法于河洛，而《归藏易》和《周易》又是由《连山易》演化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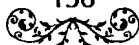
《四库全书总目》评价《三易备遗》说：“元升学本邵子，其言《河图》、《洛书》，则祖刘牧。其言《连山》，以卦位配夏时之气候；其言《归藏》，以干支之纳音配卦爻；其言《周易》，则阐反对、互体之旨。虽未必真合《周官》‘太卜’之旧，而冥心探索，以求一合，亦可谓好学深思者。”^①然清人毛奇龄在其《易小帖》卷二中则抨击该书说：“（《三易备遗》）以《连山》为先天，即伏羲易；以《归藏》为中天，即黄帝易；以《周易》为后天，即文王易。此窃干宝中天之名而又改其说，以附于陈氏三天之所未备，仍取蔡季通所定河图洛书而反之，以一至九为河图，一至十为洛书，悉如刘长民《钩隐》所传者，以之纠缠八卦之中，命为《易》本，乃取陈氏先天图反复回互，以当《连山》，取旧儒纳音说牵强附会，以当《归藏》。然又以《礼器》引夫子曰‘吾得夏时’一语，杂及律历枝干、阴阳分合之数，以充《连山》，欲避文王后天卦位。仍用先天，转旋四象、老少诸说，以充《归藏》，则又与《连山》先天，《归藏》纳音之私说，又无所分别。且干宝以大传‘天地定位’一章为伏羲易，以‘帝出乎〈震〉’一章为《连山易》。而此又窃袭而更改之，以‘天地定位’、‘帝出乎震’二章总为《连山易》，以‘雷以动之，风以散之’一章为《归藏易》。大《易》何书，夫子之传何传？乃可任意割剥拗枉，揉曲尔创，彼见我执，此臆有如是者，此侮圣言无忌惮之甚者也。”^②

五 黄道周《三易洞玑》三易思想

黄道周三易思想的具体内容在第一、二、三节已经作了较为详

① 《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三，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0页。

② 毛奇龄：《易小帖》卷二，清康熙二十五年萧山书留草堂刻本。



细的分析。可以看出，黄道周的三易说和历史上主流的三易说又截然不同，他不同于《周礼》所载《连山》、《归藏》、《周易》的三易说，但和班固“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以伏羲、文王、孔子为易学三圣的说法大体接近。同时，黄道周《三易洞玑》也用了先天、中天、后天的说法来界定其三易，他在《宓图上》说“宓为先天，则周为中天，孔为后天，本天则一，而三统难分”，就是说伏羲易为先天，文王易为中天，孔子易为后天，这基本上是按照其历史展开的自然顺序来界定的。可以看出，黄道周先天、中天、后天的说法和干宝不一样，和朱熹以伏羲为先天、以文王为后天的说法也不一样。黄道周的《宓图》源于邵雍先天图，其《文图》源于《周易》卦序，其《孔图》源于《说卦传》“出〈震〉齐〈巽〉”的八卦方位。但是我们看到他又没有完全照搬这些卦序来序卦，而是别出心裁地作了种种变通和改造，并以此为形式融进了多方面的学科知识。

黄道周《三易洞玑》最重要的知识背景就是天文历法，他把《易》和历融为一体，几乎每一节每一处都要谈论到天文历数。所以，不懂天文历法是无法读懂《三易洞玑》的。黄道周生前，其门人中能精研《易》象与历数的只有陈荃谟、朱朝英二三人而已，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也说：“近惟海宁朱康流（朝英）、樵李陈石肃庵（荃谟），皆事黄石斋先生，知历法。”^①陈荃谟曾概括《宓图》的精义说：“《乾》集虎首，《坤》集龙尾^②，由是卦数爻象相推，而万世不斲。晷律不违，日差地行，循环不忒，天之言也，亦羲圣所欲言也。”概括《文图》的精义说：“两极隐现于《乾》，日月出入于《坤》，转六十四为反对三十六，倍反对为七十二，以之直十二爻而取度，则二五之高深尽；以之接运气，则腑脏之主客治；以之取交会而加乘，则日月之盈缩定，天之言也，亦文圣所欲言也。”概括《孔图》的精义说：“大明生于东，帝宫

①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一，清康熙三年庐陵于藻刻本。

② 见《三易洞玑·宓图上》：“《坤》集于尾，谓之龙尾；《乾》集于猪，谓之虎首。”



出于〈震〉，太阴视之盈亏，五精视之迟疾，顶踵合于《乾》《坤》，星汉区乎八际……君子明之，可布敬治天人之业，天之言也，亦孔圣之所欲言也”。此足见其对黄道周三易思想的推崇。

黄宗羲也曾对黄道周《易》历思想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漳海之学如武库，无所不备，而尤邃于《易》历。三乘《易》卦为二十六万二千百四十四。以《授时》配之，交会、闰积、盈缩，无不吻合。《诗》与《春秋》递为爻象。《屯》《蒙》而下，两《济》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之治乱，燎若观火。”^①当然，清代也有学者批评《三易洞玑》，其中尤以李塨为甚，他说：“后人偶获一见，附离圣经，曲为比合，甚失易妙。至于流于异端，牴于方技，如《参同契》、《易图钩隐》、《三易洞玑》诸书皆乱易者也，学者勿为所荧。”^②

① 朱彝尊：《经义考》卷六十三，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48页。

② 李塨：《周易传注》《凡例》，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三章

变卦解易

生活中人们常用“变卦”一词表示某人原有设想或承诺的意外改变。“变卦”在《周易》思想中的原本意思是：由于一卦六爻中某一爻或多爻的阴阳变化，使得此卦变成了另一卦。这里的“此卦”常称为“本卦”，而“另一卦”则称为“变卦”。“变卦”也可以称为“之卦”或“变体”，有时“爻变”也有变卦的意思，而变卦则是最常用和最规范的用词。变卦思想渊源于卜筮，由于《周易》有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象，又用九、六、七、八分别称之。若一爻筮得为少阴八和少阳七则不变，为静爻；筮得太阴六和太阳九则为动爻，要分别变为少阳七和少阴八。这样筮得一卦六爻常有一爻或多爻变动。从春秋时期《左传》和《国语》中古老的筮例来看，一爻变的情况占绝大多数。一般说来一爻变即当以此爻辞占断，但春秋时期人们往往更侧重从本卦和变卦之间卦象的变化来分析论占，也时有论及变卦的卦辞或和变卦相应爻的爻辞。这样一来，某些筮例的解析，就完全可以逆转过来，看作是在结合变卦之象来解释爻辞。这样就给人以启发：当初圣人观象系爻辞的时候是否综合了本卦之象和变卦之象。这可是个天大的秘密，若系爻辞的时候果真是如此，那么要解某爻辞，就得令此爻变动，然后再结合变卦之象来解释爻辞。

《左传》和《国语》中的古老筮例是变卦解易思想的重要渊源。此外，《周易》本身的文本结构和具体内容也都给变卦解易派以很大启示和理论支持。如今本《周易》爻题皆以“九”或



“六”来称，九、六是太阳、太阴，需要变动，这是常识。《乾》《坤》两卦中更有独特而又让人迷惑的“用九”、“用六”，春秋时期的蔡墨就以《乾》之《坤》和《坤》之《乾》来指代“用九”“用六”，这就是说六爻要全变。由此可见，《周易》以“九”“六”为爻题就意味着此爻需要变动。传统上一般认为，与《连山》、《归藏》占彖主静的思想相比，占变的思想则为《周易》的一大特色。《系辞》中就大量记载了这种“爻变”和“占变”的思想。如：“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爻者，言乎变者也。”“是故卦有小大，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以上见《系辞·上》）“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道有变动，故曰爻。”（以上见《系辞·下》）可以说《周易》就是研究“变”的哲学。《系辞》中关于变动思想的论述比比皆是，以上只是选取和爻相关的变动语句，意思直接明白。可见，“爻”字本身就含有变动的意思。而且《系辞》中的“辞”和“系辞”多半就是指爻辞，“辞也者各指其所之”，“之”也是变动的意思，“其所之”当是指之卦或变卦。否则，“辞也者各指其所之”是很难解释通顺的。总之，变卦解易派既有坚实的权威筮例分析作依据，也有经典的思想理论作后盾。

变卦和卦变是易学史上的既有联系又有很大区别的两种象数学方法。变卦思想多用来解释爻辞，而卦变思想有时可以用来解释《彖传》中的某些字句^①。目前，卦变思想及其流派的研究已经趋于成熟，而变卦思想及其流派的研究却很少有人问津。我们深入易学史研究就会发现，从南宋沈该和都絮奠定变卦解易的思想体

^① 如《贲·彖》“柔来而文刚”，卦变说常以《泰》上六之九二来解；《损·彖》“损下益上，其道上行”，卦变说常以《泰》九三之上六来解，等等。



系之后，元、明、清三代都有不少易学家以变卦思想来解释《周易》爻辞，变卦解易的各种具体方法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变卦解易的思想体例确立于南宋初年的沈该和都絮，元代的吴澄、丁易东、龙仁夫、陈应润也或多或少地使用了这种方法来解爻辞，明清时期的黄道周、何楷、方孔炤、方以智、包仪、魏荔彤、王又朴、赵继序更是把这种思想推向了历史的高峰。我们今天完全可以说这是易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遗憾的是近代以来很少有学者来关注、研究这一流派。

黄道周的《易象正》有两大思想特色，一是用变卦的思想来解六十四卦的爻辞，二是用六十四卦来推步中国从春秋到明初两千多年的历史兴衰。黄道周的《易象正》可以说是变卦解易派的巅峰之作，其解六十四卦的每一爻都是先列出本卦的卦辞和变卦的卦辞，再列出本卦变爻的爻辞，然后是结合本卦和变卦的卦辞来分析爻辞。《易象正》有《凡例》一卷整个就是用来论说其变卦解易思想方法的合理性，其《凡例》包括：“春秋说象十八条”、“《系辞》说象十九条”、“本卦说象明义十九条”、“本卦说象疑义三十六条”（其中“正变象”二十四条、“变正象”十二条），共四个部分。本章正是以《易象正》的《凡例》为纲来展开论述其变卦解易的思想。《左传》、《国语》中的古老筮例可以说是变卦解易派的思想根源，这一派的任何著述在论述其思想合理性的时候一般都要追溯到《左传》、《国语》筮例。黄道周自然也不例外，他选取了其中最为典型的十八条筮例来说明爻辞是综合了本卦和变卦的象义。《系辞》中有十九条孔子对爻辞大义的发挥，黄道周试图通过对孔子论爻辞的解析，来说明孔子所论爻辞也是潜在地综合了本卦和变卦的卦辞。“本卦说象明义”是指有些卦的爻辞能够很明白地看出是综合了本卦和变卦的卦辞，爻辞的吉凶状况和其变卦卦辞的吉凶状况基本一致。“说象疑义”，是指有些爻辞和其变卦卦辞的吉凶状况完全相反，有的变卦卦辞吉利而爻辞却凶吝，有的变卦凶吝而爻辞却吉利，黄道周就称前者为“正变象”，后者为“变正象”。本章的重点将通过对说象明义和说象疑义的解析，来具体深入地认识《易象正》是如何用变卦解易的方法来解



爻辞的。本章最后一节主要对易学史上的变卦解易派作出总结和反思，以全面认识《易象正》变卦解易的思想特色。

第一节 论春秋说象、《系辞》说象

黄道周在《易象正·凡例》中详细列举了春秋时期《左传》和《国语》中的十八个典型筮例，以及《系辞》中孔子对十九个卦爻所作的论说。然后，黄道周又以其变卦的思想对这些“春秋说象”和“《系辞》说象”进行了评析，他认为这些说象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变卦解易的思想。

一 论春秋说象

下面选取其中的五条来作讨论，看看黄道周是如何以变卦的思想来对这些筮例作评述的。文中楷体部分为《凡例》原文，一般分为两部分：一是黄道周对筮例的概述，一是黄道周以变卦思想所作的点评。

（一）《观》之《否》

庄公二十二年（前672），陈公子完奔齐，齐人妻之，使为工正。方完之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它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庭实旅百，奉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矣。然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于土，故在异国。若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此论《观》之《否》，以谓极而且泰者也，以其动爻胜其之象，以其大往而占它国。

《观》之《否》为《观》六四爻动，《观》外卦〈巽〉变为



〈乾〉。周史所言“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完全同于后来的通行本《观》六四爻辞。这里以〈坤〉为土，和《说卦传》以〈坤〉为地略有不同；春秋筮例多称〈坤〉为土，实有“国”之义，这与后世以坤为五行之土也稍有差别^①。《否》卦三、四、五爻互巽，与内卦〈坤〉合起来又成一《观》卦，故曰犹有观焉^②。很明显，周史的分析主要运用了本卦的内外卦象、变卦的内外卦象及其互体、本卦和变卦间卦象的转变，同时也可以认为周史是综合运用了这些卦象来具体解释《观》六四爻辞。所以后来的变卦解《易》派就运用了还原倒退的方法，认为爻辞的创设实际上是综合参考了本卦和变卦的卦象，认为所谓观象系辞既观本卦的内外卦象，也要观变卦的卦象。黄道周变卦解爻辞思想的主要特征是结合本卦和变卦的卦辞来解释本爻爻辞，认为爻辞是综合了本卦和变卦的卦辞。

可以看出周史这里对《观》六四爻辞的具体阐发虽然结合了变卦《否》的内外卦象及其互体，但是并没有涉及《否》的卦辞。若按《易象正》来解《观》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是要结合《否》的卦辞“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但一般来说《否》卦辞是不吉利的，这就与大吉大利的《观》卦六四爻辞相矛盾。黄道周认为这个矛盾是表面的，他说“此论《观》之《否》，以谓极而且泰者也”，认为此《否》是极而且泰之《否》，这实际上是结合了《否》九四爻辞“有命无咎，畴离祉”，甚至《否》九五“休否，大人吉”、上九“倾否，先否后喜”的意思也包含在内。黄道周又认为《否》卦辞的“大往”这里是说“以其大往而占它国”，这样就与周史的分析在大意上较为接近。

（二）《归妹》之《睽》

（僖公十五年，前 645）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

① 参见刘大均《周易概论》，巴蜀书社 2008 年版，第 79 页；杨景磐：《中国历代易案考》，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1 页。

②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附录二，“《左传》、《国语》易象释”，九州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66 页。



无妄也；女承筐，亦无貺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为盈败姬。车说其輶，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归妹》睽孤，寇张之弧，侄其从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弃其家，明年其死于高粱之虚。）^①”

此论之象，以本象稍变其辞者也。曰〈震〉曰〈离〉，以同而异，大事不吉，故为盈败姬。凡《易》之占卜多繇也，而取易者近是。

《归妹》之《睽》为《归妹》上六爻动，《归妹》外卦〈震〉变〈离〉。史苏说其繇曰：“士刳羊，亦无妄也；女承筐，亦无貺也。”这和今本《周易·归妹》上六爻辞“女承筐，无实；士刳羊，无血。无攸利”基本相同。“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当是史苏就卦象的进一步推演，似不当看作是其“繇曰”部分。

尚秉和先生结合《易林》认为〈震〉有虚和筐之象^②。可以看出，史苏的分析既结合了变卦《睽》乖离之象义，又结合了《睽》上九爻辞“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之象义。可以说后来的变卦解易派所使用的具体方法，如结合本卦和变卦的卦象的象变、结合变卦的总体象义、结合变卦相应爻辞的象义，这里都出现了。黄道周这里也以其一贯的结合变卦总体象义的方法对此作了点评，“以同而异”为《睽》大象辞，“大事不吉”是《睽》卦辞“小事吉”的反义。

（三）《师》之《临》

宣公十二年（前597），楚克郑，许之平。晋荀林父救郑，

① 括号里的这一段文字，在《易象正·凡例》中被省略了，其实这段文字对变卦解易的思想来说很重要，特补上。

②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附录二，“《左传》、《国语》易象释”，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第572页。



先穀佐之，及河间平。荀桓子欲还，先穀不可。智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则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谓《临》，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果遇必败，彘子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

此亦非卜筮也，而详于之象。

此条为非筮问类的卦例，只是举《师》之《临》来说事，杜预说：“《周易》论变，故虽不筮，必以变言其义。”^① 这里明确给出了《师》初六的爻辞：“师出以律，否臧凶。”这和今本完全一致。《师》之《临》，内卦〈坎〉变为〈兑〉。智庄子对卦象的解析也主要是围绕〈坎〉象变〈兑〉象来说事。“众散为弱，川壅为泽”，这显然是以〈坎〉为众为川，以〈兑〉为弱为泽。〈坎〉有“众”象，不见今《说卦传》^②，但在《国语·晋语四》“重耳亲筮”中司空季子以《周易》解“贞《屯》悔《豫》皆八”时就说：“〈震〉，雷也，车也；〈坎〉，劳也，水也，众也。主雷与车，而尚水与众。”这显然是以〈坎〉为众，而且从其语势来看〈坎〉为众当由〈坎〉为水引申而来。《说卦传》以〈兑〉为少女，柔弱之象可由少女引申而来。“有律以如己也”是以〈坎〉为法律，《周易集解》所引《九家易》也直接说“〈坎〉为法律也”^③。孔颖达引樊光和郭璞的观点说：“樊光曰：‘〈坎〉卦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铨亦平也。’郭璞曰：‘《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铨量轻重，是〈坎〉为法象也。’今〈坎〉变为〈兑〉，为众则散而为弱，为川则壅而为泽，是失法之所用，法败从人之象也。”^④ 由此看来，〈坎〉为法律也当由〈坎〉为水引申而来。“不行之谓《临》”，为什么《临》有不行之象呢？孔颖达正义疏“盈而以竭，

① 《春秋左传注疏》卷二十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4页。

② 今本《说卦传》以坤为众。

③ 李鼎祚：《周易集解》，张文智、汪启明整理，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38页。

④ 《春秋左传注疏》卷二十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41页。



天且不整”，说：“《说卦》〈坎〉为沟渎，沟渎即是川也。《说卦》〈兑〉为泽，川是流水，今变为泽，是川见壅也。”看来，这里《临》卦不行之象当由〈坎〉而为〈兑〉引申而来。〈坎〉为川，川动；〈兑〉为泽，泽静，静曰不行，这都是很明显的卦象。

以上分析表明，智庄子解卦几乎全部集中在《师》、《临》内卦〈坎〉为〈兑〉卦象的转变上，并不论及变卦《临》的卦辞。同时智庄子的分析也可以看作是他运用本卦和变卦的卦象转变来诠释《师》初六爻辞。此筮例看不出智庄子的分析与《临》卦辞“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有什么关联。黄道周这里只简单地说“详于之彖”，从其《易象正》正文解《师》初九爻来看，他以变卦《临》卦辞“八月有凶”来解释“否臧凶”。若把智庄子的分析转变为是对爻辞的诠释，可以说智庄子之论要更精当些。

（四）《艮》之《随》

襄公九年（前564）穆姜入于东宫，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

《随》其出也，穆姜述《随》彖，及《乾》之文言而讳其本象，讳之者何？恶其辞之著也。然而犹述《随》之彖辞，则是论之彖，古之通法也。然则曰：“《艮》之八，何也？”曰：“是二八也，五爻皆动而二独不动，其辞曰：‘艮其腓，不拯其随’，则是不动之随也。《易》有五爻皆动而占其不动者，若《艮》之二八是也，不曰二八而曰之八史误也。”或曰：“《周易》占九六，《归藏》占七八，是非《归藏》也，而占其八，故穆姜之说近古也。”然而皆缪也，是谓《艮》之《坤》。

此《艮》之八和《国语》中“贞《屯》悔《豫》皆八”以及“《泰》之八”是易学史上的千古疑案，很难说得清楚。有谓此《艮》之八为《连山》、《归藏》占法者；有谓《艮》之八为六爻全静，当以《艮》彖占者，特以《艮》之《随》媚姜氏尔；有谓《艮》之八为《艮》六二爻不动，余五爻俱动，故之《随》，等



等，莫衷一是。黄道周先是否定历史上对此筮例的各种看法，然后说《艮》之八当为《坤》。黄道周这个观点又是一说，很独特。他在解释《国语·晋语》中的“《泰》之八”和“贞《屯》悔《豫》皆八”的时候，也坚持其“之八为《坤》”的观点。

黄道周虽然反对《艮》之八为《艮》之《随》，但是他仍然认为穆姜以《随》卦辞来论占是“古之通法”，来为其结合变卦卦辞解爻辞的思想寻求论证。

（五）《乾》之《坤》

昭公二十九年（前513）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虫莫智于龙，以其不生得也，信乎？”蔡墨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有豢龙氏、御龙氏，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此举之卦而通诸象者也。

蔡墨这里不是在卜筮，而是引用《乾》《坤》两卦六个带龙的爻辞来试图说明龙在古代真的存在过。他一口气举出的六个龙爻，分别是今本《乾》卦初九、九二、九五、上九、用九以及《坤》卦上六的爻辞。蔡墨论龙的这段材料后人有很多讨论，而易学家关心的是在非占筮的情况下为什么要用《乾》之《姤》、《乾》之《同人》、《乾》之《大有》、《乾》之《夬》、《乾》之《坤》、《坤》之《剥》的之卦形式来指称这六爻。很显然，这些之卦这里只具有定爻的功能。《左传》、《国语》中的二十二则筮例都没有出现过初六、九三之类的爻题，孔子论爻辞的时候一般也都说“易曰”，这些都似乎说明初九、六二等爻题的出现当在孔子之后，也就是说很可能在战国时代。

可是，春秋时代在非筮问的情况下，为什么一定要用之卦来确



指某爻呢？杜预说：“《周易》论变，故虽不筮，必以变言其义。”^① 变卦解易派则进一步认为《周易》占变，圣人观象系辞，所观之象就包括变卦之象，所以爻辞的意象融摄着其变卦之象。那么反过来，要解读爻辞也需要结合其变卦之象。所以黄道周很简单地点评说“此举之卦而通诸象者也”，认为爻辞和变卦的卦辞是息息相关的。

从春秋时代人们对这些筮例的解析来看，其基本模式是结合本卦和变卦卦象间的变化来作出分析判断，用得最多的是内卦或外卦的三画变卦象，其次是互体象，而很少用到六画变卦象，几乎不论变卦的卦辞。很多筮例的分析，几乎完全可以看作是以内外卦象的转变来解析爻辞，这就直接给人以这样的启示，即能否结合变卦的卦象来解爻辞。所以，后来所有的变卦解易派都认为他们变卦解易的思想是来源于《左传》和《国语》中的筮例。南宋沈该的《易小传》是变卦解易派的奠基之作，该书爻爻都以变卦来解，而且都是先以内卦或外卦的三画变象来解，然后再以六画变象来解。沈该特别重视内卦或外卦的三画变象，这一点和春秋时代的筮例分析在思想上很接近。而黄道周变卦解易的思想特色是要结合变卦的卦辞来解爻辞。其《易象正》一书都是先列本卦的卦辞和变卦的卦辞，然后列本卦爻辞，他认为综合本卦和变卦的卦辞就能把爻辞看懂。黄道周分析春秋说象的目的，是为其以变卦卦辞解爻辞的思想寻求论证。可是，我们看到上面这些筮例的分析中，很少有结合变卦卦辞的。而黄道周的解释大都是千方百计地往变卦的卦辞上靠，试图以变卦卦辞来诠释筮例分析，有的卦爻辞确实很难以变卦卦辞来作出分析，黄道周就改为结合变卦的卦象、卦德和卦的大义来解。应该说黄道周本人也清楚这些筮例很难都以变卦的卦辞来作出解释，所以，他最后也总结说：这些春秋说象“皆举之卦，或玩其辞，或占其象，或因其数。虽未明两象合阐，以释本爻之说，而皆未尝径遗之卦，单证六爻

① 《春秋左传注疏》卷二十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4页。



也”^①。可以看出，黄道周本人也承认这些春秋筮例还不足以“明两彖合闾，以释本爻之说”。“两彖合闾，以释本爻”，是黄道周《易象正》解爻辞的宗旨，“彖”即今天所说的卦辞。虽然春秋说象和黄道周的思想还很不一致，但是他认为这些筮例并没有单论本卦爻象，而不论变卦卦象的，这的确是实际情况。

二 论《系辞》说象

黄道周认为《系辞》中孔子对爻辞的发挥议论也是潜在地结合了变卦的卦辞和象义，只是一般人看不明白，所以才怀疑圣人不用变卦的思想。他论《系辞》说象的目的则是要把其中隐藏的变卦思想给展现出来，从而进一步为其变卦思想寻求经典支持。下面也是选取其中的五条来作讨论。文中楷体部分为《凡例》原文，也分为两部分，一为《系辞》孔子论爻辞原文，一为黄道周以变卦对孔子之论所作的分析。文中讨论也引用了其他变卦解易派的观点以相互阐发。

（一）《中孚》之《益》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此言《中孚》之《益》者也。《益》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言行者，君子之风雷也。风雷之动，小者百里，大者千里。君子言行，动于天地，垂于百世，可不慎乎？

孔子从善恶感应的角度对《中孚》九二爻辞作了义理发挥，认为一言一行，善感善，恶应恶，这种感应不会因空间距离的远

^① 《易象正》凡例。



进而改变。孔子把言行看作是君子的“枢机”，或荣或辱，皆其自招。孔子又进一步把言行提升到君子“之所以动天地”的高度，君子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天地。君子以言行参天地、赞化育，不谨而又慎，能行吗？

黄道周认为孔子的这番道理实际就是《中孚》之《益》的意思。《益》为风雷，是君子言行的象征。风雷之动，百里千里；君子言行，动于天地，垂于百世，怎能不谨慎呢？应该说黄道周这里取风雷之象来比喻君子的言行是恰当而巧妙的，确实能把孔子的意思很好地烘托出来。再则《益》“迁善改过”的大象也符合君子慎言慎行的精神。东汉的虞翻也曾结合《中孚》之《益》来解孔子论《中孚》九二爻辞，解得也很好，虞翻说：“谓二变则五来应之，体《益》卦。《坤》数十，《震》为百里，十之，千里也。外谓《震》《巽》同声，同声者相应，故千里之外应之。迺谓《坤》，《坤》为顺，二变顺初，故况其迺者乎？此信及豚鱼者也”、“二已变成《益》，《巽》四以风动天，《震》初以雷动地。《中孚》十一月，雷动地中，《艮》为慎，故可不慎乎？”^① 应该注意，虞翻虽如此解，但他并不能算是变卦解易派。虞翻变爻变卦的规则是当位不变、不当位变当位，如《中孚》九二以阳爻居阴位，九二不当位应变为六二，于是《中孚》就变为《益》。而变卦解易派则不论当位不当位，皆以变爻变卦来解《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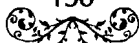
（二）《谦》之《坤》

“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是《谦》之《坤》也，先迷后得，非以为利也。

此论《谦》九三爻辞。黄道周这里取《坤》卦辞“先迷后得”来阐释孔子之论。其实，孔子这段话结合之卦《坤》象来解

^① 李鼎祚：《周易集解》，张文智、汪启明整理，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214页。



可能更直接。《坤》为顺，为厚，这是其基本象义，用在这里是在恰当不过的了。沈该就说：“盖〈艮〉而为〈坤〉，〈坤〉臣道也，居高位而不失其顺，劳而能谦之象也。一阳为众阴所归，万民服之象也。《坤》众也，谦则得众之义也。”^① 都絮也说：“夫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而君子体之以厚德载物，此九三所以为《谦》之《坤》欤？夫谦厚之德，盖得乎《坤》之体也，而上下皆〈坤〉，乃为厚之至。故九三以刚在一体之上则为劳为功，而未离下体则为不伐为不德，故以功下人，为厚之至，于是万民服之，而以一阳为五阴之主焉。然《坤》之为厚，乃德之自然。”^② 这些解说可以说都是非常精彩的，比黄道周的解说要更直接得多。《说卦传》曰“致役乎〈坤〉”，是〈坤〉又有劳役之象，陈应润又说：“九三变阴通卦为《坤》。《说卦》曰致役乎〈坤〉，故劳。”^③ 《坤》六三爻辞说：“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坤》六三《文言》也说：“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应该说这也与其相应的《谦》九三爻辞及孔子之论都是很契合的。

（三）《大有》之《大壮》

《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此言《大有》之《大壮》也。《大有》“元亨”，《大壮》“利贞”，“元亨”顺也，“利贞”信也，合之为《乾》，性情既正，贵德而尚贤，故有顺信之功，无用壮之失，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言《大有》、《大壮》之合于《乾》者也。《象》曰：“非礼弗履。”履信思顺，非贤者而能之乎？

① 沈该：《易小传》卷二上，文渊阁《四库全书》。

② 都絮：《易变体义》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

③ 陈应润：《周易爻变易编》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



此论《大有》上九爻辞，此爻为《易经》中少有的大吉大利之辞，孔子从天顺、人信的角度作了发挥。黄道周以《大有》之《大壮》来论，很有意思。他发现《大有》卦辞只有“元亨”二字，而《大壮》卦辞也只有“利贞”二字，两卦卦辞合起来恰为《乾》卦的卦辞“元亨，利贞”。元亨，顺也；利贞，信也，所以孔子说“履信思乎顺”。乾为天，也有“自天佑”之象。黄道周此论似发前人之未发，而且有意思的是整个《易经》里也只有《大有》、《大壮》这两卦的卦辞恰好合成《乾》卦的卦辞。

（四）《咸》之《蹇》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此言《咸》之《蹇》者也。凡人多难则多思，《蹇》之屈信，通于龙蠖，往来憧憧，皆为朋从，故其卦爻，五言往来，誉、反、连、硕，归于反身修德而已。圣人不举《蹇》卦而但悉言往来之义，使人感归于无感，思归于无思，反身体虚，以受天下，是仲尼、周公所为穷神知化、崇德致用之旨也。

此论《咸》九四爻辞，孔子对此爻进行了高度哲理性的阐发，日月寒暑、尺蠖屈伸、龙蛇蛰存、精义入神、利用安身、穷神知化，这些道理看来都不过“往来”二字，而孔子又把这些道理归结于“崇德”。黄道周这里也指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变卦《蹇》六爻中五爻的爻辞皆用“往来”之辞，如初六曰：“往蹇来誉。”九三曰：“往蹇来反。”六四曰：“往蹇来连。”九五曰：“大蹇朋来。”上六曰：“往蹇来硕。”南宋的沈该也早注意到这一点，



他说：“卦变为《蹇》，《蹇》之诸爻皆以往来为象。”^①《蹇》大象辞又曰：“君子以反身修德。”这和孔子“崇德论”也相应。

（五）《益》之《屯》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此言夫《益》之《屯》者也。《益》者损己以益人，《屯》者求人以益身，故《益》有不可聚，《屯》有不可益。君子见善而迁，闻过而改。然亦不以危惧而轻与民；危惧而轻与民，则险难杂生，伤之者至矣。故君子所终始慎其言行也。

此论《益》上九爻辞，孔子从“危以动”、“惧以语”、“无交而求”三个方面对“立心勿恒”作了阐释。“莫益之”，古来解释有两义，或谓没有人前来增益上九，或谓上九不再施益于下。《益·彖》曰“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广”，卦变派以《否》九四之初六成《益》释此甚为得象，《益》上三爻当为施益者而下三爻当为受益者。这样来看《益》上九“莫益之”，当以上九不再施益于下来解。黄道周以变卦《屯》来解释，可以把上面两说统一起来。《屯》有屯聚自肥之象，可以理解为上九不再施益于下而屯聚自利，这样逆《益》道而行，不但没有人前来增益帮助他，还会遭到外来的攻击。“立心勿恒”，《益》上三爻当恒以施益于下为是，而上九乃屯聚求利，是不恒其德之象。《恒》卦九三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恒德，尚且承羞，况屯聚自肥者乎？不亦凶乎？

可以看出，黄道周以变卦的思想来进一步阐明孔子之论多半还是言之有理的。黄道周最后也总结说：以上“皆举《系辞》推合之卦，或指卦德，或兼彖义，以明精义默成之指。世儒但见圣人

① 沈该：《易小传》卷四上。



言意真质，不滞所之，遂进弃典要，以左氏为穿凿，不知圣人观象立辞，因动观象，不动则象无可占，不占则辞无由立。今合两象以论一爻，虽有杂占，不离两象。”^①

第二节 说象明义

黄道周以变卦论春秋说象和《系辞》说象的目的是为其变卦解易的思想寻求论证和权威支持，为其正文以变卦解易作铺垫。本节则进入《易象正》变卦解易的正文，这里所选取的十九卦爻最能直白地体现出其合两卦卦辞以解爻辞的思想，就是说只要参考本卦和变卦的卦辞就能很容易地读懂本爻爻辞，这就是“说象明义”的意思。《易象正·凡例》列有“本卦说象明义十九条”，本节正是以其《凡例》为线索，同时结合正文中黄道周对这些爻辞的解析，来具体了解黄道周是如何以变卦来解《易经》爻辞的。为了能更深入地认识黄道周变卦解易的思想及其特色，本文还参考了其他变卦解易派对爻辞的解释。本文所引变卦解易派的著述主要有：南宋沈该的《易小传》和都絮的《易变体义》、清代魏荔彤的《大易通解》等。由于这些著述也多没有单行整理本，非特别注明外，这些著作多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文中脚注只说明为某书某卷。

一、《屯》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此为《屯》之《节》。“女子贞不字”，守节之象也。黄道周在正文卷二中说：“贞而节之，以《屯》履苦，虽圣人犹难之矣。”《屯·彖》曰“刚柔始交而难生”，是《屯》有“难”义。《节》有“苦”象，艰难之世能操守坚定是很不容易的。所以黄道周又说：“君子不以患难易素，不以寇媾改志，负其经纶而不速于自试者，《屯》《节》之行也。故《屯》而《节》，象之至著也。”宋张浚在《紫岩易传》中也以节象发明此爻象义，张浚说：“盖以二抱节，守志于艰难之世而不失其

^① 《易象正》凡例。



贞也。若太公在海滨，伊尹在莘野，孔明在南阳，义不苟合，是谓女贞。”^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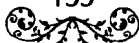
二、《讼》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此为《讼》之《困》。“终朝三褫”，非困而何？黄道周在《凡例》中说：“锡鞶带者，见大人之象；终朝三褫者，有言不信之象也。”“利见大人”为《讼》卦辞，“有言不信”为《困》卦辞。黄道周在《易象正》卷二正文中又说：“《讼》而《困》，则亦无为贵讼矣；有言不信，亦无为贵言矣。”这些都非常典型地体现了黄道周合本卦和变卦卦辞以解本卦爻辞的思想。南宋沈该解说此爻辞时，则综合运用了〈兑〉象和《困》象，他说：“盖〈乾〉而为〈兑〉，〈兑〉为口，健极而尚口，终讼之象也。〈兑〉泽也，天而为泽，锡命之象也。鞶带，革带也，〈兑〉体韦柔，鞶带之象也。卦变为《困》，尚口乃穷，是以不足敬也。”^②这个解说也很精彩，“尚口乃穷”为《困》彖辞对“有言不信”的解释。

三、《师》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此为《师》之《临》。黄道周认为《临》“八月有凶”，正谓此“否臧凶”也。在“否臧凶”的解释上历来有分歧。王弼认为“否”、“臧”当分读。否，失律也。臧，善也。强调若失律，即使是善意良谋，即使获得成功，也是凶的。朱熹认为“否臧”当连读，意思是不善、不遵守律令，这样是危险的^③。黄道周从朱熹说，但又有其非常独特的地方。他在《凡例》中说：“师出以律者，丈人之义；否臧凶者，八月有凶之义也。”在正文卷二中黄道周又说：“《临》之八月则夏六月也，周之六月则夏四月也。盛夏而出师，师律之所讳也。”他把“否臧凶”和《临》“至于八月有凶”对应起来，认为《临》之八月当古时盛夏，是师律所忌讳的打仗日期。《左传·宣

① 张浚：《紫岩易传》卷一。

② 沈该：《易小传》卷一下。

③ 《周易本义》上经第一：“律，法也。否臧，谓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在卦之初，为师之始出。师之道，当谨其始，以律则吉，不臧则凶。戒占者当谨始而守法也。”《朱子全书》第一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公十二年》中智庄子对《师》之《临》筮例曾解说道：“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则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谓《临》，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师》之《临》，内卦〈坎〉为〈兑〉，〈坎〉有川流、流动畅通之象义，〈兑〉有泽泊、静止壅堵之象义，故《临》曰不行。智庄子的这段分析虽然是在解析筮例，但也可以逆过来看作是在解《师》初六爻辞。相比之下，智庄子的分析要更直接明了。

四、《小畜》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此为《小畜》之《大畜》。《大畜》曰“不家食吉”，正此“富以其邻”之谓也。在通行的解释中，“邻”或谓九二爻，或谓六四爻。黄道周结合变卦《大畜》解此爻大意，没有执著于“邻”具体指谁。他在《凡例》中说：“‘有孚挛如’，‘密云不雨’之义；‘富以其邻’，‘不家食’之义也。《小畜》而之《大畜》，自西郊而涉大川，文王之所用也。”这里“密云不雨”为《小畜》卦辞，“不家食吉”为《大畜》卦辞。他在正文卷二中又说“富不家食，则其为邻也众矣。”应该说，如此解释总体上还是很会意的。

五、《泰》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此为《泰》之《明夷》。黄道周在正文卷三中说：“用晦而明，圣人之所屡试也。”“故曰包荒，仁也；冯河，勇也；不遐遗，知也；朋亡，义也。《泰》而《明夷》，圣人之所有事也。世亦知所为中行若此者乎？则虽晦而可以光大矣。”他这里虽以仁、勇、智、义来解释“包荒”、“冯河”、“不遐遗”、“朋亡”，但关键还是用了《明夷·大象》“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泰·九二象》说：“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看来“用晦而明”也确实一语点破了《泰》九二爻的精神所在。《泰》九二爻义主要是强调包容、广泛团结大众。人至察则无徒，只有“用晦”才能有海纳百川的肚量和胸怀。这种大智若愚的精神，斤斤计较的人、爱耍小聪明的人、精明苛察之徒绝对做不到这一点。沈该解此爻也说：“卦变《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莅众之道，贵在藏



明。时既泰矣，道贵包容，非可以明察莅众。‘包荒’，用冯河之象也。〈乾〉而为〈离〉，光大之象也。”^① 只有“用晦藏明”才能真正光大，这也体现了辩证思维的精神。

六、《同人》上九：“同人于郊，无悔。”此《同人》之《革》。此曰“无悔”，《革》卦辞曰“悔亡”，正相对应。黄道周在《凡例》中说：“自野而郊，己日之义；悔亡，无悔之义也。同人而去故，虽未得志，善用柔者矣。以柔去刚，何悔之有？是犹未至于革命也，文王之事也。”《序卦传》说：“《革》，去故也。”上九同人于荒郊，居外无应，没有人前来响应，似为《革》去故之象。

七、《随》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此《随》之《屯》。黄道周在《凡例》中说：“‘交而难生’，不谓贞凶乎？再备四德，不谓之明道乎？‘勿用，利建侯’，何咎之有？晦息以待明，是经纶之始也。”这里取《屯·彖》“刚柔始交而难生”和爻辞“贞凶”相对。“再备四德”是说《随》和《屯》卦辞里都含有“元、亨、利、贞”这四德，有此四德，足以明道。“晦息”是指《随·大象》“君子以向晦入宴息”。《随·九四象》说：“有孚在道，明功也。”看来，“以明”是明功之义，这和《屯·大象》“君子以经纶”以及《屯》卦辞“利建侯”相应。沈该也说：“〈兑〉而为〈坎〉，刚来居中，有孚之象也。卦变为《屯》，处随之世而动乎险中，其义凶之象也。然志在经纶，明功之象也。”^② 这基本上和黄道周一致，但其取外卦〈兑〉变为〈坎〉，〈坎〉为信，以证有孚之象，也可谓深为得象。

八、《贲》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此《贲》之《艮》。《贲》为文饰，贲而艮止，舍车而徒也。黄道周在正文卷四中说：“《贲》已《艮》矣，非徒而何？君子修行以文其身，修言以文其人。道晦与晦，道明与明，明晦之间，非道不亲。故贲趾舍车，虽身与人则犹有所不事也。”此大意即取《艮》止之义。沈该也

① 沈该：《易小传》卷二上。

② 沈该：《易小传》卷二下。



说：“盖〈离〉而为〈艮〉，〈艮〉止也。以文明之体而止于下，賁其趾之象也。〈离〉体虚中而能载，车之象也。变而为〈艮〉，〈艮〉为径路，舍车而徒之象也。”^①应该说这里取象更为形象具体。也可以看出，和沈该相比，黄道周更是侧重从总体上来发挥大义，更突出从卦象中得出德性修养的道理。

九、《遁》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此《遁》之《姤》。此爻解释上有两种几乎完全相反的意见，孔颖达说：“坚固遁者之志，不使去己”，认为是六二束缚遁避者，不使遁去，而六二不遁；朱熹说“以中顺自守，人莫能解，必遁之志也”^②，认为是六二志在退避，固不可移。黄道周从朱熹说，他在《凡例》中说：“甚矣！君子之毅也。女壮勿用，必遁。”他在正文卷六中又说：“夫当远遁之时，而有壮女之诫，虽有善说者，莫挽之矣。”显然，这里都取象于《姤》卦辞“女壮，勿用取女”，因戒以“勿用”，所以必遁。“莫之胜说”的“说”，一般认为是通“脱”，为解脱之义。黄道周这里取“说”为劝说之义，和程颐的说法一致，但和程颐对此爻的理解不同。

十、《大壮》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此《大壮》之《归妹》。关于“罔”的解释，诸说纷纭。京房说“罔”即“无”，认为：“壮一也：小人用之，君子有而不用”。朱熹也理解为“无”，但理解上却相反，他说：“罔无也，视有如无，君子之过于勇者也，如此则虽正亦危矣”。王弼认为说“罔”通“网”，有网罗之意，他说“君子用之以罗己”，即克己之义。关于此卦羝羊的取象，一般认为《大壮》本身就有大〈兑〉象，三、四、五爻又互为〈兑〉象，所以有羝羊之象。而且九三阳变阴，〈乾〉而为〈兑〉，更有刚狠羝羊之象。黄道周在《凡例》中说：“小人之壮，与君子之罔，而皆不知敝者乎？”“《大壮》之体羊也，《归妹》之用羊也，强阳必败，君子去其强

① 沈该：《易小传》卷三上。

② 《周易本义》下经第二，《朱子全书》第一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阳者而已，壮罔之无攸利，已知之矣。君子又何占焉？”看来，黄道周对“罔”的理解和朱熹一致，只是他这里着眼于变卦《归妹》卦辞“无攸利”和大象辞“永终知敝”来解。

十一、《家人》初九：“闲有家，悔亡。”此《家人》之《渐》。《渐》曰“女归吉，利贞”，和“闲有家，悔亡”有着很巧妙的对应。“闲”，防邪也。黄道周在《凡例》中说：“女贞而归，归而利贞，非闲家悔亡而何乎？”他在正文卷七中又说：“闲有家，则自女归而始矣。必敬必戒，古人之命也。”意思是：在媳妇进门后就得到很好的引导与教育，就能够很坚贞贤惠，将来的家庭一定会很美好。沈该解此爻说：“盖初居〈离〉，始变而为〈艮〉，明于闲家之道，而止于未变之前，是以悔亡也。〈艮〉为门庭，闲家之象也。卦变为《渐》，闲于未然，杜其渐也。”^①以《渐》为防微杜渐之义，虽然解得也很好，但不如黄道周以《渐》卦辞来解能更为直接明了。

十二、《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此《蹇》之《井》。一般解此爻都认为是二往应五，臣赴君难。黄道周在《凡例》中说：“遇险而不止，利人而毁己，君子将为瓶乎？亦为井而已。瓶可羸也，井不可羸也；时位可羸，德不可羸。”“舍躬而事王，不计得丧，天下改命，是大人者，犹无改于其德，故相得其効，而民得其养，是《蹇》之《井》之义也。”这是紧扣《井》卦辞“无得无丧”及大象辞“劳民劝相”来发挥。《井》卦取象为资养大众、不计得丧，这样就和《蹇》六二爻辞发生意象关联。《井》卦辞“往来井井”也有辛勤劳苦之象，相应于“王臣蹇蹇”。

十三、《损》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此《损》之《中孚》。此爻辞的句读有两种看法和理解：一是“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这把十朋之龟理解为他人赠送的贵重之物。二是“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这把十朋之龟理解为卜筮所用神信之物，突出六五的“或益”之“元吉”，是如

^① 沈该：《易小传》卷四下。



同来自上天的佑助，龟卜神信之物也不会违背。从黄道周的解释来看，他显然是从后一种断法。他在正文卷七中说：“故损无所益，损而信则益也。君子斋戒洗心，神明其德，下无朋从之助，上无卿尹之援，用其二簋而十朋弗违，是非至诚而能之乎？”他把《中孚》的孚信和《损》卦辞“有孚，元吉”联系起来，以强调六五以阴居阳、自损以利人是源自内心最深处的诚信，从而说明六五虽诚信自损，而天实佑之。

十四、《萃》上六：“赍咨涕洟，无咎。”此《萃》之《否》。此爻以往都抓住“失时无应”来解说。黄道周早在《易本象》中也是围绕“时”来解，他说：“《萃》之《否》，有众而无时者也。时之未利，众萃不弃，涕泗咨嗟，何不安乎？夫道足以得众而世故蹇者，贤人成林，天地不通，善类栖迟，其途将穷，是亦可哀也矣。”这里以“时穷不通”之否象对应于《萃》上六可哀之象。他在《凡例》中说：“是宜见大人也，而见匪人。世道将微，狐鸟成群，赍咨涕洟，其心孔悲。夫固有谅其精诚者矣，利往不往，又何咎之有？”这里又以《否》卦辞“匪人”解“赍咨涕洟”，并综合《萃》《否》“利往不往”来解“无咎”。而他在正文卷八中又说：“《萃》而得《否》，上下动色，大众赍嗟，神将与谋。故萃而谋泰，饮食宴乐则是不可为也；萃而谋否，赍咨涕洟则是可为也。”这里又进一步从卦的大义上来解说“无咎”。都絮解此爻颇能和黄道周相互发挥，他说：“故变体为《否》，而有赍咨涕洟之辞。赍咨涕洟，盖能忧也，忧其无与，乃巽以与下，而六三终来应也。故六三曰‘往无咎，上巽也’，而此亦有无咎之辞，则又有先否后喜之义。”^①都絮这里结合了《否》上六爻辞“先否后喜”来解“赍咨涕洟，无咎”也很有意思。沈该也说：“盖〈兑〉而为〈乾〉，〈兑〉为口，〈乾〉为首，声于口而上于首，赍咨之象也。〈兑〉为泽，泽出于首而趋于下，涕洟之象也。卦变为《否》，《否》塞也，是以赍咨涕洟也。否终则倾，无咎之象也。”^②

① 都絮：《易变体义》卷九。

② 沈该：《易小传》卷五上。



十五、《革》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此《革》之《同人》。“小人革面”有两种理解，一说“革面”只是表明的顺从，内心并未根本改变；一说“面”即“向”，“革面”即改变立场，此意即通常说的“洗心革面”，就是说内心深处也有改变。黄道周在正文卷九中说：“《革》之九三，以〈震〉火而革〈兑〉金，三就乃孚；《革》之上六，以〈离〉火而革〈乾〉金，革面而已。故甚哉，革道之难也！”这里直解为革面，强调的是并没有真正改变小人的内心，没有能使小人心悦诚服。《同人》卦辞说“利涉大川”，《革》上六爻却说“征凶”，表面上有些矛盾。黄道周在《凡例》中解释说：“利涉矣而曰征凶，何也？曰：利君子贞，则犹有未涉者也，是其君子小人杂也。杂而同，同而革，则犹有异义也，故不如择正而居之，是类族辨物之义也。”看来《革》之《同人》，虽改革成功，广泛地达成一致。但君子小人混杂，还不能达到同心同德，“犹有异义”，所以“征凶，居贞吉”。魏荔彤在其《大易通解》中也有此意，他说：“小人革面，犹有未革心者，此不可用革矣。渐以仁，摩以义，使化而自革心耳，故征凶而居贞吉。”^①

十六、《丰》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此《丰》之《明夷》。关于此爻“夷主”的解释也颇多分歧。“夷”或释为伤，或释为平常。“夷主”或指初九，或指六五，或指六二，等等。《丰》九四动之《明夷》，《明夷》之“夷”一般都释为伤害之义，“明夷”即光明受到伤害与遮蔽，这和《丰》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很相应。若以变卦《明夷》来解此爻“遇其夷主”当为遇到伤我之主。黄道周在正文卷十中就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夷主何也？伤我者也。”但他在《凡例》中又以“常主”来释“夷主”，他说：“夷主，言常主也。然而遇之，则亦明主也。明主难遇，而常主难避，遇之于所不避，与避之于所不遇，则固有暗而不伤者矣。”那么，黄道周释“夷主”有没有确指某爻呢？他在正文卷十中又说：“然则夷、配之皆何主与？曰：日中为

^① 魏荔彤：《大易通解》卷四。



主，雷电皆客，当其时则皆为主，不当其时则皆为客。”这么看来，他的夷主说不确指某一爻。

十七、《巽》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此《巽》之《蛊》。《周易》卦爻辞里有三处论及干支，一是《蛊》卦辞“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二是《革》卦辞“己日乃孚”及其六二爻辞“己日乃革之”；三是《巽》九五爻辞“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当然，《革》卦辞“己”是为“巳”，还是作“已”有争议。但《蛊》卦辞和《巽》九五爻辞用到干支“甲”、“庚”是无疑问的，而且这两处很对称。对这两处的解释历来也是众说纷纭。如果以变卦来解《巽》卦九五爻辞则恰好把这两处的干支卦爻辞连接到一起，这是很巧妙的。这也提示我们“先甲、后甲”和“先庚、后庚”有没有相关性，能否把它们纳入一个体系来解释。黄道周在《凡例》中说：“《蛊》之用六甲，《巽》之《蛊》用六庚，是非偶袭也。金木之府，仁义之用，则于是取焉。‘申命’、‘振育’，非是庚、甲，曷取乎？圣人之治辞，若治星辰也，其有明著而互出，则其次舍在焉耳。天下之言爻画正应相类者，此其选矣。”他认为《蛊》用六甲、《巽》用六庚当是圣人的精心安排，甲为木为仁，庚为金为义。《蛊》大象辞“振民育德”，要培育德性，需用甲用仁；《巽》大象辞“申命行事”，要行事果断，需用庚用义。黄道周在正文卷十中又说：“六甲仁也，物将坏而干之以仁，犹厦将颠而干之以木，取材于木，至六甲而尽矣。木已坏而治之以金，六庚义也，救仁用义。仁之于巽同干，义之于巽不同干也。治其已坏，以成其不坏者，取材于金，至六庚而尽矣。故六甲之有孝子，先天之事，仁人任之；六庚之有忠臣，后天之事，义士任之。”“故六甲六庚，全易之大义也。水火动而继之以木，木动而嗣之以金，六府之要归也。故观于甲之治《蛊》，庚之治《巽》，而爻象互取之义，亦灿然备矣。”这些议论都很富有哲理性和启发性。

十八、《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此《中孚》之《节》。《节》卦辞曰“不可贞”，故《中孚》上九曰贞凶，相为呼应。“翰音登于天”是中信不足而虚声外扬，有《节》卦“苦节”



之象。〈巽〉为鸡，非能善飞，强欲飞天，才德不足，其败无疑。黄道周在《凡例》中说：“文不如质，声不如实，苦缓不如苦急，是其节也。”在正文卷十一中也说：“君子谅身而恕物，信已而及人，苟不拂于礼义，远于经常，则亦已矣。必自以为独往，抗驾于圣贤之前，亦圣贤之所畏也。”此外，《节》卦上六曰“苦节，贞凶”，这和《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很相契。

十九、《既济》九五：“东邻之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此《既济》之《明夷》。东邻西邻，历史上多以纣王与文王之事来解。黄道周在正文卷十一中也说：“《既济》之《明夷》，是当文王与纣之事也。”而《明夷·彖》正好也说：“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黄道周在《凡例》中又说：“《明夷》者，文王之事也。东邻终乱，而西邻初吉。”《既济》九五之西邻，当是指称文王。沈该在《易小传》中也说：“盖五居〈坎〉中，信也，二为之应，而居〈离〉中，明也。苟有明信，行潦之水、沼沚之毛可荐也，禴祭之象也。变而为〈坤〉，〈坤〉为牛，用牛之象也。卦变《明夷》，文王与纣之事也。”^①

通过以上的评析，我们对黄道周变卦解易的思想已经较为清楚了。他总是试图从本卦卦辞和变卦卦辞的综合中来寻找爻辞的象征义。以上十九条爻辞黄道周认为是最为明白直接地体现了变卦解易的思想，即该爻辞与其变卦的卦辞和卦象基本一致。其实，除这些卦例外，还有很多也是很直白的。如《既济》初九爻辞说：“曳其轮，濡其尾，无咎。”此爻变为《蹇》卦，《蹇》为艰难，“曳轮濡尾”，非蹇而何？又如《大过》九二：“枯杨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此爻变为《大过》之《咸》。《咸》卦辞说：“亨，利贞；取女吉。”既然“取女吉”，当然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了。类似这样能很容易地从其变卦中来读懂爻辞的例子还有不少。但也有一些，并不能直接看出变卦和爻辞有什么关联。同时，我们也看到黄道周除结合变卦的卦辞外，也经常联系到变卦的彖辞、大象辞，以及《序卦传》和《杂卦传》中对卦义、

① 沈该：《易小传》卷六下。



卦德的概括。黄道周虽以变卦来解爻辞，但他重视变卦的卦辞及其德义，对爻辞的发挥有很强的义理性。

第三节 说象疑义：“正变象”与“正变象”

《易经》的很多爻辞确实与其变卦的卦辞或象义有直接的关联，爻辞的吉凶状况也与其变卦卦辞的吉凶情况基本一致，这些最能体现出黄道周合两象以释本爻的思想宗旨，这就是上节所说的“说象明义”。但是，《易经》也有不少爻辞吉凶情况与其变卦卦辞的吉凶很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如有的变卦卦辞很吉利，而其爻辞却凶吝；有的变卦卦辞为凶吝象，而其爻辞却很吉利。黄道周就称前者为“正变象”，后者为“变正象”。这些爻辞再以变卦来解就有些难度，黄道周就称这些为“说象疑义”。黄道周在《易象正·凡例》“本卦说象疑义”中列出了三十六个爻辞，其中“正变象”二十四条，“变正象”十二条。这些在其正文相应的爻下也都一一注明为“正变象”或“变正象”。如果不看《易象正·凡例》，还真是不好明白“正变象”和“变正象”到底是什么意思。本节也是以其《凡例》为线索，同时结合其正文的分析，来进一步深入认识黄道周变卦解易的思想。本文也参考了以下变卦解易派的著述：南宋沈该的《易小传》和都絮的《易变体义》，元代陈应润的《周易爻变易蕴》，明代何楷的《古周易订诂》，清代包仪的《易原就正》、魏荔彤的《大易通解》、王又朴的《易翼述信》、赵继序的《周易图书质疑》。注释也多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本节分为两部分，一为“正变象”二十四条，一为“变正象”十二条。

一 “正变象”二十四卦爻评析

一、《屯》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此为《屯》之《益》。《益》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是有两利，但《屯》上六并不吉祥。黄道周在《凡例》中从时和位的角度来解释，他说：“彖者材也，材者德也，之者时也，序者位也。德有不胜时，时有



不胜位。”《屯》卦上六时位双穷，乘刚五而无应于柔三。黄道周在《凡例》中又说，“《屯》之时不可以益而益之，上之位不可以用而用之”，就是说上六爻在时穷艰难之中，妄而求益，其结果注定是适得其反的。《益》上九爻辞说“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这和《屯》上六很相契。清代魏荔彤在其《大易通解》中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解的，也很有启发意义。

二、《师》六三：“师或舆尸，凶。”此《师》之《升》。《升》曰“元亨”，又曰“南征吉”，而此爻却凶。黄道周在《凡例》中认为这是由于六三爻当时而不当位的缘故。在正文卷二中又结合《升》卦辞“勿恤”来解，认为“勿恤”是用师行军的大忌，他说：“师之为道，无有勿恤者焉。功不可幸，胜不可骋，胜败利钝不可置不问也，谓有多士之命存焉。”对《师》六三爻凶的原因，历史上多数解释者都认为是由于六三爻失位、乘刚、无应、不中的缘故。沈该解此爻说：“盖〈坎〉而为〈巽〉，〈巽〉为号令，以柔巽之将，据非其位，以号令其众，是以众疑也。〈巽〉为进退，为不果，主众令繁之象也。卦变为《升》，升不来也，有众而来不来，无功之象也。”^①这里从〈巽〉为号令、为进退、为不果来解，并结合《杂卦传》“《升》不来也”来分析也甚为会意。

三、《比》上六：“比之无首，凶。”此为《比》之《观》。《观》曰“盥而不荐，有孚颙若”，此无凶象，而此爻却凶。黄道周在《凡例》中说“是后夫也，而又不荐”，“后夫”为《比》卦辞“不宁方来，后夫凶”，黄道周这里认为上六就是《比》卦中的“后夫”，姗姗来迟，没赶上观盥而又不观荐，于众顺之时可谓怠慢之极，故凶。黄道周以“后夫”论此爻和沈该有接近的地方，沈该说：“盖以阴柔之质处险，变而为〈巽〉，〈巽〉伏也，比之无首之象也。卦变为《观》，当大观在上，下观而化之时，独后于众，宜于凶也。”^②

四、《泰》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此

① 沈该：《易小传》卷一下。

② 同上。

为《泰》之《大畜》。《大畜》曰“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为吉卦，而此爻有“城复于隍”倾败之象。黄道周在《凡例》中认为上六处泰极，应谨慎戒惧为是，不应多藏厚富，自高自大，他说：“以才德自命，安而忘危，存而忘亡，治而忘乱，虽有学识，犹之多藏也。故复隍之义，不如苞桑。”他在正文卷三中也说“谓其穷大也，物大聚则必大散”。这些分析很精当。《泰》上六为泰极将否之时，《大畜》为多藏之象，处泰之极而大聚，必将大散，故有“城复于隍”倾败之象。

五、《观》六二：“窥观，利女贞。”此为《观》之《涣》。《涣》曰“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卦为吉象。此爻为《观》六二，既当位、得中而又应于九五，但六二爻却为“亦可丑也”的“窥观”。黄道周在《凡例》中说：“不荐而假庙，是非丈夫也。”他在正文卷四中又说：“夫人庙而睹礼乐，以谓是神道者，亦管窥之智也。”《观》大象曰“神道社教”，《涣》有宗庙之象辞，黄道周似乎认为《观》之《涣》，所见不广，未近于大道，还不能大观天下，所以爻辞曰“窥观”。沈该解此爻说：“盖〈坤〉而为〈坎〉，坎窞也。居坎窞之中，上观于五，五以阳刚中正居于尊位，非坎井之观所能尽睹也，窥观之象也。〈坤〉体柔顺，变而为〈坎〉，刚来居中，女贞之象也。卦变为《涣》，《涣》柔得位而上行，是以利女贞也。”^①此以内卦变〈坎〉为井，以“坐井观天”之义来解“窥观”，确实很形象。

六、《噬嗑》初九：“履校灭趾，无咎。”此为《噬嗑》之《晋》。《晋》曰：“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此卦很吉祥，而《噬嗑》初九却有“履校灭趾”之象。黄道周在《凡例》中说：“明飭者取于自昭，则亦可以惩恶矣。无咎之辞，又何怪焉？”他正文中又说：“夫折狱者，非明德而能之乎？《噬嗑》之《晋》，用是道也，小惩大诫则亦谓此也。”他这里都取了《晋》大象辞“君子以自昭明德”来解，并结合《噬嗑》卦辞“利用狱”，认为实施刑法者具有明德，所以能够对小人及时处以小小的惩罚，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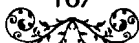
^① 沈该：《易小传》卷二下。

得小人不至于酿成大的罪过。黄道周并以此来解《系辞》中孔子论此爻所说的“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这样的话，初九也是施刑者，这和一般把初九理解为受刑者有所不同。其实如果结合《晋卦》大象辞“自昭明德”，笔者认为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初九若能自昭明德，悔过自新，小惩大诫，也是很好的。清人赵继序在《周易图书质疑》中解此爻说：“重变《晋》，其初晋如摧如，故有屡校灭趾之象。”^①这以《晋》初九爻辞“晋如摧如”来解，也很有意思。而且晋初九爻辞也有“无咎”判词和《噬嗑》初九相同。这也启示我们本卦爻辞和之卦爻辞之间可能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

七、《噬嗑》上九：“何校灭耳，凶。”此为《噬嗑》之《震》。《震》曰“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这并没有凶象，可《噬嗑》上九却为凶。黄道周在《凡例》中说：“君子之为刑法，将以自治也；昭德之不足，而至于恐惧修省则后矣。后而犹可以不失，已失而后闻之，则无及也。”这里也取《震》大象辞“君子以恐惧修身”来解，认为人若不能自昭明德，免于小过，又不能做到恐惧修身，而无所畏惧，胡作非为，最终将恶贯满盈，罪大而不可解，就会有“何校灭耳”之凶。这样看来，“何校灭耳”和“恐惧修身”是相反相成的，若不能恐惧修身，则会放纵导致成“何校灭耳”的恶果。《震》上六曰“震索索，视矍矍，征凶”，此“征凶”和《噬嗑》上九的“凶”，可能也有着关联性，魏荔彤在《大易通解》中正是以《震》上六来解《噬嗑》上九的。

八、《剥》六四：“剥床以肤，凶。”此为《剥》之《晋》。《晋》曰“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卦为吉象，而《剥》六四却凶。黄道周在《凡例》中说：“下不厚生，而上有腆仕；明德不昭，而宠赂下流。剥者日丧，锡者日放，所以败也。”意思是六四居大臣之位，不厚泽苍生，却唯钻营是图，比于六五之君；不自昭明德，却唯贿赂是取，宠惠下官。这样剥蚀越来越近，而贤

^① 赵继序：《周易图书质疑》卷七。



人远遁在野，是以凶败。这里仍然是在《晋》大象辞上做文章。包仪解此爻说：“《晋》进也，《剥》不利有攸往，而可以进乎？则剥足、剥辨者及肤矣，虽康侯何为哉？凶可知也。”这取《序卦传》“晋者，进也”之义来解，一般来讲“前进”是好的，但《剥》正是不利于进，而《晋》却要进，其凶可知；此解倒很简单明了。

九、《复》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此为《复》之《颐》。《颐》曰“贞吉”，而《复》上六乃大凶之象。黄道周在《凡例》中说：“观颐之信，不近于义，食言不肥，是君子之所耻也。小事犹眚，用师则灾。师者，谗口之门也。”这里是把《颐》卦辞“观颐，自求口实”取象为求食自利之道，这和《复》“见天地之心”求仁义之道大相背驰。黄道周在正文中又以畜德与畜利来解，他说：“甚哉！观心之与观颐，殊轨而同道也。观心者，畜德；观颐者，畜利。畜德，不害；畜利，终败。故复，反也；颐，进也，进而不反，必易其纪。”《复》上六逐利自养、贪于口食而不知反于天地之心，畜利而不畜德，谋食而不谋道，终必覆败。《颐》大象辞曰“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颐》是为言语饮食之象。言语，出也；饮食，入也。包仪据此说：“《颐》所以出言语、入饮食也，《复》而《颐》言语饮食是务者，出入能无疾乎？”^① 这和黄道周的思路一致，但又有所发挥，也很有意思。

十、《坎》上六：“系用徽墨，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此《坎》之《涣》。《涣》曰：“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卦辞为吉象，但是《坎》上六为凶象。黄道周在《凡例》中说：“《坎》险也，《涣》散也，德险而才散，不及其时，不得其位，以宗庙之器，投艰危之域，犹以俎豆为矛戟也。故彖有散辞，卦无散位。时位者，君子之所贵也。”这是取《序卦传》“《涣》者离也”来解，从德、才、时、位四个方面来分析。他在正文卷五中又说：“故时险而众散，孤立而无辅，内有阻坎，前有大川，圣

① 包仪：《易原就正》卷五。

人之所忧也。”这两段话可以归结为“德险而才散”和“时险而众散”，认为当坎险之时，又逢众散，不凶而何？

十一、《颐》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此为《颐》之《益》。《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而此爻却说“不可涉大川”，也恰恰相反了。黄道周在《凡例》中说：“《颐》主而《益》客也，《颐》不可益而益之，是以祸益也，犹《屯》之《益》是也。《屯》无位而《颐》有位，有位而动，以贪自食，冒险而求益。天下之不可益者，口实而已。”他在正文卷五中又说：“天下之不可益者，独《颐》耳。智而多言，长其过；愚而多言，长其祸。平而多食，长其偷；病而多食，益其咎。故迁善改过，则是可益也；言语饮食，则是不可益也。”《凡例》和正文的基调一致，都认为《颐》为言语、饮食之象，迁善改过可益，而言语饮食是不可益的。

十二、《恒》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此为《恒》之《解》。《解》曰“其来复吉”，又曰“夙吉”，是为双吉，而此爻却“承羞”、“贞吝”。黄道周在《凡例》中说：“不恒而解，解而缓，缓而无位，事之所以败也。”他在正文中又说：“《恒》而《解》，则缓矣。〈巽〉动而险，以变其志，虽未失守，难以立矣。”《序卦传》说：“《解》者，缓也。”黄道周这里取《解》“缓”、“不恒”之义来论，认为这和《恒》卦的主体精神违背，故“承羞”、“贞吝”。包仪解此爻和黄道周较为接近，他说：“阳爻阳位，是其德也。恒而解，不恒矣。不恒其德，则无往、有往、复吉、夙吉之戒，不知其何以自处矣。不可羞乎？承，奉也。或者，不可亿逆之词也。贞吝者，惜其德而鄙其心也。”^①赵继序解此爻，说得也很好，他说：“来知德曰‘居巽之极，为进退为不果，改节之象也。’按：内三变〈坎〉，为加忧，故曰或承之羞。贞而不恒，故贞吝也。重变《解》为缓，不恒其德，安得来复、夙往之吉乎？”^②赵以夫解此爻说：“三用而柔，于卦为《解》，居

① 包仪：《易原就正》卷六。

② 赵继序：《周易图书质疑》卷九。



二〈坎〉之中，进退皆险，故无所容，二承其下，亦以为羞，故《解》之三曰‘负且乘，致寇至’也。”^① 赵以夫这里以《解》六三来论《恒》九三也很有意思。

十三、《恒》九四：“田无禽。”此为《恒》之《升》。《升》曰“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而此爻说“田无禽”，也很不相应。黄道周在《凡例》中说：“南征之行，非为禽也。升之大人，尚其德；田之有禽，尚其功。贵德而尚功，名位动于中，则忧恤从之矣。无禽之田，则犹未变恒也。不入于凶，不罹于咎，何恤之有？”此以“勿恤”来解“田无禽”，且以“田无禽”为无凶无咎。而其他变卦派多以《杂卦传》“《升》不来也”之义论“田无禽”，如沈该说：“盖〈震〉为车为杀，变而为〈坤〉。〈坤〉为土，为致役，田狩之象也。卦变为《升》，升不来也。自下升虚，无禽之象也。”^② 何楷说：“卦变《升》，《升》不来也。禽飞而不来，亦无禽象。”^③ 赵继序也说：“外四变〈坤〉，先迷失道，故田无禽也。重变《升》田无禽则升而不来之象也。安得南征之吉乎？”^④

十四、《恒》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此为《恒》之《大壮》。《恒》曰“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大过》曰“利贞”，合有两“利贞”，而此爻曰“贞凶”“无攸利”。黄道周在《凡例》中说：“既利攸往矣，又两利贞，而曰‘贞凶，无攸利’，何也？此言夫过恒者也，木门之信是也。《恒》以为德，《大壮》以为才，鬼神忌之，何利之有？故吉凶之相反，未有如恒者也。不贞之恒，不可为也；过贞之恒，不可为也。”意思是此爻为过贞之恒，过犹不及。他在正文卷六中又说：“彖两利贞则不可动矣。《恒》而《大壮》，浚于恒者，求恒愈深。其道已贞，饒员求方，道乃不臧。道太清则无徒，水太深则寡游。有春容之德者，无疾遽之行。故峻行厉声，亦君子之所畏也。”此爻为《恒》初，

① 赵以夫：《易通》卷四。

② 沈该：《易小传》卷四上。

③ 何楷：《古周易订诂》卷四。

④ 赵继序：《周易图书质疑》卷九。



初恒而求其大恒、壮恒，是为刻意艰深，很难与万物优容。在人来说，就是峻行厉色，言行坚僻，难与道化，这也是很危险的。都絮解此爻说：“盖天下有恒道焉，有恒理焉。始于弱而终于壮，始乎浅而终乎深者，盖所谓恒焉。故一阳为《复》，二阳为《临》，至于四阳并长而复为《大壮》。其彖言‘大者壮也’者，盖言阳至是而壮也。岂于一阳初复而遂能壮哉？况于初六之柔，巽而在下者乎？于一柔之在初而有四刚并壮之意，则是以壮为恒，以深为恒而无始终之序矣。故有浚恒贞凶，始求深之辞焉。”^①此发挥循序渐进之义，说得很好。魏荔彤说：“〈巽〉进变刚健，深求于恒之道，不在日用行习之常，而为索隐行怪之人也，故贞固而凶也。”^②此以“不在日用常行”、“索隐行怪”之人来比喻《恒》初六“浚恒，贞凶”，解得也明白易懂。

十五、《恒》上六：“振恒，凶。”此为《恒》之《鼎》。《恒》曰“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鼎》曰“元吉，亨”，是两卦皆吉利之辞，而此爻为凶。黄道周在《凡例》中说：“既曰‘无咎，利往，元亨’，而又曰‘振恒，凶’，何也？《恒》，静者也；《鼎》，动者也。《恒》从旧也，《鼎》从新也。《恒》之有《大壮》、有《解》、有《升》、有《鼎》，皆动也，动而弃其故，虽有美材，犹之无材也。然二动而得《小过》，五动而得《大过》，犹且不至于凶者，何也？曰：《恒》虽得过，犹且过于恒也。恒人之过也，不失其位。以恒人之位，当君子之材，彼有其福，而此有其祸，故才之不及位者，十有八九矣。”“振”为动义，《恒》之《鼎》是为弃旧，不能恒守一德。至此，《易象正》“正变象”二十四条中，仅《恒》一卦六爻就占了四个，黄道周认为虽其变卦皆吉，但因有动义，《恒》静守旧，不喜动，所以这些爻辞皆不吉。《恒》九二、六五之卦为《小过》、《大过》，按说大、小过都不是好卦，但九二、六五爻辞一曰“悔亡”，一曰“妇子吉”，反而比其他四爻都要好。黄道周认为这是二爻皆得中位的缘故。黄

① 都絮：《易变体义》卷七。

② 魏荔彤：《大易通解》卷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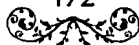


道周在正文卷六中又说：“《升》之与《鼎》，皆吉象也，独至于《恒》而穷，何也？《恒》之不利于《鼎》，犹其不冀于升也。振恒而无功，原田而无禽。故君子居则安焉，行则迁焉，求之不深，望之不奢，持之以平，守之以和。”黄道周这里又断以“平和”二字论此卦爻。

十六、《解》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此《解》之《恒》。《恒》曰“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而此曰贞吝。黄道周在《凡例》中说：“是亦犹《恒》之《解》也。《解》缓也，《恒》久也，缓而久，以为天下无患，且负且乘，苟恣其欲，寝处而已，于是盗贼起而攘之；自以为无过也，而为寇攘所斥笑，则是贞吝之谓也。”《解》为缓，为慢；《恒》为久。久缓久慢，招致盗贼，是为贞吝。《恒》九三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和《解》六三正相对应。沈该即以此来解，他说：“卦变为《恒》，在《恒》之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可丑者也。”^①

十七、《益》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此为《益》之《屯》。《益》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屯》曰“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黄道周在《凡例》中说：“是三利也，而曰勿恒凶，何也？利涉、利往、利建，则可以益之矣，又曰勿往，则是莫益之也。莫益之则必或击之，谓其多利心焉。身不安，心不易，交不定，而常有利趋，则怨恶交至矣。其所由败，非独位也。”此以《屯》卦辞“勿用有攸往”为“莫益之”，同时还结合了《益》外卦〈巽〉有“近利市三倍”（见《说卦传》）贪婪之象来分析。黄道周在正文卷七中又说：“是犹有未利涉者乎？建侯系其中而进退不果，《屯》为主人而《家人》为客，云雷交动，险生于外，是则祸患随之矣。故曰利涉则涉矣，而曰勿涉；曰利往则往矣，而曰勿往。夫以往涉之利为不如建侯之利也，则是求益而不已者也，《屯》难之所起也。”此又以《屯》难之义来解，认为《益》上九进退无恒，唯利是图，必将有损之者至。“进退不果”见于〈巽〉（《说卦传》）。包仪解此爻和黄道周

^① 沈该：《易小传》卷四下。



很接近，他说：“利往、利涉、利建，而曰勿恒凶，何也？以其多利心焉，则勿用有攸往矣，而况涉川、建侯耶？《屯》于益者也，四德何与乎？益之极而莫益之，求益不已，而或击之，是恒心尽丧，惟利是趋，其所由凶，怨恶交至矣。”^①

十八、《姤》九四：“包无鱼，起凶。”此为《姤》之《巽》。《巽》曰“利有攸往”，又曰“利见大人”，而此爻反凶。“包”通“庖”，庖厨之义。黄道周在正文卷八中说：“女壮而〈乾〉孙，重〈巽〉申命，妇人为令。故包之有鱼则犹内政也，包之无鱼则是外政也。艳妻煽于内，卿士应于外，从我公事，而舍其蚕织，天下祸败，则从此始矣。”传统上一般认为女人当唯酒食是供，所以黄道周就认为“包有鱼”是女人司守内职之象，而“包无鱼”则是女人不务内职而干涉外政之象。又变《巽》为“重〈巽〉以申命”（《巽》彖辞、大象辞皆为“申命”），则是为女人发布命令、牝鸡司晨，女人干政则天下祸乱。赵继序解此爻和黄道周很接近，他说：“四应初，而刚失位，不克制阴，故象反于二，曰包无鱼。起则必受阴消而凶。外四及重皆变《巽》，则女壮而将申命行事者也。起凶，安得有利往利见乎？”^②

十九、《井》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此为《井》之《需》。《需》曰“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卦为吉祥，而《井》初六为枯井衰败之象。黄道周在《凡例》中说：“井泥无光也，旧井无涉也，而见于《需》，何也？是井为主者也。井进而民食之，不进而民不食。井而仰于云雨，则犹之弃井也。”这里主要是取象《需》为仰于云雨，《需》又为不进、等待之义。井而待之云雨，没有了自己内在的源泉，是为枯井也。黄道周在正文卷八中又强调说：“夫裕于人者，不仰于天；足于己者，不待于物。水木之用，而云雷之需，以待其时，其与几何？”《井》初六变阳，内卦〈巽〉而为〈乾〉，〈乾〉有干燥之象。所以也有以干燥无水之象来解枯井的，如陈应润说：“初六变《需》，下卦为〈乾〉，

① 包仪：《易原就正》卷七。

② 赵继序：《周易图书质疑》卷十。



〈乾〉阳刚燥，井泥不食，言井之下也。旧井无禽，如水之不可食，或涸而为管井，舍弃已久，禽鸟亦不食之。”^①王又朴也说：“初变《需》，〈巽〉遇〈乾〉，〈乾〉旱也，泥象，〈巽〉口向下，不食象。”^②

二十、《丰》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此为《丰》之《离》。《离》卦为明吉，而此爻为暗凶。黄道周在《凡例》中说：“日中矣，而又离明，乃曰‘丰屋’‘蔀家’‘窥户’‘阒’，如何也？丰盛之时，上自谓明，而后不明者中之，是犹之桃庙也。龟神之庭无人焉，则是自为明之过也。夫亦谓不得其位乎？曰是非不得其位也，其位愈高，则暗愈甚，与之为纯牝则可矣。”他在正文卷十中又说：“《丰》之《离》，则《离》为政矣。离而有不明之伤，何也？君子恶夫丰之用明者也。旒纛垂凝而日月通焉，清昼焚燎而鬼神宵行。故丰屋蔀家，三岁不覿，非夫位之累人而德之累位也。君子处于高严，则卑其视听。九闾之门，虎豹是丛。故责明听于丰蔀之人，犹晞衣于雷电之下也。”一般说一卦六爻中，初、上两爻无位，所以初、上两爻吉辞很少，而凶辞较多，特别是上爻更是凶多吉少。黄道周认为此上六之凶，不得位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其德行有问题，即处高位而又太过于明察，高而用明，是以凶也。正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况居于高位者乎？黄道周此解与一般把此爻解为“清高自藏”、“远离人群”不尽一致。

二十一、《旅》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此为《旅》之《晋》。《晋》曰：康侯“锡马蕃庶”，而《旅》九三曰“丧其童仆”。黄道周在《凡例》中说：“《旅》非康侯也，无位而为位，乐华而丧实。凡用之得《晋》，鲜有吉者也。《否》之苞桑，《未济》之曳轮，以位自将，亦庶乎可耳。故中者，位之实也，用明而失中，寡处希荣，君子之所恶也。”他在正文卷十中又说：“《旅》之《晋》，吉行也，而得厉，何也？《旅》则未有处也，与

① 陈应润：《周易爻变易编》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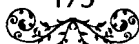
② 王又朴：《易翼述信》卷八。

之车而道不如行，与之童仆而门人不亲，非无康侯，犹未解于旅人也。故旅而用明，君子之所畏也。”《旅》为旅行，行旅过客不宜明察秋毫，黄道周的解释都是围绕旅而用明来论。至此，有三个之《晋》的卦爻辞为“正变象”，黄道周认为变卦得《晋》的卦，其爻辞很少有吉祥的。

二十二、《节》九二：“不出门庭，凶。”此为《节》之《屯》。《屯》卦辞为吉而《节》九二爻辞反凶。黄道周在《凡例》中说：“其才絀于德，德絀于力，知其勿往，而不知其利建者，以为操尚是固，而经纶是去矣。”黄道周紧扣《屯》卦辞，认为《节》九二谨守《屯》“勿用有攸往”之戒，而不去从事“建侯”“经纶”之功，这是危险的。包仪解此爻和黄道周较为接近，他说：“之《屯》‘勿用有攸往’，非‘不出门庭’乎？备四德而利建侯，乃知节而不知通，无为贵德矣。苦节不可贞，《屯》而已矣，凶之道也。”^①

二十三、《小过》初六：“飞鸟以凶。”此为《小过》之《丰》。《丰》卦辞曰“亨”曰“勿忧”，均无凶象，而此爻曰凶。黄道周在正文中说：“是谓当食者也。太阴之行，丽于日道，盛而当中，则阳光蔽亏，从下望之，若飞鸟之搏也。见斗见沫，则于是始矣。君子不幸值于丰蔀，上下无援，左右蒙阴，一朝之患，厉于飞鸟。君子曰是亦吾过也，吾自反无尤焉耳。日月之食，不过踰时，日中而食，月廓少摄，四邻之光固犹在也，过七十分则尽复矣。故两《过》、《剥》、《复》，圣人所深谨于日月也。人君谨于两德，则日月不食。非不食也，食而旋复，若不食者，虽有丰蔀，勿忧之矣。”黄道周以日食来理解大小二过，他还说：“故大过者，食分之小者也；小过者，食分之小者也。”而丰卦也有日月食之意象，所以《小过》之《丰》，日有食也，是以凶，飞鸟为日食之象。黄道周认为“飞鸟以凶”、日月食之过不会长久，所以他对此爻小象辞“不可如何也”，也以《丰》卦辞“勿忧”作出解释，认为小过之日月食很快就会过去，不必过为忧虑。沈该解此爻说得也很好，他说：“盖初居

① 包仪：《易原就正》卷九。



〈艮〉，始宜止也，变而为〈离〉，其性上炎，过也。〈离〉为鸟，飞鸟之象也。卦变为《丰》，丰盈盛也，盈盛不止，过而凶也。”爻变后下体〈艮〉为〈离〉，〈离〉有飞鸟之象。《小过》初、上两爻都用到飞鸟一词，初、上两爻爻变后皆为〈离〉，看来飞鸟之象可能确实和〈离〉象有关。

二十四、《小过》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此为《小过》之《豫》。《豫》曰“利建侯行师”，此非凶卦，而《小过》曰凶。黄道周在正文中说：“防之贵豫也，以为小过而不之防，则戕我者至矣。故《豫》者所以防患也。为干戈以防暴乱，为俎豆以防干戈。作乐崇德者，建侯行师之所从出也。重门击柝而后暴客不作，克勤细物而后嘉绩可集。”“《小过》之《豫》，盖欲图之早也。然则圣人固亦善防欤？曰：非防人也，防过而已。”这里取《系辞》《豫》“重门击柝以待暴客”之义，是《豫》有预防的意思。而《小过》九三“弗过防之”，于小过小患，不加防备克治，这样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必将酿成大祸，遭受戕害。沈该解此爻说：“变而为〈坤〉，顺乎阴也。卦变为《豫》，处逸豫也。刚居高位，顺乎阴而处于逸，弗过防之象也。豫待暴客，而失其防，是以或戕之也。”和黄道周一样，沈该也取《豫》防之义，但他同时还取《豫》乐、逸豫之义，认为因逸豫而疏于防范，致有暴客戕害之凶。《杂卦传》说“《豫》，怠也”，因此，《豫》有荒怠之义，小过而怠，不加克治，则流于祸害。

以上二十四条“正变象”卦爻，其变卦皆吉利，而其爻辞皆凶吝。这二十四卦爻的阴阳及其爻位情况见下表：

《易象正·凡例》“正变象”24卦阴阳爻位情况表			
上九	2	上六	7
九五	0	六五	1
九四	2	六四	1
九三	3	六三	2
九二	1	六二	1
初九	1	初六	3
阳爻	9	阴爻	15

从爻的阴阳来看，阴爻的“正变象”情况远远多于阳爻。从爻位上来讲，上爻占的最多，其次是三爻，再次是初爻和四爻，二、五中爻最少。这和《系辞》所说：“二多誉，四多惧”“三多凶，五多功”也基本符合。上爻则总是凶多吉少，特别是阴爻处上更是如此。黄道周也总结说：“然则两象相丽，有象吉而象凶，有象凶而象吉，何以处之？曰：是必在三、上之爻也。三、上处危，德不胜位。以六居上，则危者三分之二；以九居上，则危者三分之一。以六居三，其危者三分之二；以九居三，其危者三分之一。《易》曰：‘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二多誉，四多惧；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夫以刚柔当否，体其贵贱，别其远近，则吉凶之故，亦居可知矣。”^① 以上二十四卦爻中，《恒》以一卦六爻就有四爻属于“正变象”情况，《恒》卦凶多吉少，看来《恒》以一德是很艰难的。黄道周对这些“正变象”的分析，或从卦辞，或从大象辞、彖辞，或从卦象，或从卦德，或从时位，不拘一格，多数还是能解得通的，但也有少数解说给人也牵强感。这也是很正常的。任何人都很难把爻爻都能解清楚。黄道周给了我们解爻辞的一个新的视角和方法，而且议论多发挥卦爻的德义，这是很重要的。

二 “变正象”十二卦爻评析

一、《需》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此为《需》之《既济》。《既济》卦辞曰“终乱”，而《需》九二爻辞曰“终吉”。按黄道周变卦解易的体系，之卦卦辞和本卦爻辞一般当基本一致，但这里恰恰相反，变卦乱而本爻吉，这就是“变正象”。黄道周在《凡例》中说：“言夫需久而后济者也。久而能济，虽小有言，何乱之有？故是‘贞吉’善思患者也，豫防思患，可以不乱。”他在正文卷二中又说：“既济而不防患则乱也，防患而既济则吉也。”这都是着眼于《既济》大象辞“思患而豫防”来解，

^① 《易象正》卷一。



认为《需》能“贞吉”则可以防患于未然，故《需》九二曰“终吉”。清代的包仪和赵继序解此爻辞也是同一思路，当是受到黄道周的影响。包仪说：“需久而后济者也，善思患者也，思患预防，可以不乱，故能成涉川之功，不终乱而终吉矣。”^① 赵继序说：“重变《既济》，虽初吉终乱，然于小有言而豫防之，则乱者不乱而可吉矣。”^② 清人魏荔彤结合之卦《既济》六二爻辞“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来解《需》九二，他说：“终吉者，亦七日得之义也。变爻彼此参看，其理数方备，筮之久，方得之。”^③ 此解可谓别有新意，说得也很好。

二、《蒙》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此为《蒙》之《剥》。《剥》卦辞曰“不利有攸往”，《杂卦传》又说“《剥》烂也”，都不是吉利之辞，但《蒙》九二却有“双吉”。黄道周在《凡例》中说：“《蒙》未可以往也，包而居之，纳妇克家，则可以安宅，安宅则可以育德矣。”他在正文卷二中又说：“《蒙》之《剥》，又何往乎？险动于内，而止之于外，外诱绝则内慝不作。故包蒙者，所以厚下；纳妇者，所以安宅也。”这里都结合了《剥》卦大象辞“上以厚下安宅”来解说“纳妇克家”，爻象意义很契合。都絮解此爻和黄道周大体意思接近，他说：“剥床之渐自下而起，而安宅之效亦自下而积焉。包蒙则言凡幼少者莫不怀之矣，而纳妇则言凡柔弱者莫不助之矣，是皆厚下之道。”“夫《剥》之本体言下不厚而致剥，《蒙》之变体乃言包蒙纳妇而不致于剥。故为《蒙》之《剥》。”^④ 沈该则全用〈坎〉变〈坤〉来说象，不结合《剥》卦象，所论也很精彩，他说：“盖〈坎〉为众，变而为〈坤〉，〈坤〉道含弘，包蒙之象也。〈坤〉妇道也，顺而得众，纳妇吉之象也，为内卦之主，成主蒙之功，子克家之象也。”^⑤

① 包仪：《易原就正》卷二。

② 赵继序：《周易图书质疑》卷五。

③ 魏荔彤：《大易通解》卷二。

④ 都絮：《易变体义》卷一。

⑤ 沈该：《易小传》卷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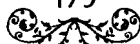


三、《临》六四：“至临，无咎。”此为《临》之《归妹》。《临》卦辞说“八月有凶”，之卦《归妹》卦辞又说“征凶，无攸利”，合有两凶，而《临》六四说“至临，无咎”。黄道周在《凡例》中说：“是象所谓位当者也，《易》亦各欲其当而已。《归妹》之当，则犹悦而顺，顺而动者也。然则两彖之义为时位夺也？曰：时位者，亦两彖之义也。两彖包时位，时位不包两彖。《归妹》之至临，犹父母之送其子也。当位为至，不行为临，故去其两凶，以得无咎，且谓是未至于八月也。”黄道周这里以六四当位和时未至八月来解说。他在正文卷四中也以时位来解：“两彖俱凶，而得无咎，何也？曰：位也。非位也，亦各其时也。《泰》之冰判，《临》之室处，曰是可以归妹矣。盛夏阳殫，雨泽不降，雷动于上而跂息仰听，君臣相求，犹娣妹之慕好也。”《临》之《归妹》当时而嫁，归妹当时、两情相悦，故曰至临。包仪解此爻也基本上是沿用了黄道周的说法，他说：“征凶无攸利，而曰至临无咎，何也？是犹未至于八月也。《归妹》有婚媾之义，四应初而各得其正，若婚媾然矣。”^①

四、《观》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为《观》之《否》。《否》为“匪人”，当此“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天地不交”之时，《观》六四爻辞却为吉。黄道周在《凡例》中说：“《否》，阳往者也。《观》之《否》，阳来者也。不利君子贞，贵通也。古之人尝用之矣，不在于异国则在于异世。”包仪也沿用了黄道周这一解法，他说：“然则不利君子贞，而曰观光用宾，何也？《否》阳往者也，《观》之《否》，阳来者也，阳来而有孚颙若，非国之光乎？非王之宾乎？”^②此处观象很巧妙，就《否》卦象而言为阳往，但变而为《观》，是多一阳，转而为阳来。其实这样似乎是在解《否》之《观》，即《否》九四爻，不当用来解《观》六四，这种逆向反观的解法和黄道周一般以变卦为本卦变动趋向的思路不同。《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前672）陈公子完奔

① 包仪：《易原就正》卷四。

② 同上。



齐，周史论《观》之《否》主要是从《观》和《否》的内外卦象及其变动来论，不涉及《否》卦辞、彖辞，或大象辞。黄道周在“春秋说象《凡例》”中评论左传此筮例说：“此论《观》之《否》，以谓极而且泰者也，以其动爻胜其之象，以其大往而占它国。”黄道周这个评论和其《凡例》与正文中的观点都不同，他这里实际上是结合了《否》六四的爻象来解，《否》六四爻辞说：“有命无咎，畴离祉。”《否》九四小象辞也说：“有命无咎，志行也。”《否》六四爻一般解释为否已经开始向泰转变。那么，《观》之《否》则不是静态的天地不交之《否》，而是天地将交、小人道将消、否而将泰之《否》。这样解释显然比其在《凡例》“变正象”中的说法要顺当自然得多。其实，早在南宋的都絮那里就已经以这种思路来解，他说：“《观》上体之六四为《否》上体之九四，而《否》九四曰：‘有命无咎，畴离祉。’故《观》之六四曰：‘观国之光。’夫《泰》之始则光矣，《否》之终则犹有观焉。”“其兆则《否》之终而《泰》之始也，所谓犹有观焉，则观国之光之谓也。至于有国则利用宾于王矣。然则变体之义岂虚言哉。”^①

五、《无妄》初九：“无妄，往吉。”此为《无妄》之《否》。《无妄》卦辞曰“匪正有眚”，《否》卦辞曰“之匪人”，而《无妄》初九曰“往吉”。黄道周在《凡例》中说：“《无妄》而得《否》，则已否矣。敛德避艰，难亦不就之，谓其无所系也，致诚而行在祸福之外。故曰知否者多喜，知泰者多败。”“天地闭塞，贤人隐遁。然苟将以精诚，率以至正，犹格金石而蹈水火也。故忠信者，行之车也；敬恕者，御之鞚也。忠信以为质，敬以持之，恕以施之，夜行林薄，鉴其毫发，而况于昼日乎？”此以相反相成之义来解，其义和元代陈应润解此爻的说法较为接近，陈应润说：“卦辞曰‘不利有攸往’，初九变《否》，爻辞乃曰‘无妄，往吉’，得志，何也？盖雷霆震威之时，虽否之小人亦畏天威而危

^① 都絮：《易变体义》卷四。



惧，君子于斯时苟能变小人之畏威，与之排难解纷，其志亦可行也。”^① 沈该解此爻也可以参考，他说：“盖〈震〉而为〈坤〉，〈震〉动也，〈坤〉顺也，刚以顺动，动不妄也。卦变为《否》，当否塞之时，动不可妄，刚自外来，以正而往，则可济否，以往为吉者也。”^② 魏荔彤以《否》初六解此爻说得也很好，他说：“初九变《否》之初六，在《否》初变阴为阳为《无妄》，有拔茅汇征之吉，《否》而变阳成《无妄》，故可以合三阴而汇征得吉，同于泰初也。”^③

六、《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终吉。”此为《家人》之《既济》。《既济》曰“终乱”，而《家人》上九曰“终吉”。黄道周在《凡例》中说：“终乱而得终吉，吾得之《需》与《家人》矣。乡饮酒、大昏，二礼者，人道所为纲纪也。《需》有位，《家人》无位，有位而用中，无位而用威，夫亦各思其终而已。终乱而得终吉，非是两象无取也。”他在正文卷七中又说：“故《既济》之终乱，《家人》之大诫也。”“戒其终乱而得终吉，非思患豫防，何以得此乎？”大意谓《家人》上九正是有戒于既济的终乱而“有孚威如”，严加防范，所以才能够终吉。沈该和何楷都取《既济》为刚柔当位之象来说明《家人》上九家道之正。沈该说：“卦变《既济》，刚柔正而当位，家道之所以终济也。”^④ 何楷说：“《家人》之皆吉者，变卦为《既济》，刚柔当位，亦家道正象。”^⑤ 都絜取《序卦传》“《既济》定也”之象来说明《家人》上九反身而诚，而家道正、天下定，他说：“既之为言尽也，既济言无不济，无不济则无事而天下定。故《杂卦》曰‘既济定也’。而《家人》象曰正家而天下定。夫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反身而诚，而善其言行以率之，则孰敢不听？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至于上九则家

① 陈应润：《周易爻变易编》卷四。

② 沈该：《易小传》卷三上。

③ 魏荔彤：《大易通解》卷六。

④ 沈该：《易小传》卷四下。

⑤ 何楷：《古周易订诂》卷四。



道成矣，天下定矣。”^①《四库总目》对都絮解此爻很赞赏。

七、《蹇》初六：“往蹇，来誉。”此为《蹇》之《既济》。《既济》曰“初吉终乱”，于《蹇》初六，似有不合。此为“变正象”《凡例》中第三条之《既济》的“变正象”。黄道周在《凡例》中说：“《既济》之终乱，系于动爻而皆得吉，非其思防而能之乎？《需》动在中，《家人》与《蹇》犹之上、初也。故才生于智，智生于思，天下未有不思而济者也。”之《既济》的卦爻多为吉，黄道周认为这大概是由于《既济》能够思患而预防、有备而无患的缘故。包仪解此爻和黄道周类似，但也有其殊胜之处，他说：“险在前而之彖有终乱之戒焉，可以往乎？往则蹇矣。然而初无可来也，不往便是来，以山为火，山高火明，有隆望流光之象焉，非誉耶？思患而豫防、反身以修德，未有不得誉者也。”^②魏荔彤以《既济》初九爻辞“曳其轮，濡其尾”和《蹇》“往蹇来誉”互解也很有意思，他说：“初六变为《既济》之初九，在《既济》之初，以阳变阴为《蹇》，有曳其轮、濡其尾，以明为止，不肯轻进之象义也，故无咎。在本爻以阴变阳为《既济》，在《蹇》之初，变明知险，故往蹇而反得誉，亦以不轻往得誉也。不轻往者，正思化蹇之方耳。《象》传曰：‘宜待也’，修身者居易以俟命之谓也。”^③赵继序以《既济》‘初吉’对‘来誉’、‘终乱’对‘往蹇’来解，也很得其意象，他说：“重变《既济》，虽济而犹有蹇也。‘往蹇’，宁无终乱乎？‘来誉’，则得其初吉矣。”^④

八、《解》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此为《解》之《未济》。《未济》曰“无攸利”，而《解》上六曰无不利，也恰成反对。黄道周在《凡例》中说：“是见之《系辞》矣。《系辞》之言藏器，谓《未济》也。藏器待时，审括而动，去其濡尾而获于高墉，使狐失其智而隼失其力，夫非其辨之者早乎？当济而后解之，则可谓不夙矣。”孔子在《系辞》中论及此爻说：

① 都絮：《易变体义》卷八。

② 包仪：《易原就正》卷七。

③ 魏荔彤：《大易通解》卷八。

④ 赵继序：《周易图书质疑》卷九。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黄道周认为孔子所说“藏器待时”即为《未济》之象。《解》卦辞曰“有攸往，夙吉”，意思是如果前往，那就要趁早。之《未济》，就有趁早及时之义。沈该解此爻也说：“卦变《未济》，及其未济，而解之得时也。”^①

九、《升》六五：“贞吉，升阶。”此为《升》之《井》。《井》卦辞有“羸瓶”之凶，而《升》六五有“升阶”、“大得志”之吉。黄道周在《凡例》中说：“《井》，德之地也。有其德，以乘其位。繻井羸瓶，大人不恤也。恤瓶而远井，则是小人之事也。风发于地，而水上于木，而勾萌毕达，以泽百物，君子于是劳劝之耳。”这里取《井》为水上于木、草木繁茂之象，进而引申为滋润万物、泽被苍生，这当然是大吉得志之象。黄道周在《凡例》中取了《系辞》“《井》，德之地也”来说升阶之象，这一点和沈该有相似之处，沈该说：“卦变为《井》，《井》德之地，升之阶也。”^②王又朴结合《井》九五爻辞来解《升》六五也很有意思，他说：“五变《井》，遇〈坎〉。《井》之五爻曰‘井冽，寒泉食’，盖功及万物也。故传言大得志，所谓大二之阳爻也，所谓得志泽加于民也。”^③

十、《革》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此为《革》之《既济》。《既济》有终乱之象，但《革》九四有改命之吉。尚秉和先生就此曾向变卦解易派发难到：“自覆象失传，旧解皆以四变阴成《既济》为改命。《既济》者终止，何吉之有哉？”^④那么黄道周又是如何解释的呢？他在《凡例》中说：“《既济》之终乱也，动而得吉者四矣，其凶者独《屯》之三耳，谓《屯》在险中，未可遽济。《需》、《明夷》、《蹇》、《革》、《家人》则无不济也，故终乱之戒，君子图之鲜也。”黄道周这里再次总结了之《既济》

① 沈该：《易小传》卷四下。

② 沈该：《易小传》卷五上。

③ 王又朴：《易翼述信》卷七。

④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载《尚氏易学存稿校理》第三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7页。



的六卦爻辞：《蹇》初六、《需》九二、《屯》六三、《革》九四、《明夷》六五、《家人》上九，除《屯》、《明夷》外，皆为吉爻。黄道周说《屯》六三为“凶”，不确切，《屯》六三爻辞只说“吝”，非为凶爻。黄道周解这些爻辞都是抓住《既济》大象辞“君子思患而豫防之”，取其能防患于未然之义，诫其终乱而得吉。《既济》本义有已经渡过、达成、成功之义，很多变卦派学者多取此义来解。如都絮说：“此《革》之《既济》也，而爻辞云尔者，《既济》者无不济之谓。”^①何楷也说：“变卦为《既济》，亦大事克济之象。”^②也有取《杂卦传》“《既济》定也”之义来解的，赵继序说：“重变《既济》为定，天人所与，故改命吉也。宁有终乱之忧乎？”^③应该说这些解释都可以说得通。包仪更是一词一句地把《既济》卦辞和《革》九四爻辞作了通释，他说：“之《既济》而水火相济，刚柔不偏，‘初吉’，悔不亡乎？且兑泽而决其下流，所谓水决则火灭，信乎其当革之时也，不有孚乎？终乱矣，不改命乎？当革而革，不必已日而后，信其吉也。”^④这里又认为正因为《既济》终乱，所以要改命，也说得通。

十一、《巽》六四：“悔亡，田获三品。”此为《巽》之《姤》。《姤》曰：“女壮，勿用取女。”此卦辞并不吉祥而《巽》六四爻辞却很好。黄道周在《凡例》中说：“是皆为‘申命’、‘施诰’之事也。然而《姤》之《巽》，无鱼而凶；《巽》之《姤》，有获而吉，何也？《姤》则女主之政也，《巽》则君子之命也。《姤》之悖辞，不如《巽》之多诚，是有惠主而用其阴德者也。”此取《姤》为阴德之象，这和其在正文中的观点不一致。他在正文中从时和位的角度来解释这一“变正象”，他说：“德不若位，位不若时，有之乎？曰：有之，《巽》之《姤》是也。《姤》则未为德也，然而有遇焉。遇者，时也；处于四而用柔者，位也。时与位值，半德而倍功，田获三品，岂为幸乎？”这里又取《序卦

① 都絮：《易变体义》卷十。

② 何楷：《古周易订诂》卷五。

③ 赵继序：《周易图书质疑》卷十一。

④ 包仪：《易原就正》卷八。

传》“《姤》者遇也”为得时之象，《巽》六四得位，时位俱得，故吉。沈该解此爻说：“卦变为《姤》，《姤》遇也，遇必有所获。〈乾〉阳物也，三爻皆刚，实田获三品之象也。”^① 沈该这里也取《姤》为遇，但取“遇”为有所获之象，和黄道周同中又有异。都絜说：“《姤》之为言柔遇刚也。盖六四以一柔乘二刚，不能无悔。唯柔巽以正，上遇九五刚健中正之君，而得所附焉，则乘刚之悔亡矣。”^② 都絜也取《姤》遇之象，但认为是上遇九五之君而附焉。陈应润解此爻说：“六四变《姤》，上卦为〈乾〉，〈乾〉有刚健之才，四居大臣之位，田获三品，非特悔亡，其功可贵。且《姤》卦多说祭祀，九四变〈巽〉，以刚变柔，故有庖无鱼之象。《巽》之六四变《垢》，以柔变刚，故有田获三品之功，爻变之取义若此。”^③ 这里对举了《巽》六四和《姤》九四爻辞，“田获三品”与“包无鱼”确有相反相成之象。

十二、《节》九五：“甘节，吉，往有尚。”此为《节》之《临》。《临》曰：“八月有凶”，而《节》九五说“往有尚”。黄道周在《凡例》中说：“知其凶而节之，循其阳节，不尽其阴节，见其阴节而理其阳节。故八月阳尽，君子致静以养阴；二月阴尽，君子致和以养阳。和与静者，阴阳之中也。中以为节，有节而甘苦化焉，《节》之九五是也。《易》以刚柔论位，二五论中，守中而当位，虽极千变，不在祸福之内，是数度德行，君子所制议也。”其意思是说：凶而知节故不凶。《临》于八月阳尽故凶，但君子能致静以养阴，应于天地之节以成四时。此外，黄道周这里也以当位与守中来论《节》九五甘节之吉。黄道周这两方面的意思也和《节》彖辞“当位以节，中正以通”的意思相符合。沈该解此爻说：“盖刚居〈坎〉中，制法之主也。变而为〈坤〉，〈坤〉顺也，众也，顺而得众，甘节之象也。卦变为《临》，位中立制，大君临下之宜也。”^④ 都絜解此爻说：“《临》之六五，所以为知临

① 沈该：《易小传》卷六上。

② 都絜：《易变体义》卷十一。

③ 陈应润：《周易爻变易缊》卷七。

④ 沈该：《易小传》卷六上。



大君之宜者，柔得中而已。是爻则言节不过中而其道足以临人。”^①我们看到沈该和都絮都没有执著于或者说回避了《临》卦辞中“至于八月有凶”和《节》九五“往有尚”的矛盾。沈该主要是以《节》上体卦变〈坎〉而为〈坤〉、顺而得中论九五甘节之象；变而为〈坤〉，〈坤〉为甘。都絮主要是结合了《临》卦六五爻辞“知临，大君之宜，吉”来说《节》九五：“甘节，吉，往有尚”。《临》六五的小象辞为“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节》九五的小象辞为“甘节之宜，居位中也”，很对称，而且都强调“行中”“位中”，看来两爻之吉实得于中焉。包仪解此爻说：“时未至于八月，吉之道也，不‘往有尚’乎？”^②赵继序《周易图书质疑》说：“重变《临》‘元亨利贞’，故‘甘节，吉，往有尚’，而不至八月之凶也。”^③二人都说到了《临》卦辞中的“至于八月有凶”，而且二人的处理方法也几乎一致，大概以《临》为十二月，尚未至于八月，故“往有尚”。这和黄道周的处理方法不一致。相比之下，黄道周的说法更富有理性和德性的意味。

以上十二条“变正象”卦爻，其变卦皆凶吝，而其爻辞皆吉利。其中，之《既济》的卦爻占了四条，之《否》卦的有两条，这两卦就占了一半。从上述分析来看，黄道周对“变正象”的分析，多是以相反相成的思想理论来论说，如之《既济》、之《否》、《节》之《临》都是这种分析模式。也有从时和位的角度来分析，如《巽》之《姤》、《临》之《归妹》就属于这种情况。也有从变卦的卦象来分析的，如《升》之《井》。这些都能看出黄道周变卦解易的思想方法的灵活性，应该说以上十二条多半解得还是通顺的，但有的也有些牵强感，这也是很难避免的，因为不少爻辞实在太难解，任何一种解易的方法都很难把爻爻都能说得很明白。“变正象”十二卦爻阴阳爻位情况列为下表：

① 都絮：《易变体义》卷十二。

② 包仪：《易原就正》卷九。

③ 赵继序：《周易图书质疑》卷十二。



《易象正·凡例》“变正象”12卦阴阳爻位情况表

上九	1	上六	1
九五	1	六五	1
九四	1	六四	3
九三	0	六三	0
九二	2	六二	0
初九	1	初六	1
阳爻	6	阴爻	6

从上表来看，阴阳爻各占一半，六四爻“变正象”情况较为突出。

第四节 易学史上的变卦解易派

通过以上几节的论述，我们对黄道周《易象正》变卦解易的思想应该说已经有了具体而深入的了解；也通过和其他变卦解易派的比较，对黄道周变卦解易的思想特色有了初步的认识。本节则是把黄道周放到变卦解易派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来对其变卦思想的体系作进一步考察。深入易学史的研究会发现，从南宋沈该和都絮奠定变卦解易派的思想体系之后，元、明、清三代都有不少易学著作以变卦思想来解释《周易》爻辞，变卦解易的各种具体方法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从《四库全书》所收经部易类的著述来看，至少有十三部易学著作都可以归为变卦解易派。而近代以来，对变卦思想和变卦解易派著述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这是不应该的。下面以宋、元、明、清四代变卦解易派中具有代表性的著述为线索，对变卦解易派和变卦思想的发展与演变有所勾勒和总结，来进一步对黄道周的变卦思想作具体定位。变卦解易的思想一方面源于春秋时期《左传》和《国语》中的古老筮例，另一方面也源于战国时期的《系辞》中的“爻动”思想。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易学中，变卦的思想也略有表现。如《焦氏易林》、荀爽和虞翻的爻不当位需变说，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爻变和变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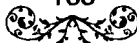
的思想。但真正成体系的用变卦来解六十四卦爻辞还是从南宋的沈该和都絮开始。沈该的《易小传》和都絮的《易变体义》是变卦解易派的奠基之作。南宋赵以夫的《易通》也大量地用到变卦的思想来解爻辞。元代吴澄的《易纂言》、丁易东的《易象义》、陈克蕴的《周易爻变易蕴》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变卦解易的思想有所发展和总结。明代黄道周的《易象正》可谓变卦解易派的巅峰之作。黄道周的好友何楷所著《古周易订诂》也大量地用到变卦的思想来解爻辞，这可能受到黄道周的影响。此外，明末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所著《周易时论合编》也爻爻注出其变卦，这直接受到黄道周的影响，在本书第六章会具体讨论黄道周的易学对方氏父子的影响。清代包仪的《易原就正》、魏荔彤的《大易通解》、王又朴的《易翼述信》、赵继序的《周易图书质疑》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变卦解易的思想有所补充和完善。其中，包仪和赵继序受到黄道周的很大影响。以上是变卦解易派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下面具体展开论述。

一 南宋——变卦解易派之奠基

沈该，字守约，吴兴人。徽宗宣和进士，高宗时继秦桧为相，以右仆射兼修国史，故宋人称《易小传》为“沈丞相《易传》”。是书约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尝进之高宗，降诏褒奖，故学者甚众。《易小传》最大的特色是在解六十四卦每一爻之前必先指出该爻动后的所变之卦。《四库》馆臣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提要说：

其书以正体发明爻象之旨，以变体^①拟议变动之意，以求合于观象玩词，观变玩占之义。其占则全用《春秋左传》所载筮例，如蔡墨所谓《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者。林至作《易裨传》颇以该说为

① “变体”即变卦的意思。沈该在《易小传》自序里同时用到“变卦”和“变体”，二词义同。



拘牵。盖南渡以后言易者不主程氏之理，即主邵氏之数，而该独考究遗经，谈三代以来之占法，违时异尚，其见排于至，固宜。然左氏去古未远，所记卜筮多在孔子之前，孔子赞易未闻一斥其谬，毋乃太卜所掌周公以来之旧法，或在此，不在彼乎？

《四库提要》在后来评介变卦解易派的其他著作时，多次说到沈该。如说丁易东《易象义》“变卦之说则取沈该、都絮”，说黄道周《易象正》“宋儒沈该之《易传》、都絮之《易变体义》皆发明之卦，与是书体例相似”。可以说，《四库》一定程度上把沈该和都絮看作变卦解易派的开山鼻祖。潘雨廷先生也说《易小传》：“至于爻辞之解，有悟乎七八不变、九六为变之理。逐爻以一爻变之象论其理……若以一爻变释爻辞，亦观象之一法。此法古有，非沈氏所创；然全书爻辞悉用此例释之，则始于沈氏也。”^① 沈该作为变卦解易派的奠基者，其变卦解易的特色是一般先讨论变爻所在的内卦或外卦的三画变卦和爻辞的意象关联，然后讨论六画变卦和爻辞的意象关联。如解《讼》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沈该首先注明“之《困》”，以变卦讨论爻辞时说：“盖〈乾〉而为〈兑〉，〈兑〉为口，健极而尚口，终讼之象也。〈兑〉，泽也，天而为泽，锡命之象也。鞶带，革带也，〈兑〉体韦柔，鞶带之象也。卦变为《困》，尚口乃穷，是以不足敬也。”沈该变卦解易的套路可以概括为：先是“盖某卦而为某卦”，这一般是内卦或外卦的三画变卦；然后是“卦变为某卦”，这是六画变卦。三画变卦一般取其《说卦传》所说之象，六画变卦则或取其卦辞，或取其卦象，或取其大象辞，或取其《序卦》、《杂卦》之义，很灵活。

都絮，字圣与，丹阳人。绍兴中官吏部郎中，知德庆府。其父都郁，字子文，尝为惠州教官，平生留心易学，都絮《易变体义》受其父亲影响很大。都絮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也曾把此书上

① 潘雨廷：《读易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



给高宗皇帝。此书也是在每一爻辞下先说明此卦之某六画变卦，然后结合本卦和变卦的象义对爻辞进行综合分析。如解《坤》之初六“履霜，坚冰至”，说：“此《坤》之《复》也。《月令》孟冬水始冰，仲冬冰益壮，始则薄而未坚，壮则坚而难泮，故爻曰‘履霜’，以《坤》为十月之卦。又曰‘坚冰至’者，则变体为《复》，乃十一月之卦也。”解《家人》上九“有孚威如，终吉”，说：“此《家人》之《既济》也。《杂卦》曰‘既济定也’，《彖》曰‘正家而天下定’。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反身而诚，孰敢不听？父子夫妇兄弟，莫不安分循理，而天下化之，无事而定矣。故变体为《既济》，而曰‘有孚威如’，反身之谓也。”《四库提要》认为这两爻解得都很巧妙，对都絜此书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历史上很多人认为都絜是受了沈该的影响，这当是误会。有关这一点，拙文《变卦解易思想源流考论》曾作出较为详细的考辨，都絜变卦解易的思想其实是受他父亲的影响很大^①。沈该和都絜作为同时代的人，二书又大约先后同时上给高宗皇帝，其思想之接近当是历史的巧合，我们可以同时把沈该和都絜当作是变卦解易派的奠基者。潘雨廷先生认为：“自南宋起，法一爻变玩易者代不乏人，至清尤盛。而都氏与同时之沈该实为此宗之创始。”^②由于沈该在当时官大影响大，而且其书上给高宗皇帝的上奏时间可能略早一二年。更重要的是，相比之下，《易小传》变卦解爻辞要更精彩，后世出现的各种变卦解易的具体方法，沈该这里几乎都出现过。所以，如果一定要推变卦解易派第一人的话，当首推沈该。除此之外，在沈该和都絜稍后，在南宋理宗皇帝时期，还有赵以夫所著《易通》也是大量用到了变卦之象来解爻辞，其变卦讨论的关键词有某爻“用而为刚（柔）”，或“变奇（偶）为偶（奇）”然后是“于卦为某卦”。因不是爻爻都以变卦来解，这里不作过多讨论。《易通》可以算作变卦解易派初创时期的一个流

① 翟奎凤：《变卦解易思想源流考论》，《中国哲学史》（季刊）2008年第4期。

② 潘雨廷：《读易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页。



脉。值得注意的是，沈该和都絮还都没有明确把他们的这种解易方法定名为“变卦解易”。沈该在自序里说到“变卦”一词，但也用变体，以相对于本卦正体。都絮没用到“变卦”一词，只用“变体”，也是和以本卦为正体相对。赵以夫也没有用“变卦”一词。变体和变卦的意思是一致的，这一点到了元代吴澄和丁易东那里就统一规范为“变卦”。

二 元代——变卦解易派之发展

吴澄（1249—1333），字幼清，号草庐，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人。宋咸淳末举进士，不第。入元时已三十二岁，以荐擢翰林应奉文字，官至翰林学士，卒谥文正。《易纂言》写作历经近四十年，完成于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易纂言》内容涉及很多方面，目前有不少研究，但专就其变卦解易这一点来谈似乎还不多。《易纂言》在解释六十四卦每一爻的时候于每爻下都注明之某一卦，如《乾》初九下注“初之画得九，为《乾》之《姤》”、《咸》初六下注“初之画得六，为《咸》之《革》”。吴澄还于《乾》“用九”下注“六画俱得九，为《乾》之《坤》”、于《坤》“用六”下注“六画俱得六，为《坤》之《乾》”。而且仿照《乾》《坤》用九用六，吴澄于其他六十二卦六爻后也注明“六画俱九六为某卦之某卦”，意思是六爻都动，本卦将变成其错卦。如《屯》后注“六画俱九六，为《屯》之《鼎》”，《蒙》后注“六画俱六九，为《蒙》之《革》”。应该说《易纂言》形式上很完备地具有了变卦解易派的解经体例。可是实际上，吴澄并没有在解每一爻的时候都结合变卦的象义，他大量地谈到了爻变，但多就爻象的阴阳刚柔、三爻变卦或互体来论爻辞，用六画变卦的象义来解爻辞只是很少一部分。如解《大壮》六五“丧羊于易”，说：“三四五互〈兑〉，为羊。五变为刚，则非羊矣。”解《大壮》九四爻“藩决不羸”，说：“变为柔，则二三四成〈兑〉，为羊。五当四前，其画断而不连，如藩篱决开不至羸羊之角。”解《大壮》九三爻“羝羊触藩，羸其角”，说：“《大壮》者，复体之〈兑〉。九三变为柔，则下卦又成〈兑〉。〈兑〉为羊。羝，牡羊也。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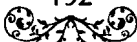


壮盛，故象羝羊。羸，伤损也。九三过用其刚，如羝羊。”这里都没有用到相应的六画之卦的象义。解《旅》上九“鸟焚其巢”，说：“象也。上变为柔，成《小过》，有飞鸟之象。”解《丰》九四“遇其夷主”，说：“四变为柔，成《明夷》，故四以二为‘夷主’，谓遭伤之主也。”解《夬》九五“苋陆夬夬”，说：“变为柔成《大壮》，为互体之〈兑〉，象羊之群行，五在其前，犹苋之行山路，故曰苋陆。夬夬者，行而不息也。五变成〈震〉，为大涂，陆之象。”像这样直接提到其六画变卦的例子不多，而且也多取其象，结合变卦的卦辞来解爻辞是很少的。

变卦解经只是《易纂言》解经的十二种方法之一，吴澄在《易纂言外翼》中对易学史的方法论及其演变发展用十二个专题作出总结。这十二个专题分别为“卦统第一”、“卦对第二”、“卦变第三”、“卦主第四”、“变卦第五”、“互卦第六”、“象例第七”、“占例第八”、“变例第十”、“易原第十一”、“易流第十二”。他这里第一次明确把“变卦”作为一种解经方法，也是首次对变卦和卦变作了区分和界定。其原序于“变卦第五”说：“易以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刚画变则化柔，柔画变则化刚，而一卦可为六十四卦。述变卦第五。”^①其原序于“卦变第三”说：“羲皇生卦，奇偶之上生奇偶而已，卦体既成，而推其用则无穷焉。《乾》《坤》变而为六子、十辟，六子、十辟变而为四十六卦。述卦变第三。”^②很可惜的是《易纂言外翼》中专论变卦及卦变的部分已经失传，我们对吴澄变卦思想更具体的一些情况就不是很清楚了。但吴澄在《易纂言》和《易纂言外翼》中都没有强调甚至提到过沈该和都絮。《易纂言外翼》中的“易流第十二”是谈论易学流派的，其中明显看出吴澄是很推崇邵雍的。虽“易流”卷残缺，但从其书的原序中也看不出有会提到沈该和都絮的意思。与吴澄同时代的丁易东，和吴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也大量地用变卦思想来解易，而且也对变卦和卦变作了区分和界定。与吴澄不同的

① 《易纂言外翼·自序》，《丛书集成续编》第二十七册，第612页。

②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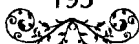
是，丁易东明确把沈该和都絮推为变卦解易派的代表人物。

丁易东，字汉臣，武陵人（今湖南常德）。南宋咸淳戊辰（1268）进士，官至朝奉大夫、太府寺簿，兼枢密院编修官。入元不仕，筑精舍，教授乡里以终。《易象义》具体成书年代不可考，以理推之，当为元初，和吴澄《易纂言》成书相隔当不远。丁易东在《易象义》中对易学史的流派及其解易的思想方法作出总结。在《易象义》“易统论上”，他把汉以来的易学流派划为十二派，即“一曰以理论易，二曰以象论易，三曰以变论易，四曰以占论易，五曰以数论易，六曰以律论易，七曰以历论易，八曰以术论易，九曰以事论易，十曰以心论易，十一曰以老论易，十二曰以释论易”^①。我们注意到他这里把变卦解易专门列为一派叫“以变论易”，而且在下面的具体解释中，他又明确把沈该和都絮作为这种以变论易派的代表人物，他说：“以变论易者，若沈氏该、都氏絮是也。其说本左氏筮易，如《乾》初爻变则为《姤》之类。沈氏既用变卦，又用变爻，若变卦为《姤》，则变爻为〈巽〉。都絮但论变卦，则多以之卦取义，于本卦反略焉。”结合下面他在“易统论中”的论述来看，他这里所说的“变爻”就是取三画卦，“变卦”即取六画卦。

丁易东自称是“博采兼收”，企图汇通汉宋，综合象数与义理，是很典型的折中派，但从其全书立论来看，他还是更多地强调以象论易。“易统论中”部分他也把汉代以来以象论易也分为十二种，即“一曰本体，二曰互体，三曰卦变，四曰应爻，五曰动爻，六曰变卦，七曰伏卦，八曰互对，九曰反对，十曰比爻，十一曰原画，十二曰纳甲”^②。这里又把变卦列为以象解易方法的一种，下面对变卦又具体论道：“何谓变卦？如左氏传筮《易》所谓《乾》之《姤》、《乾》之《同人》之类是也。然有以三画卦变取义者，如〈乾〉变为〈巽〉之类。有以六画卦变取义者，如《乾》变为《姤》之类是也。”这里所说的“三画卦变取义”就是

① 《易象义·易统论上》，文渊阁《四库全书》。

② 《易象义·易统论中》。



上面说的“变爻”，“六画变卦取义”即是前面说的“变卦”。丁易东自己在《易象义》中既用到了三画卦，也用到了六画变卦，而且还同时杂用了互体卦和伏卦。如以变卦解释《乾》九四“或跃在渊”，说“以变象言之，九四变则成〈巽〉，亦有伏〈震〉龙之象。又互〈兑〉，〈兑〉为泽渊之象。〈震〉为足跃之象，〈巽〉为进退不果，故或进而跃，或退而渊也”，这就兼用了变卦、伏卦和互卦三种方法。丁易东《易象义》不是专门以变卦来解易的著作，而且他也反对沈该、都絮那样“爻爻以之卦言”，认为“夫变卦诚不可少，然爻爻以之卦言，则不通矣”^①，主张多种思想方法杂取并用。尽管如此，丁易东对易学史作出的总结，已经很明确把变卦解易作为易学的一派和以象解易思想方法的一种，而且认为此派源于《左传》的古老筮例，成体系于沈该和都絮，把沈、都二氏明确定为此派的代表性人物。

在《易象义》的“后序”中，丁易东还深入讨论了卦变和变卦的不同，他说：

故有变卦焉，有卦变焉。变卦也者，六十四卦变而四千九十六者是也。卦变也者，十二卦变而六十有四者是也。由《乾》一画而变焉为十二，由十二而变焉为六十四，由六十四而变焉为四千九十六。盖变卦其流，而卦变其源也；变卦其支，而卦变其本也。有卦变而后有变卦，故予之于易，既以变卦而论其爻，必参卦变以原其画。夫然后圣人作易之旨无余蕴矣。^②

丁易东这里用了“源”和“流”、“本”与“末”来说明“卦变”和“变卦”关系，他认为卦变是更根本的，卦变是十二卦生成六十四卦；变卦是一卦可以推演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推演为四千九十六卦。其变卦思想和吴澄很接近。看来变卦不局限于

^① 《易象义·易统论上》。

^② 《易象义·后序》，文渊阁《四库全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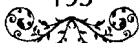


一爻动，其整体情况包括一爻动、二爻动、三爻动、四爻动、五爻动、六爻动，其中用来解释爻辞一般是只用一爻动的情况。林忠军认为丁氏“区分了卦变和变卦，在他看来，卦变和筮占没有关系，从成因言之，仅限于一爻或二爻变；而变卦与筮占紧密相联，则不限于一爻或二爻变，故一卦可变六十三卦。朱震‘论《屯》、临之变而引春秋某卦之某卦为言’，其失在于混淆了二者的界限”^①。

变卦解易派到了吴澄和丁易东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发展、规范和总结。沈、都那里还时常以变体来称变卦，而吴澄和丁易东都明确以“变卦”一词来为此派定名，并把变卦和卦变作了严格区分。鉴此，我们今天研究易学史也应该明确把此派定名为变卦解易派，而不应该把变卦和卦变再混淆；也不应该再用“变体”或“之卦”来称呼变卦解易派，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混乱，这是为变卦解易派正名。同时也应该尊重丁易东的提法，把沈该和都絮并尊为变卦解易派的奠基者和开创者。

元代还有陈应润的《周易爻变易蕴》也是爻爻以变卦来解。应润，字曰泽云，天台人。延佑间，由黄岩文学起为郡曹掾。数年，调明掾。至正乙酉（1345），调桐江宾幕。《周易爻变易蕴》约在桐江期间著成，此书也是典型的变卦解易派著作，爻爻都以变卦来解。《四库提要》说：“惟有上下经六十四卦，据《春秋传》某卦之某卦，例如：《乾》之《姤》曰：‘潜龙勿用’，《乾》之《坤》曰：‘见群龙无首，吉’之类，故名曰爻变。其称一卦可变六十四卦，六爻可变三百八十四爻，即汉焦贛《易林》之例。盖亦因古占法而推原其变通之义，非臆说也。”《四库提要》对此书变卦解易的思想方法也给予了积极肯定，可是没提沈、都二人，认为其思想方法来自于《左传》某卦之某卦以及《焦氏易林》。大概写此提要的《四库提要》馆臣没注意到南宋和元代已经不少人用这种方法来解易。此书标题即为“爻变”，其宗旨甚为鲜明。元代龙仁夫的《周易集传》也多用变卦来解爻辞，鉴于不是爻爻

① 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二卷，齐鲁书社1998年版，第42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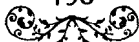
用变卦来解，也没有突出的特色，不作过多讨论。

三 明、清——变卦解易派之高峰

黄道周的《易象正》约成书于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该书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变卦来解《易》，但黄道周常用“之卦”，很少用“变卦”，二者的意思其实是一致的。黄道周《易象正》可以说是变卦解易思想之集大成，他把变卦解易的思想推向了其历史发展的高峰。《易象正》有《凡例》一卷，专门为其正文变卦解易作铺垫。《凡例》分成四个部分：一是“春秋说象《凡例》十八条”，认为《左传》和《国语》十八条筮例都结合了变卦来论《易》；二是“《系辞》说象《凡例》十九条”，认为《系辞》所引孔子论《易》十九则的思想也是暗用了变卦的思想；三是“本卦说象明义《凡例》十九条”，论说其《易象正》用变卦解易最成功的十九条筮例；四是“本卦说象疑义《凡例》三十六条”，对其书中某些用变卦解易感觉牵强的地方做些变通性的解释，这疑义三十六条又分为“正变象”二十四条和“变正象”十二条。“正变象”是指本卦和变卦卦辞皆吉而爻辞反凶，“变正象”是指本卦和变卦卦辞皆凶而爻辞反吉。沈该、都絮、陈应润虽爻爻以变卦来解，但也用了很多其他解易的手法。如沈该《易小传》一般先是以本卦正体来解，然后才以变卦来解。黄道周《易象正》则不然，变卦思想是解易的宗旨，也是其解易所用到的最首要、最重要的方法。除引《诗经》、《左传》等书作义理发挥外，基本上都是围绕结合本卦和变卦的卦辞来解爻辞。于此也可见黄道周对变卦解易思想的执著和坚定。

《四库提要》认为《易象正》：“引申触类，要亦易之一隅。宋儒沈该之《易传》、都絮之《易变体义》皆发明之卦，与是书体例相似。而是书则每爻之下，先列本卦之彖辞，次列之卦之彖辞^①，

^① “次列之卦之彖辞”，《四库提要》原作“次列卦之彖辞”。“象”当作“彖”；“卦之”前还当有一“之”字，否则不通顺，而且和《易象正》合本卦与之卦的卦辞以解爻辞的思想不一致。卦辞，古人也称彖辞。



然后列本爻之象辞及夫子之象辞，与沈氏都氏之书，又各不同，存之以以为二家之外，传亦无不可也。”《四库提要》指出了此书与沈、都二书的相似，同时也指出了其体例上的特色。确实，黄道周变卦解易最大的特色是结合本卦和变卦的卦辞来解爻辞，这是黄道周变卦解易的基本路数，这是首先要明确的。黄道周认为周公创设爻辞的时候，是综合了本卦和之卦的卦辞。他在《易象正·“凡例”》中说：

周公之师文王，特取两象之辞彼此相加，近而六十四，中而四千九十六，曷而二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四，理义晰然，必不敢悖文王之说以自为说。至于辞有显晦，义难遽合，亦当涵泳绎思，必不可谓象自象，爻自爻，象自为体，爻自为用，一象之体不通于各爻之辞，两象之辞不通于众爻之象也。^①

所以，解读爻辞，得逆过来反观本卦和变卦的卦辞。他在“凡例”中又说：“今合两象以论一爻，虽有杂占，不离两象。”又说：“学者不解爻辞，但取两象合观。”可见，合两卦辞以解爻辞，是其变卦解易思想之宗旨和典要。按说，黄道周在《凡例》中应该提一下沈该和都絮，或吴澄、丁易东、陈克蕴，他应该了解这些人的易学著述，可是他对这些人只字不提。他们虽然都用到了动爻变卦之象义来解爻辞，都具体方法上差别很大，他们或取三画变象，或取动爻后的互体象，或取六画变象义，而很少像黄道周这样一贯地坚持以两卦卦辞来解爻辞。而黄道周认为这才是变卦解易的典要，不能游移不定，他在《凡例》中还说：“世儒牵于旧闻，守其故说。其稍慧巧者，又以易多变象，不为典要，劈切支离，务以奇琐自眩，而姬文、周、孔三圣相传之意，荡然尽矣。”这里可能也暗含着对其他变卦解易派的批评，指责他们不能把合两卦卦辞以解爻辞奉为典要。其实，黄道周在《易象正》中虽奉合两卦卦辞解爻辞为典要，可也时常杂取变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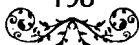
^① 《易象正·凡例》。



解易派的各种变象解法，如爻变象、三画象、六画象、互体象；对卦义和卦德的结合，也时常取大象辞和《序卦传》、《杂卦转》中的各种说法。

黄道周不但用变卦的思想来解爻辞，他也潜在地运用了变卦的思想来进一步诠释本卦。《易象正》在解释完每卦的卦辞、彖辞、大象辞之后，最后总会说一句“其究也”的话。如解《革》，说“其究也，为果行育德”；解《否》，说“其究也，以裁成辅相天地”，解《临》，说“其究也，为远小人，不恶而严。”很明显，“其究也”就是令本卦六爻全变，则变成其错卦，或者说是伏卦。“其究也”后的字句则往往是其错卦的大象辞。这一点和吴澄于每卦后说“六画俱九六”很类似，可以看作是对《乾》、《坤》两卦用九用六思想的模仿。变卦解爻辞都是一爻变，但就变卦思想本身而言，包括一爻变，也包括二爻变、三爻变、四爻变、五爻变、六爻变。广义地说，这也属于变卦的思想。以前的变卦解易派对多爻变的情况也稍有论及，但没有深究。黄道周在这方面则很突出，他不满足于以一爻变来解爻辞，试图进一步托出变卦思想的全貌，让人更深入地来理解变卦解易的思想实质。黄道周于《乾》、《坤》、《颐》、《大过》、《坎》、《离》、《中孚》、《小过》这八卦就讨论了其五爻变一爻不变的变卦情况，并仍主要以本卦卦辞和变卦卦辞来诠释变象。在该书卷十二还讨论了六十四卦六爻全变的变卦情况，也以本卦卦辞和之卦辞来诠释变象。黄道周的这种变卦思想在其早年的《易本象》中就已经有了很完备的体现，《易本象》中还较为详细地讨论了一卦的二爻变、三爻变、四爻变、五爻变、六爻变的各种特殊情况。总之，变卦思想的整体是一卦可变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可变四千零九十六卦，而解《周易》爻辞只需取其一爻变的情况。黄道周认为不论几爻变，论其变象，都应以前卦卦辞和之卦卦辞为主要参照。《焦氏易林》也是一卦推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演为四千零九十六卦，但焦氏完全是按照通行本卦序的方式进行叠加，这和变卦思想的变法当是有区别的。

何楷为黄道周的好友，其所著《古周易订诂》也是爻爻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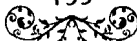
指出其变卦，这可能受到黄道周的影响。但何楷具体在解爻辞的时候，并没有爻爻以变卦来论^①，而且其变卦思想没有太多的新意，故也不多讨论。黄道周《易象正》对清代包仪的《易原就正》和赵继序的《周易图书质疑》有很大的影响。包仪在《易原就正》的《凡例》中承认其变卦解易的思想受到《易象正》的影响，可惜的是他把《易象正》的作者错认为黄道周的学生陈彦升^②。赵继序《周易图书质疑》解爻辞的时候，多处直接引用黄道周《易象正》中的观点。包仪和赵继序虽也是爻爻以变卦来解，但二人的变卦思想也没有太多的新意。清代还有王又朴的《易翼述信》也是爻爻以变卦来解，但新意也不多。清代值得一提的是魏荔彤的《大易通解》，该书爻爻以变卦相应的爻辞来论本爻，这一点前人也偶尔用过，但还没有作为一个体例。

魏荔彤，字念庭，柏乡人，大学士裔介之子，官至江常镇道，《大易通解》乃其罢官后所作，该书《自序》作于雍正二年（1724）。此书也是典型的变卦解易派著述，爻爻以变卦来解，而且其最大的特色是结合之卦相应的爻辞来解本卦爻辞。如解《需》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他说：“九二变，为《既济》之六二。在《既济》之二，以阴变阳为《需》，系以动而丧葦，已有轻动之羞矣。‘勿逐，七日得’，反乎阴柔中正则得葦必济矣。正为变《需》不应急动也。在本爻以阳变阴为《既济》，〈乾〉体变〈离〉，不能刚健而有忧惧之心，幸其离明，遂有商榷之言。然能以阴柔之退，济其阳刚之进，则需于沙而中立于不夷不险之间，不陷之义晓然洞悉，亦必能仍全其阳，刚健不陷、出险能济，不致困穷也。‘终吉’者，亦七日得之义也。变爻彼此参看，其理数方备，筮之久方得之。”^③此爻解得还是很精彩的。于此也能见魏荔彤解易的基本路数，一般先举出变卦相应爻的爻辞，然后再来解本卦的爻辞。他认为本卦变爻和变卦的相应爻在意象上有相关

① 何楷《古周易订诂》书中引起变卦讨论的关键词往往为“卦变”为某卦。

② 具体考辨参考拙文《变卦解易思想源流考论》，载《中国哲学史》（季刊），2008年第4期。

③ 魏荔彤：《大易通解》卷二。



性。早在《左传》僖公十五年《归妹》之《睽》筮例中，史苏就结合了《睽》上九爻辞来论占。沈该、都絮、黄道周等也偶尔会用到这种方法。而魏荔彤则专主这种变卦解易的方法。如同黄道周把两彖合阐解爻辞奉为典要一样，魏荔彤则把爻爻都以之卦的相应爻辞来解作为其典要。不少爻辞用这种方法来解也相当精彩，应该说这也是变卦解易思想的一种发展。

《四库提要》很多地方对变卦解易派的著述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除上面已提到过的沈该、都絮、黄道周外，《四库提要》还肯定《周易爻变易蕴》说：“盖亦因古占法而推原其变通之义，非臆说也。”肯定《易原就正》：“每爻皆注所变之卦，亦尚用左氏筮法，颇为近古。”但评价清人王又朴的《易翼述信》却说：“盖其意以为每爻必取变气，《坤》初六变《复》，故立说如此。不知《周易》固兼变象，然使每爻必取变体为解，则纷纭破碎，将致拘执而不可通，终不免于自生荆棘。”这明显又是批评的口气，这和对沈该热情洋溢的褒扬形成鲜明对比。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四库提要》是很多人参与写定的，这些提要不是一人完成的，所以观点不一；二、后来变卦解易派的著述很多，流于泛滥，有执著之失。但总体上来看，《四库提要》对变卦解易派还是很肯定的，而且也多次把沈该和都絮推为变卦解易派的代表，应该说《四库提要》无形中对变卦解易派的源流已略有所勾勒。吴澄和丁易东对变卦和卦变的区分与界定为变卦解易的思想作了理论总结工作。黄道周和魏荔彤把变卦解易派的发展推向高峰之后，变卦解易已很难再有新的突破。变卦解易的具体方法总体上来讲主要有三种：一是以爻变后的内卦或外卦的三画变象来解爻辞，这种方法有时也杂用到互体象，这种方法和春秋时期《左传》与《国语》中筮例解析的具体方法较为接近；二是爻变后的六画变卦来解爻辞，或取变卦的卦辞，或取变卦的彖辞、大象辞，以及《系辞》、《序卦传》和《杂卦传》中对卦德与卦义的论说；三是以变卦相应爻的爻辞来解本卦的爻辞。应该说这三种方法变卦解易派往往都是杂取并用，哪种有利于解释爻辞就用哪种，但具体说来又各有侧重，沈该很重视三画变象，黄道周重视变卦的卦辞，而



魏荔彤则重视变卦相应爻的爻辞。我们很难说这三种方法哪一种才能算是变卦解易派的正宗。从理论上讲，春秋时期还没有爻题，具体指定一卦的某爻都是以本卦和变卦的方式来确定，从那时人们对筮例的分析来看，虽然主要是论三画变象，但是三画变象毕竟是六画变卦的一部分，没有理由只论三画变象而不论六画变卦，看一个事物应该放到其所属的有机整体中，而一卦六爻也是个有机整体。因此，以变卦来解易，当以其六画变卦的卦象为主要着眼点。而一卦的卦辞无疑是最能概括其卦象的，所以，如果一定要推个正宗的话，当以黄道周《易象正》合两卦卦辞以解爻辞为变卦解易思想的正宗。传统上一般认为卦辞为文王所系，爻辞为周公所系。黄道周认为周公系爻辞的时候正是综合参考了文王所系本卦和变卦的卦辞，这固然是黄道周的一家之言，但我们也无法排除其推测的合理性。这样来认识《周易》的卦爻辞，就不再是杂乱无章，而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今天对变卦解易派的梳理和研究，一方面是易学史的总结工作，另一方面变卦解易的思想对我们重新反思《周易》源发时期的一些根本问题也很有哲学上的启发意义。

附：易学史上变卦解《易》著述情况简表

时代	作者	著作	是否爻爻以变卦解及关键词描述	
南宋	沈该	《易小传》	全部	既以三画变卦论，也以六画变卦论。 盖某卦而为某卦（三画），卦变为某卦（六画）。
南宋	都絮	《易变体义》	全部	多以六画变卦论。此某卦之某卦也。
南宋	赵以夫	《易通》	大量	某爻“用而为刚（柔）”/变奇（偶）为偶（奇）。 于卦为某卦。
元	吴澄	《易纂言》	部分	每爻注出之卦，但只有部分爻辞用之卦象义来解。 某爻“变为柔（刚）成”某卦。
元	丁易东	《易象义》	部分	以变象言之，某爻动成某卦。
元	龙仁夫	《周易集传》	部分	爻变曰某卦之某卦。
元	陈应润	《周易爻变易蕴》	全部	某爻变阴（阳），上（下）卦为某卦。 遇卦为某卦。



续表

时代	作者	著作	是否爻爻以变卦解及关键词描述	
元	胡震	《周易衍义》	大量	此爻其变为某卦之某卦。
明	黄道周	《易象正》	全部	某卦之某卦。综合本卦和之卦卦辞解爻辞。
明	何楷	《古周易订诂》	大量	每爻皆注之卦。变卦（某卦）。
明	方孔炤	《周易时论合编》	部分	每爻皆注之卦。
清	包仪	《易原就正》	全部	变某卦（三画）而为某卦（六画）。
清	魏荔彤	《大易通解》	全部	结合之卦相应爻辞来解本爻爻辞。
清	王又朴	《易翼述信》	全部	某爻“变”而为“某卦”。
清	赵继序	《周易图书质疑》	全部	某爻变为某三画卦，重变为某六画卦。

第四章

推步历史

推步历史的思想是黄道周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易学思想的重要特色。推步历史的思想不仅占据了《三易洞玑》后七卷的大部分篇幅，也是贯彻《易象正》始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推步历史，是研究黄道周易学所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本章旨在把《易象正》和《三易洞玑》中推步历史的思想与方法作一个较为清晰的梳理。

第一节 推步历史简述

“推步”一词，源于天文历法，其本意基本上是指通过日晷测影或其他天文手段来推算日月及五星的周期运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推算日月的盈缩及其交食情况。据《汉语大词典》“推步”一词有以下两个义项：（1）推算天象历法。古人谓日月转运于天，犹如人之行步，可推算而知。《后汉书·冯缉传》“缉弟允，清白有孝行，能理《尚书》，善推步之术。”李贤注：“推步谓究日月五星之度，昏旦节气之差。”晋葛洪《抱朴子·塞难》：“意不为推步之苦，心不为艺文之役。”《明史·历志一》：“台官言日当食，已而不食。帝喜，以为天眷，然实由推步之疏也。”严复《救亡决论》：“即如行军必先知地，知地必先资图绘，图绘必审测量，如是，即所谓三角、几何、推步诸学，不从事焉不可矣。”（2）犹推命。宋钱恂《钱氏私志·求嗣》：“大父宝阁善推步，午时遣人来



报光玉云：‘得数七十有九，若今日酉时生，是个有福节度使。’伯兄果酉时生，平生淡薄，享寿正七十有九。”明杨循吉《蓬轩吴记》卷下：“弘治庚戌春试，予与番禺顾均实同邸，顾善推步，自云必第。”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李善兰星命论》：“余最不信星命推步之说。”^①显然，作为“推命”意义上的推步是由其天文意义引申而来。这种意义上的“推步”大致等同于通俗意义上的算命，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对个人命运的预测和推算。总体上来讲，我们这里所说的推步历史，其意义和推命意义上的推步有些类似，但又有所不同，它不推算个人的命运，而是推算一个较长时期的历史兴衰和周期演变。在易学史上长期存在着这样一种思想，即通过一定的象数学方法对一个较长时段的历史兴衰和周期规律作出某种预测和推算。鉴于这种象数学思想常以天文历算中日月、五星以及某些恒星的运行规律及其运行状况作为其历史推算的依据和背景，所以这种象数学思想我们今天可以称之为“推步历史”的思想。

推步历史的易学思想当肇端于《易纬》。“《易纬》有一些古代推求王命的易学占术，如《乾凿度》载有‘六十四卦主岁术’，《稽览图》和《乾凿度》记有‘六十四卦策轨术’；‘六十四卦主岁术’和‘六十四卦策轨术’二者密切相关，实际为一个易学占筮系统。这一易占系统，其目的是用来推算一个朝代各帝王的总享国年数，也即一个朝代的历年。”^②但这种推步思想似乎还只对某个王朝的气数作推算，不推算一个较长或很长时段的历史兴衰和演变，这和黄道周历史推步思想有着很大差别。

和黄道周的推步思想较为接近的当推邵雍的《皇极经世》。《皇极经世》以元会运世12、30反复相乘的数学模式编创了一套宇宙生灭消长的演化规律。简单地说，一元为天地生灭一个大周

① 《汉语大词典》第六卷，罗竹风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年版，第672页。

② 刘彬：《易纬》“卦主岁术”和“策轨术”初探，《国际易学研究》第十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版，第185—186页。



期，一元包括十二会，以十二地支来表示，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万物和人生于寅。巳会为人类道德文明的高峰时期，午会以后为人类文明的衰退时期。到了戌会，万物又沦于毁灭。若以《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来依次表示十二会，则天开于《复》、地辟于《临》、万物和人生于《泰》，《乾》为人类文明的高峰，《姤》为人类文明的消退时期，《剥》时万物毁灭。很显然，邵雍的十二会，不过是把一年四时十二月阴阳消长的小周期，放大到一元十二会天地开辟的宇宙大周期而已。《皇极经世》第三大部分《以运经世》，是《观物篇》之二十五至三十四，邵雍以历史年鉴形式，详细记载了中国古代夏商周至五代、宋初时期三千年间的历史演变。这三千年，在“以元经会”的宇宙年谱中，相当于第七“午会”前九运^①。我们现在看到的《皇极经世》通常给每会每运每世，甚至每年都配上卦，其实《皇极经世》原书对元会运世与六十四卦的关系并未作明确论述，邵伯温对其父之学也只从理论上作了阐述，对元会运世也只提到天地之数，以及天时验人事、以人事验天时而已，也未涉及与六十四卦的关系问题。自从《皇极经世》问世后，南宋张行成、祝泌，明代黄畿等人，均对这一问题作过探讨，但诸家之说并不一致^②。现综合杨景磐先生《皇极经世演绎》、李一忻、王从心点校整理的《皇极经世》，和乔宗方《试析〈皇极经世〉历十年表与先天六十四卦圆图》^③对《皇极经世》的具体配卦方法作简单介绍：

1. 一元十二会配卦。每会 10800 年，十二会 129600 年。先天六十四卦除去《乾》《坤》《坎》《离》四卦，子会从《复》卦开始，依次每会配五卦，则一卦 2160 年。具体配卦情况见下表：

① 唐明邦：《邵雍评传》第九章，《帝王王伯——别开生面的中国历史年鉴》，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7 页。

② 杨景磐：《皇极经世演绎》绪论，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 2006 年，第 25 页。

③ 乔宗方：《试析〈皇极经世〉历十年表与先天六十四卦圆图》，《周易研究》2007 年第 1 期。



十二会	配卦
子	复、颐、屯、益、震
丑	噬嗑、随、无妄、明夷、贲
寅	既济、家人、丰、革、同人
卯	临、损、节、中孚、归妹
辰	睽、泰、履、兑、大畜
巳	需、小畜、大壮、大有、夬
午	姤、大过、鼎、恒、巽
未	井、蛊、升、讼、困
申	未济、解、涣、蒙、师
酉	遁、咸、旅、小过、渐
戌	蹇、艮、谦、否、萃
亥	晋、豫、观、比、剥

2. 一会三十运配卦。一会五卦三十运，则一卦管六运。一卦六爻，依次从下变到上，则一卦可变六卦，这样一卦六运每运各配一卦。按邵雍的推算法则，我们现在处于午会《大过》卦的统摄之下，现以午会《大过》卦为例看怎样给每世配卦。由于一会卦值2160年，那么一会卦管六运卦，一运卦为360年。午会《大过》卦配运卦情况见下表：

午会大过卦统六运卦	前57—2103年	2160年
夬（初爻变）	前57—303年	360年
咸（二爻变）	304—663年	360年
困（三爻变）	664—1023年	360年
井（四爻变）	1024—1383年	360年
恒（五爻变）	1384—1743年	360年
姤（上爻变）	1744—2103年	360年

3. 一运十二世配卦。一运360年十二世，每世30年。以上表《姤》运卦为例，还是《姤》卦依次变六爻又变出六卦：《乾》、

《遁》、《讼》、《巽》、《鼎》、《大过》，那么，每卦统两世 60 年。然后，再用先天六十四卦除《乾》、《坤》、《坎》、《离》外的 60 卦给 60 年配卦。现以《鼎》卦为例为其 60 年配卦，具体情况见下表：

1984 年 鼎	1985 年 恒	1986 年 巽	1987 年 井	1988 年 蛊	1989 年 升	1990 年 讼	1991 年 困	1992 年 未济	1993 年 解
1994 年 涣	1995 年 蒙	1996 年 师	1997 年 遁	1998 年 咸	1999 年 旅	2000 年 小过	2001 年 渐	2002 年 蹇	2003 年 艮
2004 年 谦	2005 年 否	2006 年 萃	2007 年 晋	2008 年 豫	2009 年 观	2010 年 比	2011 年 剥	2012 年 复	2013 年 颐
2014 年 屯	2015 年 益	2016 年 震	2017 年 噬嗑	2018 年 随	2019 年 无妄	2020 年 明夷	2021 年 贲	2022 年 既济	2023 年 家人
2024 年 丰	2025 年 革	2026 年 同人	2027 年 临	2028 年 损	2029 年 节	2030 年 中孚	2031 年 归妹	2032 年 睽	2033 年 兑
2034 年 履	2035 年 泰	2036 年 大畜	2037 年 需	2038 年 小畜	2039 年 大壮	2040 年 大有	2041 年 夬	2042 年 姤	2043 年 大过

可以看出，其基本配卦方式有两种，一是配除《乾》《坤》《坎》《离》外的先天六十卦，二是依次变一卦的六个爻，一卦就可以生出六卦。《四库全书总目》说“《皇极经世》盖出于物理之学，所谓《易》外别传者是也。其书以元经会、以会经运、以运经世。起帝尧甲辰至后周显德六年己未。而兴亡治乱之迹，皆以卦象推之。朱子谓《皇极》是推步之书，可谓能得其要领”^①。原本《皇极经世》并没有逐年配卦，给元会运世配卦是邵雍后学给编出来的。显然，《四库总目提要》的评介是笼统起来说的，包括了配卦后的《皇极经世》。邵雍《皇极经世》能不能看作是推步之书呢？是推步天道，还是推步人事呢？朱熹说：“《易》是卜筮之书，《皇极经世》是推步之书。《经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会，绸

^① 《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一〇八，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915 页。



定时节，却就中推吉凶消长。尧时正是《乾》卦九五，其书与《易》自不相干。”^①可见，在朱子看来，《皇极经世》是推步书，既推步天道，也推步人事，天道人事合为一体。即使是没有配卦的邵雍原本《皇极经世》也是天道人事混在一起说的，配卦后的《皇极经世》使这一特点更突出起来。至于如此配卦合不合邵雍的本意，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黄道周推步历史的思想无疑受到邵雍“元会运世”思想及邵雍后学给“元会运世”配卦思想的影响，也主要是在这个意义上《四库全书总目》才说黄道周的《易象正》和《三易洞玑》“皆邵氏《皇极经世》之支流也”。陈来先生说，“在易学上他主张易以推步，以象数为理势，推测人事治乱，承继的是邵雍派的象数宇宙学和象数历史学”^②，这也主要是基于推步历史这一思想来说的。邵雍和黄道周的推步思想都从天道说到人事，从天道的日月寒暑说到人事的治乱兴衰，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其推步的总体指导思想还是其具体方法，黄道周和邵雍都有着很大的差别。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注意到黄道周的象数易学与汉儒京房和宋儒邵雍等象数派的不同，但也认为“黄道周治《易》的另一目的，却与京房、邵雍等象数派一样，企图依据《周易》中的卦象和数字推导出历代的治乱和社会伦理的关系，这就使他又步邵雍的后尘，走向神秘主义的道路。黄道周在他的研究《周易》象数学的代表作——《易象正》、《三易洞玑》中就试图以汉儒分爻值日之法，按文王之卦序，以推历史治乱。他还以《河图》、《洛书》之数，自相乘除，得出《大象十二图》、《历年十二图》等图象，作为推测之术。这不免牵强附会，主观臆断”^③。这也只是在总体上看出

① 《朱子语类》（四）卷一百，《朱子全书》第十七册，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6页。

② 陈来：《黄道周的生平与思想》，《国学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页。

③ 《宋明理学史》第二十四章，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黄道周的理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55页。



相似之处，没注意到其具体的差别。而且这段话至少有两个误区，（1）黄道周推历史治乱没有采用汉儒分爻值日之法；（2）《易象正》卷初之《大象十二图》和《历年十二图》并不是由河洛之数自相乘除得出的。

说起推步历史，顺便提一下《推背图》，该书据传为唐李淳风所作^①，《宋史·艺文志》载“《推背图》卷一”^②，但宋、元、明、清时期该书一直被皇家列为禁书。南宋岳珂在其所著《桯史》中对《推背图》的流变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唐李淳风作《推背图》，五季之乱，王侯崛起，人有幸心，故其学益炽，开口张弓之讖，吴越至以遍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兴，受命之符尤为著明，艺祖即位，始诏禁讖书，惧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图传已数百年，民间多有藏本，不复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赵韩王以开封具狱奏，因言犯者至众，不可胜诛，上曰：“不必多禁，正当混之耳。”乃命取旧本自己验之外，皆紊其次而杂书之。凡为百本，使与存者并行。于是，传者懵其先后，莫知其孰讹。间有存者，不复验，亦弃弗藏矣。^③

宋以前确有《推背图》一书，但是否果为李淳风或袁天罡所作已不可考。据《桯史》记载来看，后世所传《推背图》已被篡改。今所传《推背图》有多种版本，而且均有可疑的破绽。但《推背图》的结构有一点当是肯定的，即用了六十花甲和六十卦，并配有图画和文字。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是《推背图》所用的六十卦，从其卦序来看，基本上是按京房八宫卦排列的，不是邵雍先天卦序，也不是《周易》卦序。

严格说来《推背图》似不能定为推步历史之书。“推步”源于

① 也有说是袁天罡撰。

② 《宋史·艺文志》卷二百六。

③ 岳珂：《桯史》卷一，《艺祖禁讖书》，吴企明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页。



天文历法用语，所以推步历史对历史的推步当以天道为背景，具体说来要有天文历法的背景知识，从《推背图》中看不出天文历法的背景。所以，推步历史的思想当以邵雍《皇极经世》为始，而黄道周《易象正》和《三易洞玑》的推步思想又别具一格。总之，黄道周的推步思想虽然受到前人的一定影响，但很有其特殊性。《三易洞玑》共十六卷，前九卷主要是论三易，而后七卷则主要是论推步历史。《三易洞玑》和《易象正》中的推步历史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很大不同。本章的重点是放在《易象正》的历史推步上，对《三易洞玑》中的推步思想只作简单介绍。

第二节 《三易洞玑》历史推步略述

《三易洞玑》前九卷论三易，后七卷中《杂图》上、中、下三卷，则主要为推步历史。此节对《三易洞玑》推步历史的思想与方法只做简单勾勒，不作深入展开。

一 杂图上

《杂图上》主要是以《杂卦序》为线索叙述了春秋时期从公元前723年到公元前464年260年的历史。《杂图上》的杂卦卦序化自于《杂卦传》，但又稍作变通，现把杂卦序列为下表：

坤	比	临	屯	震	损	大畜	萃
谦	噬嗑	兑	随	剥	晋	井	咸
涣	解	睽	否	大壮	大有	革	小过
丰	离	小畜	需	大过	渐	既济	姤
乾	夬	未济	归妹	颐	讼	履	坎
旅	中孚	鼎	同人	遁	泰	家人	蹇
节	恒	困	明夷	复	蛊	巽	贲
豫	升	无妄	益	艮	蒙	观	师

可见上表基本源自于《杂卦传》“《乾》刚《坤》柔，《比》

乐《师》忧”之卦序，但以《乾》《坤》分行，以《坤》为首。同时从上表可以看出黄道周对《杂卦传》后八卦的卦序作了调整，《杂卦传》后八卦原来的顺序为：

《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由于《杂卦传》其他诸卦虽打乱了《周易》卦序来重新组合，但除上面的八卦外也还是遵照了《周易》“非覆即变”两两相对的规则来序卦。所以，后世多怀疑后八卦的序卦有问题，并作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从黄道周的杂卦表顺序来看，他所调整的《序卦传》后八卦当为：

《大过》，颠也；《颐》，养正也。《姤》，遇也，柔遇刚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渐》，女归待男行也；《归妹》，女之终也。《既济》，定也；《未济》，男之穷也。

黄道周以一杂卦当 64 年，64 杂卦则为 4096 年，32 杂卦为 2048 年。杂卦 64 年的每一年又可以 64 杂卦来表示。其顺序皆以上表为准。黄道周总是试图找出卦象和所值年历史事件的相似之处，如说：

桓王十三年岁在甲戌（707），为《坤》之《剥》，九与上交，龙德不终，玄黄以凶，天王与郑，战于繻葛。战则不可，乃集于矢。霸主不起，是无天子。贯鱼谁服，果硕欲落。王郑相从，乃为列国。故《剥》者君子之所忧也。

即桓王十三年为《坤》之《剥》，《坤》为值 64 年的大杂卦



限，《剥》为值一年的小杂卦限。这年周桓王姬林率蔡、卫、陈联军攻郑，大败，郑国大将祝聃射桓王中肩。《坤》之《剥》为《坤》上六爻变为阳爻，黄道周结合了《坤》《剥》两卦卦象对此历史事件及其影响进行了阐发。

又如：

于是丁亥（前694），庄王三年，王杀黑肩，王子克奔燕，在《坤》之《离》。《离》之错履，天子受之；《离》之突如，诸侯受之。故天子内也，诸侯外也；天子静也，诸侯动也。动而吉则以吉，动而凶则以凶，错履不敬，突如其来，死亡云忧，谁为其灾？鲁桓有丧，而莫之敢哀。

庄王三年，周公姬黑肩欲杀姬庄王姬佗而立姬佗弟姬克，事泄，姬黑肩被杀，姬克奔南燕。黄道周这里主要结合了《离》卦的诸爻象对此历史事件进行了解说。

二 杂图中

《杂图中》以贞、杂两种卦序叙述了从春秋到元末两千余年的历史，一对覆卦或变卦合为一个卦组，为一轨，一轨为64年。贞卦卦序即为《周易》卦序。下表为《杂图中》卦象与历史对应的粗略情况，其中贞卦有两列，以“贞一”为主，“贞二”为辅，贞、杂也同时基本上从春秋隐公元年前后开始。

64年/轨	贞一	贞二	杂	时代	64年/轨	贞一	贞二	杂	时代
一轨	屯	乾	坤	春秋	十七轨	中孚	遁	涣	
二轨	需	屯	比		十八轨	节	晋	解	
三轨	师	需	临		十九轨	兑	家人	睽	
四轨	小畜	师	屯		二十轨	旅	蹇	否	
五轨	泰	小畜	震	战国	二十一轨	归妹	损	大壮	隋
六轨	同人	泰	损		二十二轨	艮	夬	大有	唐
七轨	谦	同人	大畜		二十三轨	鼎	萃	革	

续表

64 年/轨	贞一	贞二	杂	时代	64 年/轨	贞一	贞二	杂	时代
八轨	随	谦	萃	秦	二十四轨	井	困	小过	
九轨	临	随	谦	西汉	二十五轨	升	革	丰	
十轨	噬嗑	临	噬嗑		二十六轨	姤	震	离	
十一轨	剥	噬嗑	兑		二十七轨	益	渐	小畜	北宋
十二轨	无妄	剥	随		二十八轨	解	丰	需	
十三轨	颐	无妄	剥	东汉	二十九轨	睽	巽	大过	
十四轨	坎	颐	晋		三十轨	明夷	涣	渐	南宋
十五轨	未济	坎	井		三十一轨	大壮	中孚	既济	
十六轨	小过	咸	咸	三国	三十二轨	恒	既济	姤	元

黄道周历史推步思想的根源在于天道，其天道具体表现为日月运行及其交食情况、五大行星的运行情况以及彗星、孛星等罕见星象的出没情况，黄道周认为这些天象和人事治乱关系甚大。同时，黄道周也用到了星象分野说，如他说：

故《屯》者东北之治，《需》者正南之治也。东北之治在于亢氏、摄提之间，宋、郑为主，卫人从之。正南之治，在于井钺，军市以北，周人为主，齐人为客，晋、楚、秦人争命其下。故《屯》《需》、《比》《临》，四方上下，相参治也。《屯》治于东北，主氏而与宋。《比》治于东北，主亢而与郑。《需》治于正南，主钺而与楚。《临》治于西北，主杼而与秦、晋。故自惠、襄而下，齐、楚、秦、晋为多事矣。

在古代天人感应的思想学说里，日月交食往往意味着人事的失德与灾难，受这种思想的影响，黄道周把 64 卦也划出了相当于日月交食的所谓“交际”卦，这样的交际卦有十六个，他说：“《易》以《泰》《否》、《随》《蛊》、《颐》《大过》、《坎》《离》、两《济》、《孚》《过》、《渐》《归妹》、《乾》《坤》十六卦为《易》之交际。”在历史推步中，遇到这样的交际卦往往为改朝换代的时候，如说：



凡贞卦始《乾》者，八轨而交《随》，七轨而交两《济》，上尽于《谦》，下尽于《坎》《离》，为春秋两汉之贞历。《孚》《过》而下，各加一轨，唐授于《艮》，革于《鼎》；宋授于《益》，乱于《明夷》，南尽于《坤》交，上下两际，各一千有九十岁。杂卦始《乾》者，八轨而交《谦》，七轨而交《咸》，上尽于《萃》，下尽于《井》，为春秋两汉之杂历。《乾》《坤》《坎》《离》，不复加位。唐授于《大有》，终于《离》；宋授于《小畜》，终于《既济》，南尽于《乾》交，上下两际，各一千二十四岁。

在卦象与历史的关联上，黄道周在《杂图中》也作了很多叙述，如西汉末年王莽篡权约当《无妄》和《剥》卦，因《杂卦传》说“《无妄》灾也”，“《剥》烂也”，黄道周于是就说：“己巳（9），遂为新室，贞纬之所谓灾，杂纬之所谓烂也。”同时，在《杂图中》黄道周还常以242（《春秋》起止年数）、486（约倍《春秋》数）、512（64的八倍）等数来度量历史的兴衰转折，其起点为《春秋》起始年，即公元前722年。

三 杂图下

《杂图下》也同时用到了杂卦和贞卦，但以杂卦为主。其杂卦卦序和《杂图上》及《杂图中》一致，为方便起见杂卦卦序表再列如下：

坤	比	临	屯	震	损	大畜	萃
谦	噬嗑	兑	随	剥	晋	井	咸
涣	解	睽	否	大壮	大有	革	小过
丰	离	小畜	需	大过	渐	既济	姤
乾	夬	未济	归妹	颐	讼	履	坎
旅	中孚	鼎	同人	遁	泰	家人	蹇
节	恒	困	明夷	复	蛊	巽	贲
豫	升	无妄	益	艮	蒙	观	师

在杂卦部分，黄道周叙述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开始 384 年的历史。他仍以一卦合 64 年，64 年再分别配上一个卦。《杂图下》从文王十年，即公元前 1106 年开始，值卦为《无妄》之《乾》。此后三十二年皆为《无妄》卦际，每年仍按杂卦为序分别为《无妄》之《夬》、《无妄》之《未济》、《无妄》之《归妹》，一直到《无妄》之《师》结束。可以看出，实际上《无妄》卦际的 64 年只用了其中的后 32 年。后面的《益》、《艮》、《蒙》、《观》、《师》则用了其全部的 64 年，而《坤》卦则只用了其 64 年的前 32 年，合起来共为 384 年，从《无妄》之《乾》开始，结束于《坤》之《姤》，即公元前 723 年，次年即公元前 722 年春秋时代开始。

为什么文王兴起断自《无妄》卦？黄道周说：“文王享国凡五十载，丁酉（《无妄》之《未济》，前 1104）而后三十二年，一以为勿药，一以为有眚，故终身以无妄自命也。”我们知道，我国信史时代开始于共和元年即公元前 841 年，此前的历史说法很多，黄道周结合各种史料对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王年作了推断。现根据《杂图下》原文及其横图表把西周初年到春秋开始 384 年的历史王年及其配卦整理成下表：

甲子	值卦	王年	76 年 鄧首	公元前（年）
丙戌		文王元年		1115
庚寅		文王五年	正月癸亥朔至	1111
乙未	无妄之乾	文王十年		1106
乙亥	益之谦	文王五十年		1066
丙子	益噬嗑	武王元年		1065
戊子	益之大有	武王十三年	克商	1053
己丑	益之大过	武王十四年		1052
甲午	益之需	成王元年		1047
庚子	益之夬	成王七年	营洛元年	1041
丙午	益之坎	成王十三年	正月辛丑朔至	1035
辛未	艮之乾	成王三十八年		1010
壬申	艮之比	康王元年		1009



续表

甲子	值卦	王年	76 年部首	公元前（年）
丙申	艮之离	康王廿五年		985
丁酉	艮之小畜	昭王元年		984
乙卯	艮之遁	昭王十九年		966
丙辰	艮之泰	穆王元年		965
壬戌	艮之明夷	穆王七年	正月己卯朔至	959
庚戌	蒙之归妹	穆王五十五年		911
辛亥	蒙之颐	共王元年		910
壬戌	蒙之蹇	共王十二年		899
癸亥	蒙之节	懿王元年		898
戊寅	蒙之师	懿王十六年	正月丁巳朔至	883
丁亥	观之谦	懿王廿五年		874
戊子	观之噬嗑	孝王元年		873
丁酉	观之涣	夷王元年		864
甲辰	观之离	夷王八年		857
乙巳	观之小畜	厉王元年		856
庚申	观之中孚	共和元年	信史时代开始	841
甲戌	观之贲	宣王元年		827
甲午	师之随	宣王二十一年	正月乙未朔至	807
己未	师之颐	宣王四十六年		782
庚申	师之讼	幽王元年		781
庚午	师之蹇	幽王十一年		771
辛未	师之节	平王元年	东周开始	770
庚戌	坤之小过	平王四十年	正月癸酉朔至	731
戊午	坤之姤	平王四十八年		723
己未		隐公元年	春秋开始	722

这 384 年根据古历 76 年一部约划分为 5 部，上表中也根据《杂图下》原文标出了部首年日。一卦际为 64 年，一爻为十年余，黄道周在《杂图下》也结合卦象对相应的历史事件作了叙述，如说：“宣王三十九年壬子（前 788）王师败绩于千畝，甲寅（前



787) 王师败于申，在《师》之六三，輿尸之凶，弟子受之。辛酉幽王二年（前 780），郑始灭郃，乙丑冬十月辛卯朔日食于龙尾，王师败于陆浑，在《师》之六四，于是则在中交矣。己巳王师伐申，明年申入郢人，及大戎入于宗周，王室乃东，秦人立侯，江汉自王，是在《师》之六五，輿尸之凶，长子受之，于是五际，则小既矣。”

此外，《杂图下》还用《小过》、《中孚》、《节》、《兑》、《旅》、《归妹》六个贞卦叙述了从公元 242 年到公元 626 年 384 年的历史，大约从三国到初唐，从《小过》之《乾》开始，结束于《归妹》之《蒙》，一贞卦也合 64 年，每年也用一卦来表示，其卦序可参考下表：

乾	屯	需	师	小畜	泰	同人	谦
随	临	噬嗑	剥	无妄	颐	坎	既济
小过	节	兑	旅	归妹	艮	鼎	井
升	姤	益	解	睽	明夷	大壮	恒
坤	咸	遁	晋	家人	蹇	损	夬
萃	困	革	震	渐	丰	巽	涣
中孚	未济	离	大过	大畜	复	贲	观
蛊	豫	大有	否	履	比	讼	蒙

黄道周在《杂图下》部分还大量论及《诗经》问题，这一点在第五章中的“以《易》论《诗经》”一节回再作讨论，这里就此问题不作展开。

第三节 《易象正》历史推步的思想与方法

《易象正》有两大特色，一是结合动爻变卦来解爻辞，二是用六十二卦推步从春秋到明初朱元璋兴起二千八十五年的历史兴衰。《易象正》卷初上下《大象十二图》和《历年十二图》是为其正文用六十四卦推步历史作说明的。要想读懂《易象正》正文如何



用卦象推步历史，首先要对卷初的《大象十二图》和《历年十二图》作基本了解。说到《易象正》卷初这二十四图，不得不说的是，黄道周于崇祯十三年庚辰五十六岁时被逮系诏狱，正是在刑部监狱备受拷打折磨之余，黄道周开始草创《易象正》，而卷初的《大象十二图》和《历年十二图》正是这年八月至十二月期间于狱中写成的。黄道周在创作这二十四图时，方以智的父亲方孔炤和黄道周正同在狱中，方孔炤对黄道周的这二十四图表现了极大的兴趣，这一点在本书第六章“从《周易时论合编》看黄道周对方孔炤、方以智父子的影响”中会具体论及。

黄道周在《易象正》“目次”中介绍了该书的框架和宗旨，其中谈到《大象十二图》和《历年十二图》有一段纲领性的文字，对理解其易学思想很重要，他说：

凡《易》本于日月，与天地相似。其有不准于天地，本于日月者，非《易》也。天地之用托于日月，日运南北以为寒暑，月行迟疾以为朔望，气周相缠，或盈或虚，各以其节，积久而合，纤毫秒忽，不可废也。世之谈《易》者，但略举阴阳，粗明气象而已。其次乃专谈理义，以为性命。今以历律为端，日月为本，六十四为体，七十二为用，天道为经，人事为纬，义理性命，以为要归。其自孔门而下，诸儒所谈，一概置之，不复道也。其大要以推明天地，本于自然。其大者，百世可知；其小者，千岁日至。其烦者，更仆难数；其简者，一言可尽。要以不悖于《诗》《春秋》而止，天下研精之儒，必有能明是说者。故先为二十四图，以引其端，是为初卷。略明初卷，而后《易》之象义序次，可驯至也。

可以说《易象正》卷初上《大象十二图》和卷初下《历年十二图》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大象十二图》是上推天道的话，那么《历年十二图》则是下推人事，而人事是以天道为背景的，天是人的根源。《大象十二图》主要是讲明日月盈虚、交食闰余，以为《易》之本始。特别是其中的日月交食，黄道周认为和人事



的治乱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 大象十二图

《大象十二图》是以《周易》卦序来推演天道，描述日月运行及其所带来的阴阳寒暑变化。黄道周认为人事治乱的背后是天道运行之自然，或者说历史治乱是表面现象，而天道阴阳之变化是其内在根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大象十二图》是《易象正》历史推步的前提。黄道周在《大象十二图序》中说：

大象十二图，何谓也？言夫悬象之大者也。天地悬象，莫大于日月，有日月而后有水火，有水火而后有山泽，有山泽而后有风雷。水火生于日月，风雷发于山泽。日月不明，山泽不灵。故易者，日月之谓也。天地之道，一治一乱；日月之行，一南一北。北至而盈，盈极则必消；南至而缩，缩极则必复。天地之仁，宝其阳光；日月之智，尊其往复。有往复而后有交会，有交会而后有薄食，有薄食而后治乱见焉。《乾》治于南，以日行高，而谓之北；《坤》治于北，以日行下，而谓之南。日行之有高下，《乾》《坤》之始交也。

接着黄道周先是《乾》《坤》定上下，以《乾》为夏至为北政、《坤》为冬至为南政，然后其余六十二卦分为三十一对，依次上下排布在《乾》《坤》左右，这样也基本上会呈现出阳多从《乾》、阴多从《坤》的规律（除《夬》《姤》、《萃》《升》四卦特别反常外）。这样，就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诠释诸卦的意义，如他叙述上经《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八卦，说：“《屯》《蒙》从《坤》而在于南，则《需》《讼》从《乾》而在于北：南者阳乏，故经纶以造其端，果育以正其则；北者阳饶，故燕享以通其志，作谋以集其事，两者圣人之慎始也。《师》《比》在于南，则《小畜》《履》在于北：南有正主，故容畜、亲建奠其功；北有疑客，故懿柔、辨定贞其志，两者圣人之辨位也”；论下经《咸》《恒》、《遁》《大壮》四卦，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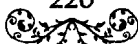
“风雷山泽，日月之气质也。天地水火治于上，山泽风雷治于下。日月北行，山泽发荣；日月南征，风雷变声。故《咸》《恒》在于南，则《遁》《大壮》在于北。《咸》自北而南，《恒》自南而北；《遁》自北而南，《大壮》自南而北。故虚受、特立、远恶、克复，所以靖二分之路，谨春秋之治也。圣人不靖二分之路，谨春秋之治，则上无以为君，下无以为师。”

黄道周由诸卦天道意义又落实到历史人事上，很多卦就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轮到这些卦的年份，就可能会出现相应的历史特征，他说：

《泰》《否》、两《济》之交于南，治乱以之终始；《随》《蛊》、《渐》《归》之交于北，华夷以之中沸。《颐》《过》之交于南，王者以久而绝；《坎》《离》之交于北，霸者以骤而灭。《孚》《过》之交于北，夷狄竞于中华；《乾》《坤》之交于南，中华以荡夷狄。此八者，圣人所为慎豫，以救阴阳之败也。赦罪、缓刑、辍乐、迁次，修恭俭之节，以致殷衰敬，非所谓救败于大也。故《易》者为救天地而作也，救天地则必明于天地之道，明天地之道则必清日月之路。《乾》《坤》、《泰》《否》、《随》《蛊》、《颐》《大过》、《坎》《离》、《渐》《归妹》、《既、未济》、《中孚》《小过》、《剥》《复》、《夬》《姤》、《萃》《升》、《晋》《明夷》二十四者，日月之路也。以是二十四者，加于定、衡、环、倚、体、用六图者，研几辨物，其道无方。举其梗概为十二图，而日月之治，南北盈缩，朔望盈虚，交会闰余，亦略著于象，是古作《易》者之意也。

无疑，《大象十二图》的“大象”是指日月阴阳。所以，《大象十二图》主要还是从天文历法的意义上来探讨《周易》卦序的排布规律及其意义，其目的是为《历年十二图》用《周易》诸卦叙述人事治乱来作铺垫。

具体说来“大象十二图”包括：六十四体卦初终定序图第一、六十四体卦上下定位图第二、六十四体卦上下分次图第三、六十



四体卦上下衡交图第四、六十四体卦左右倚交图第五、六十四体卦上下圖图第六、体卦外盈日闰追象图第七、体卦内盈月闰追数图第八、七十二用卦上下定序图第九、七十二用卦上下衡交图第十、七十二用卦左右倚交图第十一、七十二用卦左右圖交图第十二。这里要说明的是这十二图不管是六十四体卦，还是七十二用卦，其卦序的排列都是基于通行本卦序来重新排列在圆图上，黄道周常称通行本卦序为文王卦序。下面先简单介绍一下《大象十二图》的组合规律：

首先，卦分体用，即六十四体卦和七十二用卦的划分。孔颖达所说的“非覆即变”是通行本《周易》排列卦序的基本规则，其中覆卦二十八对五十六卦，变卦四对八卦。覆卦是正看是一卦，反看又是一卦，而《乾》《坤》、《颐》《大过》、《坎》《离》和《中孚》《小过》，这八卦正反看都一样，所以需要阴阳互变来生成另一卦。黄道周常用反复卦来指称覆卦，用对化卦来指称变卦，他认为“《乾》《坤》、《颐》《大过》、《坎》《离》和《中孚》《小过》”这四对八个对化卦其实也有覆卦，虽形式上不变，但意义不同。他说：“昼夜虽有阴阳，反复只成一日。”^①他把一昼夜十二时辰对应于一卦反复十二爻，这样八变卦的反复也分别有了昼夜意义上的不同。所以“一卦反复为十二爻，当天之辰”“故《乾》《乾》之有反复，犹《屯》《蒙》之有反复”^②。那么，如果八对化卦再各加一反复卦，又有八卦，共十六卦。再加上原来反复卦二十八对五十六卦，共七十二卦。黄道周就称六十四卦为体卦，七十二卦为用卦，八对化卦也常称为八体卦。黄道周的这一观点早在其《三易洞玑·文图经纬》中就有了很明确的表述。

其次，八体卦与八交卦。八体卦就是“《乾》《坤》、《颐》《大过》、《坎》《离》和《中孚》《小过》”这八个反复都不变的卦，其中前六卦“《乾》《坤》、《颐》《大过》、《坎》《离》”分布在上经，后两卦《中孚》《小过》分布在下经。八交卦指“《泰》

① 《易象正》目次卷一，“《乾》《乾》《坤》《坤》”。

② 《易象正》卷一，“《乾》之《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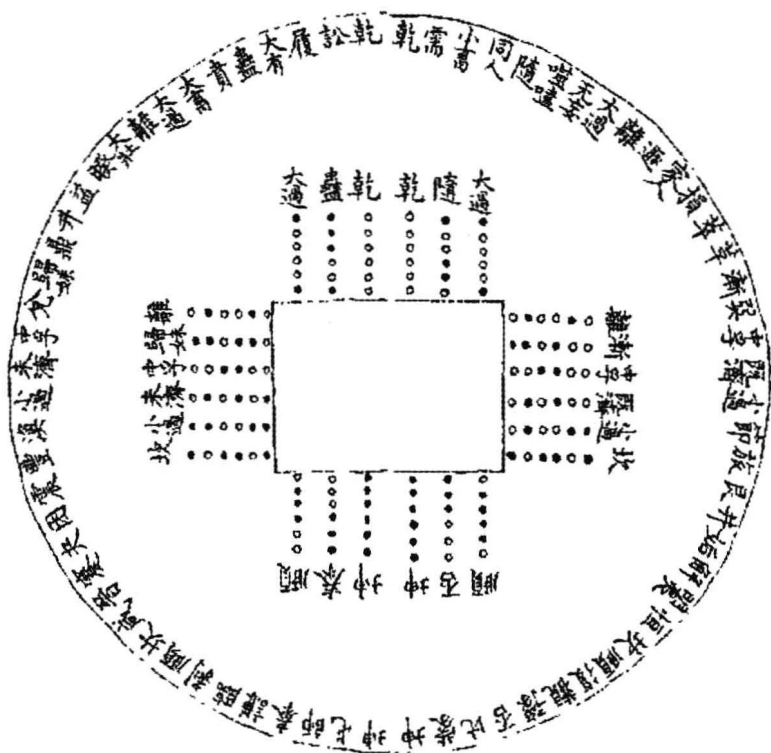
《否》、《随》《蛊》、《渐》《归妹》、《既济》《未济》”八卦，这八卦既是反复卦，又是对化卦，很特殊，上下经六十四卦确实也就这八卦是这种情况，其中上经四卦即《泰》《否》、《随》《蛊》，下经四卦即《渐》《归妹》、《既济》《未济》。八交卦上应天道是日月交食，下推人事常为乱世之卦象。八体卦相应人事也是不好的卦象。总之，八体卦和八交卦都不是太平盛世的卦象。“《泰》《否》、两《济》之交于南，治乱以之终始；《随》《蛊》、《渐》《归》之交于北，夷狄以之中沸。《颐》《过》之交于南，王者以久而绝；《坎》《离》之交于北，霸者以骤而灭。《孚》《过》之交于北，夷狄竞于中华；《乾》《坤》之交于南，中华以荡夷狄。此八者，圣人所为慎豫，以救阴阳之败也。”（《大象十二图序》）

再次，三交：通行本六十四卦序的三种新的组合方式，即衡交、倚交和圆交。圆交也称环交。他说：“衡交者，两《乾》尽而交《屯》《蒙》，两《坤》尽而交《需》《讼》。倚交者，《屯》《蒙》自左而右，《需》《讼》自右而左。环交者，《屯》《蒙》《需》《讼》，皆自左而右。”^①仅看这句话，对此三交还是不好理解。其实，对照《易象正》卷初原图很快就能一目了然，后面我们会以衡交图来作具体分析。除此三交外，还有“初终定序”、“上下定位”两种方式，这两种相对三交要更简单些，基本上是按通行六十四卦序没有太多变动地排布在圆图上。

《大象十二图》多推日月盈缩和交食之义，不作深入讨论。《大象十二图》中最重要的是衡图，黄道周在“六十四体卦初终定序图第一”中就声明“图序专指衡图，而历年参于环交，与定序、定位复别”，《大象十二图序》对六十四卦“南北政”的叙述主要是参照了“六十四体卦上下分次图第三”，这里的“分次图”即为衡交图。下面我们仅以“七十二用卦上下衡交图第十”为例来重点讨论一下《大象十二图》。《易象正》正文在解完“非覆即变”一组单元卦十二爻后都会根据此单元卦的阴阳爻情况说是“从于南政”或“从于北政”，如说“《屯》《蒙》二阳之卦也，始交于

① 《易象正》目次卷二，“《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

《坤》，从于南政”、“《需》、《讼》二阴之卦也，始交于《乾》，从于北政”，其他诸卦皆类此。此叙述就是根据衡交图来的，更准确地说是依照“七十二用卦上下衡交图第十”来叙述的。下图是从《四库全书》电子版复制的“七十二用卦上下衡交图第十”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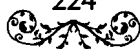
此图圆周分布七十二卦，中间相应标示出八体卦和八交卦，共二十四卦。此图七十二卦卦爻的阴阳情况表示一年的寒暑消长和暑影盈缩，《乾》《乾》表示北政夏至，太阳直射在北回归线上，白昼最长，阳气最盛；《坤》《坤》表示南政冬至，太阳直射在南回归线上，白昼最短，阴气最盛。七十二卦可分为十二单元分别和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相应，每六卦一个单元组合当月二气。单元卦组阴阳爻变化和太阳一回归年的盈缩的对应情况列表如下：

“七十二用卦上下衡交图”与二十四节气

节气	卦组	阳爻数	辰次
大雪/冬至	比、蒙、坤、坤、屯、师	6	子
小寒/大寒	泰、谦、临、剥、颐、坎	11	丑
春分/雨水	咸、晋、蹇、夬、困、震	17	寅
惊蛰/春分	丰、涣、小过、未济、中孚、兑	19	卯
清明/谷雨	归妹、鼎、升、益、睽、大壮	20	辰
立夏/小满	离、大过、大畜、贲、蛊、大有	23	巳
芒种/夏至	履、讼、乾、乾、需、小畜	30	午
小暑/大暑	同人、随、噬嗑、无妄、大过、离	23	未
立秋/处暑	遁、家人、损、萃、革、渐	20	申
白露/秋分	巽、中孚、既济、小过、节、旅	19	酉
寒露/霜降	艮、井、姤、解、明夷、恒	17	戌
立冬/小雪	坎、颐、复、观、豫、否	11	亥

黄道周对此图释解说：

衡图七十二，每次各六，初缩则末盈，初盈则末缩。丑亥十一，寅戌十七，卯酉十九，辰申二十，巳未二十三，至于《乾》午极阳三十，由是以推，得其序矣。阴阳消长，不可目测，所可测者，晨夕星晷而已。冬至日南初还，其所至之晷与所还之晷分度非殊，故不得越抑而复度，其短晷尚在《坤》中。故冬至前后之有《坤》《坤》，夏至前后之有《乾》《乾》，其晷一也。凡日晷往复，七日上下，皆有迟疾不等。大雪冬至阴爻三十，稍进而为十一阳，差数五。又进而为十七，阳差数六。故丑、亥、寅、戌，日道相离最宽，晷影骤弛。又进而十九阳，又进而二十阳，卯酉前后日道稍密。又进而二十三，又进而三十，故巳未之间，日道又宽，晷影短极。日月之行，或疏或密，晷影因之进退参差。要于大寒、立春、小满、芒种之会，升降扶疏，其余可按晷而数也。凡易不立岁序，



惟先天图立候差明。汉儒去《坎》、《离》、《震》、《兑》以为监司，及依《复》、《临》、《泰》、《壮》以为月限，远近各殊，其非姬文之意也。智者但观此图，阴阳消长，灼然可见，虽有《升》、《萃》、《夬》、《姤》，各离其位，而日道疏密，因之适均，非复寻常意思所能窥测，故视体卦交图又为明著矣。

此图排列确实很具有对称性和完美性，卦象的阴阳消长和实际的盈缩也较为接近。其中丑寅、亥戌间变化幅度较大，卯酉前后较为平缓，巳未之间变化幅度很大。也就是说春秋分前后平缓，冬夏至前后变化急速。在诸卦的排列上，基本上是按照通行本卦序以《乾》《坤》为南北政重新组合，《既济》《未济》相当赤道或春秋分，“两济”以上从《乾》从阳为北，“两济”以下从《坤》从阴为南，也基本上是自然呈现出一卦阳爻多从阳，阴爻多从阴的分布规律。但是《夬》《姤》、《升》《萃》四卦很特别，按说《夬》《姤》应从阳从《乾》为南政，《萃》《升》应从阴从《坤》为北政，可是衡图排列上恰恰反过来了。这一点在《易象正》的“目次”里，黄道周也强调说：“凡卦分阴阳，以从南北，自《屯》《蒙》从《坤》而北，《需》《讼》从《乾》而南，凡五十二卦，一南一北，上下分从，不失其序。故阴爻多者从阴，阳爻多者从阳，阴阳之中，酌从其象。惟《夬》《姤》《萃》《升》，上下分居，南北殊路，是男女阴阳之变限也。”^①他把《夬》《姤》、《升》《萃》四卦看作是变象，是异常现象。黄道周又认为：“《夬》，阍寺也；《姤》，妇人也；《萃》，盗贼也；《升》，权臣也。四者，天地之常孽。”^②看来值此四卦皆乱世之象。在上图中，《夬》《姤》、《升》《萃》也恰把七十二卦等分为三份，即《萃》《升》以上二十四卦，《夬》《姤》以下二十四卦，《萃》《升》和《夬》《姤》之间二十四卦。另外，若圆周取360°，则72卦之圆周每卦为5°，那么《夬》《姤》、《萃》《升》之间12卦为

① 《易象正》目次，卷八“夬姤、萃升、困井”。

② 同上。



60°，半取之为30°。我国古代的天文历算常取黄赤交角为24°，白道和黄道的交角常取为6°，那么白道和赤道的交角就为30°。所以《夬》《姤》《萃》《升》之间也是九道出入之所，为日月运行的轨道最大区间。

黄道周的这一思想虽然在形式上和汉代孟喜的卦气说一样都试图以卦爻来描述一年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但在具体思想方法上二者又差别很大。孟喜卦气说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四正卦、十二消息卦和六日七分。四正卦指以《震》、《兑》、《坎》、《离》四卦二十四爻和一年四时二十四节气相配合；十二消息卦思想指以《复》、《临》、《泰》、《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十二卦七十二爻和一年十二月七十二候相配合；六日七分指以除《震》、《兑》、《坎》、《离》外的六十卦和一年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相配合，一卦合为六日七分（一日为八十分）^①。孟喜卦气说的影响和贡献很多人都给予了积极评价，但其问题也是明显的，林忠军说：“如果仔细分析他的易学内容，就会发现他的卦气理论存在着许多弊端。如他为了使《周易》六十四卦完全符合历法规定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不惜打乱《周易》六十四卦排列，使易学绝对服从历法，这从《周易》自身来讲，没有多大价值。而且这种历法与《周易》的结合未免牵强。清人皮锡瑞曾批判说：‘六十四卦直日用事，何以《震》、《离》、《兑》、《坎》四卦不在内，但主二至二分，《乾》《坤》为诸卦之宗，何以与诸卦并列，似未免削足适履，强合牵附。’（《经学通论·易经》）皮氏的批判切中要害。”^②如果把此衡交图看做黄道周的卦气说，和汉代孟喜卦气说相比，显然其最大的优势是尊重《周易》卦序并完整使用了六十四卦，而且更令人惊叹的是黄道周结合历法寒暑阴阳能把《周易》卦序如

① 孟喜卦气说的具体内容及其与京房卦气说的不同，请参看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一卷）《孟喜和京房的卦气说》，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175页。

② 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卷，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66页。



此完美而有规律地演绎在一个圆图上，这也激发了我们对《周易》卦序原始起源的思考。

二 历年十二图

如果说《大象十二图》是讲天道，讲日月盈缩及其交食之义，那么《历年十二图》就是说人事，说历史的兴衰治乱。黄道周说：“历年十二图，何谓也？言夫大象之历年者也。天道积于上，人事渐于下。众积而神，渐久而天。故百年之历，可以观智；千年之历，可以观圣也。”^①

《历年十二图》包括：体卦定序历年环图第一、体卦定位历年环图第二、体卦反对历年环图第三、体卦对积历年环图第四、七十二限行体卦定序历年图第五、七十二限行体卦定位历年图第六、六十四限行体用兼乘历年衡图第七、七十二限行体用兼乘历年衡图第八、六十四限行用卦自乘历年衡图第九、七十二限行体卦自乘历年衡图第十、积实定闰图第十一、积实岁历图第十二。

这里我们也不能一一详细解读，只就关键的几点加以说明。首先，要清楚六种积年组合。黄道周把卦分体用，体卦有六十四，用卦有七十二，64、72各自乘得4096和5184，然后再乘以6，分别得24576和31104。24576和31104再分别各除以岁实年日数365.25和通期年日数360，分别得67.28542094年和68.26666667年，85.15811088年、86.4年。再以类似的方法可以得到体用相乘一卦岁实和通期的年数：75.69609856年、76.8年。这六个数再分别和64卦限、32卦限、31卦限、72卦限、32卦限相乘就是“历年十二图”推步历史治乱兴衰所用到的基本积年数，也可以仿照历法的历元，称卦限的积年数为一元积年数，表示一个历史治乱兴衰的周期和轮回。为了清楚起见，现把《历年十二图》所用到的各种积年数的不同组合列表如下：

^① 《易象正》卷初下，“历年十二图序”。



《历年十二图》体用卦岁实、通期卦限积年表

卦爻积日	岁实/通期	一卦限年数	64 卦限积年/ 32 卦限积年	31 卦限积年	72 卦限积年/ 36 卦限积年
64 × 64 × 6 = 24576 体卦自乘	365. 25	67. 28542094 104. 25 日	4306. 267 2153. 133	2085. 848049 309. 75 日	4844. 5503 200. 997 日 2422. 2751
	360	68. 26666667 96 日	4369. 0667 24 日 2184. 533	2116. 266667 96 日	4915. 2 2457. 6
64 × 72 × 6 = 27648 体用兼乘	365. 25	75. 696 254. 25 日	4844. 550308 2422. 275154	2346. 579	5450. 119 2725. 0595
	360	76. 8 288 日	4915. 2 2457. 6	2380. 8	5529. 6 2764. 8
72 × 72 × 6 = 31104 用卦自乘	365. 25	85. 15811088 57. 75 日	5450. 119097 2725. 059548	2639. 901437	6131. 383984 3065. 691992
	360	86. 4 144 日	5529. 6 2764. 8	2678. 4	6220. 8 3110. 4

上表对常用几项数据的年小数部分转化成日，其中体卦岁实积年 67. 28542094，其年小数部分当为 104. 25 日，黄道周有时取 104 日，有时取 105 日。黄道周为方便起见，仍取古六历四分历系统的岁实为 365. 25。通期一词源自《系辞》“《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也就是说取一年的整数为三百六十叫通期。《历年十二图》把以上各种体用卦岁实、通期卦限积年和《大象十二图》定序、衡交、倚交、环交相配合，具体情况很复杂。《易象正》推步历史用到的最重要的两个常数是体卦岁实 67 年 104 日的 31 卦限积年 2085. 848049。与此紧密相关的就是其历元周期，其周期总体上是从春秋开始到朱元璋兴起，在具体的年代的断定上可以分别取：从隐公元年己未公元前 722 年到癸卯 1363 年、从桓王元年壬戌公元前 719 年到丙午 1366 年、从桓王三年甲子公元前 717 年到洪武元年戊申 1368 年。黄道周说：“易之象图变化，屡有迁移，而爻画岁时，确难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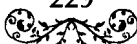


损。圖图体卦，凡三十一限而交《乾》《坤》，始于己未（前 722）者极于癸卯（1363），始于壬戌（前 719）者究于丙午（1366），皆去龙飞（1368）差五、三载。以甲子（前 717）乘之，则整整二千八十五年，不爽时刻，是甲子亦为一元之候也。凡元不必远溯洪荒，但取其入历之首，便于推除，亦自易简。”而《易象正》正文推步用的是第一种历元，以隐公元年前 722 年为起点，到朱元璋吴兴前一年，即 1363 年。黄道周说：“故以甲子（前 717）、壬戌（前 719）较春秋之元（前 722），非以甲子、壬戌移春秋之位也。”表面上看来，“历年十二图”各种历元游移不定，黄道周认为这就如同用圭表测影，先得到各种泛影，其真影才能凸显出来，他说：“然则春秋立元可移旂其际者欤？曰：是犹之测表也，得其泛晷，则其真晷乃著。”在卦序的配合上，是从《屯》《蒙》开始到《既济》《未济》，共 31 对 62 卦，反复两卦作为一卦限。春秋以前断为《乾》《坤》限，《既济》《未济》限到元末终止，一个历元周期结束；下一元的《乾》《坤》限则是从朱元璋的兴起开始。我们看到《历年十二图》不管定序、定位、环、衡、六十四卦、七十二卦怎么组合配位，黄道周总是把朱元璋的兴起配为一元的开始即《乾》《坤》限，有朱元璋重整《乾》《坤》的意味。固然，朱元璋推翻元朝夷狄对中原华夏的统治，是对春秋大义的伸张，这在传统士大夫看来其意义自然不同寻常。

《历年十二图序》是《易象正》正文历史推步的纲要，这里以《历年十二图序》为线索并结合《易象正》正文中历史推步制成六十四卦历史年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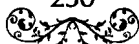
《易象正》六十四卦历史年表

前卦	卦限历史起始年	后卦	积年	所在卷	朝代
乾	前 790 年周宣王三十八年辛亥	坤		1 卷一	春秋
屯	前 722 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己未	蒙	67	2 卷二	
需	前 655 年周惠王二十二年丙寅	讼	67	3	
师	前 588 年周定王十九年癸酉	比	67	4	
小畜	前 521 年周景王二十四年庚辰	履	67	5	



续表

前卦	卦限历史起始年	后卦	积年	所在卷	朝代
泰	前 453 年周贞定王十六年戊子	否	68	6 卷三	战国 秦
同人	前 386 年周安王十六年乙未	大有	67	7	
谦	前 319 年周慎靓王二年壬寅	豫	67	8	
随	前 252 年鲁顷公二十二年己酉	蛊	67	9	
临	前 184 年西汉少帝四年丁巳	观	68	10 卷四	西汉
噬嗑	前 117 年西汉武帝元狩六年甲子	贲	67	11	
剥	前 50 年西汉宣帝甘露四年辛未	复	67	12	
无妄	18 年王莽天凤五年戊寅	大畜	68	13	东汉
颐	85 年东汉章帝元和二年乙酉	大过	67	14 卷五	
坎	152 年东汉桓帝元嘉二年壬辰	离	67	15	
咸	221 年蜀汉昭烈帝章武元年辛丑	恒	69	16 卷六	三国 两晋
遁	289 年西晋武帝太康十年己酉	大壮	68	17	
晋	356 年东晋穆帝永和十二年丙辰	明夷	67	18	
家人	423 年南宋少帝景平元年癸亥	睽	67	19 卷七	南北朝 隋
蹇	490 年南齐武帝永明八年庚午	解	67	20	
损	557 年陈武帝永定元年丁丑	益	67	21	
夬	624 年唐高祖武德七年甲申	姤	67	22 卷八	唐
萃	693 年周武后长寿二年癸巳	升	69	23	
困	760 年唐肃宗乾元三年庚子	井	67	24	
革	827 年唐敬宗宝历三年丁未	鼎	67	25 卷九	五代
震	894 年唐昭宗乾宁元年甲寅	艮	67	26	
渐	961 年北宋太祖建隆二年辛酉	归妹	67	27	
丰	1028 年北宋仁宗天圣六年戊辰	旅	67	28 卷十	北宋 南宋
巽	1095 年北宋哲宗绍圣二年乙亥	兑	67	29	
涣	1164 年南宋孝宗隆兴二年甲申	节	69	30	
中孚	1231 年南宋理宗绍定四年辛卯	小过	67	31 卷十一	
既济	1298 年成宗大德二年戊戌 1363 年癸卯 1364 年甲辰朱元璋称吴王,《乾》 《坤》复始	未济	67	32	元



现根据《历年十二图序》对以上卦限历史作简单叙述：

1. 《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大致为春秋时期，黄道周说：

平、桓之间，经纶始兴，文素之业，代为明王。（《屯》《蒙》）^①

周襄而后，齐晋乃霸，宴乐、作谋，以匡天下。（《需》《讼》）

简景之际，容畜、亲建，虽无王者，未迫于乱。（《师》《比》）

敬元、贞定，递及四历，四历十二王，懿柔、辨定，近于虎尾。

（《小畜》《履》）

2. 《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大致为战国、秦时期，黄道周说：

《泰》《否》而下，圣人所不亲治也。然而圣人皆治之，裁成辅相，则非贞定、威烈之事；敛德辟难，亦非韩、赵、魏、田之事也，而圣人以此两事者定进退之大计。（《泰》《否》）

类族辨物，遏恶扬善，不谓衰世而废上柄也。安、显而下，何观焉？（《同人》《大有》）

《谦》轻《豫》怠，其谓靓、赧之世乎？八百之历，乃于此止。盈氏受之，以帝天下。哀多益寡，殷荐上帝，其谓是周、秦之际乎？（《谦》《豫》）

此三际八王者，圣人之所不与也，而犹与之治也，以示百

^① 括号内的卦名为笔者所加，文中叙述多是结合诸卦的大象辞，故于每句末或段末注出大象辞所属之卦。



世。故圣人者，忧天下之至也。

《泰》《否》而下，至于《随》《蛊》，四际再交，向晦复明，及于振育，秦室三王，以迨汉祖，上溯贞定，为十二主，故四际十二主，天地所纪治乱也。《随》《蛊》、《泰》《否》，三姓之间，或灭或兴，往替而来隆，往枯而来荣。君子视之，以为天地代谢。圣人谓是宴息寝兴，要归于振民育德而已。（《随》《蛊》）

3. 《临》《观》、《噬嗑》《贲》、《剥》《复》大致为西汉时期，黄道周说：

汉惠而下，暨于文、武，容保、设教，庶几有焉。（《临》《观》）

武帝中年，迨于昭、宣，王霸道杂，以尚刑法。（《噬嗑》《贲》）

孝元而下，至于新室，遂为《剥》《复》。（《剥》《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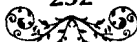
此三际者二百有四年，判三十九年系于前际，安宅闭关，圣人所以保治之固也。

4. 《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大致为东汉时期，黄道周说：

建武而后，迨于明、章，茂对、畜德，庶几有焉。（《无妄》《大畜》）

和、殤、安、顺是则颐养独立之世也。君子修道以治天下，大之不能容保设教，成《临》《观》之治；次之不能茂对畜德，循《无妄》《大畜》之业；而课绩于寝兴，考德于言语饮食，以为是裁成辅相、不惧无闷者，是圣人之所哀也。（《颐》《大过》）

冲、质而下，是则《坎》《离》之会也。《坎》，陷也；《离》，丽也。陷而有所丽，则必有异姓乘之而起矣，曹魏之



事是也。(《坎》《离》)

此三际者二百有四年，判三十九年系于后际，习坎继明，圣人通变而起也。

以上为上经二十八卦从《屯》《蒙》到《坎》《离》，简述了从春秋战国到东汉末年年约942年的历史。

5. 《咸》《恒》、《遁》《大壮》、《晋》《明夷》大致为三国两晋时期，黄道周说：

自是而下，则山泽风雷之治矣。山泽之有龙蛇，风雷之有灾眚，圣人之所畏也。曹氏四主，与季汉共治。季汉不灭，司马不帝。虚受鼎立，犹未及于经纶也。(《咸》《恒》)

晋太康而后，则《遁》《大壮》之治也。恶恶而克复，则足以戒女祸；足以戒女祸，则足以戒强诸侯；足以戒强诸侯，则足以戒寇攘夷狄矣。三代之祸，至于晋而备有焉。晋之有《遁》《大壮》、《晋》《明夷》，百三十七年备有三代之祸，非《遁》《明夷》之足以祸晋也，明德不昭而非礼则履之过也。(《遁》《大壮》、《晋》《明夷》)

6. 《家人》《睽》、《蹇》《解》、《损》《益》大致为南北朝时期，黄道周说：

刘宋永初而后，至于萧齐之初，政治修明在于北魏，而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南北递有也。修德、宥罪、惩窒、迁改，自齐永明而下，隋大业而上，圣人无望焉耳。无望而犹且治之，谓是百世之道，不在于数代也。故自曹魏而后，至于义宁而降，四百八年，与汉相直，七代三十六主，夷狄之君不在其科，篡弑叛逆不可胜数也。(《家人》《睽》、《蹇》《解》、《损》《益》)

7. 《夬》《姤》、《萃》《升》、《困》《井》、《革》《鼎》、



《震》《艮》大致为唐和五代十国时期，黄道周说：

圣人犹不忍以是辍明王之治，盖自《夬》《姤》、《萃》《升》、《困》《井》、《革》《鼎》终始唐室，而后天地之教戒深切明著也。《夬》者，乱之始消也；《姤》者，女之始壮也。夷狄尽而女主兴，禁门之喋血，牝主之决事，非《易》之教也，而若《易》有此教者，唐人皆用之。《萃》之不虞，《升》之高大，景云、开元之间是也。《困》用致遂，以出于扶风；《井》用劝劳，以绥于河北。《革》始于长庆，而主无正终；《鼎》尽于大顺，而祚乃更始。唐室四际二百七十三年，发于《夬》《姤》，敛于《革》《鼎》，天地之正限也。天地为限，圣人不违；圣人立教，天地亦不能违之。治历明时，正位凝命，自尧咨以来，亦有豫策于唐昭朱温之事乎？朱温之得为长子，李存勖之不得为长子，则亦天也。恐惧止思，君子于是致深戒焉耳。（《夬》《姤》、《萃》《升》、《困》《井》、《革》《鼎》）

8. 《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大致为宋、元时期，黄道周说：

盖自建隆而后，则《渐》交于《归妹》矣。《随》交于《蛊》，秦汉始交；《渐》交于《归妹》，而宋室始立，两者日月之大愿也。居德、知敝，前宋教主亦庶乎有之也。（《渐》《归妹》）

穷大而失居，亲寡而无容，真、仁、神、英之间则亦未之及也。而元丰倡祸，绍圣继之，讼狱繁兴，豫大自绝，建中、靖国之间，卒与永嘉、建兴同祸。（《丰》《旅》）

故《震》《艮》阳也，两男之斗，出于中华，一际之间，五姓十主；《巽》《兑》阴也，两女之斗，出于夷狄，中交之际，两丧其雄。（《巽》《兑》）

故衡图之为《坎》《离》两《济》，环圉之为《震》



《艮》、《巽》《兑》，父母不御而男女绝辮，天地之所畏也。《中孚》《小过》之似《坎》《离》，《临》《观》、《遁》《大壮》之似《震》《艮》、《巽》《兑》，天地犹且畏之，犹且畏之则必就圣人而问道。享帝立庙，议礼制度，虽在颠沛，不可废也，以为是先王之礼乐存焉。（《涣》《节》）

可以立教，可以立国，过此以往，则天地之事也。以天地之事托于圣人，圣人无所辞责，则不敢复托于天地，是十二图之事也。

以上黄道周主要是结合了诸卦的大象辞对历史兴替作了叙述，黄道周说：“学者须知圣人错心精微，缔视数千百年之内，较如旦暮，治乱盛衰一一系之爻象，非如占卜之家徒察奇耦，以臆眉睫而已也。”^①

三 二千八十五年历史兴衰的卦象推演

上一小节结合《历年十二图序》对黄道周的历史推步思想已大致有所了解，下面具体结合《易象正》正文对其推步历史思想作进一步的具体认识。文中所引“黄道周曰”均出自《易象正》相应章节的卦下文字，不再另外一一出注。所用版本除特别注明外均为崇祯本。文中对历史事件的具体叙述参考了柏杨《中国历史年表》，因多为历史常识也不再出注。

1. 春秋：《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

《屯》《蒙》（前 722—前 655）：此为春秋之乱始，此卦限内，从周王室到各诸侯国几乎都因嫡长子继承制没有贯彻好而发生长期的祸乱。在周王室，先是周惠王时期，子颓与五大夫作乱（前 675—前 673），然后是周襄王时期的子带之乱（前 649—前 635）。在鲁国，鲁隐公十一年（前 711），鲁公子姬允杀兄隐公姬息姑。在宋国，宋殇公和宋庄公展开了长达十余年的争权战乱（前 719—

^① 《易象正》卷初下，《六十四体卦定位历年图第二》。



前711)。在卫国，前719年，卫公子州吁袭杀国君桓公卫完，嗣位，此为春秋弑君之始。齐国、晋国也都相继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兄弟争权之乱。《屯》卦内卦为〈震〉为长男，外卦为〈坎〉为中男；《蒙》卦〈坎〉中男在内，〈艮〉少男在外。黄道周认为《周易》上经《乾》《坤》之后紧跟着的是《屯》《蒙》，而不是别的卦，意味着《乾》《坤》父母安排长子治内，次子治外，这种长幼顺序是天然的，不可紊乱，而后世正是由于不明白《屯》《蒙》的道理才开启了春秋时代兄弟之间的夺权之乱。他说：“《屯》以长子治内，次子治外，位序秩然，不可替也。故取其嬗《乾》《坤》者以次《乾》《坤》，后世而有不知《屯》《蒙》之义，则子带、子朝之患难乎免矣。”又说：“《屯》《蒙》之不次，祸乱之所由长也。岂独不义？以义而不以序，则亦不治，是在鲁隐公之于桓公、宋穆公之于殇公也。”

《需》《讼》（前655—前588）：此卦限内，春秋霸主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相继出场，不同盟国之间展开了大规模的争战，诸侯国间温文尔雅的礼仪往来被赤裸裸的强权和武力所取代，各诸侯国陷入无休止的会盟与争战。《序卦传》说：“《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杂卦传》说：“《需》不进也，《讼》不亲也。”此卦限内的其特点是王道熄，霸道出。黄道周说：“首止（前655）、洮（前652）、葵丘（前651）、咸（前647）、牡丘（前645）之事，闻之则犹可以饮食也”、“宋立齐侯，自为雄长，而召楚与盟，以见执于鹿上（前639）。孟之执（前639）、薄之释（前639），天下之大讼也。败泓（前638）围缙（前634），无讥焉耳。夫以天王之难，下告诸侯，凶服降礼，四年之内，天下诸侯无有至者，不‘进’不‘亲’，又何加焉？城濮（前632）之胜楚，践土之定王（前632），世高其功而犹或诛其心。令狐（前620）、河曲（前615）之役，晋秦醉饱，则犹未有胜负也。”

《师》《比》（前588—前521）：这段卦限内，晋、楚争霸，反复较量，小小郑国被晋国和楚国玩来玩去，郑国一会亲比晋国，

一会又亲比楚国，这就看谁的军事力量强大。《序卦传》曰：“《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和这段历史对照，《师》卦意味着战争，尤其是晋、楚两大军事集团的反复较量。《比》卦则意味着各诸侯国是从晋还是从楚。黄道周说：“自成公癸酉（前588）伐郑之岁，至于昭公庚辰（前521）至河乃复，六十八年，天下所视者，楚之车辙耳。容畜亲建，则未有讲也。郑以区区为晋楚玩具，乍彼乍此，诸国从之，启处不遑。讨郕以要之（前588），虫牢以收之（前586），马陵以周之（前584），铜鞮以匡之（前582），琐泽以平之（前579），鄢陵以伤之（前575），柯陵以虞之（前574），首止（前574）、汝上（前574）以趋之，三假王命以殊之，鄫以次之（前572），戚以莅之（前571），鸡泽以疑之（前570），戏以持之（前564），北林以施之（前562），萧鱼以维之（前562）。盖自楚共三十一年之间（前590—前560），无岁不争，非独为郑，则为众盟国之故也。”

《小畜》《履》（前521—前453）：《小畜》、《履》为五阳一阴之卦，象征着五君一民的乱世之象。此卦限内，先是周王室周敬王时期发生王子朝叛乱。公元前517年，鲁国三桓赶走了鲁昭公。公元前515年，吴公子光使专诸刺杀国王吴僚，吴光嗣位，是为阖闾。公元前481年，齐大夫陈恒弑其君简公姜壬。公元前458年，智氏、赵氏、韩氏、魏氏瓜分晋地。春秋晚期，道德礼仪的温柔彻底被粉碎，不但周王室的权威不复存在，各诸侯国君主的威信与地位也不断为其权臣所颠覆。黄道周说：“贞定王丙戌（前456）之距景王庚辰（前521）六十七年，赵、韩、魏共灭荀氏，而成周之诸侯陵替尽矣。晋霸最盛而最先亡，齐霸次之，其余仅延者也。故《履》、《小畜》五君而一民，君子之所畏也。”在此卦限内，春秋时代结束（前481），代之而起的是更加残酷的战国时代。

2. 战国、秦：《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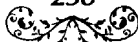
《泰》《否》（前453—前386）：《泰》《否》为三阴三阳、阴



阳均衡的交卦，即无论反复（倒过来）还是对化（六爻全变），《泰》都可以变成《否》，阴阳混杂的交卦往往意味着新旧世界秩序的交替。此卦限内，春秋到战国转换的格局基本形成。前453年入《泰》卦限，赵无恤、魏驹、韩虎始灭荀瑶，三家把持晋国朝政。前403年，周威烈王命晋大夫魏、韩、赵三氏脱离晋国独立，皆为独立封国。前389年，周安王又命田和为诸侯。黄道周说：“于时天下厌乱，诸侯即新，星辰日月不复告灾，犀象蛇龙以为常畜，远视春秋，又一世界。各主各臣，家自为治，而周室尚以一辂旒悬寄其上。故以为《泰》则良《泰》，以为《否》则良《否》也，《泰》《否》混淆，阴阳杂交。”

《同人》《大有》（前386—前319）：《同人》、《大有》也是五君一民之卦象，此卦限为战国七雄激烈混战阶段，魏、齐、秦、燕、赵、韩等纷纷称王。同时，秦国的力量越来越强大，在列国中越来越突显。黄道周说：“秦之称王，后于楚、宋、吴、越，及其末造，犹且后于四国也，秦于四国未减焉耳。然而天道已极，不得不变，列国无王，相持二百年而相与为雌，古今无有也。秦守其阴节，后起乃胜，盖自作酈峙（前756）而后四百四十年，乃自王其国，非有礼教、尚敦朴而能之乎？故自显王辛未（前350）徙都咸阳以前，诸国未斗，斗未烂，‘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四国有焉；自显王辛巳（前340）魏人徙都大梁而后，诸国始愤，愤始溃，‘公用享于天子，小人不克’，秦与诸国分有焉。然则秦可谓受命者欤？曰：是非受命之际也，一民五君，亦犹之《小畜》《履》也。然则西周以前，不有当之者欤？曰：或得其德，或得其位，或其对化也，《小畜》《履》之对曰《豫》《谦》，《同人》《有》之对曰《师》《比》。”

《谦》《豫》（前319—前252）：此为五民一君的卦象，黄道周说：“慎靓王之元年辛丑（前320），其明年诸国合从，始入《谦》际。是非谦也，而谦之，何也？行且有君矣。”此卦限内经过合纵和连横的反复较量，天下大势慢慢趋于统一。前288年，秦昭襄王一度称帝。前256年，秦灭西周，尽取其地，迁西周公于憊狐之聚，周亡。前253年，秦郊见上帝于雍，天下趋于混一。黄道周



说：“然则秦政得为受命者乎？自秦作酈時（前 756），郊见上帝，至庄襄公四年乙卯（前 246）五百一十一年矣，而秦政乃王。曰：四国者，皆非周之旧也，孝公与郑武公佐周东迁是有大勋。繻葛之战，郑绝于天，秦修其旧，五百余年，犹且逡巡，不问隧鼎，至熟自落，安在秦政之非受命者也？可以受命，则可以殷荐。”

《随》《蛊》（前 252—前 184）：《随》《蛊》也是交卦，这段卦限内，秦统一中国，但很快又亡国，为汉王朝所取代，此交卦则意味着秦、汉之交。黄道周说：“《泰》《否》之际，四卿分晋为始，周分东西为中，四国命侯为终，虽未易姓，已改物矣。《随》《蛊》六子交治，改秦为汉，交于吕牝，故上经之有两交，君子之所为谛审也。”前 221 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战国时代结束。但很快，前 210 年，秦始皇去世，不久天下又大乱。前 206 年，沛公刘邦军至灞上，秦王嬴婴降，秦亡。前 202 年，刘邦叛鸿沟之盟，越界追击项羽，战于垓下，项羽自杀，西楚亡，刘邦称皇帝，建汉王朝，中国再归统一。但西汉初年刘邦去世后，又经历了吕后之乱，西汉王朝才走向繁荣稳定。黄道周说：“《随》《蛊》之于《泰》《否》，一也。《泰》《否》命侯，而《随》《蛊》命帝，六子之治，治于父母。又九年（前 195）而高祖崩。又七年（前 188）而吕后称制。以秦皇之才，而不能制其母；以汉高之才，而不能柔其妻，故以《随》为无故，以《蛊》为易饬者，过也。君子向晦必治其内事，视日而起，周甲而复，以为天下治之干楯，恐败之衽席。向使高祖不溺戚姬，不欲立赵王如意，禄、产之难，亦岂遽作乎？故赵高、阎乐、吕后、禄、产之事，天下之炯戒也。昼选男德，宵靖女德，治天下者，所有事则必自此始矣。”

3. 西汉：《临》《观》、《噬嗑》《贲》、《剥》《复》

《临》《观》（前 184—前 117）：《序卦传》说：“《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见，《临》《观》有盛大可观之意象，这总体上合于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和武帝时期的盛大气象。黄道周说：“吕后之称制八年，而文帝乃立（前 180），文帝在位二十



三年，咸、至、知、敦，备有之也。己卯（前162）之诏谓与单于俱弃细过，偕之大道，所谓甘临，是耶非耶？抑所谓遗诏短丧，非所谓训耶？抑当丁亥（154）之岁，《临》《观》半交，七国并反，朝廷为诛黠错谢诸侯，尚未可得耶？抑废薄后、太子荣宠、梁王刺杀袁盎，为明主盛德累耶？武帝立未七年辄遣方士求异方，彼所谓神道设教者耶？抑犹是多欲而义施之耶？”

《噬嗑》《贲》（前117—前50）：《噬嗑》卦辞曰“亨，利用狱”，《噬嗑·大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所以《噬嗑》有威武、刑罚、肃杀之象，这基本上对应于汉武帝后期的历史。汉武帝时期虽有赫赫事功，但其严刑酷法造成了种种惨案，多位丞相都冤死在狱，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黄道周说：“丞相青翟、赵周、公孙贺、刘屈氂、大司农颜异之流皆坐法死，而自张汤、杜周而后，人习刻深，治文法，一人告讐，无免者。江充之祸至，使卫后自杀，太子野死，不敢自白，故谓噬干肺而得金矢，噬干肉而得黄金之难也。”《贲·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贲》“无敢折狱”和《噬嗑》的“利用狱”恰恰相反，这和汉昭帝、汉宣帝时期多次减轻人民负担，对武帝时期严刑酷法的反思，以及对儒家仁政的重视等历史特征较为符合。

《剥》《复》（前50—18）：汉宣帝辛未（前50）入《剥》限，但宣帝很快去世。前49年汉元帝即位。之后的西汉王朝，经成、哀、平诸帝，在宦官和外戚把持下的汉王朝可以说日薄西山，渐渐被剥蚀而衰落下去。黄道周说：“上（元帝）惩综核之弊，一于优柔，恭、显、冯、灶、龙、朋、炀之外比许、史。不二年而杀萧望之，黜刘更生。又以杨兴、诸葛丰之对，贬周堪、张猛，卒令愤死。以元帝之于师传诸贤，未尝不知，未尝不重之也，而意分于近习，权绌于左右，访雉于隼，愈张其趾。牢、石、五鹿复维繁之，用贤转石，去佞拔山，十六年间，遂颓汉业，故‘剥足’、‘剥辨’则自此始也。成帝初年，石显始死，罢宦官中书，所谓剥之无咎，而五侯始封，黄雾四塞，张禹、薛宣之流无所匡弼，刘向极言，徒资侧目而已。自是诸王益竞，丁、傅侈靡，而



莽以饰貌射声其间。成、哀三十二年冯藉之业，单于稽首，四夷咸宾，徒为新莽颂其功德。赵后董贤，所剥几何？平帝六年，犹之芟萝施于松柏。盖自春秋以来，陈恒、三晋之事萃于一人，而周公、鲁隐居摄之名亦剥啄尽矣。”

4. 东汉：《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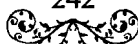
《无妄》《大畜》（18—85）：此卦限基本对应于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时期，是少有的盛明之世。《杂卦传》说“《无妄》灾也”，黄道周把王莽政权到东汉政权基本稳定的过渡混战阶段看作是灾难之岁，他说：“新室之戊寅（18），樊崇、秦丰兵起。又五载（22），春陵兵起。又一载，癸未（23）更始称帝。明年乙酉（25），为建武元年。是前七载者，皆灾岁也。王郎、盆子则可谓妄者矣，刘演则可谓无妄者矣；窦融、朱鲔则可谓无妄者矣，公孙述、刘永、隗嚣、彭宠则可谓妄者矣。自乙酉（25）至于丁酉（37），是十三载者则犹灾岁也。”《大畜》为盛明之象，这基本上对应于光武帝后期和明帝、章帝时期，这是东汉历史的黄金时期，黄道周说：“又十年西域入侍，日逐获边，封泰山，禅梁父，起明堂，作灵台辟雍，煌煌乎《大畜》之盛也！孝明在位十有八年，西域入侍，匈奴就学，幸孔子宅，升堂授经，前代未之有也。章帝在位十有三年，外戚虽盛，而马、窦列侯时已还国，未有横恣，‘牯牛’‘豮豕’是皆有焉。元和（84，章帝）、建初（76，章帝）之治，上于神爵（前61，宣帝）、五凤（前57，宣帝），非获天佑而能如此乎？前汉之治，极于孝宣；后汉之治，极于孝章。”

《颐》《大过》（85—152）：按黄道周的历史推步法则，凡逢体卦之岁皆灾难丛生。上经中《乾》《坤》、《颐》《大过》、《坎》《离》皆为体卦。黄道周说：“凡卦入于体数，则反复难生，艰虞运起矣。”《颐》《大过》卦限共经历了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以及桓帝初年，这时期东汉王朝在外戚和宦官的把持下走向衰亡。黄道周说：“元和二年乙酉（85），初入于《颐》。又四年戊子（88），章帝崩，和帝立。永元元年（89），窦宪大破匈奴。又明年以封事杀乐恢，寝成拚鸟。既以郑众诛窦宪，而权归内侍。乙巳（105），和帝崩，殇帝立，襁褓在御，鱼轩称制，幸



有清河及纘前绪，而王圣、江樊煽动中外，阎显继之，废嫡拥少，卒使济阴之复，出于十九黄门。《易》称‘拂颐贞凶，十年弗用’，岂谓此乎？宋娥之封，袭于王圣而宦官世爵别为新条，于是羌戎四起，兵革频仍，虽岩薮搜贤，庙廊式序，而外戚、大阉操持其间，振鹭厉隼，安能其为仪乎？永嘉、本初，丧二冲主，长君不立而跋扈者自利，王莽弑君之毒，至梁冀再见，六十八年之间六易其主，建武之烈虽未尽除而真脏发疹，颠危见矣。《杂卦传》曰：‘《颐》养正也，《大过》颠也。’以养正之时，不用仁贤扶持其间，至于颠覆，僵废不悟，亦可哀矣！”

《坎》《离》（152—221）：《坎》《离》也为体卦灾难之岁。此卦限内东汉王朝开始陷落，并最终灭王。黄道周说：“桓帝之六年壬辰（152），是入于《坎》限，朱穆、李膺皆以罪废。己亥（159）梁冀乃诛，单超、左悺五阉并侯，固、乔既殄，云众亦毙，赖诸老成留意人才，以文景风泽敦尚名教，公卿进退卓犖可观。而奸人乘之，创为讹谣以网贤者，膺、密继陷，而后士尽空。虽有襄楷抗论于前，皇规巽言于后，张凤告哀于下，窦武献替于上，卒无以开格渊衷，振刷浩网。故《坎》者，陷也，天之所陷，谁能援之？桓帝二十二年之中，天下嚣嚣，如乌噪屋，党禁方宽，灵帝又起（168），陈、窦请诛宦官，而节、甫推戈反刃。明年（169）复治钩党，侯览发踪，朱并伸喙，遂使坑焚之祸绍于前秦，狼门之灾遍于池木，后世不察者，犹以三君八俊之名为谓君子之所自目，岂不痛哉！王甫既诛，曹节未蜡，二刘二球同日并诛，天子方侈然谓天下无复不轨者，可以僦驴弄狗，耽市巷之乐。俄而黄巾蛾起，谓奉内应，呼吸之间，几丧天下，犹且内杀吕强，外诛张钧，以为十常侍之中，宁无一二好人。《诗》曰‘皋皋訛訛，曾不知其玷’（《大雅·召旻》），灵帝之谓夫？张角方平，张让首封，而灵车晏驾，史侯乃立。何进轻召外兵，迁延委命；袁绍不出穀门，坐失官家，使北邙之下更意董侯，长安一迁，灰蒙陵寝。于是关东豪杰，人有问鼎之心，家怀裂土之意。催泛济奉，又逼乘輿，虽云东还，犹之羁旅。荀彧发西迎之谋，董昭唱入许之策，而曹操爪翼遂不可收，犹且间关戎马，徘徊十七八年，内顾北海



之微言，外悼孙刘之雄略，赅赅扪心，乃割余年，袭智于莽新，避形于公路，显附西伯，授意曹桓。辛丑（221）改元，始称黄初，四百二十二年之历，始于《临》《观》，终于《坎》《离》，一陷一丽，其昭著如此也。由斯而观，两汉之治，犹在上际，隆不逮王，污不坠霸，其政事文物与春秋表里，天实为之，人谓何哉？”

5. 三国两晋：《咸》《恒》、《遁》《大壮》、《晋》《明夷》

《咸》《恒》（221—288）：从221年开始进入《咸》《恒》限。220年庚子正月，曹操去世，十月东汉献帝刘协禅位于曹丕，东汉亡，立国196年。曹丕自许县迁都洛阳，国号魏，史称曹魏，三国时代开始。221年辛丑四月，汉中王刘备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229年己酉，孙权称帝，称东吴大帝。249年己巳，司马懿杀曹爽，从此曹魏政权归司马氏。252年壬申，夏，东吴大帝孙权卒，子孙亮继位。254年甲戌，司马师废齐王曹芳。260年庚申，司马昭弑其主曹髦，改立曹奂为元帝。263年癸未，曹魏大将邓艾、钟会破蜀，蜀汉孝怀帝刘禅出降，蜀汉亡，立国43年。265年乙酉，曹魏晋王司马昭卒，子司马炎继位，曹魏元帝曹奂让位于司马炎，曹魏亡，立国46年。司马炎国号晋，史称西晋。280年庚子，西晋王浚兵至石头（江苏南京西北），吴帝孙皓出降，东吴亡，立国59年。三国时代结束，西晋统一中国。总体上来讲，《咸》《恒》卦限当三国时代。但是若以七十二用卦，《坎》《离》反复又多一《坎》《离》，那么，《坎》《离》卦限当下延至三国时代，黄道周说：“三国鼎分未十六载，司马氏拱手受之，禅代之局变为诛夷，一百三十余年，体卦两交之会，阉宦纵横，则《颐》《过》乱于《离》《坎》，贤人君子矢心激烈，咸烬于阉宦之手。阉宦尽而权臣纵横，《咸》《恒》乱于《离》《坎》，贤人君子矫情颓放，半烬于权臣。故道之与运，相为张弛，一正一反。自章帝己丑（89）而后，《颐》、《坎》、《咸》共运，而勋戚、阉寺、权臣相纒络也，过此而后，夷狄继之矣。”

《遁》《大壮》（289—355）：这段历史为西晋后期和东晋前期。西晋太康十年己酉（289）入《遁》限，第二年（290），白



痴皇帝晋惠帝司马衷嗣位。由于皇后贾南风的干政，西晋迅速陷入“八王之乱”的混乱局面。304年，成汉帝国和汉赵帝国先后成立，五胡十六国的大分裂时代开始。311年，汉赵前军大将军呼延宴、始安王刘曜、征东大将军王弥，攻陷洛阳，掳杀西晋怀帝司马炽。316年，汉赵中山王刘曜攻陷长安，西晋愍帝司马邺出降，西晋亡。317年，西晋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称晋王，“王、马共天下”的东晋时代开始。322年，王导叛乱，元帝司马睿旋卒，子明帝司马绍嗣位。327年，苏峻、祖约叛乱。289年至322年皆为《遁》卦值年，《遁·大象》曰：“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遁》为小人道长之乱世，是以君子皆隐遁而退。322年至355年为《大壮》值年，《大壮》卦象为君子道长之世，此卦限内东晋多次北伐，对胡夷展开反攻，略伸中华之气。黄道周说：“然则《杂卦》之称《壮》进而《遁》退^①，何也？《遁》《壮》合际，明帝以前三十四年，有志之士常恐不退，是以陆机兄弟郗顾荣之言，以卒于成都；明帝以后三十三年，有志之士常恐不进，是以王猛从氐，薄桓温之请，犹见存于彤册。”

《晋》《明夷》（356—422）：这段历史基本上对应东晋后期，巧合的是《晋》卦直接对应了东晋和东晋国运较好的阶段，而《明夷》卦也正值东晋的覆灭。晋穆帝十二年丙辰（356）入《晋》卦限，此年东晋征西大将军桓温打败姚襄，攻入洛阳。383年，东晋在淝水之战中击败前秦苻坚，东晋国势高涨。但很快，东晋又陷入了严重的内乱，同时刘裕在对内和对外的战争中迅速崛起。从隆安三年（399）第一次参战军事行动算起，到义熙十三年（417）灭亡后秦，刘裕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对内平息战乱，先后击败了孙恩、卢循的海上起义，消灭了桓玄、刘毅等军事集团；对外致力于北伐，取巴蜀、伐南燕、灭后秦，从一名普通的军人成长为名垂青史的军事统帅，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黄道周对刘裕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刘下邳起于绩屨，一战破敌，

^① 《杂卦传》说“《大壮》则止，《遁》则退也”，没有说“《大壮》进”，但从卦象上看有“进”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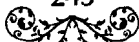


遂复寻阳，犹且北伐临朐，西折姚秦，退取卢、循，收徐道覆。刘毅以英雅之概，欲与抗衡，如虎搏熊，自取夷灭。乃复西取长安，中修洛阳，两执燕、秦之帝，付于藁街，虽不足为怀、愍雪耻，犹为中原吐气。盖自南渡沈溺，用兵之盛，未有若此者也。”刘裕使东晋国运空前高亢，然而也正是刘裕最终颠覆了东晋王朝。420年，东晋恭帝司马德文让位于宋王刘裕，晋亡。《序卦传》说“《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杂卦传》也说“《晋》，昼也；《明夷》，诛也”，《明夷》上六爻也说“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在黄道周看来，《晋》《明夷》与东晋后期的历史命运有很多相似之处。

6. 两北朝和隋：《家人》《睽》、《蹇》《解》、《损》《益》

《家人》《睽》（423—489）：《家人·彖》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所以《家人》卦主要是讲正家之道。《序卦传》说“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所以《睽》卦有乖离之义。《家人》《睽》卦限主要对应了南宋和南齐初期六十七年的历史，这段历史一个非常突出而且骇人听闻的现象是皇室父子兄弟间的相互残杀和荒淫乱伦，黄道周主要紧扣这一历史特征来解读《家人》《睽》卦限。宋文帝刘义隆第三次北伐失败后的第二年（453）就死于他的儿子刘劭之手。刘劭只当了短暂的三个月皇帝，又被他的弟弟武陵王刘骏击败处斩。刘骏在新亭即位，将刘劭全家男女妃妾一并从戮。时人流传这样一句歌谣：“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466年，明帝刘彧即位，大杀宗室，武帝刘骏二十八个儿子一夕尽死。此后的南宋皇帝更是荒淫、乱伦而残暴，南宋帝国短短的六十年寿命中，共九任皇帝，其中六任皇帝是暴君，历史上只有这个政权拥有这么多暴君，恰恰占全部君主的三分之二。在北朝，452年魏武帝拓跋焘听信谗言杀太子，476年太上皇拓跋宏被母冯太后毒死，冯太后专政。更令人震惊的是，在北魏历史上，残酷的“子贵母死”竟然成为一种制度。总之，此卦限内，南北朝在家道上都充满了混乱、残暴和乖戾。

《蹇》《解》（490—556）：这段卦限主要对应南朝的齐、梁和



北朝的北魏后期及东西魏。《家人》《睽》六爻全变其对化卦则为《蹇》《解》，在全部六十四卦中对化卦紧密相连的只有这两组卦，这也意味着《蹇》《解》和《家人》《睽》之间特殊的延续性。《序卦传》说：“《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南齐立国仅二十三年也同样因为宗室的相互残杀而为南梁所取代。黄道周说：“庚午永明之八年（490），于是入《蹇》时，则萧鸾用事矣。犹是家人也，不五载，一弑昭业，再弑昭文，儒生缚袴，废天子遂为常事。”北魏这边由于胡太后乱政也逐渐走向崩溃，代之而起的是高欢把持下的东魏（534）和宇文泰控制下的西魏（535）。548年开始的侯景之乱又把南梁推向了覆亡之路。黄道周说：“乙亥（555）、丙子（556）梁祚遂绝，元魏亦燬，《蹇》《解》乖《睽》相为终始也。而元魏以家难独著，天道北行，从其盛者。而一《蹇》一《解》，自分南北，北无反躬修德之期，南多赦过宥罪之日，可叹也夫！”

《损》《益》（557—623）：这段历史主要对应着陈、东西魏、隋朝以及唐武德六年。在此卦限内，中国结束了286年的大分裂时代，又重新走向了统一。《序卦传》曰：“《解》者，缓也。缓必有所损，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总体上来讲，由《损》而《益》的这段卦限和中国重新走向统一的历史特征较为契合。557年入《损》卦限，此年西魏宇文觉篡位称天王，国号周，史称北周；南梁敬帝萧方智让位于陈霸先，陈霸先称帝，国号陈。577年，北周灭北齐，北齐亡，立国28年；北周统一中国北部。581年，北周静帝宇文阐让位于隋王杨坚，北周亡，立国25年；杨坚即位，国号隋。589年，隋灭陈，陈亡，立国33年。大分裂时代终结（304—589），隋统一中国。但隋立国不足40年又为唐取代。618年，李渊废隋恭帝杨侑，自称帝，是为高祖，国号唐。之后的中国又经过了较长时间的统一、繁荣和稳定。黄道周对唐朝也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他说：“故汉之有魏，运之终也；唐之有隋，运之始也。每限中分，交之天地，故一卦之限各三十三年而新旧相次。观于中爻，《乾》《坤》定位成列而运限所值，思过半矣。盛衰之始，夫盖谓此也。然则唐得为盛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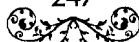


乎？曰：唐固盛朝也。自魏晋以来，三百八十四年至大业之初，臣弑天子者二十，子弑其父、妻弑其夫者再，胡羌小国不在此数。而唐室仅一见，安得不为盛朝乎？”

7. 唐、五代：《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

《夬》《姤》（624—692）：此卦限主要为唐太宗、唐高宗和武则天前期。从《大象十二图·七十二用卦上下衡交图第十》的排布规律来看，若以阳多从阳、阴多从阴的规则来看，《夬》《姤》当从南政《乾》卦，但是从卦序的自然排布来看，《夬》《姤》却排在了北政《坤》卦。六十四卦只有《夬》《姤》和下面的《萃》《升》为反常现象。黄道周说：“天地之有《夬》《姤》，皇王升降，男女迁化，世运不齐，皆由此出。”《夬》卦五阳决一阴，为君子道长之世，象征着“贞观之治”时期唐朝总体上走向繁荣和强盛。《姤·大象辞》曰“后以施命诰四方”，为女后当政之象，恰应在武则天时期。黄道周以《夬》《姤》为反常之卦，会非常之祸，虽然也包括了《夬》卦时期的“玄武门之变”，但主要还是指《姤》卦时期的武则天当政。黄道周说：“及雌形既变，祸藪已翻，乃叩头泣血以明不可，使李绩、义府、敬宗三人者推刃诸李，几灭唐宗，岂不哀乎！丙辰（656）显庆而后尚三十余年，包鱼躅豕，并发其毒，酖废三子，杀十二王，朝士破灭者几数千家，虽以狄仁杰、娄师德之流，亦含垢忍耻，待尽而已。”

《萃》《升》（693—759）：这段卦限主要值武则天后期和唐玄宗时期。《萃》《升》也是本从南政而从北政的反常卦，其非常之事为安禄山男戎之祸。武则天于705年去世后，还政李唐。随后李唐又经历了韦后、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乱政，到唐玄宗执政时才慢慢稳定下来。唐玄宗开创了李唐王朝的又一个高峰——“开元盛世”，但很快又因杨贵妃和安禄山导致朝政混乱和社会动荡。755年，安禄山发动叛乱。756年，安禄山攻陷潼关，李隆基奔蜀逃难；这年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称帝。安史之乱自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55—762）结束，前后达七年之久，经过这次战乱，唐朝元气大伤，由强盛转为衰落。黄道周说：“论



者以禄山之反，国忠趣之。国忠不趣，山宁不反？不除不戒，戒御乃大，且以谓男戎之祸，细于女戎之祸也乎？”

《困》《井》（760—826）：这段卦限大致为唐中期，先后经历了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唐顺宗、唐宪宗、唐穆宗和唐敬宗时期。《序卦传》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此时均田制已经逐步瓦解，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藩镇割据的形势已经形成，可以说此期的唐朝慢慢陷入重重困境，难以自拔。黄道周说：“卢杞死而裴延龄用，白志贞窜而窦文场、霍鸣仙用，琼林大盈散而进奉宫市开，赖李晟、马燧之力，以克还都邑，于李泌、陆贽之言，未有所省改也。《困》曰‘有言不信’，以徽纆为朱紱，蒺藜为金车，虽兴元诏书，亦何以信于天下？”

《革》《鼎》（827—893）：此卦限内为晚唐文帝、武帝、宣帝、懿宗、僖宗和昭宗初期。《序卦传》曰：“井道不可以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826年，宦官刘克明等弑唐敬宗，宦官王守澄杀刘克明，立唐文宗李昂。835年，宦官大杀朝臣李训、郑注等，史称“甘露之变”。此时的唐朝皇帝既受制于宦官，又受制于朋党，还受制于藩镇，皇权被架空。天灾人祸使得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激变，终于导致了874年和875年王仙芝、黄巢等领导的唐末农民起义的大爆发。唐帝国在阉宦专权和藩镇割据的破坏、打击下终于沦没下去。黄道周说：“唐取天下于隋，所克敌最多，及其末造，狗鼠之匹，尽为群雄。裴监劫父之谋，初起宫掖，而阉宦纵横，亦极前代。故观唐室陵迟之故，自袁、董而下，催、泛而上，无毒不茹，犹且迁延二十余年，无五代两晋之事，或云是沙陀之威，不知为文皇之烈也。《鼎》《革》之际，危矣哉！”

《震》《艮》（894—960）：这段卦限主要为五代十国时期。《序卦传》曰：“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黄道周说：“是谓立嫡之义乎？曰：亦言乎主器者耳。长少何常？一反一复，惟天所置，是天地之所以乱也。”895年，王行瑜与李



茂贞及镇国节度使韩建攻入长安杀宰相韦昭度、李溪，并谋废昭宗（李晔），李克用率军南下一连击败三镇军，并进攻邠州；唐昭宗封李克用为晋王。903年，朱全忠迎唐昭宗返长安，发兵驱宦官于内侍省，尽屠之；唐昭宗封朱全忠为梁王。904年，朱全忠弑唐昭宗，立辉王李柷为帝，是为哀帝。907年，梁王朱全忠逼唐哀帝让位，唐亡，立国276年；朱全忠自称帝，国号梁，史称后梁。923年，晋王李存勖称帝，国号唐，史称后唐；同年十月，灭后梁。947年，刘知远建后汉。951年，郭威建后周。黄道周说：“计五代之间，八姓十二主，近者二三年，远者六七载，自五胡杂姓，未有如此之速也。考其间，克用、存勖，义自属唐；石、刘，后唐之将也；朱温，唐室之贼也；郭周继之，直开宋先，犹诸节度蝉联自帝，无当于运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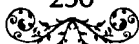
8. 宋元：《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渐》《归妹》（961—1027）：此卦限内为北宋太祖、太宗、真宗时期。《渐》《归妹》为交卦，即反复、对化同为一卦，按黄道周的思想体系，交卦阴阳相杂，往往意味着乱世和治世的交替。此卦限内为北宋初期，这也意味着北宋初期五代十国诸多政权并立的局面还没完全结束，同时阴阳交杂也意味着夷夏交错。960年，陈桥兵变，周恭帝郭宗训让帝位，后周亡，立国10年；赵匡胤即位，国号宋。965年，宋灭后蜀，后蜀亡，立国32年。971年，宋灭南汉，南汉亡，立国55年。975年，宋灭南唐，南唐亡，立国39年。976年，烛光斧影，宋太祖赵匡胤卒，太宗赵光义即帝位。979年，宋灭后汉，后汉亡，立国33年；这时五代十国的时代才最终结束，但仍存在着宋、辽对峙的局面。1004年，宋被迫与契丹订“澶渊之盟”。1022年，宋帝真宗赵恒卒，子仁宗赵受益嗣位，年十三，刘太后临朝听政。黄道周说：“故《渐》《归妹》者，《易》所离为入乱也。而初宋值之，何也？曰：世之为治者，几何？祸重于前则势平于后，机张于左则害弛于右。观于《乾》《坤》六子、三限六际、魏晋六朝之所始终而后，宋之受命为《随》《蛊》同交，与秦汉比义，晓然见也。”



《丰》《旅》（1028—1094）：此卦限主要为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时期。1033年，宋刘太后卒，宋仁宗亲政。1032年，夏王李德明卒，子李元昊嗣位，建都兴庆（今宁夏银川），史称西夏。1040年，西夏攻宋延州（今陕西延安），陷金明寨（今陕西安寨），延州知州范雍不敢救，宋鄜延副部署刘平战死，保安（今陕西志丹）副部署石元孙被擒。1041年，宋韩琦遣环庆副部署任福，攻西夏，西夏军佯败，诱至六盘山下好水川（今甜水河），伏兵起，任福战死，宋军覆没，死10300人，关西大震。黄道周说：“于时天子圣明，群臣任事，而一方有故，竭天下创之，如恐不支，是亦《丰》亨之忧也。故景祐、康定之时，取诸日中，丰蓍勿忧，而夏竦不除，党祸再发，见斗之疑，仁宗有焉。”黄道周对此卦限内的王安石变法也批评到：“明年己酉（1069），王安石参知政事，立新法，百姓怨苦，皇太后争之不可得，以流民图罢安石。不两月，复起平章，置逻卒监谤，遂割蔚朔七百里之地以与契丹，以鬻祠庙失上意，乃去。于是蔡确渐用事，诸贤放废，而独与李宪、李舜举一二内臣商略边事。幸诸内侍无汉唐之奸，诸君子亦维持不败，而章、蔡又夤缘取径矣。”黄道周最后又说：“有宋神、哲皆有意图治，而贤奸不明，主柄下窃，匹夫环召，即有倒江河、回日月之心。至于宣仁追讨，元佑再废，亦异事矣。《丰》大勿忧，又焉可恃乎？”

《巽》《兑》（1095—1163）：此卦限主要为北宋哲宗、徽宗、钦宗和南宋高宗时期。1100年，哲宗卒，徽宗立，年十九向太皇太后临朝，复引旧党而排新党。既而徽宗亲政，再引新党。1102年，定司马光、文彦博等117人为奸党，由宋帝徽宗赵佶亲书其名，刻石为碑，立于端礼门。1104年，宋政府再定奸党司马光等306人名单，颁发州县，刻石立碑。于是，童贯、蔡京用事。1115年，女真酋长完颜阿骨打称帝，是为太祖，国号金。北宋、西夏、辽、金四种政权并立，相互攻伐。1125年，金灭辽，然后大举攻宋，直抵黄河，汴京大振，宋帝徽宗惊骇，气绝而复苏，传位于其子赵桓，是为钦宗。1127年，金陷宋都汴京，宋钦宗乞降。1127年，金掳徽宗赵佶、钦宗赵桓及皇族后妃3000人而去，北宋



亡，是为“靖康之难”。同年，宋康王赵构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高宗，史称南宋。南宋初期，在岳飞、韩世忠等抗金名将的奋战下，金对宋的攻势受挫，但奸臣秦桧等专权用事，岳飞被陷害，宋家又自毁长城。黄道周说：“隆佑之变，朱胜非权，请太后垂帘，‘三甲三庚’，庶亦有焉，过此则皆‘床下’之事也。建炎不诛汪、黄，似亦以建肥遁之策；李纲终不见录，似亦谓守樱城之谋。然如建炎床下遘凶，‘资斧’不治，泊泛明州，中心犹漾，岂能据襄郢之都，疏蜀汉之路，以求武人收其初终乎？张浚败绩于秦州，秦桧纵还于涟水，虽有韩、岳、刘、吴，无所命之。以游酢、胡安国之贤，而徇貌噉名，为秦桧所卖，可叹也！”

《涣》《节》（1164—1230）：《序卦传》曰：“《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1194年，宋宁宗赵扩即位。1195年，宋左正言刘德秀上疏请禁伪学；1196年，宋禁伪学，免秘阁修撰朱熹官；1198年，宋置伪学党籍，计留正、朱熹等凡59人；1200年，朱熹卒；1202年，宋解除伪学之禁。1206年，宋大举攻金，大败；同年，蒙古酋长铁木真于斡难河称帝。1208年，金宋合约成，世为伯侄之国，每岁由宋贡金银30万两，绢30万匹，犒军银300万两；宋函韩侂胄、苏师旦首送金。1227年，蒙古灭西夏，西夏亡，立国196年。黄道周说：“呜呼！边圉有事则戎狄肆其豺狼，戎狄无事则奸回肆其蠹贼，坏屋飘摇，其风无方。韩侂胄死，史弥远又出；史弥远死，贾似道又出。金人朝亡而元师夕出，金元循已胜之辙而赵宋胶屢覆之舟。夫非其取之太易，则其守之良难；积功薄于前，则败阙重于后也乎？故曰《涣》散也、离也，《节》止也，阴阳发疹，见于中交。”

《中孚》《小过》（1231—1297）：为体卦灾限，此卦限内南宋最终为元所灭，南宋先后经历了理宗、度宗、恭宗、端宗和卫王时期。宋理宗七年辛卯（1231），入《中孚》限。宋理宗继位的前十年都是在权相史弥远挟制之下，执政后期，朝政相继落入丁大全、贾似道等奸相之手，国势急衰。1234年，南宋联蒙古国灭金。1259年，蒙古攻鄂州，宰相贾似道以宋理宗名义向蒙古称臣，并将长江以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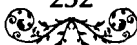
的土地完全割让给蒙古。黄道周说：“蒙古分道入寇，朝廷所倚，独一贾似道，似道降书甫出于袖，捷音腾播于朝，又拘留信使，以掩厥丑。度宗初立，俯躬答拜，以朴簌之臭承尚父之宠。既而樊襄俱陷，元师东下，汪立信之策不行，文天祥之谏已晚。伯颜有言：‘汝国取天下于小儿，失天下于小儿，复何辞乎？’度宗之先甲子（1264），《孚》《过》中交，宋统已绝，而犹栖迟十一二年，乃覆于厓陵之下。自古亡国之异，亦未有如此者。”

《既济》《未济》（1298—1363）：为交卦灾限，此卦限内为元朝中晚期，先后经历了元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晋宗、天顺帝、文宗、明宗、文宗、宁宗和顺帝时期，最后走向衰亡。《既济》《未济》为三阴三阳之交卦，黄道周说“两《济》出于其中，而戎夏卒猝，国无定君，民无定主，故《坎》《离》两《济》，君子之所重戒也”，又说“两《济》之交未有不乱者也”。元成宗戊戌（1298）入《既济》限。1308年，武宗海山立；1312年，仁宗立；1321年，英宗立。黄道周说：“仁、英亦皆贤主也，儒臣向用而胡人主兵。”1323年，南坡之变，御史大夫铁失手刃英宗于卧幄，此为唐宋数百年所罕见。1328年，文宗立。1333年，顺帝立。黄道周说：“文宗之后，再舍其子，而立其侄，为难能也。然亦以亡其国，而卒以亡其身。至正十一年辛卯（1351），刘福通、徐寿辉兵起，顺帝在位于是十九年矣。又明年癸巳（1353），张士诚兵起。明年，明师起，岁在乙未（1355），则犹汉祖入关之年也。丙申（1356），克金陵。辛丑（1361），伐汉，拔江州。癸卯（1363），灭汉，诛陈友谅。明年（1364），建号称吴，于是在《乾》元之初交。故《易》之大象，非言辞之所能治也。”

从以上叙述来看，有些卦象和历史也倒有几分相应，而有的地方又感觉很牵强附会，总体感觉似是而非。与其很神秘地把这看作是推步历史，不如说是在用卦象来叙述历史。

第四节 推步实践：用《师》卦上六讽谏崇祯帝

以上对黄道周历史推步思想的叙述还是粗略的，多只就卦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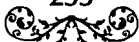
整体和历史特征作出某种对应，很少深入到爻象爻辞和具体历史细节的对应。在《易象正》原文中有些地方具体到了爻象爻辞的推演，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们没有一一展开。这里以《黄漳浦集》中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来作为补充。《黄漳浦集》卷二《放门陈事疏》用到《师卦》上六爻辞“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来讽谏崇祯皇帝，该疏此段材料后来被广为引用。此疏原系作于“崇祯五年二月”，据侯真平先生考证当作于崇祯五年（1632）二月正月二十四日^①此时的黄道周因钱龙锡案辞职，正要离开京城，黄道周时年四十八岁。该疏抨击时弊，指出崇祯改元以来“士庶离心，寇攘四起，天下骚然，不复乐生”，“小人柄用”，“诸大臣举无远猷，动成苛细。治朝著者，以督责为不经；谈刀笔簿书，则以为知务。片言可折，则藤葛终年；一语相违，则株连四起”等。该疏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借《周易·师》“小人勿用”作为讽谏，而且有具体的推步方法，可以说是《易象正》推步思想的一个典型运用。下面试作详细述评。该疏说：

臣自少学《易》，以天道为准，以《诗》、《春秋》推其运候，上下载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乱，百不失一。臣所学本于周孔，无一毫穿凿。其法以春秋元年己未（前722）为始，加五十有五，得周幽王甲子（前777），其明年（前776）十月辛卯朔日食。以是上下中分二千一百六十年，内损十四，得洪武元年戊申（1368），为大明资始。戊申距今二百六十四年，以《乾》、《屯》、《需》、《师》别之，三卦五爻，丁卯（1627）大雪入《师》之上六，是陛下御极之元年，正当《师》上六，其辞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自有《易》辞告诫人事，未有深切明著若此者也。

凡《易》一卦值六十七年一百五日，一爻直十一年七十七日有奇，今历十分之四矣。^②

① 侯真平：《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

② 《黄漳浦集》卷二《放门陈事疏》。



可以看出，其推步方法和《易象正》是基本一致的。这里取洪武元年戊申即公元1368年入《乾》限，一卦限值六十七年一百五日，一爻直十一年七十七日有奇。但是，这里和《易象正》有一点稍有不同。在《易象正》中，如《乾》《坤》限共六十七年一百五日，限分前后，前《乾》限、后《坤》限各分占其半，约三十三年，一爻约相当于五年。这里直以《乾》、《屯》、《需》、《师》包举《坤》、《蒙》、《讼》、《比》，一爻当十一年七十七日有奇，这样计算就可以得出丁卯（1627）大雪入《师》之上六。该疏又说：“臣考自丁卯（1627）大雪至戊寅（1638）春分，凡十一年七十七日，皆在《师》上六，勿用之防，诚不可已。”^①这样一直到崇祯十一年都是《师》上六当限。当然，黄道周最终目的是用《师》卦上六爻辞“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及其象辞“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来讽谏崇祯皇帝要“远离小人”。此疏的材料在黄道周的很多传记和年谱中都被重点引用，在洪思所作《黄子传》中直称该疏为《小人勿用疏》，并说“盖指温体仁、周延儒也”，把小人定实为“温体仁、周延儒”之流。

其实，在《放门陈事疏》中还有一则黄道周用卦象爻辞推步本朝的例子，不再作分析，供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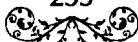
臣又阅旧史，正德七年（1512），岁在壬申，刘、赵诸贼，唱乱霸州，浸淫四省。于时边陲无事，枢揆协心，小丑猖狂，徒自覆没。以《周易》推之，在《需》之《井》“利用恒，无咎。”

一般来说用卦象推步历史不推本朝，黄道周这里两次推演本朝的时政，并且直接向崇祯帝讽谏。崇祯帝看到《放门陈事疏》后大怒，责令黄道周立即回话，但只是让他解释该疏中“葛藤”、

^① 《黄漳浦集》卷二《放门陈事疏》。



“株连”等词用意何在，并没有在意黄道周卦象推演的警戒，也可见崇祯帝是根本不相信他这一套的。《师》《比》都含〈坎〉卦，〈坎〉为水，为盗贼，崇祯帝期间确实是满地盗贼；《师》《比》都含〈坤〉卦，不利东北，最终是东北满人彻底结束了明朝的历史，入主中原。当然，这些都是事后的附会而已。总之，推步历史并不是简单的从卦象到卦象，这里有推演者对历史和时政的深入了解、分析和判断，这是最重要的。



第五章

易象数四论

在中国文化中，律和历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中国史书多把律历志放在一起讨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易学可谓中国根本之哲学，所以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也出现了以易论律历和以律历论易的思想流派。南宋的丁易东在《易象义·易统论上》总结了十二种论易的流派，其中就以历论易、以律论易各为一派，他说：

《易》之为书，由汉以来，解者甚众，各是其是，为说纷然，以其所主不同故也。余尝类而别之，大抵其义例十有二：一曰以理论易，二曰以象论易，三曰以变论易，四曰以占论易，五曰以数论易，六曰以律论易，七曰以历论易，八曰以术论易，九曰以事论易，十曰以心论易，十一曰以老论易，十二曰以释论易。

以律论易者，若郑康成注《周礼》六律六吕是也。其说以黄钟为《乾》初九，以大吕为《坤》上六，以阳爻配六律，以阴爻配六吕可也。然而《泰》卦不得为寅月而为辰，《否》卦不得为申月而为卯，则又与辟卦不同焉。

以历论易者，若京房卦气，以《乾》初九为子月辟卦，以《坤》初六为午月辟卦是也。夫十二月卦，始《复》终《坤》论其大体可也。至若始于《中孚》，而终于《颐》，每以六日七分应一候，仅合七日来复一语，而于他卦无所发明。



至一行之说，则又以起历二始、二中、二终之数，附会大衍，不但于易义无所取，于易数亦未尝合焉。^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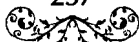
丁易东认为郑玄用十二律吕来解释《乾》《坤》卦爻是以律论易的代表，而京房卦气和一行《大衍历》则是以历论易的代表。不过，丁易东把僧一行《大衍历》也归之于以历论易则不是很妥当，僧一行准确地说应该说是以易论历。以历论易和以易论历当有区别，以历论易，是结合天文历法来阐明易理和易象数，如京房卦气说、邵雍《皇极经世》“元会运世”说等；以易论历，则是以易理和易象数来阐明天文历法的道理，为天文历法的内在规律寻求形而上的理论支持，如刘歆《三统历》、刘洪《乾象历》、僧一行《大衍历》等都借助了易理和易象数来统合其历法数据的内在规律性和完美性^②。可以说，以历论易往往为易学家，而以易论历往往为天文历算家，两者是有区别的。但是不管是以历论易，还是以易论历，都表明易、历两者的密切关联。以律论易和以易论律也存在着类似的区别，也同样意味着易和律紧密的关联。

丁易东本人对以律论易和以历论易都有所非议。然而，丁易东之后仍然有很多学者对“以律论易”和“以历论易”很执著，明代的黄道周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黄道周说：“自有易以来，与律、历俱始”^③、“盖天地人之象数，皆具于易，布而为历，次而为

① 丁易东：《易象义·易统论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易》类。

② 关于《三统历》、《乾象历》、《大衍历》牵合易象数来推演历数，后世多简单粗率地认为这些都是附会。但我们又都不得不承认这三大历法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当时都是很先进的，都有其突出的贡献和价值。我想以僧一行这类具有世界一流头脑和智慧的人不会玩这些连我们今人看来都如此毫无疑问的低级游戏。固然，其先进的历法常数都离不开精密的实测，但是这些人并不满足于现象上杂乱无章的天文历算数据，他们都试图寻求这些数据背后的内在联系和规律，能把这些数据整合起来，这就需要形而上的思考和探讨。而在古代中国，易学在所有经典中最富有形而上意味。因此，他们试图在思想上借助易象数对宇宙的哲学思考来寻求这些历算数据的内在规律，使杂乱变得有章而完美，这种对宇宙内在单纯与和谐的执著精神几乎是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科学家共有的精神气质。

③ 《三易洞玑》卷一。



律，统而为易”^①、“易之与律、律之与历三者不独为治也”“圣人为律历皆本于易”^②、“历律之本，备于易端”^③。在黄道周看来，易、历、律三者密不可分，易为历律之根本，历律之数是易数的不同表现。

第一节 易象数与天文历法

关于易学与天文历法的关系，今人多有探讨，但多是泛泛而谈。南京大学天文系卢央教授以其独特的天文学优势著有《易学与天文学》一书，对此研究很全面深刻，此书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要追溯易学与天文历法的关系，确实得从《易经》和《易传》本身说起。《易经》卦爻辞中不但有很多对日月星辰等天象有直接或间接的描述^④，也多处用到了干支纪日，如《蛊》卦辞有“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巽》卦六五爻辞有“先庚三日，后庚三日”等。到了《易传》，很多地方开始大谈天文历数^⑤，《革·大象辞》直接说“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特别是《系辞上》更直接把易数与历数糅在了一起：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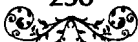
① 《四库提要·三易洞玑》。

② 《三易洞玑》卷十二。

③ 《易象正》卷一。

④ 近人闻一多所撰《周易义证类纂》从天象的角度对诸卦爻辞多有发挥。如以东方苍龙论《乾》卦诸爻，以奎宿、鬼宿和弧星论《睽》卦上九爻辞。

⑤ 这部分的具体讨论可参见卢央《易学与天文学》第二章“《易传》所描写的天文历法”，中国书店2003年版。



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

后世不管是以易论历，还是以历论易，都要经常引用到这段文字，黄道周关于易与历的讨论很多也是由此段文字推导出来。下面对黄道周易历思想的讨论也从这段大衍之数说起。

一 以黄赤交角论“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数为五十，但其用为什么是四十九呢？古来说法很多，班固《汉书·律历志》解释说：“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九，所当用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卷十一引姚信的观点说：“天地之数五十有五，其六以象六画之数，故减之而用四十九。”这些说法都较为牵强，给人以凑数的感觉。较有意味的是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崔憬的解说：

其用四十有九者，法长阳七七之数也。六十四卦既法长阴八八之数，故四十九著则法长阳七七之数焉。著圆而神象天，卦方而智象地，阴阳之别也。舍一不用者，以象太极，虚而不用也。^①

而真正从天文历法的角度对“其用四十有九”作出解释的要数僧一行，僧一行根据上弦月、下弦月把一月分为4个象限点，一个回归年含12个朔望月余10天，则一年为49个象限点，他说：“《乾》《坤》之用，四十九象，为月弦之检。”^②此后以天文历法来论“其用四十有九”则要数黄道周了。黄道周与僧一行

① 李鼎祚：《周易集解》，张文智、汪启明整理，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219页。

② 《大衍历议·历本议》，《新唐书》卷二十七上志第十七上《历志》。一月分四个象限，一象限约7.38天。



不同的是，他以黄赤交角来论四十九。我国古代天文历算取周天度为 365 度余，黄赤交角常取整数 24 度，夏至点和冬至点的距度为 48 度，不超过 49 度，就是说 49 度为冬至点、夏至点距度的极限。因此，黄道周说“四十九者，日月南北相距之隐界也”^①，又说“天地中际一百八十三，裁其中际四十有九，以为二至之日道，两极端余，各六十有七，故以二十有四为二分之赤道，以六十有七为一卦之岁数”^②、“黄赤道上下各二十四度，合为四十八，蓍法之所从生”^③、“南北日道四十八度，中分二十有四，天地之蓍策也”^④。显然，此种解说的优点是天然直观。可是，黄赤交角取二十四度，南北日道最多也就是四十八度，和“其用四十九”毕竟差了一度。可见，黄道周这种解说也有其为难和不周处。

二 释“《乾》之策 216、《坤》之策 144”

黄道周对《乾》《坤》之策 216 和 144 有两种解说，一是南北极距约取为 180 度，取中原北极出地为 36 度，这样北极南距地平为 180 减 36 即 144 度，360 度减去 144 度则为 216 度，他说：

古之为《易》者，宅于土中，视极南北，以测日道之远近，两极相距约百八十，益以北极出地之数三十有六，为二百十六，天子所南向而正方外也。

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则南极入地三十六度，中分日道一百八十。裁其距中三十有六，下去地平仅百四十有四，是《坤》之所命策也。^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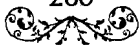
① 《春秋元命图》，《易象正》卷终下。

② 《稽疑章第九》，《洪范明义》卷上之下，文渊阁《四库全书》。

③ 《〈洪范〉敛福锡极图》，《洪范明义》卷下之终。

④ 《仲春章第二》，《月令明义》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

⑤ 《易象正》卷一。



古书里经常说“北极出地三十六度”^①，我们知道北极出地的度数和当地的纬度是一致的，一般来说，“北极出地三十六度”的表述当是以洛阳一带所谓“地之中”为参照的，古代常取周天为365.25度，古度36度约为今度35.48度，可是洛阳一带的纬度只为34度余，因此，江晓原说：“以我之孤陋寡闻，好像未见前贤注意过这一点。如果我们由此判断浑天说不是在上述任一地点创立的，那么它是在何处创立的呢？地点一旦没有着落，时间上会不会也跟着出问题呢？”^②我认为“北极出地三十六度”虽然潜在地指洛阳中原一带，但更是一个理想化的数值，当与易象数存在一定的关系。北极出地36度，那么北极附近36度范围内的星象为恒显圈，终夜不落；南极36度范围内的星象在洛阳中原一带则永远看不到。36、72都是很完美的易数，刘歆《三统历》也说：“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象（ $3 \times 3 = 9$ ），二象十有八变而成卦（ $2 \times 9 = 18$ ），四营而成易，为七十二（ $18 \times 4 = 72$ ），参三统、两四时相乘之数也（ $3 \times 3 = 9$ ， $2 \times 4 = 8$ ， $8 \times 9 = 72$ ）。参之则得《乾》之策（ $72 \times 3 = 216$ ），两之则得《坤》之策（ $72 \times 2 = 144$ ）。”^③所以，浑天家取北极出地为36度，这和易象数《乾》之策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不一定是具体某地的实测结果。黄道周也说“三十有六，天地之规；二十有四，鬼神矩也。”^④若取北极出地为36度，则北极距天顶为55度^⑤，即为《系辞上》“天地之数五十有

① 这种说法较早载于张衡《浑天仪注》：“北极乃天之中也，在正北，出地上三十六度，然则北极上规径七十二度，常见不隐；南极天之中也，在南入地三十六度，南极下规径七十二度，常伏不见。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载《开元占经》卷一《天地名体·天体浑宗》）《宋书·天文志》也说“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南极入地亦三十六度，两极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强。绕北极径七十二度常见不隐，谓之上规；绕南极七十二度常隐不见，谓之下规”，《晋书·天文志》同。这种说法为“浑天说”的基本观点，但又常被称为儒家旧说。

② 江晓原：《古代中国人的宇宙》，《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5期。

③ 班固：《汉书·律历志》卷二十一上。刘歆所说“四营而成《易》，为七十二”，这和黄道周七十二用卦说可能有些关系。

④ 《易象正》卷一。

⑤ 周天度取365.25，则四分之一周天度为91.3125度，约取为91度。91度减去北极出地36度，则为当地北极距天顶距55度。



五”，河图之数也为55。

在《易象正》中，黄道周对《乾》《坤》之策又有一套解释，他以冬夏至日白天和黑夜的阴阳比例论《乾》《坤》之策，也是取周天圆度为360度，以十二地支12等分，每分为30度，夏至这天白昼约占216度，冬至白昼则相反为144度，他说：

《乾》阳得九，四九三十六，以六乘之，《乾》六爻得二百一十六。《坤》阴得六，四六二十四，以六乘之，《坤》六爻得一百四十四。天日平行十二次，每次平行三十度。夏至之日，出寅入戌，首尾盈各三度，中更七次，二百一十六度。冬至之日，出辰入申，首尾缩各三度，近五次为百四十四。此冬夏昼日长短之大率也。^①

比较而言，后一种解释似更有意义些，清人徐文靖在其《管城硕记》卷二解释《系辞》这段话时就引用了黄道周的说法：

按《易象震·衡交图》说曰：“衡图者，《乾》《坤》平衡，为南北陆，卯酉之中，日道四十八，以著法揲之，或盈或乏。《乾》阳得九，四九三十六，以六乘之，《乾》六爻得二百一十六；《坤》阴得六，四六二十四，以六乘之，《坤》六爻得一百四十四。天日平行十二次，每次平行三十度。夏至之日出寅入戌，首尾盈各三度，中更七次，二百一十六度。冬至之日，出辰入申，首尾缩各三度，近五次，为百四十四。此冬夏昼日长短之大率也。”^②

徐文靖认为黄道周此论“其与《乾》《坤》之策数合而当期之日者深有契也”。显然，这段话出自《易象正》卷初上《六十四体卦上下分次图第三》，“上下分次图”即为“衡交图”，可是徐氏

① 《六十四体卦上下分次图第三》，《易象正》卷初上。

② 徐文靖：《管城硕记》卷二《易》二，清乾隆九年毛大鵬刻本。



把《易象正》误作《易象震》。

三 释“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

《乾》《坤》之策合为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即相当于一年的天数。日月为易，易以道阴阳，而日月正是现象界最大的阴阳，天文历法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日月的运行。因此，易学和天文历法可以说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中国传统历法为典型的阴阳合历，它既关注太阳的运行，也关注月亮的运行，并通过闰月的形式来调节日月运行之差。我们知道一个回归年的天数是365.24220，而一个朔望月的天数是29.53059^①，十二个朔望月的天数是354.36708，比一个回归年的天数少了10.87512天，这十天余就是闰余。三年后闰余又会多出一个朔望月，五年闰余天数近两个朔望月，这就是中国古历早期常用的“三岁一闰，五岁再闰，十九年七闰”的闰月规律。《系辞上》所说：“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正是对这种古历闰月规律的模拟。若以360为参照，一个回归年天数恰比360天多出5.2422天，而十二个朔望月354.36708又恰比360天少5.63292天。同样若取30为中值，一个朔望月比30少了0.46941天，一个回归年被12个月平均则每月为30.43685，比30天又多了0.43685天。不足0.46941与有余0.43685相加为0.90626，接近一天。这样，阳历的回归年和阴历的朔望月有个很理想的折中值，即一月30天，一年12月360天。此种事实很有意味，易学和中国文化中很多特殊的数都与此有关。《系辞》以《乾》之策216、《坤》之策144，《乾》《坤》合策360为通期之日，正源于这种阴阳合历一年的平均天数。邵雍《皇极经世》元会运世也以12和30反复相乘来推算，其数理模式无疑也源于此种中国古代阴阳合历的天文学。

黄道周以一回归年比360日多余部分为气盈分，一日万分，气盈值常取为52428；以十二朔望月比360日少的部分为朔虚分，朔

^① 洪韵芳主编：《天文爱好者手册》附录五《天文学常用数据》，四川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95页。



虚常取为 56797，气盈加朔虚为 109225，约为十日九分，这和古历 19 年七闰中的 19 数值有类似关联。他还试图进一步以 4369（ $643 \div 60$ ）来统一释算气盈和朔虚，他说：

古人所用十九岁为章者，以每日万分，一月三十日，吐出四千三百六十九分，以十三乘之，得五万六千七百九十七（56797），为五日六分七厘九毫七丝。一岁三百六十日尚余气分亦长四千三百六十九，以十二乘之，得五万二千四百二十八（52428），为五日二分四厘二毫八丝，合得十日九分二厘二毫五丝（10.9225）。每十九年得二百七日五分三厘七毫五丝，分为七闰微盈。酌于易差，去九为四千三百六十，则盈虚两际，又减去二百二十五（ $12 + 13$ ， 25×9 ），每岁定余十日九分（10.9）。以二厘二毫五丝为朔气升降之候，积八岁得八十七日三分七厘二毫，为三闰月微缩。盈缩之端，积于秒忽，在一日之内者可举而合也。然则是通期之历也，通期三百六十，内外盈缩，通得十日九分二厘二毫五丝。^①

应该说黄道周对这些天文历数内在规律统一性的探索精神是可取的，虽然这些具体推演在现代科学看来没有太多的合理性根据。

四 大象之数 262144——释“十有八变而成卦”

在黄道周的易学体系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常数 262144，这个数是怎样得来的呢？又有什么意义呢？原来 262144 是由 $64 \times 64 \times 64$ 得来，即 643 或 86 或 218。黄道周的这一思想也来源于《系辞上》：“十有八变而成卦”。“十有八变而成卦”这句话的本意是说三变成一爻，一卦六爻需十八变。而黄道周由此引申开来，认为“凡天地之道，始于易简，究于变赜。易简之道，自一画十八变为二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参伍错综，成文定象，

^① 《七十二卦反对体用定闰图第十一》，《易象正》卷初下。

是圣人所谓一贯者也”^①，他早在《三易洞玑》中也说：“《易》之为道，三乘六爻而十有八变，二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四”^②。

引出 262144 后，黄道周又进一步把此数和 60 年的积辰数联系起来。他在《易象正》“卷终上”说：“三成之法，于再乘每卦六十四之上，又各加六十四，则四千九十六之上，通加六十四，统得二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四，所谓六十岁历也”，即 $262144 \div 60 = 4369.066667$ ，约为一年的时辰数。一个回归年的实际天数在中国古代早期常取为 365.25，一年十二个朔望月的天数为 354.36708，这样 360 就是一个非常理想和完美的中间值。黄道周常称一年 360 天为通期之日，而称 365.25 为岁实。这样，一天十二时辰，一年取 360 天，其时辰数为 4320；一年取 365.25 天，其时辰数为 4383。而 $262144 \div 60 = 4369.066667$ ，也介于 4320 和 4383 的中间。

在黄道周易学体系里 531441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常数，黄道周把此数和 262144 放在一个体系里来相互诠释，并把这两数分别赋予“数”和“象”的意义。531441 为 $81 \times 81 \times 81$ 即 9^6 或 3^{12} ，黄道周常称此为“大数”或“数周”，而 262144 即 8^6 则常称为“大象”或“象周”。531441 除以 2 为 265720.5，减去大象 262144 为 3576.5，以 10 约之为 357.65，这和历法上的交终度“三百五十七度六十四刻七十五分”较为接近。这些数都是《易象正》和《三易洞玑》经常讨论的常数。通过这些，黄道周试图用易象数把表面上纷繁芜杂的各种历法常数给统一起来，充满了古典理想主义的浪漫气息。

五 易象数与日月交食

一年 365.25 日的时辰数为 4383，易三乘大象之数 262144 除以 60 为 4369.06667，那么 4383 减去 4369.06667 为 13.9333，黄道周又从天文历法日月交食的角度对此 13.9333 的意义作出发

① 《七十二用卦左右圖交图第十二》，《易象正》卷初上。

② 《文图经下》，《三易洞玑》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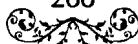


挥，他说：“凡易以六十四为一乘，再乘得四千九十六，三乘得二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四，分为六十年，每年得四千三百六十九辰六厘六毫六丝（ $262144 \div 60 = 4369.066667$ ），与天平行四千三百八十三（ $365.25 \times 12 = 4383$ ）较之，不及十三辰九分三厘三三（ $4383 - 4369.066667 = 13.9333$ ），为一岁日月交食退差之准，所谓半差一日十五刻强者也，有此退差是生交食。”^① 后来，他对此又作了进一步的系统阐述，他说：

凡易之难明者，位序之外，莫如交食。交食之始，生于象数之差分。象以八乘，数以九积，天行其间，以为交道。八乘之象，极于二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四（ 8^6 ），以六十开之（ $262144 \div 60$ ），每开岁分四千三百六十九，不及天（ $365.25 \times 12 = 4383$ ）者一十三辰九分三三（ $4383 - 4369.066667 = 13.933333$ ），为每岁退天之象。九积之数，极于五十三万一千四百四十一（ 9^6 ），以百二十开之（ $531441 \div 120$ ），每开岁分四千四百二十八，过于天者四十五辰六分七五（ $4428.675 - 4383 = 45.675$ ），为每岁进天之数。合象数两差，为五十九辰六分八毫三丝四忽（ $13.933333 + 45.675 = 59.60834$ ），以辰当日，即为日法；以朔半之，得二十九日五十刻三分四毫一丝，为合朔之道。合象数两差，积之得三千五百七十六半（ 59.60834×60 ），以辰当日，为三百五十七度六四微强，为交食之端。

故朔法二十九日五十三刻而强，交法二十七日二十一刻而强，交差二日三十一刻八十三分而强。半其交差一日十五刻九十一分而强，此半交差即每岁象虚退天十三辰九分三三之实也。月行二十七日已得三百六十三度，又历二日五十三刻得三十四度，为三百九十七度，减其半交十三度强，得三百八十四度弱。此减半交者，即易岁带闰全爻之实也。以五十三万一千四百四十一减半为月行之度，实得二十六日五千七百二十半，

① 《六十四体卦初终定序图第一》，《易象正》卷初上。



又半减之，为十三度二千八百六十半差二刻六分四秒。此即每日太阴平行十三度三十六刻八十五秒，入于迟限之实也。凡周食二十六日五刻三十分四十秒，加半交一日十五刻九十一分八十四秒，为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为交食定法。以象法二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四较之，尚盈十六刻十四分，则是犹未入于迟末之限。故象数两差，以日法除之，皆当二日月行之平度，迟疾盈缩由此而始。故象数二法，大者以经岁月，细者以为日分，要于月行尤为亲密，治易之本务也。^①

《说卦传》说“参天两地而倚数”，2的三次方为8，3的三次方为9，8的平方为64，9的平方为81，64的三次方为262144，81的三次方为531441。黄道周的很多象数推理都是源于参天（3）和两地（2）。

此外，由于 $4383 - 4320 = 63$ ， $4369.06667 - 4320 = 49.06667$ ，黄道周对此63和49也赋予一定的意义，他在《易象正》卷终上里说：“故干支积数，尽一百二十年，取其大约，为六十岁，每岁四千三百二十（ 360×12 ），六十岁通得二十五万九千二百无余（ 4320×60 ），与天相追（ $365.25 \times 12 \times 60 = 262980$ ），约缩三千七百八十（ $262980 - 259200 = 3780$ ），每岁所缩六十有三（ $3780 \div 60 = 63 = 4383 - 4320$ ）。凡一月所行缩五辰二分五厘（ $63 \div 12$ ），与日分相准，以为盈缩。又以四十有九归之爻象，故每岁天行不得爻象者十三而强，每岁爻象不得干支者四十九而弱，合之为空六十有三，卦气纳虚之所从始也。”^②

此外，在《三易洞玑》和《易象正》中还经常用易象数来讨论岁差问题，参照64卦，黄道周取 $1/64$ 为每年的岁差值，鉴于这一点在《三易洞玑·宓图下》里已有过较为详细的讨论，这里不再重复。

① 《七十二用卦左右圈交图第十二》，《易象正》卷初上。

② 《先天三乘图第三》，《易象正》卷终上。



第二节 易象数与乐律

黄道周认为易、历、律密不可分，他的乐律思想多从易象数和历法而来。黄道周的乐律思想是几经转折之后才形成自己的体系，他少年时信从明代福建人李文利以黄钟长为三寸九分的观点，二十五六岁时才发现李文利三寸九分说之误，又经过一些年的思考和探索，大概一直到四十来岁才形成自己独特的乐律学思想体系。这一点黄道周曾在《榕坛问业》卷五中回忆说：“某自束发时，常推演李书本三寸九分之说，至廿四五岁才知其误，至四十岁才知其合离之故，各自不同。”为能够较为深入地了解黄道周的乐律学思想，本文分四小部分逐步阐述，首先是了解我国古代律吕学的基本问题及其演变，其次了解一下李文利的律吕学思想，然后再看一下黄道周的乐律思想，最后介绍一下黄道周如何以“三钟”“三吕”和《易经》“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先庚三日，后庚三日”相互诠释。

一 中国律吕学基本问题及其演变

早在先秦，我国律吕学的基础已经奠定，这个基础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一、五声（宫、商、角、徵、羽）、十二律（黄钟、太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二、三分损益，上生下生；三、隔八相生；四、旋相为宫；五、黄钟长度。五声及其三分损益以数相求法以《管子》的记载为较早，其《地员篇》中说：

凡听徵，如负猪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鸣马在野；凡听宫，如牛鸣窌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



尽管对这段文献个别字句的解释还有些争议，但五声以三分损益来生成是很清楚的。《管子·地员》中的五声三分损益之数可列为下表。

宫	徵	商	羽	角
81	108	72	96	64
$3 \times 3 \times 3 \times 3$	$81 \times 4/3$	$108 \times 2/3$	$72 \times 4/3$	$96 \times 2/3$

十二律三分损益隔八相生法，以《吕氏春秋》的记载为较早，其卷五《古乐》篇中说：

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简，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适合，黄钟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钟之宫，律吕之本。

《吕氏春秋》卷六《音律》篇中又具体说：

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太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

《吕氏春秋》以黄钟长为三寸九分，后来很有争议，但它使用了三分损益法是很明确的。同时，它这里所提出的“隔八相生”之法成了我国律吕学的又一条重要规则。

“旋宫说”见于《礼记·礼运》“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



为宫也”。这些都表明至少在战国时期我国的律吕学体系已经成熟。黄钟的长度问题较为复杂，主要有九寸、三寸九分和八寸一分这三种说法。《史记·律书》中既说“黄钟长八寸十分一”，又说“凡得九寸，命曰黄钟之宫”。《淮南子·天文训》中说：“以三参物，三三如九，故黄钟之律九寸而宫音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黄钟之数立焉。”此以黄钟长为九寸，而以八十一为黄钟之数，似以九分为寸，故九九八十一分为黄钟之数。而《吕氏春秋》卷五《古乐》篇中则记黄钟长为三寸九分。传统上一般都取黄钟长度为九寸，但也有人认为黄钟长度当取三寸九分，或八寸一分。

可是即便取黄钟长为九寸，仍很难实现其内在体系的自治性，即以黄钟九寸为始，若要同时遵守三分损益、隔八相生的法则，生到最后仲吕为最后一律。按古人对“旋宫说”的说法，最后一律再继续三分损益、隔八相生，当能回到其初始之律，即回到黄钟之律。请看以下十二律生成次序及其律长：

月份	律吕	长度	三分损益 上生下生
十一月	黄钟	9	
六月	林钟	6	$9 \times 2/3$
正月	太簇	8	$6 \times 4/3$
八月	南吕	5.33	$8 \times 2/3$
三月	姑洗	7.11	$5.33 \times 4/3$
十月	应钟	4.74	$7.11 \times 2/3$
五月	蕤宾	6.32	$4.74 \times 4/3$
十二月	大吕	8.42	$6.32 \times 4/3$
七月	夷则	5.62	$8.42 \times 2/3$
二月	夹钟	7.49	$5.62 \times 4/3$
九月	无射	4.99	$7.49 \times 2/3$
四月	仲吕	6.66	$4.99 \times 4/3$
	黄钟	8.88	$6.66 \times 4/3$
		4.44	$6.66 \times 2/3$

这里就出现了两个不是很协调的问题，一、应钟生蕤宾和蕤宾生大吕连着三分益一，即连着上生，这于整体三分损益一上一下的整体格局不是很协调^①；二、仲吕为隔八相生的最后一吕，若再接着往下上生，为 8.88，回不到黄钟长度 9 寸；若仲吕再下生则为 4.44 寸，也达不到清黄钟（黄钟之半）4.5 寸，在一个纯八度内无法实现旋宫转调。这些都暴露了古典律吕学体系的内在矛盾性。此后汉代京房六十律，南北朝时期钱乐之三百六十律、何承天十二平均律，隋唐五代刘焯十二等差律、五代王朴纯正音阶律、宋代蔡元定三分损益十八律等都是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种种努力。直到明代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才使得运用十二律进行旋宫转调的理论终于在音乐实践中成为一种现实^②。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打破了古典律吕学“黄钟九寸”、“三分损益”和“隔八相生”这三大法则，他在《乐律全书》自序中说其新法“第一不宗黄钟九寸，第二不用三分损益，第三不拘隔八相生”。在《进律书奏疏》中，他又抨击道：“律吕之学乖谬久矣，盖由宗守黄钟九寸、三分损益，隔八相生三言之谬也，夫此三言实为律学之谬，然举世宗守之。”^③

二 李文利的律吕学

李文利，字乾遂，号两山，福建莆田人，明代成化庚子（1480）举人，后为思南府儒学教授，其律吕学代表作为《大乐律吕元声》六卷和《大乐律吕考注》四卷。《千顷堂书目》介绍其书说：

本之刘恕《通鉴外纪》、长孙无忌《隋志》，并《吕氏春秋》，谓黄帝命伶伦取竹制律，断两节阔三寸九分而吹之，为黄钟之宫，曰舍少，因而详加考订，正司马迁九寸之误。编未

① 若蕤宾接着下生为 4.21，再上生为 5.61，再下生为 3.74，则不成调。

② 参见王光祈《中国音乐史》第三章《律之进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朱载堉：《进律书奏疏》，载《律吕精义》，明万历二十四年刻本。



成而卒，其兄前庐江知县李元校补之。嘉靖三年（1524），其门人巡抚四川监察御史范承奎进其书于朝。王廷相、韩邦奇皆精心乐律，不以其说为然。^①

这里提到了北宋刘恕的《资治通鉴外纪》和唐朝长孙无忌参与主编的《隋书·历律志》。其实，说李文利本的三寸九分说本之于此两本书是不准确的。《资治通鉴外纪》卷一说“黄帝时”：

伶伦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阴，取竹于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简以听凤凰之鸣，而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钟之宫，生六律六吕，候气之应，以立宫、商之声，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②

《隋书·历律志》说：

传称黄帝命伶伦断竹长三寸九分而吹，以为黄钟之宫，曰含少。次制十二管，以听凤鸣，以别十二律，比雌雄之声，以分律吕，上下相生，因黄钟为始。

很显然，《资治通鉴外纪》和《隋书·历律志》基本上都是传抄《吕氏春秋》的记载。说李文利本于《资治通鉴外纪》和《隋书·历律志》是不妥的。真正对李文利的乐律思想产生影响的可能是南宋的过源，过源为陆象山的弟子，传有《浩斋语录》二卷，《四库全书总目》说：“观其论乐，以黄钟为三寸九分，是《吕氏春秋》之文。李文利不得其解，衍为异说者也。”^③ 清翰林院编修姜宸英在其《湛园札记》中说：“临川过源，字道源，陆象山弟

①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礼乐类，瞿凤起、潘景郑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4—55页。

② 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卷一，清嘉庆十六年吴郡山渊堂刻本。

③ 《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九十五，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03页。



子，尝谓黄钟极清，一阳之始，当以长孙无忌三寸九分为据。吕子断竹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在李文利前已有主此说者矣。”^①过源虽本《吕氏春秋》认为黄钟极清，其长当为三寸九分，但他并没有由此发展出自己的一套律吕学。李文利在以黄钟为三寸九分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体系的律吕学。李文利虽有所本，更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一套言之有理而且成体系的想法，有自己的创新。正因此，所以当时有不少人才信奉并追随他的观点。时人杨廉在《论元声书》中较为详细地介绍并肯定了李文利的律吕学思想，他说：

承惠寄校正两山先生李公律吕书，即其黄钟三寸九分算之，由十一月之黄钟至十二月之大吕增六分，由大吕至正月之太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夹钟增九分，由夹钟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吕增九分，由仲吕至五月之蕤宾增九分；由蕤宾至六月之林钟减六分，由林钟至七月之夷则减九分，由夷则至八月之南吕减九分，由南吕至九月之无射减九分，由无射至十月之应钟减九分，由应钟复回十一月之黄钟减九分。

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减亦皆以九分，惟黄钟之于大吕、蕤宾之于林钟其所增减比之他律不同，然实各有至理。盖大吕当五阴之盛，一阳始生则是阳虽进而尚弱；林钟当五阳之盛，一阴始生则是阳虽退而尚强固，宜其增减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长短一本阴阳升降之气，所谓律历同道，于此乃见。执事书序高文，所谓黄钟三寸九分，升阳渐益，至蕤宾而得九寸，归阳渐损，至黄钟仍得三寸九分；所谓三分损益者，以对待言；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与夫所谓喉、腭、舌、齿、唇之声，证宫、商、角、徵、羽之音，凡书之要一一拈出以示人，可谓透其关键而得三昧矣。^②

① 姜宸英：《湛园札记》卷三，清道光五年叶元埶刻本。

② 黄训辑：《皇明名臣经济录》卷二十五，明嘉靖三十年新安王云程刻本。



据此可把李文利十二律吕长短整理如下：

黄钟	3.9	+6
大吕	4.5	9
太簇	5.4	9
夹钟	6.3	9
姑洗	7.2	9
仲吕	8.1	9
蕤宾	9	-6
林钟	8.4	9
夷则	7.5	9
南吕	6.6	9
无射	5.7	9
应钟	4.8	9

这样在李文利律吕学思想体系中，黄钟最短，蕤宾最长，这和传统取黄钟长九寸、在十二律吕中最长相反。在相同的条件下，一般来说，管长越短声音越清，管长越长则声音越浊。在中国文化里，常以清者为尊，而以浊者为贱。若黄钟长为九寸，则于十二律中为最浊，这和一般以黄钟为君为尊的思想不能相合，所以历史上一直有人怀疑黄钟长度不当为九寸，倾向于取黄钟长短数。李文利三寸九分说也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形成的。李文利试图以这种模式和一年十二月阳气的盈缩相对应，律吕的长短象征着阳气的盛衰，十一月黄钟阳气最弱，故黄钟最短，五月蕤宾阳气最盛，故蕤宾最长。同时，按李文利的设计，应钟4.8寸，再缩9寸，就可以回到黄钟，从而实现旋宫。尽管李文利的律吕思想形式上很完美，当时也有不少人信服，但主流知识界对其思想是排斥的，包括朱载堉也反对李文利的律吕学，他在《律吕精义外篇》中专设一节来展开对李文利律吕学的批评。

为什么要如此详细地介绍李文利的律吕思想呢？这不仅是因为



少年黄道周也信从其思想，而且在《博物典汇》卷二“钟律”一节中也详细记述并肯定了此种律吕学思想。他反驳“九寸说”，认为“夫使黄钟减九寸，则其相生之数，至仲吕而穷，一往而不可返，非谓中也，岂足以贯十一律而归其宗者乎”^①？其肯定“三寸九分说”，认为“清而上者为贵，浊而下者为贱，数少者贵，数多者贱。故以五音言之，宫声清，黄钟为正宫，其数极少，故为君。臣数多于君，故商为臣，其声次清。民数多于臣，故角为民，其声清浊相半。事多于民，故徵为事，其声次浊。物多于事，故羽为物，其声极浊。以十二律言之，黄钟极清，太簇以下，以渐而浊，至林钟而极。极而以渐而清，复转为黄钟焉，惟九寸之说行，遂以羽声为清，宫声为浊，于是清浊混淆，度数紊而君臣民物皆不安其位矣”^②。奇怪的是，黄道周在此没有注明此为李文利之思想，更奇怪的是黄道周在二十五六岁之后就开始否定李文利的此种乐律思想，为什么这里还如此肯定这一思想呢？那么《博物典汇》的这段材料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写下的呢？这确实是一段疑案。

三 黄道周的律吕学思想

黄道周二十五岁时否定了李文利的律吕学思想，他开始对律吕学进行独立思考，一直到四十来岁著《三易洞玑》时，才形成自己独特的律吕学思想，这期间经历了十多年的探索。形式上看，黄道周的律吕思想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信从李文利否定传统律吕学，到否定李文利的律吕学，最后把三寸九分和八寸一分这两种说法统一起来，形成其独特的律吕思想。在第二章介绍《三易洞玑·宓图中》（《宓图经纬》简称《宓图》）部分我们曾对黄道周的律吕思想作简单介绍，其特色是模拟一年十二月二十四节气，把十二律吕又各分上下宫，每律上下宫长度之和皆为1尺2寸，上宫为阴，下宫为阳，上宫相当于节气，下宫相当于中气。其十二律吕长度列表如下：

① 《博物典汇》卷二。

② 同上。



黄钟	上宫	3.9	大雪
	下宫	8.1	冬至
大吕	上宫	4.4146	小寒
	下宫	7.5854	大寒
太簇	上宫	4.8	立春
	下宫	7.2	雨水
夹钟	上宫	6.7425	惊蛰
	下宫	5.2575	春分
姑洗	上宫	5.6	清明
	下宫	6.4	谷雨
仲吕 ^①	上宫	5.994	立夏
	下宫	6.006	小满
蕤宾	上宫	6.312	芒种
	下宫	5.688	夏至
林钟	上宫	6.6	小暑
	下宫	5.4	大暑
夷则	上宫	5.0569	立秋
	下宫	6.9439	处暑
南吕	上宫	7.2	白露
	下宫	4.8	秋分
无射	上宫	4.495	寒露
	下宫	7.505	霜降
应钟	上宫	7.733	立冬
	下宫	4.267	小雪

黄道周以十二律吕分上下宫，每上下宫合 120 分，十二律吕共 1440 分，三之为 4320 分，4320 为 360 日的时辰数。黄道周试图以此来把律学和天文学融合起来。但是从律吕学的角度来看，似乎看不出此种思想有多大意义。黄道周也以古典隔八相生法来演绎其律吕学，首先从子黄钟下宫八寸一分，三分损一，为未林钟下

① 这里仲吕上下宫平均都很接近 6，恰为 12 的平分，所以仲吕有吕中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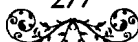
宫五寸四分，以下依次隔八相生可列表如下：

子	黄钟下宫	8.1	2/3	下生
未	林钟下宫	5.4	4/3	上生
寅	太簇下宫	7.2	2/3	下生
酉	南吕下宫	4.8	4/3	上生
辰	姑洗下宫	6.4	2/3	下生
亥	应钟下宫	4.266	4/3	上生
午	蕤宾下宫	5.688	4/3	上生
丑	大吕下宫	7.588	2/3	下生
申	夷则上宫	5.057	4/3	上生
卯	夹钟上宫	6.742	2/3	下生
戌	无射上宫	4.495	4/3	上生
巳	仲吕上宫	5.993		

这里也存在应钟到蕤宾、蕤宾到大吕连续上生的问题，而且仲吕 5.9933 无论是上生还是下生，都不能完全回到黄钟下宫或黄钟上宫。此外，黄道周还对十二律吕长度增减的规律加以探讨，其具体情况如下：

表一

子	黄钟下宫	8.1		
丑	大吕下宫	7.5854	0.5146	自是阳律递增，缩三为阳，缩四为阴
寅	太簇下宫	7.2	0.3854	
卯	夹钟上宫	6.7425	0.4575	
辰	姑洗下宫	6.4	0.3425	
巳	仲吕上宫	5.9933	0.4.66	
午	蕤宾下宫	5.688	0.3043	以下缩三为阳，缩二为阴
未	林钟下宫	5.4	0.2888	
申	夷则上宫	5.0569	0.3431	
酉	南吕下宫	4.8	0.2569	
戌	无射上宫	4.495	0.3005	
亥	应钟下宫	4.267	0.2299	-0.3666 = 3.9 黄钟上宫



表二

子	黄钟下宫	8.1		
亥	应钟上宫	7.7333	0.3666	
戌	无射下宫	7.505	0.2273	自是阴律递减，缩三为阴，缩二为阳
酉	南吕上宫	7.2	0.3050	
申	夷则下宫	6.9439	0.2549	
未	林钟上宫	6.6	0.3431	
午	蕤宾上宫	6.312	0.2999	
巳	仲吕下宫	6.0002	0.3118	以下缩四为阳，缩三为阴
辰	姑洗上宫	5.6	0.4067	
卯	夹钟下宫	5.2575	0.3425	
寅	太簇上宫	4.8	0.4575	
丑	大吕上宫	4.4146	0.3854	$-0.5146 = 3.9$ 黄钟上宫

尽管如此，也很难看出黄道周律吕学思想的优越性到底何在。而且，黄道周以120为律吕之全数的思想，朱载堉也曾作过表述，他说：“盖黄帝之尺以黄钟之长为八十一分者，法洛书阳数也。黄帝时洛出书，见沈约《符瑞志》，犹禹时洛书也。洛书数九，自乘得八十一，是为阳数。盖十二者天地之大数也，百二十者律吕之全数也，除去三十九则八十一耳，故《吕氏春秋》曰断两节间三寸九分，后学未达，遂指三寸九分为黄钟之长者误矣，八寸一分，三寸九分，合而为十二寸，即律吕之全数，全数之内断去三寸九分，余为八寸一分，即黄钟之长也。”^①

但是在黄道周及其弟子看来，前人的律学思想是不足道的，黄道周说：

如黄钟全律百二十，余一分七厘有强，因而裁之，八十有一为黄钟之上宫，其下宫三十有九，余分不尽，以起下生。而淮南子、吕不韦俱称黄钟三寸九分，此是讹黄钟之下宫以为上

^① 《律吕精义》卷一，“不宗黄钟九寸第二”。



官。我朝李文利、郑世子之流又祖其说，以三寸九分起黄钟，则黄钟之声宜极短而清，毋复牛鸣窈中者矣。管子亦称黄钟有大酒之音，此皆于变官上说黄钟，非就黄钟本位起实数也。^①

门人洪思评价其师黄道周的律学思想说：

子之律盖取之历与《易》也。吾观子之推律也，尺有二寸，分之以为二官，上官以为阴，下官以为阳，始于黄钟之阳八十有一，终于黄钟之阴三十有九。呜呼！有律以来，秦人或以黄钟之阴为黄钟，汉人或以黄钟之阳为黄钟，故本朝李文利及郑世子诸家，皆因《吕氏》、《淮南子》以三寸九分为黄钟矣。至于子，始以为不然而正之。^②

门人朱康流说：

蔡元定以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为全律，初无一百二十分之说。今云律有上下官，上官八十一，则下三十九，足以破《淮南》、《吕览》及李文利之缪。^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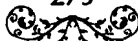
门人唐伯玉说：

此道《洞玑》讲之甚明，无人体会。律起一尺二寸，截其阴阳，以为上下二官。故有夷则之上官，黄钟之下官，分统十二，故有百四十四律。自京房至郑世子，无人觑破，徒谓淮南吕韦，横起疑端耳。周公制律，以尺取晷，冬至日晷一尺五寸六分，夏至日晷一尺五寸，合此十二以为律本。益上则损下，益下则损上。律有阴管，吕有阳笛，分百二十，进退其

① 《乐律论衡》，《黄漳浦集》卷三十。

② 《洪谱》25岁。

③ 《静海易谭》，《黄漳浦集》卷二十九。



间，三万九千丝、八千一百厘，是一是两，是五是十。夫子谈之廿年，无人肯信，枉令诸儒聚讼经年也。^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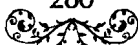
由于本人不是律学专家，对黄道周的律吕学思想到底该如何评价，只好付诸阙如，只能作以上简单勾勒。

四 论三钟、三吕

十二律吕中，有黄钟、林钟、夹钟、应钟四“钟”，有大吕、仲吕、南吕三“吕”。黄道周常取三钟（应钟、夹钟、林钟）、三吕（南吕、大吕、仲吕）来解释《易经》卦爻辞中的“三甲三日，后甲三日”和“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为《蛊》卦辞，“先庚三日，后庚三日”为《巽》九五爻辞。黄道周在《易象正》中释《蛊》卦辞“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说：“〈震〉取于甲，〈兑〉取于庚，各四十五日，先后两际，各七日有半。以〈震〉命之，甲子至庚午，余日之半，皆系于〈艮〉。丙辰至癸亥，余日之半，皆系于〈巽〉。〈艮〉〈巽〉为《蛊》，故合《蛊》而命之曰先甲后甲，是皆青帝之令也。”其释《巽》九五“先庚三日，后庚三日”说：

然则《蛊》言六甲，而《巽》之《蛊》言六庚，何也？六甲仁也，物将坏而干之以仁，犹厦将颠而干之以木，取材于木，至六甲而尽矣。木已坏而治之以金，六庚义也，救仁用义，仁之于巽同干，义之于巽不同干也。治其已坏，以成其不坏者，取材于金，至六庚而尽矣。故六甲之有孝子，先天之事，仁人任之；六庚之有忠臣，后天之事，义士任之。仁人所任，至于中田号泣而已矣。义士所任，盖破斧缺斨，剖肝沥血，而犹未已也。故钟者六甲之所取衷也，吕者六庚之所由举也。三钟之无六甲，三吕之无六庚，是仁人孝子所号吁于天地也。主甲者宾己，主庚者宾乙，宾主合而君臣、父子、夫妇、

^① 《榕坛问业》卷十八。



兄弟各有所措，故阴阳宾主，交相为取，钟吕之取于乙己，犹其取于丁癸也。然则《易》言庚甲，不言丁癸，何也？曰：以其义则亦兼取之矣。然则钟吕之合言六间，不言六正，何也？曰：六甲六庚则皆正也，黄钟之为主，蕤宾之为宾，主钟者宾义，主吕者宾仁，主仁者取于智，主义者取于礼。三钟之取于三主，犹三吕之取于三宾也。故六甲六庚，全《易》之大义也。水火动而继之以木，木动而嗣之以金，六府之要归也。故观于甲之治《蛊》，庚之治《巽》，而爻象互取之义，亦灿然备矣。

这里就初步把律吕中的三钟、三吕和《易经》卦爻辞中的“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及“先庚三日，后庚三日”联系起来。

黄道周在《乐律论衡》中又说：

亥为应钟，卯为夹钟，未为林钟，此三钟者，三甲所治，《易》之“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谓是物也。巳为南吕，丑为大吕，酉为仲吕，此三吕者，为三庚所治，《易》之“先庚三日，后庚三日”，谓是物也。

可是，三钟和先甲后甲、三吕与先庚后庚具体怎样联系起来，似乎并不是很明了。

关于黄道周的乐律思想，他在《月令明义》中也有一段集中表述：

黄钟者，律之始也，其律九寸，其数八十一。凡律皆十有二寸，黄钟之阳八十一，其阴三十有九，积一百二十，以九分之，为十有三寸三分，天地之方圆、日月之弧矢、薄食之交限皆十有三寸三分，实测表晷，以为阴阳之端始也。应钟三寸七分三厘三毫，合于黄钟则十有三寸七分三厘三毫，而万物交终，故谓之应钟。应钟与黄钟交于子、亥之间，而水木始生，为数一百二十三六分而盈。蕤宾、仲吕交于午、巳之间而金火



始革，为数一百一十六八分而铢。盈铢出于律而进退应于度，律以命日，度以命星，此两者五行所分应，二仪所合德也。圣人观于二五之德，参两之数，制为三钟、三吕，以汇金木，又为黄钟、蕤宾以衷水火，而阴阳、刚柔、人鬼之情状备悉于此矣。黄钟之实凡十有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因而三之，五十三万一千四百四十一，归而两之，二十六万五千七百二十半，举其差积而古今历数、万物盈缩，可得而言也。古之圣人执中而治，不探颐论，不贵渺说，要而归之黄钟，曰是元阳始萌，在黄泉之中，敬以治之，和以养之，静以居之，诚以行之，仁以宣之，为是五者而成，黄钟通于十有二月，损益制度，阴阳不忒，若此而已矣。^①

第三节 易象数与《诗经》、《春秋》

在黄道周的象数易学体系里，一个很突出的特色是他以易象数来论《春秋》和《诗经》，从象数的角度把《易经》、《诗经》和《春秋》统一起来，认为这三经是贯通的，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黄道周说：“君子以九德治其身，以六十四事治天下，为《春秋》以本礼，为《诗》以本乐。《易》者礼乐之精神，《诗》《春秋》之魂灵也。”^②

一 易象数与《诗经》

《诗经》305篇，加亡诗6篇，共311篇。黄道周在这些数字上大做文章，认为孔子所删定的《诗经》篇数也是别有深意的。首先，他从历法岁差的角度来论311，从前面章节的叙述中，我们了解到黄道周取平均岁差为64年冬至点退行一度，那么每年冬至点当退行 $1/64$ ，即0.015625，倍之， $0.015625 \times 2 = 0.03125$ ，再

① 《月令明义》卷四。

② 《春秋元命图》，《易象正》卷终下。



减去 0.00015，为 0.0311，这样就在数字上出现了《诗经》篇数 311。所以黄道周说：“天行两岁而《诗》退一部”^①。一年 365.25 日，一日 12 时辰，那么一年共 4383 时辰。311 乘 14 为 4354，与 4383 差 29，所以他又说“《诗》积十四部而天行一岁，天行一岁而《诗》差二十九分”^②。

黄道周《易象正》“卷终下”有《诗斗差图》、《诗斗差退限图》、《诗元命图》、《七十二限诗用卦》四图来具体展开其对《诗经》的易象数学研究，下面对前三图作简要介绍。

先看《诗斗差图》，原图用斗差 1 度 64 年和《诗经》64 篇相对应。为方便起见，现把原文圆图转化为下表：

1	156	东山	2	312	关雎
3	156	破斧	4	312	葛覃
5	156	伐柯	6	312	卷耳
7	156	九罭	8	312	樛木
9	156	狼跋	10	312	蟋蟀
11	156	鹿鸣	12	312	桃夭
13	156	四牡	14	312	兔置
15	156	皇皇者华	16	312	采芣苢
17	156	常棣	18	312	汉广
19	156	伐木	20	312	汝坟
21	156	天保	22	312	麟之趾
23	156	采芣苢	24	312	鹊巢
25	156	出车	26	312	采芣苢
27	156	杕杜	28	312	草虫
29	156	南陔★	30	312	采芣苢
31	156	白华★	32	312	甘棠
33	156	华黍★	34	312	行露

① 《大象本河图》，《易象正》卷终下。

② 同上。



续表

35	156	鱼丽	36	312	羔羊
37	156	由庚★	38	312	殷其雷
39	156	南有嘉鱼	40	312	標有梅
41	156	崇丘★	42	312	小星
43	156	南山有台	44	312	江有汜
45	156	由仪★	46	312	野有死麋
47	156	落露	48	312	何彼襮
49	156	彤弓	50	312	驹虞
51	156	菁菁者莪	52	312	柏舟
53	156	六月	54	312	绿衣
55	156	采芑	56	312	燕燕
57	156	车攻	58	312	日月
59	156	吉日	60	312	终风
61	156	鸿雁	62	312	击鼓
63	156	庭燎	64	312	瓠有苦叶

斗差 64 年差 1 度，每年差约取为 156 分，两年则差 312 分，约合《诗经》篇数。上表第 1 年差 156 分，起自《诗经·豳风·东山》篇，第 2 年 312 分对应于《诗经·周南·关雎》，《关雎》为《诗经》第 1 篇，《东山》为《诗经》第 156 篇。以下依次排布，前后斗差相距 156 分，所配《诗经》篇目之数也相距 156。表中★为《诗经》中六篇有目无篇的亡诗。

《诗斗差退限图》以《诗经》311 篇来量度冬至点退行 31 度所需 1984 年。从公元前 704 年至公元 1281 年距 1984 年，1984 除以 64 为 31，则冬至点退行 31 度^①。一部《诗经》篇数为 311，14 部《诗经》为 4354 篇，4354 较一年 4383 时辰差 29，积 64 年差 1856 (64×29)，311 的六倍为 1866，比 1856 又多 10。因此，黄道周在《诗斗差退限图》中，每 64 年冬至点退行 1 度，在《诗经》篇数上就退行 10 篇，斗差 31 度则退行一部《诗经》311 篇。下面把《诗斗差退限图》原图整理成下表：

① 公元前 704 年冬至点在牛宿 6 度，公元 1281 年冬至点在箕宿 9 度，相距 31 度。



至元辛巳 1281	日在箕九	退股武至殷 10 篇	1
嘉定丁丑 1217	日在箕十	退费至闵予（闵予小子之十）	2
绍兴①癸酉 1153	日在斗初	退武至臣工（辰工之十）	3
元祐己巳 1089	日在斗二	退思文至清廟（清庙之十）以上颂	4
天圣乙丑 1025	日在斗三	退召闵至抑（荡之十）	5
建隆辛酉 961	日在斗四	退荡至行苇（生民之十）	6
乾宁丁巳 897	日在斗五	退生民至大明（文王之十）以上大雅	7
太和癸丑 833	日在斗六	退文王至采绿 10	8
大历己酉 769	日在斗七	退都人士至鸳鸯 10	9
神龙乙巳 705	日在斗八	退桑扈至无将大车 10	10
贞观辛丑 641	日在斗九	退北山至小宛 10	11
大建丁酉 577	日在斗十	退小旻至白驹 10	12
天监癸巳 513	日在斗十一	退祈父至菁菁者莪 10	13
元嘉己丑 449	日在斗十二	退彤弓至华黍 10	14
太元乙酉 385	日在斗十三	退白华至鹿鸣（多一篇）11 以上小雅	15
太兴辛巳 321	日在斗十四	退狼跋至候人 10	16
甘露丁丑 257	日在斗十五	退蟋蟀至墓门 10	17
初平癸酉 193	日在斗十六	退东门之杨至黄鸟 10	18
永建己巳 129	日在斗十七	退终南至鸛羽 10	19
永平乙丑 65	日在斗十八	退羔羊至十亩之间 10	20
元始辛酉 1	日在斗十九	退陟岵至南山 10	21
元康丁巳 前 64	日在斗二十	退东方未明至子衿 10	22
元朔癸丑 前 128	日在斗二十一	退风雨至遵大路 10	23
汉惠②己酉 前 192	日在斗二十二	退羔裘至葛藟 10	24
周赧王乙巳 前 256	日在斗二十三	退兔爰至河广 10	25
显王辛丑 前 320	日在牛一	退芄兰至蟋蟀 10	26
安王丁酉 前 384	日在牛二	退定之方中至北风 10	27
贞定王癸巳 前 448	日在牛三	退北门至击鼓 10	28
敬王己丑 前 512	日在牛四	退终风至小星 10	29
简王乙酉 前 576	日在牛五	退摽有梅至麟趾 10	30
襄王辛巳 前 640 恒王丁丑 前 704	日在牛六	退汝坟至关雎 10 以上十五国风	31

① 原图作“建炎”，当误，1153 年癸酉为绍兴二十三年。

② 原图作“汉高”，当误，前 192 年己酉为汉惠帝三年。



《诗元命图》以先天六十四卦来和《诗经》相配，具体又分两栏，一为“追《易》一限十三部缩五十三”，这里的“《易》一限”为4096即 64×64 ，《诗经》十三部为 $311 \times 13 = 4043$ ，那么《诗经》十三部就比“《易》一限”少53，这就是“追《易》一限十三部缩五十三”，具体配卦就以一卦配《诗经》53篇，64卦配3392篇，为十部《诗经》余282篇。另一栏为“追天一限十四部缩二十九”，一年365.25天为4383时辰，14部《诗经》篇数为 $311311 \times 14 = 4354$ ，比一年时辰数少29，比易数4369^①少15，在具体配卦上以一卦值《诗经》15篇，60^②卦值900篇，为两部《诗经》篇数622而余278篇。下面把《易象正》卷终下《诗元命图》整理为下表：

诗元命图			
追易一限十三部缩五十三		追天一限十四部缩二十九	
	十三，追易积象 ^③	十四，追天积辰，只用退十五，仍虚十三强 ^④	
复	周南关雎部至墉风干旄	周南关雎部至采芣	震
颐	墉风载驰部至齐风猗嗟	甘裳部至邶风终风	
屯	魏风葛屨部至幽风九罭	击鼓部至墉风柏舟	
益	幽风狼跋部至无将大车	墙有茨部至卫风芄兰	
震	小雅小明部至大雅崧高	河广部至郑风缁衣	
噬嗑	大雅蒸民部至周南兔置	将仲子部至风雨	
随	周南采芣部至卫风芄兰	子衿部至齐风载驱	
无妄	卫风河广部至○○硕鼠	猗嗟部○○○至唐羔羊	
明夷	唐风蟋蟀部至小雅天保	唐风鸛羽部至秦风权舆	离
贲	小雅采芣部至瞻彼洛矣	陈风宛丘部至曹风蟋蟀	
既济	裳裳者华部至周颂清庙	候人部至小雅伐木	

① $64 \times 64 \times 64 \div 60 = 4369$ 。

② 另外四卦为纳虚积辰。

③ $4096 - 311 \times 13 = 53$ 。

④ $4383 - 311 \times 14 = 29$ 。

续表

诗元命图			
追易一限十三部缩五十三		追天一限十四部缩二十九	
	十三，追易积象①	十四，追天积辰，只用退十五，仍虚十三强②	
家人	周颂维天部至召南草虫	小雅天保部至湛露	
丰	召南采芣部至王风	彤弓部至斯干	
离	王扬之水部至唐风羔羊	无羊部至四月	
革	唐风鸛羽部至○○鱼丽	北山部至营蝇○○	
同人	小雅○庚部○○至蓂华	○○虚七辰通积一岁	
临	小雅桑扈部至维天之命	小雅宾筵部至何草不黄	兑
损	周颂维清部至召南采芣	大雅文王部至假乐	
节	召南甘棠部至王扬之水	笃公刘部至瞻卬	
中孚	王风中谷部至唐鸛羽	召旻部至周颂丰年	
归妹	唐风无衣部至小雅由庚	桓部至周南卷耳	
睽	南有嘉鱼部至鱼藻	樛木部至羔羊	
兑	小雅采芣部至周颂执竞	召殷其雷至邶风雄雉	
履	○○思文部至○殷其雷	匏有苦叶部至○○○○	
泰	召南摽梅部至王风采芣	墉风鸛羽部至有狐	乾
大畜	王风大车部至唐风采芣	卫风木瓜部至大叔于田	
需	秦风车邻部至小雅由仪	郑风清人部至出其东门	
小畜	小雅蓼萧部至都人士	野有蔓草部至魏汾沮洳	
大壮	小雅采芣部至周颂振鹭	魏园有桃部至唐有杖之杜	
大有	周颂丰年部至邶风柏舟	葛生部至陈衡门	
夬	邶风绿衣部至郑风清人	东门之池部至曹风下泉	
乾	郑○羔裘部至○○兼葭	○○○○通积一岁	
姤	泰风终南部至小雅菁莪	豳风七月部至小雅出车	巽
大过	小雅六月部至绵蛮	杖杜部至六月	
鼎	小雅匏叶部至周颂载见	采芣部至正月	
恒	周颂有客部至邶风击鼓	十月之交部至小明	

① $4096 - 311 \times 13 = 53$ 。② $4383 - 311 \times 14 = 29$ 。

诗元命图			
追易一限十三部缩五十三		追天一限十四部缩二十九	
	十三, 追易积象①	十四, 追天积辰, 只用退十五, 仍虚十三强②	
巽	邶风凯风至山有扶苏	鼓钟部至采菽	
井	郑风箜兮部至陈东门枌	角弓部至大雅绵	
蛊	陈衡门○部至小雅鹤鸣	械朴部至卷阿	
升	小雅祈父部至何草不黄	民劳部○○至维天之命	
讼	大雅文王部至周颂访落	周颂维清部至豳	坎
困	周颂敬之部至匏有苦叶	载见部至鲁颂駉	
未济	邶○谷风部至郑风褰裳	有駉部至周南兔置	
解	郑风○丰部至东门之杨	采芣部至江有汜	
涣	陈墓门○部至小雅黄鸟	野有死麕部至邶风旄丘	
坎	我行其野部至大雅思齐	简兮部○○至墉风相鼠	
蒙	大雅皇矣部至周颂酌○	干旄部○○至君子扬扬	
师	周颂桓○部至邶○北风	○○○○通积一岁	
遁	邶风静女部至野有蔓草	王风扬水部至女曰鸡鸣	艮
咸	郑风溱洧部至小雅伐木	有女同车部至齐风还	
旅	小雅天保部至大田	着部至魏伐檀	
小过	瞻彼洛矣部至召旻	硕○部至秦风驺虞	
渐	周颂清庙部至召南采芣	小戎部至防有鹄巢	
蹇	周南草虫部至君子于役	陈风月出部至豳风破斧	
艮	王风扬扬部至唐风杕杜	伐柯部至华黍	
谦	○○羔羊部至○○华黍	○○鱼丽部至小雅鸿雁	
否	小雅鱼丽部至营蝇○○	庭燎部至小宛	坤
萃	小雅宾筵部至周颂我将	小弁部至甫田	
晋	周颂时迈部至摽有梅○	大田部至采芣	
豫	召南小屋部至王风大车	黍苗部至皇矣	

① $4096 - 311 \times 13 = 53$ 。② $4383 - 311 \times 14 = 29$ 。

续表

诗元命图			
追易一限十三部缩五十三		追天一限十四部缩二十九	
	十三，追易积象①	十四，追天积辰，只用退十五，仍虚十三强②	
观	王风丘中部至秦风车邻	大雅灵台部至抑	
比	秦风驺铁部至小雅蓼萧	桑柔部至昊天有成命	
剥	小雅湛露部至大雅绵○	我将部至闵予长发	
坤	大雅棫朴部至周颂般○	○○○○通积一岁	

注：○为原内容所有，不作修改。

此外，黄道周还以河洛及大衍之数论《诗经》篇数 311 和 305。洛书之数 45，乘 7 为 315，315 去地十为《诗经》篇数 305；45 乘 8 为 360，360 去蓍策 49 为 311，去河图之数 55 为 305。大衍之数 50 乘 6 为 300，加河图之数 55 为 355，约为 1 年 12 朔望月的日数；50 乘 7 为 350，350 去洛书之数 45 为 305。还说“岁朔三百五十四（305 为体，49 为用），通期三百六十（311 为体，49 为用）”③。

二 易象数与《春秋》

《春秋》记述了公元前 722 年至前 481 年 242 年的历史，黄道周也在数字 242 上大做文章。他首先在 242 上再加 1，即取 243，243 为 81 的 3 倍。 $243 \times 18 = 4374$ ，4374 比一年 365.25 日的时辰数 4383 少 9 个时辰，9 年少 81 时辰，27 年则少 243 时辰，又为一部《春秋》之年数。486 年则退 18 部《春秋》之年数，又和一年时辰数接近。因此，黄道周就以 486 为春秋之元，他说：“凡《春秋》十八部，而追天之岁，不及九辰。凡九岁不及八十一辰，二十七岁而退一部，四百八十六岁退十八部，而又与天会。故《春

① $4096 - 311 \times 13 = 53$ 。

② $4383 - 311 \times 14 = 29$ 。

③ 《图书通限第六》，《易象正》卷终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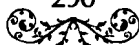


秋》以四百八十六岁为元，六其八十一之数也。”^① 黄道周在《易象正》“卷终下”《春秋元差图》、《春秋积元退限图》、《春秋元命图》、《七十二限春秋体卦图》四图来说明其《易》《春秋》思想，本节也主要借助前三图来略述其《易》《春秋》的思想。

《易象正》卷终下的《春秋元差图》主要也就是说明 18 部《春秋》年数 4374 比一年少 9 个时辰，27 年退差一部《春秋》243 年数、一元 486 年退差 18 部《春秋》4376 年数。现据原文原图把《春秋元差图》整理成下表：

9 年	辛丑前 560，取郛城防	1		252 年	壬辰前 569，如晋	28	
18 年	庚辰前 641，邾人用郕子	2		261 年	辛未前 650，晋杀里克	29	
27 年	己未前 722，天王归赧	3	1	270 年	癸丑前 488，执邾子	30	10
36 年	庚子前 561，救台入郛	4		279 年	辛卯前 570，鸡泽	31	
45 年	己卯前 642，狄救齐	5		288 年	庚子前 651，葵丘	32	
54 年	戊午前 723，	6	2	297 年	壬子前 489，会吴于柤	33	11
63 年	己亥前 562，作三军	7		306 年	庚寅前 571，城郑虎牢	34	
72 年	戊寅前 643，灭项	8		315 年	己巳前 652，弔致夫人	35	
81 年	庚申前 481，获麟	9	3	324 年	辛亥前 490，城毗	36	12
90 年	戊戌前 563，成郑虎牢	10		333 年	己丑前 572，伐郑次鄆	37	
99 年	丁丑前 644，五石六鹢	11		342 年	戊辰前 653，盟于宁母	38	
108 年	己未前 482，于越入吴	12	4	351 年	庚戌前 491，亳社灾	39	13
117 年	丁酉前 564，同盟于戏	13		360 年	戊子前 573，筑鹿囿	40	
126 年	丙子前 645，牡丘	14		369 年	丁卯前 654，救许	41	
135 年	戊午前 483，橐皋	15	5	378 年	己酉前 492，桓、僖宫灾	42	14
144 年	丙申前 565，邢丘	16		387 年	丁亥前 574，晋杀三郤	43	
153 年	乙亥前 646，缘陵	17		396 年	丙寅前 655，首止	44	
162 年	丁巳前 484，齐败于艾陵	18	6	405 年	戊申前 493，晋纳黼黻	45	15
171 年	乙未前 566，三卜郊	19		414 年	丙戌前 575，楚败郢陵	46	
180 年	甲戌前 647，咸	20		423 年	乙丑前 656，盟于召陵	47	

① 《春秋元差图》，《易象正》卷终下。



续表

189 年	丙辰前 485, 吴救陈	21	7	432 年	丁未前 494, 饑鼠食郊牛	48	16
198 年	甲午前 567, 莒灭郕	22		441 年	乙酉前 576, 会吴于钟离	49	
207 年	癸酉前 648, (楚人灭) 黄	23		450 年	甲子前 657, 阳谷	50	
216 年	乙卯前 486, 宋取雍丘	24	8	459 年	丙午前 495, 饑鼠食郊牛	51	17
225 年	癸巳前 568, 会吴善道	25		468 年	甲申前 577, 侨如如齐逆女	52	
234 年	壬申前 649, 阳谷	26		477 年	癸亥前 658, 盟于贯?	53	
243 年	甲寅前 487, 宋执曹伯	27	9	486 年	己巳前 496, 吴败携李	54	18

《春秋》一元为 486 年, 黄道周取 485 年为一个历史循环小周期, 列出 12 元从公元前 6057 年至公元前 722 年共 5820 年的历史大周期, 这就是《春秋积元退限图》, 现把原文原图整理成下表:

1	甲子元	485	公元前 6057	
2	己巳元	485	公元前 5572	
3	甲戌元	485	公元前 5087	
4	己卯元	485	公元前 4602	
5	甲申元	485	公元前 4117	
6	己丑元	485	公元前 3632	
7	甲午元	485	公元前 3147	
8	己亥元	485	公元前 2662	
9	甲辰元	485	公元前 2177	
10	己酉元	485	公元前 1692	4850
11	甲寅元	485	公元前 1207	
以上 11 元 5335 岁, 上逮羲农, 下逮周平王 49 年, 即春秋己未元				
12	己未元	485 年	公元前 722	5820

黄道周还接着顺推了第二个 12 元大周期中的甲子元、己巳元、甲戌元、己卯元, 他说: “秦始皇甲子 (前 237), 至平帝丙寅立孺子婴之岁 (6), 为春秋交中。新室丁卯 (7) 至魏嘉平元年己巳 (249), 司马懿杀曹爽、何晏之岁, 为春秋交终。自嘉平己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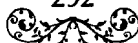


(249) 至齐永明癸酉 (493), 齐主赜殂, 立太孙昭业之年, 为春秋交中。明年甲戌 (494) 萧鸾弑昭业, 立昭文, 寻遂自立, 至开元癸酉 (733), 为春秋交终。开元甲戌 (734) 至太平兴国元年丙子 (976), 为春秋交中, 至嘉定十一年戊寅 (1218) 蒙古破燕之三岁, 为春秋交终。明年为己卯元 (1219)。凡入元之先后, 不关帝王之盛衰, 而《诗》与《春秋》, 每相禅代, 中交、交终之际, 不能无故, 虽玉步不改, 而钟磬殊音。”^①

《春秋元命图》以先天六十四卦和《春秋》积年相配, 具体也分为两栏, 一栏为“追易用十七积退十八”, 意思是说 17 部《春秋》积年 17×242 为 4114 年, 去易数 4096 为 18 年, 然后就以一卦逆着历史顺序配《春秋》18 年。另一栏为“追天用十八积进十三”, 18 部《春秋》积年为 $18 \times 242 = 4356$ 年, 比易数 4369 少 13, 然后以一卦顺着历史顺序配《春秋》13 年。现把《春秋元命图》整理成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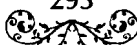
春秋元命图		
	追易用十七积退十八	追天用十八积进十三
复	隐公己未十七部, 退十八, 定公癸卯	隐公己未十八部, 进十三, 桓公辛未
颐	定癸卯部, 至昭甲申, 鸛鹄来	桓壬申部, 至桓甲申, 家父求车
屯	昭乙酉部, 至昭丙寅, 章华	桓乙酉部, 至庄丁酉, 长勺
益	昭丁卯部, 至襄戊申, 澶渊	庄戊戌部, 至庄庚戌, 观社
震	襄己酉部, 至襄庚寅, 城郑虎牢	庄辛亥部, 至僖癸亥夏, 阳贯
噬嗑	襄辛卯部, 至成壬申, 鞏袁姜	僖甲子部, 至僖丙子, 杜丘匡
随	成癸酉部, 至宣甲寅, 晋赵盾	僖丁丑部, 至僖己丑, 天王狩河阳
无妄	宣乙卯部, 至文丙申, 秦败彭衙	僖庚寅部, 至文壬寅, 暴
明夷	文丁酉部, 至僖戊寅, 楚灭项	文癸卯部, 至宣乙卯, 犹三望
贲	僖己卯部, 至闵庚申, 齐救邢	宣丙辰部, 至宣己巳, 断道
既济	闵辛酉部, 至庄壬寅, 又鄆	宣庚午部, 至成壬午, 琐泽
家人	庄癸卯部, 至桓甲申, 求车	成癸未部, 至襄乙未, 三卜郊

① 《春秋积元退限图》,《易象正》卷终下。



续表

春秋元命图		
	追易用十七积退十八	追天用十八积进十三
丰	恒乙酉部，至隐丙寅，瓦屋浮来	襄丙申部，至襄戊申，澶渊
离	隐丁卯部，至哀庚戌，亳社灾	襄己酉部，至昭辛酉，至河乃复
革	哀辛亥部，至定壬辰，晋执宋仲几	昭壬戌部，至昭甲戌，蔡逐朝吴
同人	定癸巳部，至昭甲戌	昭乙亥部，至昭丁亥，次于乾侯
临	昭乙亥部，至襄丙辰，无冰	昭戊子部，至定庚子，得宝玉大弓
损	襄丁巳部，至襄戊戌，戌郑虎牢	定辛丑部，至哀癸丑，执邾子
节	襄己亥部，至成庚辰，五卜郊	哀甲寅部，至隐甲子，郑来输平
中孚	成辛巳部，至宣壬戌，陈夏征舒	隐乙丑部，至桓丁丑，两烝
归妹	宣癸亥部，至文甲辰，楚蔡厥貉	桓戊寅部，至庄庚寅，纪鄩
睽	文乙巳部，至僖丙戌，卫灭邢	庄辛卯部，至庄癸卯，同盟于幽
兑	僖丁亥部，至僖戊辰，宁母	庄甲辰部，至庄丙辰，蜚
履	僖己巳部，至庄庚戌，观社	庄丁巳部，至僖己巳，禘致夫人
泰	庄辛亥部，至庄壬辰，伐卫	僖庚午部，至僖壬午，孟薄
大畜	庄癸巳部，至桓甲戌，郑败王师	僖癸未部，至文乙未，毛伯来锡命
需	桓乙亥部，至哀戊午，橐皋	文丙申部，至文戊申，有字人北斗
小畜	哀己未部，至定庚子，得宝玉大弓	文己酉部，至宣辛酉，陈杀泄冶
大壮	定辛丑部，至昭壬午，天王居翟泉	宣壬戌部，至成甲戌，城郢
大有	昭癸未部，至昭甲子，至自晋	成乙亥部，至成丁亥，晋杀三郤
夬	昭乙丑部，至襄丙午，同围齐	成戊子部，至襄庚子，救台入郢
乾	襄丁未部，至成戊子，筑鹿囿	襄辛丑部，至襄癸丑，齐崔杼
姤	襄己丑部，至宣庚午，邾戕郕子	襄甲寅部，至昭丙寅，章华
大过	成辛未部，至文壬子，公子遂	昭丁卯部，至昭己卯，曹出公孙会
鼎	宣癸丑部，至僖甲午，陨霜不杀草	昭庚辰部，至定壬辰，陨霜杀菽
恒	文乙未部，至僖丙子，杜丘筐	定癸巳部，至定乙巳，吴败櫟李
巽	僖丁丑部，至庄戊午，郎薛秦	定丙午部，至哀戊午，橐皋
井	庄己未部，至庄庚子，北杏	哀己未部，至隐己巳，人许
蛊	庄辛丑部，至桓壬午，纪败宋	桓庚午部，至桓壬午，纪败齐师
升	桓癸未部，至隐乙丑，戊伐凡伯	桓癸未部，至庄乙未，齐无知
讼	隐丙寅部，至哀己酉，桓僖宫灾	庄丙申部，至庄戊申，姜



春秋元命图		
追易用十七积退十八		追天用十八积进十三
困	哀庚戌部，至昭辛卯，吴伐越	庄己酉部，至闵辛酉，郑弃其师
未济	定壬辰部，至昭癸酉，意如归	僖壬戌部，至僖甲戌，酈
解	昭甲戌部，至襄乙卯，盟于宋	僖乙亥部，至僖丁亥，如楚乞师
涣	襄丙辰部，至襄丁酉，同盟于戏	僖戊子部，至文庚子，闰不告朔
坎	襄戊戌部，至成己卯，城中城	文辛丑部，至宣癸丑，取济西田
蒙	成庚辰部，至宣辛酉，陈杀泄冶	宣甲寅部，至宣丙寅，楚围宋
师	宣壬戌部，至文癸卯，毛伯求金	宣丁卯部，至成己卯，城中丘
遁	文甲辰部，至僖乙酉，天王出居	成庚辰部，至襄壬辰，如晋
咸	僖丙戌部，至僖丁卯，敕许	襄癸巳部，至襄乙巳，齐围桃
旅	僖戊辰部，至庄己酉，肆大眚	襄丙午部，至襄戊午，天王杀弟伋夫
小过	庄庚戌部，至庄辛卯，祝丘	襄己未部，至昭辛未，齐纳燕伯
渐	庄壬辰部，至桓癸酉，狩于郎	昭壬申部，至昭甲申，鸛来
蹇	桓甲戌部，至哀丁巳，齐败于艾陵	昭乙酉部，至定丁酉，城中城
艮	哀戊午部，至定己亥，侵齐再至	定戊戌部，至哀庚戌，亳社灾
谦	定庚子部，至昭辛巳，王室乱	哀辛亥部，至隐辛酉，来求赉
否	昭壬午部，至昭癸亥，比大雷雨	隐壬戌部，至桓甲戌，从王伐郑
萃	昭甲子部，至襄乙巳，围桃	桓乙亥部，至桓丁亥，至自齐
晋	襄丙午部，至成丁亥，晋杀三郤	庄戊子部，至庄庚子，北杏
豫	成戊子部，至宣己巳，断道	庄辛丑部，至庄癸丑，戎徐
观	宣庚午部，至文辛亥，穀	庄甲寅部，至僖丙寅，首止
比	文壬子部，至僖癸巳，卫及狄盟	僖丁卯部，至僖己卯，狄救齐
剥	僖甲午部，至僖乙亥，缘陵沙鹿	僖庚辰部，至僖壬辰，四卜郊
坤	僖丙子部，至庄丁巳，鼓用牲	僖癸巳部，至文乙巳，败狄于酈

总而言之，黄道周用易象数来牵合《诗经》篇数（305、311）、《春秋》年数（242、243）的观点给人感觉是很突兀奇怪的。在清初，多数学者对此种思想是深不以为然的，但也有少数学者对此思想表示同情和理解。关于清人对黄道周这一思想的评论在本书第六章有具体讨论，这里不作展开。



第四节 易象数与天方图、天方盘

一 天方图与天方盘概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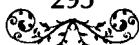
位于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东郊的黄道周纪念馆，是明末大儒黄道周的故居，也被称为明诚堂或文明书院。其馆内至今完好地保存着黄道周生前为了演示天地日月运行规律及其与易象数方圆关系所造的天方盘。天方盘已经历了四百多年的风风雨雨，而其上面的方圆刻画依然很清晰完整。古天文学专家伊世同先生对此盘很重视，曾实地考察测量，并撰文高度评价天方盘在我国科技史上的重要意义，认为天方盘是“罕见的科技史信物”^①。天方盘目前是福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与其潜在的历史意义相比，伊世同先生认为天方盘“该受到更高级别的保护”^②。多年来漳州地方政府和地方学人对黄道周很有热情，20世纪80年代以来曾经召开过多次黄道周学术研讨会，并集结出版了多本研讨会论文集。其中黄云生撰写的《初探天方盘》^③和黄文东撰写的《初读天方盘》^④都对天方盘的形式和内涵进行了初步的释算和探讨。加上伊世同先生所撰写的《石斋天地盘考释——以易理历数释天解地的教学石案》，目前已有三篇文章来解读黄道周的天方盘。现有的解读都不同程度地把天方盘中的方圆和《周髀算经》中的“七衡六间”图，以及开普勒的宇宙模型进行了对比诠释，这开阔了我们的思路。但是这些文章似乎都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在黄道周的两部易学代表作《三易洞玑》和《易象正》中，多次出现了一个重要名词，即天方图或天方。在《易象正》的卷终下里也绘有天方图，此图几乎和漳浦县的天方盘实物完全一致！要想读懂天方盘，我们首先要面对和处理的材料就是《三易洞玑》和《易象正》中

① 伊世同：《石斋天地盘考释——以易理历数释天解地的教学石案》，《黄道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崇文书局2006年版，第164页。

② 同上。目前天方盘正在申请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③ 黄云生：《初探天方盘》，《黄道周研究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④ 黄文东：《初读天方盘》，《黄道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崇文书局2006年版。



涉及天方图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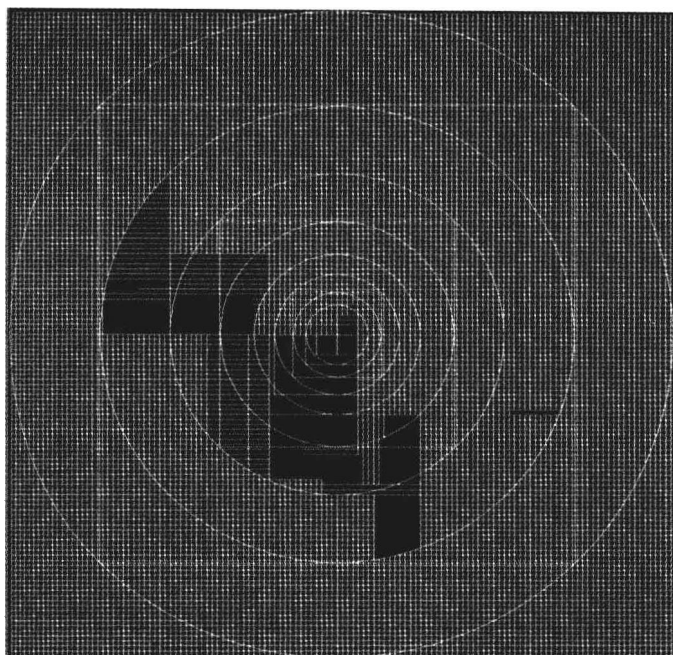
我们注意到目前对漳浦县“天方盘”的称呼并不一致，“天地盘”是其另一常用异称。笔者认为最好统一称为“天方盘”，因为黄道周在《三易洞玑》和《易象正》中没有用到天地盘或天地图这个称呼，相反他是经常用“天方图”或“天方”来特指其方圆图。鉴于漳浦县的石刻和《易象正》中的天方图基本一致，笔者认为应该统称该盘为天方盘。我们无法知道目前天方盘在漳浦县黄道周纪念馆的摆放位置是否就是其原来的样子，现在是平摆在该院落的中央，即闽南传统建筑门厅和正堂之间的天井中。可是根据其弟子刘渔仲的回忆说：“先生家屏风上刻天方图，为四周天方百二十九度，剜圆削方，凡十八变而归于极。每谓门人曰‘天地鬼神，奥堂精室，尽在于此’。今书中亦无此图，然则书所不言者尚多矣。”^① 根据刘渔仲对天方图的描述，这个天方图很可能和现在的天方盘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但是又很难想象现在的天方盘是黄道周当年家里的屏风。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刘渔仲又说“今书中亦无此图，然则书所不言者尚多矣”，可《易象正》卷终下明明绘有天方图，而且黄道周对此图有较长一段的文字叙述，在《易象正》的目次卷终下也明明有“天方图第十”一目次。那么刘渔仲心目中的天方图难道不是《易象正》中的天方图？可是在《三易洞玑》和《易象正》中所提到的天方图都很明确地指向同一个天方图，就是黄道周在《易象正》卷终下所绘的那个天方图。遍察黄道周的著述也没有另外意义上的天方图。而且《易象正》卷终下所绘天方图和刘渔仲所描述的天方图基本上没什么区别，都是方圆相接凡“十八变而归于极”，只不过《三易洞玑》和《易象正》天方图四周天方的边长都是一百二十八，而刘渔仲说“四周天方一百二十九”，笔者认为这点差别是可以忽略的^②。四周天方还应以“一百二十八”为准，这点在黄道周自己的叙述里是很

① 《〈易象正〉序述》。

② 刘渔仲说的“四周天方一百二十九”倒是和天方盘的四周天方很接近，后面会有进一步的分析。



附图一 漳浦县石刻天方盘实景



附图二 天方盘模型

明确的。笔者怀疑刘渔仲对黄道周的易学著述和思想并不怎么精通或内在了解。刘渔仲所谓的屏风天方图和漳浦黄道周纪念馆的天方盘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而屏风天方图、天方盘和《三易洞玑》与《易象正》中的天方图及天方思想是统一的。

黄道周在《三易洞玑》和《易象正》中经常谈论天方图，在黄道周的易学体系中天方图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石，他在很多地方都要借助天方图来分析天文历法、音律和易象数的关系。天方图在当时就有着一定的影响，方家三代，从方孔炤、方以智到方中通都很欣赏黄道周的天方图。方孔炤在《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卷之八有“石斋黄氏天方图说”一节专门述论黄道周的天方图。方以智在《通雅》卷首说：“漳浦公衍天方图，尤为绝学，旷代始闻。”其在小注中又说“庚辰，中丞公与石斋先生在西库论易衍此。中丞公叹曰‘此方圆同时图’。”^①中丞即方孔炤，方以智的父亲。崇祯十三年，黄道周时年五十六岁，这时他和方孔炤同时也在西库监狱，两人经常讨论易学，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黄道周草拟了《易象正》的基本框架。按方以智的叙述来看，黄道周这时候就绘出了《易象正》中的天方图。方以智的儿子方中通在其《数度衍》中也提到天方图说：“石斋先生之天方图，九方九圆，外方积一万六千三百八十四。如率推之，庇幕尽得，余别录焉。”^②联系《三易洞玑》中就有了很完备的天方图叙述，而《三易洞玑》草创于万历四十七年，时年三十五岁；成书于崇祯二年，时年四十五岁^③。那么黄道周的天方思想至少在四十岁左右就已经初步形成，并在《三易洞玑》中就有了较为完整的表述。后来在《易象正》中，他的这一思想又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但比较《三易洞玑》和《易象正》中关于天方图的叙述，二者已基本一致。漳浦石刻天方盘和《易象正》所绘天方图也是大体一致，只是在小的细节有些出入。

① 方以智：《通雅》卷首一，清康熙五年浮山此藏轩刻本。

② 方中通：《数度衍》卷九，清光绪四年桐城方传理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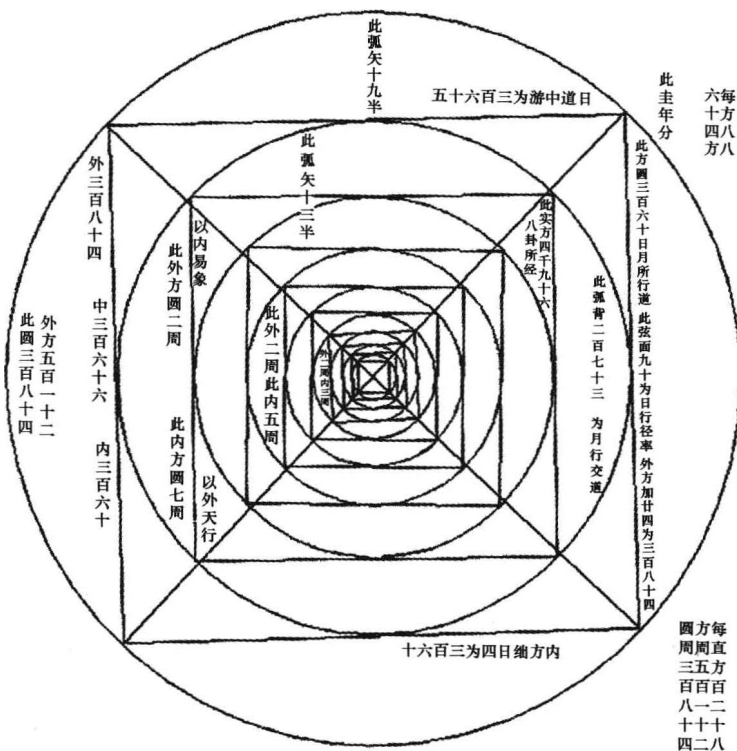
③ 参阅侯真平《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下册，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92页。



二 “天方图”与“天方盘”的大同小异

黄道周所绘的“天方图”见于《易象正》卷终下，黄道周在《三易洞玑》和《易象正》中很多次谈论天方图，但所绘天方图仅见于此。此图另见于方孔炤《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卷八。

此图总体上是方圆九重格局，即九方九圆，这一点是很明确的。无论是该图上的文字说明，还是图下的说明，及方中通的叙述都很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图中从外向内的第二方左边外侧有竖行文字说明“此外方圆二周，此内方圆七周”，内外合为方圆九周。从外向内第四方左边又竖写到“此外二周，此内五周”，从外向内第六方左边又竖写到“外两周，内三周”。



附图三 《易象正》卷终下天方图



《易象正》天方图下的文字论述也说天方图“凡方圖九成，合十八变，而归于极”，《三易洞玑》也说天方图“凡十八变而归于极法”。方中通也说“石斋先生之天方图，九方九圆”。可见天方图九方九圆的格局是肯定的。而且九方九圆不是随便的，而是和《系辞》“十有八变而成卦”相联系的，九方九圆同时也意味着九阴九阳，圆为天为阳，方为地为阴。

天方盘的方圆数如何呢？天方盘是八方八圆，比天方图少了一重方圆，而且少的这重方圆是最里面的一重小方圆。这是和《易象正》天方图在格局上的稍有不同。天方图和天方盘基本上都是从外向内，方内切圆、圆内接正方、方又内切圆的结构。天方盘唯独从内向外的第四方稍微突破了其外切圆。而天方图的方圆情况比天方盘稍为复杂，从外向内的第三方有一向外衍生方，即比第三方略大。外向内的第四方有一向内衍生方，即比第四方略小。天方图除此二方外，其他方和其外接圆的关系都是很规则的，没有衍生方。由于天方盘少了最里面的一重方圆，因此天方盘从内向外的第四方，相当于天方图的第五方，而天方图的第五方是很规则的，并没有外衍生方。而且天方图中的外衍方和其本方是同时都绘出的，而天方盘内向外的第四方内没有绘出其本方。

据伊世同先生考校，天方盘的石案尺度用的是唐代古尺，其尺寸和易象数的关系我们后面还会有进一步的讨论。我们注意到天方盘和天方图都是很多很规则的小方格作为刻绘背景的，这样它们的数度关系就可以摆脱尺度的限制，而可以用数方格的办法来直接得出其数度关系，即一个方格作为一个数度单位。这可谓黄道周的匠心独运。如果从方格背景的角度来比较天方图和天方盘，无疑天方盘又比天方图要优越精致些。我们看到天方图的方格只在最外圆的外围画了一些，而且较为粗糙，不够精致。天方图最外大圆里面没有方格背景，这是绘图的局限，如果里面再绘出很多小格格，会使里面的方圆勾画显得混乱不清。而天方盘石刻发挥了它的优势，在方圆有清晰的条件下，也整个地用了 128×128 即 16384 作为其数度背景。我们还应注意到天方图外围的方格和天方盘的方格是不等值的，天方图外围用的是大方格，而天方



盘用的是小方格。天方图最外圆的右上角注到“每方八八六十四”，笔者以为这除了和六十四卦相对应外，也意味着天方图的一个方格等于八个天方盘的小方格。我们下面讨论的数度关系基本是以方格数来测度的。在黄云生的《初探天方盘》和黄文东的《初读天方盘》中都注意到天方盘中间有些空白，即天方盘中间并没有完全布满方格，他们多从“高山”、“海洋”阴阳等方面来解释。笔者认为其中的空白可能并没有多大深意，只不过是凸显其中的方圆线条而已，否则如果完全不满小方格，里面的方圆线条和方格线条就会不清晰，难以辨认。特别是其中的正方形的边很容易和小方格的边搞混，如我们看天方盘外向内的第一方被其周围的小方格包着就显得不突出清晰，不仔细看，还以为其外还有一向外衍生的方。这也是天方图第一大圆里面不再设方格背景的重要原因。当然天方盘为什么要把空白留在目前这些地方，而不留在别处，如单纯为凸显方圆线条的角度来考虑的话，空白也完全可以留在别的地方。这也确实是问题。

三 天方图与天方盘中的易象数

这九方九圆数度的关系如何？这是天方图中最重要的内容。黄道周在《三易洞玑·必图中》对天方图作过很详细的讨论。下面先以《必图经·中》的材料来分析其方圆数度。

“置地平一百廿八以为径准，方田四周五百一十二。以径围之，一三未合，尚余十八。当为一百廿八之径，三百八十四之围，余分十八，得径一百廿八，围四百有二。以三百八十四为径围之常数，加十八为圭黍之宽分，是为天方初乘一变天圆之数。”^①

为了清楚起见，列简表如下：

一变	方 $128 \times 4 = 512$	402 - 384 = 18
	圆 $128 \times 3 = 384$	
	$128 \times 3.14 \approx 402$	

^① 《三易洞玑》卷二。



我们看到在“天方图”最外圆的左内注有“此圆三百八十四，外方五百一十二”，这么说来最外圆外还当有一外切正方形，其边长为128，周长512，天方图没有绘出。《三易洞玑·宓图中》说置“地平一百廿八以为径准，方田四周五百一十二”，看来此外方是作为地平背景来处理的。天方盘的最大方框边恰恰就是128个方格。天方图最大圆的直径，也就是其外切正方形的边长，约为16方格，折合成小方格，也是128方格。那么其内切圆的直径即是128，圆周长为 $128 \times 3.14 = 401.92 \approx 402$ ，古代常简取圆周率为3，这时圆周长为 $128 \times 3 = 384$ 。 $402 - 384 = 18$ ，这就是《宓图经》所说的“一三未合，尚余十八”。以上是天方一初乘一变天圆之数。也是《易象正》卷终下所说的“凡为天方图，立六十四，因倍竖之百二十八，以为径率，规而圆之，三百八十四”。384是这一变所得出的重要易数，合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看来要说明这第一变必须明了最大圆外尚有一方，其边长为128，这是天方图的基石性的常数，后面方圆的数度都由它推演而来。这么看来天方图可以说是十方九圆，这和《系辞》所说的“天九地十”也相吻合。

“以四百二度再矩为方，即得四方九十一度奇，方田四周三百六十六。以径圆之，一三未合，又余十二。当为九十一度之径，二百七十四之围，余分十二。以二百七十四为径围之常数，加十二为圭黍之宽分，是为天方再变天圆之数。”^①

这是第二变。这一变很关键，要仔细讨论。先列简表：

二变	方 $91.4 \times 4 \approx 366$	再矩 天之常度
	圆 $91.4 \times 3 = 274.2$	$286 - 274 = 12$
	$91.4 \times 3.14 \approx 286.996$	

此方由围长为402的圆再矩而来，黄道周在这里说“即得四

① 《三易洞玑》卷二。

方九十一度奇，方田四周三百六十六”，“九十一度奇”，“奇”这个零头是多少呢？按若得 366，当取 91.5，可是古代“奇”一般是到不了半的，若是半的话，一般会直接说九十一度半，而不用奇，奇应比半小一些。怀着这个疑问，我们去看天方盘，根据黄文东所测^①，天方盘所刻最外第一方的边长恰是 91.4 格，那么其周长是 365.6，看来 366 当是取四舍五入后的约数。即便如此，如果准确计算的话，直径为 128 的圆，其内接方的边长取 91.4，仍然偏大。边长的准确值应为 64 乘以 2 的开方，约为 90.51，比 91.4 偏小约 0.89。如果边长取 91.4 的话，那么其外切圆的直径也应相对略大，我们看到天方盘最外圆的直径恰是取了 128.8，比其外接方的边长 128 大了 0.8 方格，从天方盘上我们确实也看到其最外圆确实比其外地方略大不到一方格。据伊世同测算，天方盘顶层石案合唐尺 1 丈 3 尺，石案边框合唐尺 1.2 寸，石案去掉边框的 1.2 寸，则为 1 丈 2 尺 8 寸 8 分，和 128.8 格正相对应，这说明天方盘的一格边长合唐尺一寸。上一节所引黄道周弟子刘渔仲的回忆：“先生家屏风上刻天方图，为四周天方百二十九度，刳圆削方，凡十八变而归于极。”刘渔仲为什么说“天方百二十九度”，这在《易象正》天方图中反映不出这一点，而天方盘所取 128.8 倒很接近刘渔仲所说的屏风天方图。这也说明现在的天方盘和黄道周家里的屏风，很可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其实，即使最外圆的直径取了 128.8，其内接方的边长也只是达到 91.1。当然这些浮动在黄道周的天方思想中是很正常的，他正是要通过这些浮动来说明日月运行的盈缩在大规则下存在着小的不规则。方边长为 91.4 时，其内切圆的直径也取为 91.4，当圆周率取 3 时，圆周为 274.2，圆周率取 3.14 时，圆周为 286.996，当然黄道周这里分别取了 274 和 286 这两个概数。这一变得出的重要易数是 366，即《尚书》尧典所说“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黄道周称此为天之常度。我们知道后来的古六历都是四分历系统，

^① 黄文东：《初读天方盘》，《黄道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崇文书局 2006 年版，第 175 页。

即一年取为 365.25 天，而在天文学上一年的日数有古大今小的规律，就是说一年的日数在不断减少，只不过这个变化是很微小的，一年 366 天是个很古老的天象。

“以二百八十六再矩为方，即得四方六十四度，方田四周二百五十六。以径围之，一三未合，尚余九度，当为六十四度之径，一百九十二之围，余分有九，以一百九十二为径围之常数，加九为主黍之宽分，是为天方三变易卦之数”^①。

《宓图中》称此为天方第三变。先列简表如下：

三变	方 $64 \times 4 = 256$	三矩 易之常体
	圆 $64 \times 3 = 192$	$201 - 192 = 9$
	$64 \times 3.14 \approx 201$	

直径 91.4、围长 286 的圆，其内接方的边长这里取 64。其实准确计算这里内接方的边长应为 $91.4 \div 2$ ，再乘以 2 的开方，约为 64.6。若准确得到 64，其外接圆的直径应取为 64 乘以 2 的开方，即约为 90.51，那么最外围地平方的边长应准确取为 128。这里三变方的边长取 64，其内切圆周长根据圆周率取值不同可为别为 192 和 201。此变所得到的易数是 64 和 192。《易经》共为 64 卦，黄道周称此为“易之常体”。192 是 64 卦 384 爻的一半，384 爻共 192 阳爻和 192 阴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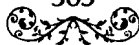
以上三变是《宓图中》所详细讨论的天方三变，也是天方图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易象正》卷终所绘天方图上注解文字最详细的部分也都集中在这三变。不过《易象正》把这三变归为两周方圆，和《宓图中》在强调重点上有些区别。《易象正》卷终下说：“凡为天方图，立六十四，因倍竖之百二十八，以为径率，规而圆之，三百八十四，矩而方之，三百六十，规而圆之，二百七十三，矩而方之，二百五十六。此内方圆七周，卦实之所充也。此外方圆二周日月星辰之所游也。”这里两“规而圆之”，

① 《三易洞玑》卷二。

两“矩而方之”，实际上只到《宓图》三变之方，也就是说边长为128的方是不参与“规而圆”和“矩而方”。这样去掉《宓图》初变之方和三变之圆，也就是《易象正》所说的外方圆二周。注意“矩而方之，三百六十”，其边长又取值为90，这 and 实际值90.51小些，取其整数。再看《易象正》天方图上的文字附注，在外向内的第一方右边竖行注到“此方围三百六十日月所行道，此弦面九十为日行径率，外方加廿四为三百八十四”，其上边注到“日道中游为三百六十五”，其左边注到“外三百八十四，中三百六十六，内三百六十”，其下边注到“内方绌廿四为三百六十”。玩味这些附注， $360 \rightarrow 365 \rightarrow 384$ ，这三个数浮动在24的范围内。24为古代常取的黄赤道交角整数值，360为《系辞》“《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之和。在天方图从外向内的第二方左边外注到“此外方圆二周，此内方圆七周”，左边内注到“以内易象，以外天行”，在其右边注到“此实方四千九十六，八卦所经”，这些意义都很明了，第二方的边长为64方格，其面积为 $64 \times 64 = 4096$ 方格，是易经六十四卦的再乘之数，也是《焦氏易林》的所取的卦数，其意义为一卦可变为64卦，64卦就可以推演为4096卦。在天方图从外向内的第二圆右里注到“此弧背二百七十三为月行交道”，这里应是指一个交点月，比古代的点月要略大些。

《宓图中》详细叙述了天方图的三变，同时也简述了后六变：“四变四十五，径围一百三十五。五变三十二，径围九十六。六变二十一，径围六十三。六变而又减半方。七变为二十七，八变为十六方五分，九变为十二，十二而中涵复六十四。”^①这六变的后三变殊不可解。我们先按一般方圆的关系来推边长、直径与周长。圆内方的边长是其外接圆的半径乘以2的开方，方内圆的直径与其外切圆的直径相等，那么第三方的边长就比第一方的边长减少一半。我们先按其严格的数学关系，列其简表如下：

① 《三易洞玑》卷二。



一变	地平方 $128 \times 4 = 512$	
	1 圆 $128 \times 3 = 384$	
二变	1 方 $90.51 \times 4 \approx 362.04$	
	2 圆 $90.51 \times 3 \approx 271.53$	
三变	2 方 $64 \times 4 = 256$	
	3 圆 $64 \times 3 = 192$	
四变	3 方 $45.25 \times 4 \approx 181$	
	4 圆 $45.25 \times 3 \approx 135.75$	
五变	4 方 $32 \times 4 = 128$	
	5 圆 $32 \times 3 = 96$	
六变	5 方 $22.627 \times 4 = 90.51$	
	6 圆 $22.627 \times 3 \approx 67.88$	
七变	6 方 $16 \times 4 = 64$	
	7 圆 $16 \times 3 = 48$	
八变	7 方 $11.313 \times 4 = 45.25$	
	8 圆 $11.313 \times 3 \approx 33.94$	
九变	8 方 $8 \times 4 = 32$	天方盘到此，共八方八圆
	9 圆 $8 \times 3 = 24$	天方图到此，共九方九圆
	9 方 $5.657 \times 4 \approx 22.63$	

以上圆周率简取为3，显然第2、第4、第6、第8方是按照64、32、16、8的整数关系依次折半递减，而第1、第3、第5、第7、第9方也是折半递减，但其边长是非整数。再以此和《宓图》文对照，很明显，第四变、第五变和上表数据基本一致，只不过四变方的边长《宓图》取了整数45。第六变方的边长《宓图》取了21，比实际数22.627小些，总体上可以理解接受。而下面说“七变为二十七，八变为十六方五分，九变为十二，十二而中涵复六十四”则和上表实际数值出入很大，殊不可解。怀疑《四库全书》这段文字有误，但查郑开极的清康熙刻本也没有校对出问题。我认为还是传抄有误，否则根本不可解。“十六方五分”应约为七变之方，“十二”应约为八变之方。而“七变为二十七”



则不知所云。这段文字怀疑有错乱。而“十二而中涵复六十四”，《宓图》紧接着又说“故六十四为九变之归，三百八十四为天圆之始，五百十二为天方之本，三百六十六为天方之归。以天方为矩，上下损益，一两一参，而万变以适。”那么这里“六十四”肯定没问题，是怎么得出来的呢？我认为就是指八变圆的内接方，即为表中九变的第八方，其变长为8方格，其面积恰为64方格。这就是所谓的“六十四为九变之归”。如果这样来考虑的话，天方盘到此结束是有其道理的，天方图里面又套了一重圆方可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根据黄文东所测度整理的天方盘来看，其方圆的数据和上表数据基本上是吻合的，由外到里天方盘八方的边长分别为91.4、64、45、32、24、17、12和8，其中8、32、64完全吻合。外向内第五方因略向外突出，其边长为24。其他数据只是略有出入。

以上是就天方图和天方盘方圆的数度关系作出的考释，尚没有完全揭示出天方图和天方盘的内韵。黄道周说：“凡《诗》、《春秋》剡方剡圆之数，气朔外盈内虚之分，黄赤南斜北倚之度，日月交会冲食之故，皆备于天方图。天方图无言语文字，而自有图象以来，言语文字，皆从此出，其径围积实，方田圭黍，弦弧面幂，勾股周髀，皆与天经易纬，相为表里。”^①又说“其实是图，专为表晷而设”^②。看来天方图原初是用来测度日影的，黄道周又引申开来说明音律、《周易》象数、河图洛书等，甚至把《诗经》、《春秋》都纳入其数度关系里面，无疑这些都受到汉易和汉学的很大影响。黄道周在《三易洞玑》中很多次用天方图来说明论证其历、律、易的思想，思想很独特，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郭璞先生在《易图讲座》第42讲“黄道周的《易象正》诸图”中认为“黄道周所出诸图之中以《天方图》为新颖并富有影响”“《天方图》则是结合当时由西方传入之数学知识所出之图”^③。

① 《易象正》卷终下。

② 同上。

③ 郭璞：《易图讲座》第42讲：黄道周的《易象正》诸图，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191页。



以上四节对黄道周象数易学的主要特色作出四个方面的概括，到此本书的主要章节已经结束，关于黄道周易学的主要思想内容也基本呈现。然而不无遗憾的是这些章节主要集中在黄道周易学的象数方面，对其义理方面阐发不足。尽管黄道周易学总体上偏象数，但其义理性也很强，由于时间和能力所限，只好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对其义理思想再作专文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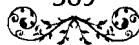
第六章

影响与评论

黄道周门人很多，但能传其象数易学并有一定成就者不多，朱朝瑛和陈荃谟是其中的佼佼者。黄道周的易学特别是《易象正》对后来方孔炤、方以智父子的《周易时论合编》、钱澄之的《田间易学》等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尽管方以智、黄宗羲、孙奇逢等人对黄道周的易学给予了很高的肯定，但也有不少学者，如李恕、李光地等，对黄道周的易学特别是对《三易洞玑》有很多的批评。相对而言，《易象正》正面肯定较多，《三易洞玑》则负面批评较多。

第一节 黄道周易学上的两大弟子： 朱朝瑛和陈荃谟

黄道周一生门人众多，主要集中在闽、赣、苏、浙、皖一带。黄道周自己虽然很喜欢易学，很重视象数，但他与门人论学，多论天命性善、格物穷理等性理思想，很少谈论象数易学，甚至面对弟子对象数的追问，他也常常避而不谈。黄道周象数易学最大的难点在天文历法，不懂天文历算，不可能入黄道周的易学之门，而在明末士子中对天文历法能够较为熟悉的并不多，这是黄道周常常对门人避而不谈象数易的重要原因。门人刘渔仲曾说：“榕坛诸友百二十人无一人谈易象者，间有问及，先生辄引高允之言曰：



‘天下妙理自多，何必问此？’”^① 有一次，门人吕而德请黄道周详细阐明历法的道理，黄道周说：“讲学须对明了者。心性一事，极易明了，每发一难，尚有异同。何况天道司之冥漠，圣贤讳言，何须再问？”^② 因此，无论是黄道周生前，还是在其死后，能深入了解其易学思想的弟子是很少的，而朱朝瑛和陈荃漠可以说是其中少有的佼佼者。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也说：“近惟海宁朱康流（朝英）、樵李陈礪庵（荃漠），皆事黄石斋先生，知历法。”^③ “知历法”同时也意味着能够深入黄道周象数易学的思想体系。

一 朱朝瑛与黄道周的交游及其学术

朱朝瑛（1605—1670），字美之，号康流，晚号礪庵，浙江海宁人。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进士，授旌德知县，“期年而以外艰归”^④。曾受业于黄道周，深得其传。明亡后隐居二十余年，致力学问，对经学、天文、勾股之法均深有研究。著有《读易略记》、《读诗略记》、《读春秋略记》、《读尚书略记》、《读礼记略记》、《读仪礼略记》、《读周礼略记》、《礪庵杂述》、《正谊堂诗集》等。

崇祯三年庚午（1630）秋，黄道周主考浙江乡试，朱朝瑛为黄道周此年所取举人。崇祯五年壬申（1632）七月，在浙江门生的协助下，黄道周于余杭创建大涤书院。崇祯十一年戊寅（1638），黄道周在大涤书院讲学，朱朝瑛曾前来问学，从黄道周此期五律《出大涤，将渡胥江，而羲兆、木上诸兄又申湖上之约，会倪鸿宝祭酒来自山阴，遂偕朱康流、邵先之、施营方、缪子园、陆梦文、姚有仆、何寿平过西泠，抵玉泉，同人灵隐，登弢光有作，属鸿宝、羲兆和之四章》^⑤、《步出灵峰，滞雨湖上，同邵先

① 《〈易象正〉序述》。

② 《榕坛问业》卷十。

③ 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之一历类，清康熙三年庐陵于藻刻本。

④ 《朱康流先生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南雷诗文集》（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页。

⑤ 《黄漳浦集》卷四十一。



之、姚有仆、朱康流、陈彦升诸兄分韵五章》来看，朱朝瑛和黄道周的关系已经很亲近。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五月，黄道周第三次在大涤书院讲学，和众弟子广泛讨论了《易》、《诗》、《礼》、乐律等方面的问题。此期黄道周和朱朝瑛就易学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他们讨论的一些重要内容后来整理成《三易发明》、《静海易谭》等专文，收入《黄漳浦集》卷二十九。

黄道周在《三易发明》中说：

康流与仆交十三载，未得所为康流也。壬午夏月，仆放归，携杖灵隐，再过大涤山中，与康流对榻餐寝十数昼夜，乃得稍发康流之藏，得其所为《三易》而读之，起盲针瘤，几使先儒无复著坐之处，虽与仆所为《洞玑》强半出入，摹体似而精义要旨简洁深胜，其为仆删繁破冗，入室止戈者多矣。又数昼夜，将遂握手，而披萝席之陈，探龙马之项，穷竟周孔所以仰思待旦、坐捐寝食之旨。呜呼！此道微绝，难言之矣。

康流沉静渊郁，所目经史，洞见一方，苟覃精三数年，虽羲文阖奥舍，皆取其官中，何必人之室乎？

善哉！康流之约略《洞玑》，以天地人隐括《周易》、《归》、《连》之旨也。康流于《洞玑》原始，微有异同，疑千古圣贤，要皆思索所得。

以康流之静专，精神十倍于仆，又方盛年，湛心此道，其不以仆为迂诞，原始要终，务畅其说，将由康流所为《三易》者，与羲画禹畴、文象孔系同归，又何与仆异同之有？^①

从这些行文来看，《三易发明》大概是为朱朝瑛所著《三易》写序。朱朝瑛在《〈易象正〉序述》中曾说：“瑛先岁见《三易洞玑》，玩之未有所得。既在旌德，邑小事稀，山水清穆，乃稍探讨，别为《三易》，与《洞玑》参契。壬午（1642）夏月，先生来大涤山中，瑛出《三易》请正，先生以为不缪，因相与极论三

^① 《三易发明》，《黄漳浦集》卷二十九。



四昼夜，虽无足发之能，颇尽一隅之致矣。”^①从这些记载来看，朱朝瑛于黄道周易学大概可以算得上是登堂入室了，黄道周对朱朝瑛的易学思想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静海易谭》为黄道周与朱朝瑛易学对话的语录，二人广泛讨论了易象数与天文历法、《诗经》、《春秋》的关系，如：

康流又云：师以九六互乘八十一之数为一岁之辰（ $81 \times 9 \times 6 = 4374$ ），而每岁之差有九（ $4383 - 4374 = 9$ ），以九积差，当得七千五百分，比之象差，虽稍盈，而比之天差，终大缩，何所用之？

曰：此《春秋》起元之数，以每岁除九，积两《春秋》四百八十六而除一部（ $486 \times 9 = 4374$ ），非所为盈缩历也。历皆无过于天者，故象数逆行，皆以退天而成易。唯积数之法，以七百二十九自相乘得五十三万一千四百四十一，参之为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 $531441 \div 3 = 177147$ ），为十二官之全律；两之为二十六万五千七百二十半（ $531441 \div 2 = 265720.5$ ），为六十岁之全辰，外余二千七百四十半，此为差盈耳。然亦不能及于月行过官之度。故天行常过日月，象数律历皆以退而成逆，皆以逆而成法，天道自然，非有比拟盈缩其间也。

康流云：然则一象一数，兼行而成易；一盈一缩，互举而成岁。此极盈三千五百七十六半者（ $262144 - 265720.5 = 3576.5$ ），何所用之？

曰：以八百三十六，减三千五百七十六半，此二千七百四十者，《诗》三百五篇之彙淪也。凡步推《春秋》十八而成岁，步《诗》十四而成岁，皆虚一而后步之，合《诗》之六逸一重与《春秋》之获麟余岁，而虚实消长暨可见也。因是而为仁以居之，义以裁之，礼乐以文之，而后治乱维挽，可得而举也。^②

① 《〈易象正〉序述》。

② 《静海易谭》，《黄漳浦集》卷二十九。

《三易指归》为黄道周和何羲兆、曹木上、朱士美、翁吕宗、孟长民等弟子就易学问题的谈话录，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在众弟子的心目中，朱康流是黄道周易学方面的得意门生。如：

羲兆云：如是周孔物业，作何担承？

某云：羲农以来，止此左契。认得出者，“我泉我池，我陵我阿”；认不出者，“荷蓑荷笠，或寝或讹”。

孟长民云：昨与朱康流交盘三昼夜，何处尚有无明帐子？

某云：正谓此处，尚有交付未明。姬公待旦以思，仲尼不食终日，如有小可聪明亦可放却家计。

羲兆云：此难发之已久，陈献可略举暨茨，朱康流已通户牖。今日如说尚未交盘，恐开后来奥僻之讥，亦断来人承当之路。

某云：堂堂宇宙，朗朗诸圣贤几件事物，一来一往，如何怕有奥僻之讥，遂断承当之路？^①

朱朝瑛的学术思想受黄道周影响很大，他既重视经学也重视象数，《大清一统志》说：“初漳浦黄道周精易象历数之学，以授时历分配三百八十四爻，验古今治乱，词旨深奥。朝瑛受业其门，独能通之，编释五经，多破前儒成说，名《五经略记》。”^②《四库全书总目》介绍朱朝瑛所著《壘庵杂述》说：“朝瑛有《读易略记》已著录，兹编则随其所偶得，杂书成帙，每喜以数言理，盖其学本出黄道周也。”^③ 尽管如此，朱朝瑛的易学思想和黄道周又有所不同，《四库全书总目》介绍朱朝瑛所著《读易略记》说：“其易学出于黄道周，此书亦间引道周之语，然持论与道周又异。其言象数不主邵子之说，又别为先天后天之图，取

① 《三易指归》，《黄漳浦集》卷二十九杂著。

② 《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十八，《四部丛刊续编》。

③ 《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九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20页。



一索再索之序为先天，取对卦化气为后天，殊为创见。”^①当时也有人问难朱朝瑛说：“子学《易》于石斋先生，而解《易》不宗《象正》者，何也？”朱朝瑛自信而又肯定地说：“夫《象正》则先生之自为《易》也。孔子之所不尽言，言之不尽意者也。余惟循循焉因孔子以求文王、周公，因文王、周公以求伏羲，虽先生复起，亦必以余为知言。”^②

黄宗羲曾概括朱朝瑛的象数易学思想说：

其言象数，不主邵子之说，别为先天后天八卦图，以为诸儒之言易者详于所变，而不详于所未尝变。变者象也，未尝变者太极也。时惟适变，道必会通。不察其适变，则微彰刚柔有拘墟之患；不观其会通，则屈伸往来有临岐之泣。求诸物而格之，反诸身而体之，究其大要，不越乎知几、精义二者而已。^③

朱朝瑛为黄宗羲好友，黄宗羲对其学问很推重，清人吴騫说：“朱康流先生湛深经学，其读《易》、《春秋》、三礼、《诗》、《书》俱有略记，凡数十万言，雅为姚江黄梨洲征君所推重。”^④受黄道周影响，朱朝瑛对天文历算也颇为精通，黄宗羲所著《历代甲子考》正是和朱朝瑛就历法纪年问题进行的讨论，《四库全书总目》说：“《历代甲子考》一卷，国朝黄宗羲撰。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著录。鲁隐公以上甲子，《汉志》与《史记》不同，黄道周主《史记》，宗羲以其与《尚书》不合，尝与朱朝瑛反复辩论，谓当从班氏，以武王克商为己卯岁历，引《尚书》及《竹书记年》以证之，此编即答朝瑛之书”^⑤。

① 《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八，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7页。

② 《读易略记·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经部24册，第718页。

③ 《朱康流先生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南雷诗文集》（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页。

④ 吴騫：《尖阳丛笔》卷一，清宣统三年上海国学扶轮社铅印本。

⑤ 《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九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66页。



朱朝瑛去世后，黄宗羲在为其所写墓志铭中说：“余丙午岁十一月同冰修访先生于家，剧谈彻夜，绵联不休，尽发所记五经读之，出入诸家，如观王会之图。讨平生大观，在金陵尝入何玄子署中，讨论五经，至此而二耳。”^①此足见黄宗羲对朱朝瑛经学思想之推崇。但从《朱康流先生墓志铭》一文来看，其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是朱朝瑛为黄道周易学的唯一传人，黄宗羲说：

漳海之学如武库，无所不备，而尤邃于《易》历。三乘易卦为二十六万二千四百四十四，以《授时》配之，交会闰积盈缩，无不吻合。《诗》与《春秋》，递为爻象。《屯》《蒙》而下，两《济》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之治乱，燎若观火。其时及门者遍天下，随其质之所近，止啼落草，至于易历，诸子无复着坐之处，相与探天根月窟者，则康流先生一人而已。康成善算，马融许以登楼；季通精数，文公谓之老友。古人授受之严，大抵不能泛及也。

黄宗羲这里直把朱朝瑛与黄道周非同寻常的师生关系比拟为郑玄与马融、蔡元定与朱熹，视朱朝瑛为黄道周易历思想的嫡传。

在《榕坛问业》中诸弟子也都充分表达了自己的各种观点，但在黄道周的易学专著——《三易洞玑》和《易象正》中，没有任何弟子的一言半语。可是在《易象正》卷初下《六十四体卦定序历年图第一》中有朱朝瑛的一段按语，他说：

前卷定序历年皆以左右分行，三十卦得二千四十八年，分上下经，又以实历之卦三十一周，至甲辰龙兴二千八十六年，分为两际。今定序、定位两图，皆以图图为序，始于《屯》《蒙》，终于两《济》，盖以《乾》始之端，代《咸》《恒》之

^① 《朱康流先生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南雷诗文集》（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57页。



位，移《凿度》之法归《象正》之方，所以崇德尊功，尚开辟之《乾》《坤》，等明两于日月也。

弟子的观点能入《易象正》，仅此一见。其实，黄道周生前把《易象正》完本交付陈之遴时，就嘱咐陈之遴若刻印传播要与朱朝瑛商定。^①此外，黄道周还亲自为朱朝瑛的父亲朱一儒写过墓志铭，黄道周在墓志的开头就说：“观古诸名贤早自奋拔者，类有家学，再世乃昌，若程大中、朱韦斋其较著者。启、禎以来，缙绅中有朱美之，言行恂恂，一本乎程朱，而精心敏识，洞诣古人，仰观俯察，备诸奥妙。予心仪其人，必有再世积五六十年学问。既询之，乃知其尊人完初公，古所谓大中、韦斋也。”^②这些都表明黄道周对朱朝瑛的青睐与看重。最后让我们以黄宗羲的赞文来结束对朱朝瑛的叙述：

百年漳海，破荒而出。象数理学，会归于一。

曩庵老人，入室弟子。削笔洗砚，俗儒心死。

漳海之学，不得其传。葑泾之原，留此一线。^③

二 陈荃谟与黄道周的交游及其学术

陈荃谟，字猷可，号礪庵，浙江嘉兴人，生平年月不详，著述有《皇极图韵》、《象林》、《洞玑式象》、《度测》、《开平说》、《开立方说》、《度算解》、《礪庵槩》等。陈荃谟在结识黄道周之前，就非常喜欢黄道周的文章，通读过黄道周的《骈枝别集》、《冰天小草》等文集，对黄道周的为人、为学很敬仰。后又听说黄道周有《三易洞玑》一书行世，于是四处搜求。崇祯六年癸酉（1633），陈荃谟弄到《三易洞玑》一部，

① 见《〈易象正〉序述》“既十月，先生以完本寄彦升，又属彦升若传播，必与朱美之参定，不知何以佐高深者”。

② 《朱完初墓志》，《黄漳浦集》卷二十七。

③ 《朱康流先生墓志铭》，《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南雷诗文集》（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358页。



如获至宝。大概如痴如醉地研读了一年，陈荅谟自觉甚有心得，对黄道周及其《三易洞玑》推崇得五体投地。激动之余，陈荅谟很狂热地给黄道周写下《上石斋黄先生论〈洞玑〉书》，谈自己读《三易洞玑》的心得体会，《礩庵槧》一卷，其主要内容就是陈荅谟的这封信及黄道周的回信。陈荅谟在信中说黄道周“夫子直继宓、文、孔三圣而起”，说《三易洞玑》“《洞玑》穷天下之奥，极三圣人之心。夫子之言，三圣人之言也。匪直三圣人之言，天之言也”，接着大谈他对《三易洞玑》三易思想的理解，他说：

《乾》集虎首，《坤》集龙尾^①，由是卦数爻象相推而万世不整，晷律不违，日差地行，循环不忒：天之言也，亦羲圣所欲言也。两极隐现于《乾》，日月出入于《坤》，转六十四为反对三十六，倍反对为七十二，以之直十二爻而取度，则二五之高深尽；以之接运气，则腑脏之主客治；以之取交会而加乘，则日月之盈缩定：天之言也，亦文圣所欲言也。大明生于东，帝官出于《震》，太阴视之盈亏，五精视之迟疾，顶踵合于《乾》《坤》，星汉区乎八际，前际后际，《贞纬》《杂纬》，《易》《诗》《春秋》，往牒治乱不爽，君子推之，可施进退补救之权，《周官》不废“十辉”，《余图》邈诸占候，君子明之，可布敬治天人之业：天之言也，亦孔圣之所欲言也。凡夫子所言皆自然之理、故然之迹。夫子曰“行于自然之谓易，营于故然之谓历，易者行于自然而营之者也”，非夫子自道乎？^②

这段文字后来直接被黄道周引用，收入《榕坛问业》卷十七。黄道周说：“某自为此书来，遍示同志，无有人曾看到底者。献可此言虽不敢任，然自是心地精微，可谓穷理矣。”^③显然，黄道周认

① 见《三易洞玑·宓图上》“《坤》集于尾，谓之龙尾；《乾》集于首，谓之虎首”。

② 《礩庵槧》，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

③ 《榕坛问业》卷十七。



可陈荅谟对《三易洞玑》的理解，甚有知己之感。黄道周收到陈荅谟的这封信后，于这年底给陈荅谟回了信，黄道周说：

仆谈此道三十年，今日乃闻献可之言也。湛心研虑，伐骨洗髓，冀一日升周孔之堂，洒扫就事，为周孔厮养耳。而献可过相推信，亦若谓当世无知仆如献可者，是仆之所循省浩叹也。人读书不能明悉，不能与庸下之士共为听论，乃使贤者一视而怪，再视而弃，终身崖然，掩面不视，此何所当于居业立诚、莫犹有得者乎？献可独由精入变，不厌烦赜，以溯易简，知此道之自然，著察所难免，尚欲十年卒业于此，虽康成、季通之用心，岂复过此哉！如献可所云读之而不能致功名、隆声誉、美田宅、裕允昆，而犹且读之者，此真迂愚，吾辈所当共戒也。

黄道周的这封回信既收入《礪庵集》，也收入《黄漳浦集》卷十八，落款皆为“道周腊月顿首”。陈荅谟去信的落款为“崇祯甲戌季秋朔门人陈荅谟顿首”，可以推断黄道周的回信当在甲戌年即崇祯七年（1634）的腊月。而侯真平说“十六年十二月，有《答陈献可书》，自述治《易》经历”^①，认为《答陈献可书》在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当误。

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黄道周因去年得罪崇祯帝和杨嗣昌而罢官在家，此年二月，陈荅谟不远千里，前来探望黄道周，临别，黄道周赋五律《送陈献可还绣水》二章赠陈荅谟，现录诗如下：

送陈献可还绣水二章^②

—

爱尔轻逾岭，怜予祝满簪。真文无隐处，薄往得幽求。
紫炁随鸿杖，元书倩薊猴。何方穿越峤，径下剡溪舟。

^① 侯真平：《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② 《黄漳浦集》卷四十三。



二

经思犹室远，道浅信交难。江水疏乔木，秋云冷箨冠。
鸟啼独影路，天破众朋团。从此焚双翻，苏门未稳看。

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三月，陈荇谟又前来问学，时恰逢明诚堂落成，正举行讲问大会，黄道周对陈荇谟的到来很高兴，遂赋五律《陈献可来自绣水，适与明诚堂会，偶成六诗附便面，足长晤话也》^①，其第五首说：

马郑当年事，区区都养闲。曾楼无算手，半壁祗青山。
浮磬此中出，筮舟何日还。相过如不厌，别与共茅关。

这里也化用了马融和郑玄的师徒典故，显然，黄道周对陈荇谟很器重，很赞赏其算学造诣。后来，陈荇谟也确实不负师望，在中国算学史上有一席之地，被阮元收入《畴人传》。陈荇谟这次来漳浦问学一呆就是好几个月，临行前，黄道周又赋了一首七古长诗《别陈献可》，黄道周在这首七古的小序中说：

陈献可来梁山数月矣，寂处一室，无外物之交，犹贾长头从首阳下游也。又当板荡，猿雀沙虫，不知所化。梁山距绣水尚三千余里，弹铗过关，或谓腰下有物，则当解衣刺舟，奈何累笈搜书，使行者指其竹乘乎？往时长安贵人见仆为文章，必语人曰：作速持去，无用此令暴。贵人仍作前语，吾知献可竹乘之稳也。感今怀昔，不觉泫然，率笔冗音聊当洒别云。^②

这里的“贾长头”指东汉贾逵。贾逵幼年时常在太学，和外面没有交往，身高八尺二寸，聪明好学，每事必问，而且往往问个不停，于是在太学的儒生中有了“问事不休贾长头（‘长头’犹高个

① 《黄漳浦集》卷四十三。

② 《别陈献可》，《黄漳浦集》卷三十八。



子)”的口头语。贾逵不但经学底蕴深厚，而且兼通历算，黄道周以贾逵喻陈荅谟，也是赞赏他的历算专长。

陈荅谟在结识黄道周之前，已著有《皇极图韵》一书，研读黄道周《三易洞玑》后，深受启发，又写下《象林》、《洞玑式象》。在和黄道周的初次通信时这三书也一同附上，请黄道周指教。黄道周在回信中对这三书也略加点评：“《象林》及《洞玑式象》缪假邻光，约其曦源，犹存火影。在仆书中，愈分剩义；在献可集上，自足孤行。《皇极图韵》包括宏微，自祝钤所未窥，沙随所辍记。”^①《四库全书总目》评介陈荅谟的《皇极图韵》说：

明陈荅谟撰，荅谟，字献可，嘉兴人，黄道周之门人也。是书本邵子《皇极经世》声音倡和之说而推衍之，专以经纬子母之说，实即邵子之言阴阳刚柔也。其说以为天数九、地数十二，平、上、去、入为四声，每声各有辟辟辟、翕翕翕、辟之翕、翕之辟四等，每等九声，得三十六声，则四天九也。开、发、收、开为四音，每音有纯清、次清、纯浊、次浊四等，每等十二音，共得四十八音，则四地十二也。又推其数合于九宫、八卦、九畴，虽理有相通，然声气之原，实不在于是也。^②

陈荅谟后来又著有《度测》、《开平说》、《开立方说》、《度算解》，这些著述在中国算学史上均有一定的影响。阮元《畴人传》对其算学思想评价说：“荅谟生当有明末造，西人初入中国，能举其矩度、比例、规之法，反复引申，而傅合古义，是亦欧逻之功臣矣。”^③陈荅谟是早期“西学中源”说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中学”立场无疑受到黄道周的重要影响。黄道周曾在《治历说》

① 《答陈献可书》，《黄漳浦集》卷十八。

② 《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四十四，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87页。

③ 阮元：《畴人传》卷三十三《陈荅谟》，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第41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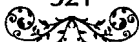
中对中西科学及其文化精神作过比较，他说：

泰西以测候为工，中原以理数为主。测候之工，存乎器；理数之主，近乎道。以道资器，则洛中之法可通于上都；以器遗法，则上都之法已滞于北平矣。每见诸贤杜撰甚多，皆蚁斗咫尺之内，不知《易》《春秋》是为何物，万一后代欲修历律天文二书，必以回回、西洋之书稟为圭黍，是君子所绝韦于葛卢，断灭于蔑管也。《易》称治历明时，亦云随时损益。然必须明其本，深求其故，如仅凭制器之精粗，以辨食分之疏密，则郭守敬之测候，星台之衡管一一俱存，何必道丧而求诸夷，礼失而求之野哉！^①

黄道周说西方以“测候为工”，中国以“理数为主”，并由此认为西方近器，中国近道。可见，早在明末黄道周那里就曾以道器来判释中西科学文化精神之不同。此种以道、器来判释中西文化的态度，显然流露着文化主体的自我优越感。同时黄道周也对当时中国历法的衰败及西洋历法的得势表达了某种深沉的忧虑。黄道周的这种文化主体的自我优越感无疑对陈荃谟的算学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王扬宗曾在其《“西学中源”说在明清之际的由来及其演变》一文中对陈荃谟的科学思想作过很深入的剖析，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末崇祯年间提出“西学中源”之论者，不仅有像熊明遇这样爱好西方科学的学者，也有极力表彰中法的学者。后者的代表人物有樵李陈荃谟。陈氏为明季著名学者黄道周的弟子。黄氏以理学名家而兼通西法，坚持中国的传统历法之学。陈氏主张会通中西历算，但他特别注意表彰中法。在其撰著的《度测》（1640年）一书中，陈荃谟把《周髀》旧术与西洋测量术进行了综合和会通。该书“首论《〈周

^① 《治历说》，《黄漳浦集》卷十四。



髀》算经》，次胪诸法，合古今而浅言之，出以己意，发凡绘图”，目的在于使“《周髀》大彰，《〈测量〉法义》弥著”。陈氏也有近似“西学中源”说的观点，其《度测》自叙云：“句股……其法肇见于《周髀》，周公受之于商高。”又说：“《周髀》者，句股之经，《〈测量〉法义》者，句股之疏传。”该书卷上“詮器”一节中他还明确指出：“泰西之有《测量法义》也，实本《周髀》旧术而加强焉。”同熊明遇一样，陈荃谟也没有就这个论题展开论述，然而，清初学者的“西学中源”论正是由此而来的。

方氏三代学术，既受到熊明遇和耶稣会士的影响，也得到过一些坚持中法的学者的启发。如方孔炤、方以智与黄道周有往来，讨论过易学。同时，方以智对黄氏弟子陈荃谟的学问及其主张，也有所耳闻。方中通的西学源于《周髀》说与陈荃谟的泰西测量学“实本《周髀》”说也是颇为接近的。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清初黄宗羲言“句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也是与陈荃谟一脉相承的。^①

这表明陈荃谟、方以智等明末士人的自然科学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都受黄道周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黄道周学术思想体系的多面性与复杂性。

第二节 黄道周与方孔炤、方以智的 《周易时论合编》

《周易时论合编》为方孔炤、方以智家族易学思想的代表作，该书的序跋、题记、凡例和正文部分无不反映了黄道周对方氏父子易学思想的重大影响。

^① 王扬宗：《“西学中源”说在明清之际的由来及其演变》，《大陆杂志》1995年第6期，第39—45页。

一 《时论》的重新发现、版本与作者

《周易时论合编》为方孔炤、方以智家族易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作，虽很多著述对此书都曾有过论及，但长期以来对此书的具体情况都不甚了了。据李学勤先生回忆说：

我当时参加《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工作，深感方以智一家遗著搜辑困难，研究更大不易。再三绎读《通雅》、《药地炮庄》、《东西均》、《易余》等书籍和抄本，知道方以智有丰富深刻的哲学思想，在种种作品中均有体现，而他反复征引，认为是最核心切要的一本书，《周易时论》。《时论》一书，据称为其父方孔炤所著，但详加推求，相当多的部分，无疑出于方以智的手笔。研究方以智的学术思想，实不能缺少这部书。

可是我们多年找不到《周易时论》，费尽心力四出调查，仍旧杳然。我甚至以为此书虽经刊印，世间已无传本，想用辑佚的方法试作钩稽。直到1981年我到英国，竟看见台湾影印的《时论》日本藏本，一时惊喜可想而知，不久又获悉，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也藏有一部该书。^①

彭迎喜教授在其《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一书中对该书在海内外的重新发现及其版本、结构有很详细的考述。据其考述来看，最先是台湾的张永堂君在写博士论文《方以智的生平与思想》时，于日本内阁文库中发现了顺治十七年刻的《周易时论合编》，其时间为1977年6月之前不久。这当和李学勤先生1981年于英国所见台湾影印的《时论》日本藏本为同一版本。大陆最先是冒怀辛先生于《中国哲学研究》创刊后（1980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方孔炤〈周易时论合编〉的发现》（署“1980·8·

^① 彭迎喜：《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李学勤序，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称“在查检书目中”于“今年七月在北京因偶然机缘发现了一部《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并在该文中介绍了所发现的《时论》之版本情况^①。而彭教授认为“据我所知，《时论》在国内目前发现有两部，一藏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图书室，一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加上日本内阁文库藏本，那么目前共有三个《时论》藏本。据彭教授考究，这三个藏本应属于同一刻本，同为清初顺治十七年白华堂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所收《时论》乃据北大藏本影印，《四库存目丛书》所收《时论》则是据台湾文镜文化事业公司的影印本，而文镜文化事业公司又是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影印。

《时论》的作者过去一般都系为方孔炤，本书赞同彭教授的考述，认为“《周易时论合编》全书为孔炤、密之父子合著，父子二人在书中均有大量的论述，所以此书不仅可用以研究密之的思想渊源，实在也是直接研究密之本人哲学思想的重要文本”。“我们固然应把《时论》看作是孔炤、密之父子二人合作的成果，但首先，《时论》中大量转印《易蠡》、《易意》的论述，我们也可以说《时论》一书，不失为方氏四世易学研究的总汇；其次，孔炤的四个孙子中德、中通、中履、中泰（即中发）也参与了《时论》的编录工作，还有方氏家族的鴉立、兆及，方氏亲属曹台岳、左国鼎，密之弟子游艺、左锐、揭暄、方兆充，以及余颙之子余佐，也都参与其中，所以《时论》又是一部众人通力协作的产品。当然，主要著作权还是应归于孔炤和密之。”^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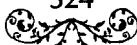
本书以下讨论用的是《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顺治十七年刻本。

二 从《时论》序跋、题记和凡例看黄道周的影响

就北京大学藏本的卷首部分来看，书名页右边题为“方潜夫

① 《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7页。

② 《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引言，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页。



先生合编《周易时论》”，左边为白华堂牌记，但有部分残缺（如“白华堂藏版”缺“白华”二字）。天头题有“上谷李溉林先生鉴定”。白华堂牌记于了解《时论》的思想特点及稿本来源很有用处，其全文如下：

桐山方氏四世精《易》。潜夫先生研极数十年，明此一在二中、寂历同时之旨，邵、周、程、朱，是为正铎，而理寓象数，中旁皆通。近代王阳明、焦弱侯、管东溟、郝楚望、孙淇澳、高景逸、黄石斋、倪鸿宝诸先生之说，万派朝宗，一切生成，天然秩序，元会呼吸，律历徵几，通志成务，体用神明，兼该悉备。实造化人事之橐籥，百家九流之指归也。本坊特恳季芦先生手授秘本，公诸海内。诚古今之奇书，识者珍之。白华堂藏版。

这里虽提及黄石斋道周，但从这里还不足以看到黄道周对方氏父子的特殊因缘及其深刻影响。

《时论》有五篇序文，其作者分别为：李世洽、方鲲、余颙、黄道周和白瑜，李、方、余、白四序是专门为《时论》的成书因缘及其思想成就作序的，而严格说来黄道周的这篇不能算是《时论》序文。黄道周的这篇为七古诗，其题名为《方仁植先生每觅〈易象〉，诗以谢之》，此首诗详细记述了黄道周与方孔炤、方以智父子的特殊因缘，而且从这首诗中也能看出黄道周曾对方孔炤、方以智的思想世界有着巨大的触动。我们先交代一下此诗的历史背景，再解析其具体内容。崇祯十三年庚辰（1640）正月，时任湖广巡抚的方孔炤因议剿农民军而忤楚相杨嗣昌，此时杨嗣昌正得崇祯帝信任，方孔炤遂被逮系刑部监狱。这年八月初，黄道周也因所谓“结党”的罪名逮系刑部监狱。其实，黄道周这次被逮也是因崇祯十一年激烈反对杨嗣昌入内阁所致。所以，这时方孔炤与黄道周同在刑部监狱，朝夕相处，感情上惺惺相惜。黄道周出生于1585年，方孔炤生于1591年，黄道周大方孔炤6岁。可能此前二人就比较相互了解，同在刑部监狱的这段日子，二人很是相得。黄道周在刑部监狱开始草



创《易象正》，写下了卷初《大象十二图》和《历年十二图》（简称《二十四图》）。方孔炤亲眼目睹了黄道周的创作《二十四图》的过程，对其易学思想非常惊叹，二人朝夕论《易》不倦，黄道周的易学思想对方孔炤触动很大。而这时方以智常来看望、照顾其父亲，经常旁听也时常加入二人的讨论，也受到了黄道周易学思想的很大影响。黄道周于这年十二月下旬被提到北镇抚司审问，一直到崇祯十四年五月，这期间完成了《易象正》的初稿。崇祯十四年五月，黄道周又回到刑部监狱，这时方孔炤得知《易象正》初稿已完成就很想借来看看，但黄道周出于种种考虑并没有当即借给他，于是就写下七古《方仁植先生每觅〈易象〉，诗以谢之》。这首诗也收入《黄漳浦集》卷三十八，但是诗名题为《方密之屡索〈易象正〉，未之敢授，爰谢乃翁仁植》。而据彭迎喜教授分析当以《黄漳浦集》的题名为是，就是说这首诗本是赠给方以智的。笔者认为即便如此，诗里也有很多句子当是对方孔炤来说的。此诗具体内容在这两处还有不少文字上的出入，就内容情理来看以《黄漳浦集》的版本为优。现全文对照如下：

《黄漳浦集》

古人间关宝古文，寇贼不鋤火不焚。
夏黄贯械谈尚书，一篇尚书如一君。
忆在少年喜易象，束发危襟日相向。
于今忽过五十年，九草七笺未得上。
真宰恶人尘务多，韦编不得挥阳戈。
文臣秦相各悻悻，垂老欲坠将如何。
白云库中百二日，宛转呻吟裂血碧。
元黄初写十二图，龙马已啮三寸膝。
桐城方公爱此经，苦无部署相批绳。
自言詮经家三世，义理象数犹未明。
黄霸杜林亦人耳，岂有朝闻夕遂死。

《时论》^①

古人间关宝古文，寇贼不鋤火不焚。
欧黄贯械谈尚书，一篇尚书如一君。
忆在少年喜易象，束发危襟日相向。
于今忽近六十年，九草七笺未得上。
真宰恼人尘务多，韦编不得挥阳戈。
文臣秦相各悻悻，垂老欲坠将如何。
白云库中百二日，宛转呻吟裂血碧。
玄黄初写十二图，龙马已嚼三寸膝。
桐城方公受此经，苦无部署同批绳。
自言詮经家三世，义理象数向杂缠。
黄霸杜林亦人耳，岂有朝闻遂夕死。

① 《时论》载此诗末署“崇祯辛巳六月九日弟黄道周具草”，并钐篆体阴文“黄道周印”及篆体阳文“阙下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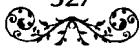
片楮只字皆收藏，但愿生存毕此理。
 筐篮一日临五门，风雨警天雷霆尊。
 回顾白云不可见，经书化蝶皆惊翻。
 缅想方公食三叹，定谓此书终河汉。
 丁甲欲取补鬼愁，恨见数行未一半。
 呜呼生死会有时，九京尚有羲文师。
 庞眉高官人何恨，呼理不应如呼猪。
 肤肉可湮理不夺，自信此心如白月。
 右手贯锁左袖书，解锁写书尚带血。
 淹留北寺五月余，仰钻亦已粗成书。
 二十万言动指节，欲断不断形模糊。
 此书方成未一夜，纆纽又过白云下。
 方公含喜来庠门，薰衅未施便欲借。
 小臣叩首称天恩，年来北寺谁能存。
 已甘垂翼归地火，何敢开眼谈乾坤。
 乾坤开朝水火暮，尝恐诸儒为理悞。
 偶将水火争炎凉，遂使乾坤键门户。
 方公好学天下无，手扪北斗生觚隅。
 一冬已尽一万卷，何必览此增嘘鸣。
 昨日明廷戒吾党，血肉狼藉为开讲。
 此道既不存诗书，白心致主更清敞。
 余生恍得还茅斋，闭眠絨书手不开。
 羲前一画无爻象，啾啾哭鬼何为哉。

片楮只字皆收藏，但愿生存毕此理。
 筐篮一日临吾门，风雨蔽天雷霆尊。
 回顾白云不可见，经书皆与蝶惊翻。
 缅想方公食三叹，定谓此书终河汉。
 丁申欲取神鬼愁，恨见数行未一半。
 呜呼死生会有时，九原尚有羲文师。
 庞眉高官人何限，呼理不应如呼猪。
 肤肉可湮理不夺，自信此心如日月。
 左手贯锁右袖书，解锁写书尚带血。
 淹留北寺五月余，仰钻亦已消居诸。
 二十万岁出指节，欲断不断形模糊。
 此书方成未一夜，纆纽又过白云下。
 方公握发来庠门，连衅未施几声罢。
 小臣叩首称主恩，年来北寺谁能存。
 已甘垂翼谈北目，何欲开眼谈乾坤。
 乾坤开朝水火暮，尝恐诸儒为理悞。
 缪将水火争炎凉，遂使乾坤键门户。
 方公好学天下无，手扪北斗生觚隅。
 拦颐已出羲农背，何必览此增唏嘘。
 昨日明庭戒吾党，血肉狼藉为开讲。
 此道既不存诗书，白心致主更清敞。
 余生仅得还茅斋，闭眠絨书手不开。
 羲前一画无爻象，啾啾哭鬼何为哉。

黄道周的门人庄起傅在《漳浦黄先生年谱》于本年黄道周与方孔炤交往的具体情景记述很详细，甚至可以看做对此七古诗的具体解读：

于是忧患备至，艰贞罔利，回思幼喜《易象》，迨兹五十余五矣，而天人愤排，未能有明；九京可质，羲文犹恫^①。自

① 可解“忆在少年喜易象，束发危襟日相向。于今忽过五十年，九草七笺未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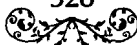


是卧息成爻，食思拟象，乃研理极数，而著《易象正》。方开府仁植与先生同在西库，自言论《易》三世，未毕此理，见先生所著，片字落纸，辄观玩不已，曰：“吾虽不及次公，宁怖夕死，遽坠朝闾乎！”^①时先生方草十二图，未毕，忽锦衣著筐篮来徵。先生徐曰：“吾画一图完，就逮耳。”役人不可，遽以先生去，诸图像翻播床下。既去，方公更掇拾收藏之。故先生诗曰：“筐篮一日临五门，风雨警雷霆尊。回顾白云不可见，经书化蝶皆惊翻。缅想方公食三叹，定谓此书终河汉。”盖是时太学生涂仲吉上书讼先生冤，故征先生同对北寺也。比至北寺，械鞫四次，且拶且责。毒痛之下，指节才续，又为《六十四象正》。故又诗曰：“右手贯颌左袖书，解颌写书尚带血。”会有朱生永明，冒难入北寺，为先生栉沐。朱生者，绍兴诸生也，薄游京师，持百钱叩北寺门，将遗仲吉，为逖者获奏，遂同系狱中。朱生入狱，拜先生于床下，请给侍左右。先生既在北司，有二子为侍，代执爨役，得一意著书。故又诗曰：“淹留北寺五月余，仰钻亦已粗成书。二十万言动指节，欲断不断形模殊。”未几，复转西库。方公喜而索书。故又诗曰：“此书方成未一夜，纆纽又过白云下。方公含喜来叩门，薰衅未施便欲借。”然先生自以九折余生，意言未愜，不欲遽为传播。而诸中贵人，窃因朱生，以其间购先生笔札，故皇上亦于宫中时时见先生所书《孝经》，指曰沽名。然所以得不死者，亦未必非念其名也。故又诗曰：“小臣叩首称天恩，年来北寺谁能存？已甘垂翼归地火，何敢开眼谈乾坤！”盖有恟于二周诸公毕命之处矣。

黄道周门人孟应春在《〈易象正〉序述》中也说：

方开府仁植与先生同在西库，每过先生论诸象义，先生方

^① 可解“桐城方公爱此经，苦无部署相批绳。自言论经家三世，义理象数犹未明。黄霸杜林亦人耳，岂有朝闻夕遂死。片楮只字皆收藏，但愿生存毕此理”。



就草作《二十图》^①，锦衣着筐篮来请，先生方画一图未完，徐曰：“吾作一图，完就逮耳。”诸役不可，辄扶先生去，诸图象翻簸床下。役去，仁植始掇拾藏之。

方以智在《跋南泉所藏铜海书帖》也说：

崇祯庚辰，先中丞（按：指父孔炤）以忤楚相逮理，铜海先生（按：指道周）拜杖，同在西库衍《易象正》，小子得侍，时见挥洒，文不加点。偶请《象正》、《洞玑》（按指道周《三易洞玑》）之旨，疑《尚书》不合《易》策之故，以虚舟子图质难，先生楚然挥之，别书《寒松问少年幅》。当时谖谖浮气乍敛，知先生之教深矣！忽移北司，所衍《二十四图》乱播在地，先中丞收之，皆手书宋体，铁画森严……^②

所以此诗不论是题为《方密之屢索〈易象正〉，未之敢授，爰谢乃翁仁植》，还是题为《方仁植先生每觅〈易象〉，诗以谢之》，其具体内容主要是针对方孔炤而言，也主要是答谢方孔炤对其易学思想的厚爱。从这些文献来看，黄道周的易学思想这时对方孔炤有很大的触动，方孔炤很想深入了解黄道周的易学体系。而这时的方以智才刚三十岁，主要是在照顾其父亲，他看到父亲对黄道周易学思想的倾慕，也激起了他很大的好奇心，虽时常也向黄道周有所请教，但对父亲和黄道周的思想交流，他似乎更多的是在旁听和思考。这一点从方以智在《灵前告哀文》一文的回忆也可以得到说明，他说：“庚辰，大人在西库中……大人与黄石斋先

① 当为“《二十四图》”。

② 《浮山此藏轩别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史室编《清史资料》第6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5页。



生环中讲《易》，而不肖不能入此……”^① 尽管如此，黄道周的思想对青年方以智也产生了较大的触动和影响。

《时论》凡例前还有方以智及其三个儿子方中德、方中通和方中履的跋记。方以智和方中通在题记中也提到方孔炤和黄道周同处西库衍易之事，方中通说：“我祖中丞公与石斋先生同西库，衍此盈虚而研极焉”；方以智说：“又八年抚楚以议剿穀城，忤楚相，被逮。时石斋先生亦拜杖下理，同处白云库中，阅岁有八月，两先生脩然相得，盖无不讲易朝夕也”。而方孔炤本人在《时论》九则《凡例》中更是四处提及黄道周，特别是西库一事更是反复论及。

方孔炤于《时论》凡例第二则说：“自在西库与石斋公论易表法，邵子举概而已，细差殊未合也，故衍《二十四图》，易历相追。今十余年，究之本，无追不合者，其有待乎？”这主要是说《易象正》卷初的《二十四图》，即《大象十二图》和《历年十二图》。所云“易历相追”，当指《大象十二图》中的“日闰追象图第七”和“月闰追数图第八”。所云“邵子举概而已，细差殊未合也”，《易象正》“卷初上”也说“邵尧夫只以十二经三十统计成数，不及余分。后人因之，以推先天图，立一期之局，以冒三年之闰，遂使岁月日时、元会运世，通成泛谱”。

《时论》凡例第四则开头就引黄道周和其门人关于易学的一段对话：“何羲兆问漳浦先生曰：‘圣贤言理耳，如落象数，则算手筹人矣。’先生曰：‘如此圣贤事天当废日星，落日星亦台官稗史矣。’木上云：‘象数则不同，何思何虑，无不同者。’先生曰：‘如此学问止于《中庸》，行事尽于《论语》，《诗》《书》、礼乐、《春秋》何故作乎？吾家最忌笼统，交盘不得。’”这段话基本同于《黄漳浦集》卷二十九《三易指归》里的下面几段对话：

何羲兆云：圣贤止是说理，理到极处，更无象数，如落象

^① 《浮山文集后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史室编《清史资料》第6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页。

数，便是算手畴人，安得与主人翁坐话？

某云：若此圣贤止是事天，天到尽处，更无日星，如落日星，亦是台官稗史，不得主位商量也。

长民云：此物事毕竟如何开除？

某云：上面是经，下面是史，有日有月有星，是三要物，理象数是三要事。

某云：如此不消思量也，吾家物事切忌笼统，消帐不得。

木上云：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往来屈伸，何思何虑，此处无有不同。

某云：如此则学问止于《中庸》，行事尽于《论语》，《诗》《书》《礼》《乐》《春秋》皆可不作；宋元而上，威烈而下，诸史皆可不读也。

从这些对话来看，黄道周很重视象数，认为日月星是三要物、理象数是三要事，黄道周象数学的历律特色对方氏父子有着较大影响。考《三易指归》是崇祯十五年壬午黄道周出狱后，途经杭州和门生交流易学的谈话记录，而此年黄道周和方孔炤在杭州也有过交游，后来黄道周于崇祯十七年赴南明弘光朝召用，又途经杭州时还写下五律《昔过西泠，逢倪鸿宝、方仁植，命酌山堂。未及三秋，举目□^①异，鸿宝碧血已枯，仁植栖乌未定，又闻留邨二仙翩然殊向，率尔书此，不禁泫然七章》一诗来追忆这件事。

凡例第七则有云：

《易》惟变所适，本爻所之《乾》之《姤》是也，有五爻变而本爻不变者，《乾》初为《复》是也。有一二三积变而上者，京氏之变，各卦自为七变，不独八宫也。有推变，朱子所列是也。有贞悔变，《屯》《蒙》颠对，旧曰反对是也。有互换变，《泰》《损》是也。有伏变，《屯》《鼎》望对，旧曰正对，错卦是也。有倚变，横图相易是也。有叠变，方图东北与西南

① 此字原文空缺。



述之《夬》《履》《睽》《革》，旧曰综卦是也。然触类之几，以始所之为端，左国诸占是一徵也。故石斋与余同此观玩。若轨革卦影，占事知来，则固全用之矣。圣人以不动之心，应万变之心，亦犹是也。

这段话对了解《时论》的体例思想很重要，《时论》正文解每一爻时爻下都注明该爻变动后的所之卦，这一点和《易象正》变卦解易的体例完全一致，所以方孔炤说“石斋与余同此观玩”。

凡例第九则有云：“议剿穀城，失执政之指，以将口致逮，琅当西库者两年，遂与黄石斋摹据，亦一幸也。”

总之，孔炤在西库受黄道周启发事，几乎是方家人一说道《时论》编写之事就要提起的典故。彭迎喜认为“崇祯十三年（1640）正月，当时任湖广巡抚的方孔炤，因议剿农民军张献忠而得罪楚相杨嗣昌，‘以失律逮下狱’。八月，黄道周亦因结党罪名被逮下狱。两人同在西库，朝夕论易。这期间孔炤父子受黄道周象数学思想影响极大。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孔炤蒙赦出狱后，花了两年时间重写《时论》。这一次较前稿作了很大扩充，如其中大量引用黄道周《易象正》中的论述（标之以‘正曰’），即可表明扩充幅度之大。”^①

三 从《图象几表》看黄道周的影响

《周易时论合编》有《图象几表》八卷，这里举其八处引用《易象正》的段落或语句来具体分析。

第一处，在卷一《河图洛书旧说》引用了《易象正》“卷终上”《先天通期历年图》的一段话，但对《易象正》原文有些地方作了节略，下面以《易象正》原文（括号内文字）作对勘如下：

《正》曰：凡五行之数，去十则用九，存十则用十一。存十

^① 彭迎喜：《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页。



而用十一，何也？土德之终，十十为百，复加一十，得两河图，为万物终。九十之御二十，八十之御三十，七十之御四十，六十之御五十，皆得两河图，为五百五十。数〔各〕以五十五退之，为五德之序。金（德之终），九十复加一九，为九十九，以五经之，为四百九十五。木（德之终），八十复加一八，为八十八，经五（以五经之），为四百四十。火（德之终，七十复加一七，为）七十七，经五（以五经之），为三百八十五。水（德之终，六十复加一六，为）六十六，经五（以五经之），为三百三十。共一千六百五十。凡五行之成数二千二百，其生数八百二十五，凡三千三十五为五十五自相乘之数也。

智按：八百二十五，乃以一、二、三、四、五各乘河图数也。二千二百，以六、七、八、九、十乘河图数也。

可以看出，所引这段话和《易象正》原文基本一致，括号内部分为《几表》所省略的文字。“数”当从《易象正》原文作“各”。“共一千六百五十”为《几表》所加，原文无，是由金、木、火、水四德之终数 495、440、385、330 相加而得。方以智对五行生数 825、五行成数 2200 的解释可分别表述为算式： $(1+2+3+4+5) \times 55 = 825$ 、 $(6+7+8+9+10) \times 55 = 2200$ ，825 加 2200 即为 3025，为 55 的平方。

第二处在卷一《密衍》引用“《象正》曰：‘四正皆《乾》，四隅皆《坤》’”，这是引用《易象正》“卷终上”《畴象合图》部分，其原文如下：

洛书去十而用九，方圆纵横，中于十五，五通戊己。以五兼十，故四正为《乾》，四隅为《坤》。《坤》之通戊者为《坎》，《乾》之通己者为《离》。《乾》《坤》《坎》《离》，以正天地，是圣人所取以为《易》之纲纪也。

第三处在卷一《河洛析说》“大九九方图”下文字“《正》曰：衷五之文，八十一；游五之文，七十二；环五为文，五百七十六。



以五衷之，有正距反距、隅夹反夹、正股反股……”这段引文引自《易象正》“卷终上”《畴象合图》部分，但对原文不少地方有节略，《易象正》这段原文如下：

因而寻之，衷五之文，八十有一；游五之文，七十有二；环五自为文者，五百七十六。以五衷之，正距为〈艮〉，反距为〈震〉；隅夹为〈巽〉，反挟为〈兑〉；正股为〈巽〉，反股为〈兑〉；间勾为〈震〉，反勾为〈艮〉。从戊而圭黍者，或〈巽〉或〈离〉；反戊而圭黍者，或〈离〉或〈兑〉。从己而圭黍者，或〈坎〉或〈艮〉；反己而圭黍者，或〈震〉或〈坎〉。以九方测之，各从其类也。

《周礼》卜有三兆：玉兆、原兆、瓦兆。玉兆如四正十五，或周环十五，方圭圜璧之文；原兆如方田步弓，通五曲直，远近周髀之法；瓦兆如一五六、六五一、一六五、五六一之类，曲折根连，戊己从变。以此三兆，密御九畴，不用灼龟而龟文灿然。故以五行而辨福极，以庶征而证五事，以五纪而省三德，以稽疑而定八政，亦此意也。

第四处在卷二《三天图：先天、中天、后天》“石斋则羲易为先天而三成之，中天则〈乾〉、〈巽〉、〈离〉、〈兑〉、〈坤〉、〈震〉、〈坎〉、〈艮〉为内卦序而复以此序加之，后天则〈震〉、〈巽〉、〈离〉、〈坤〉、〈兑〉、〈乾〉、〈坎〉、〈艮〉而加之，又以〈兑〉为首而序加之，详其《象正》”，这里所说的《易象正》先天、中天、后天卦序分别见《易象正》“卷终上”的“先天圆图第一、圆图再成第二、圆图三成第三”及“中天卦次图第十二、后天卦次图第十三”。

第五处在卷三《后天八卦方位图说》“《象正》曰：后天图之妙，非世所窥。河汉首尾，垂于斗井，为两济之端，七纬之所出入……”这段话引文较长，几乎是对《易象正》卷终上“后天卦次图”全部文字的节略。

第六处在卷八《极数概》“潜老夫曰：参天两地而倚数，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是数之理象先，而人心之几，因倚乃极



也……黄石斋曰：‘学者动卑象数，故天道不著。圣人示人条派，如司徒蒐狩，致众旂下。昼知其物色，夜呼之，名号不失。历律象数，圣人所以刚柔损益之具也。’余同西库而信之，归学邵学，弹力不及，以命子孙。”方孔炤所引这段话基本出自《易象正》“卷终上”的《先天通期历年图》：

先天图与《洪范》同出于图书，而先天图主象，洪范主数。学者动卑象数，故象数不明，天道不著。

圣人教人，使人知象，又知其数。既知其数，又知其条派所在，如司徒蒐狩，致众旂下。昼而望之，知其物色；夜而呼之，名号不失也。

看来，在西库和黄道周易学交流之前，方孔炤对象数是不够重视的。总之，正是在黄道周的象数思想的影响下，方孔炤才很重视邵雍之类的象数易，并引导其子孙产生对象数易学的兴趣和重视。无疑，这些对青年方以智的影响也是较大的。

第七处，也是最重要的一处，《图象几表》卷八采用了黄道周《易象正》卷终下的天方图。天方图及天方思想是黄道周易学思想体系的重要基石，他的很多易学思想都可以纳入天方图来说明。早在《三易洞玑》中黄道周就对其天方思想有着很详细的文字论述，但是没有绘出天方图。在《易象正》“卷终下”不但有了进一步的文字论述，而且也绘出了天方图。更有意思的是福建省漳浦县黄道周纪念馆至今仍完好地保存了一个石刻的天方盘，此天方盘和《易象正》中的天方图几乎完全一致。也非常有趣的是，不但方孔炤在《图象几表》中采用了黄道周的天方图，对其思想也作了进一步的论说，而且方以智及其儿子方中通在他们的著述中也多次提到黄道周的天方图，如方以智在《通雅》卷首说：“漳浦公衍天方图，尤为绝学，旷代始闻。”其在小注中又说“庚辰，中丞公与石斋先生在西库论易衍此。中丞公叹曰‘此方圆同时图’。”^①方中通在其《数度衍》中

① 方以智：《通雅》卷首一，清康熙五年浮山此藏轩刻本。



也提到天方图说：“石斋先生之天方图，九方九圆，外方积一万六千三百八十四。如率推之，庇羈尽得，余别录焉。”^①就是说方家三代对黄道周的天方图都很感兴趣。关于天方图的具体解析参见第五章《易象数与天方图、天方盘》部分。

第八处，卷八“《象正》”之旨，卦得四千九十六，为二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四（即智所谓律两之方数也）。举六十年历岁四千三百二十，周甲得二十五万九千二百无余，缩天三千七百八十，每岁缩六十三，一月缩五辰二分五厘，与日分准。又以四十九归之爻象，每岁天行不及爻象者十三强，爻象不得干支者四十九年而弱，此六十三纳虚所始也”，这段话基本引自《易象正》卷终上《先天三成图》中以下两段话，括号注出释算：

三成之法，于再乘每卦六十四之上，又各加六十四，则四千九十六之上，通加六十四，统得二十六万二千一百四十四（ $64 \times 64 \times 64 = 262144$ ），所谓六十岁历也（ $262144 \div 60 = 4369.0666$ ，约为一岁时辰）。

取其大约，为六十岁，每岁四千三百二十（ 360×12 ），六十岁通得二十五万九千二百无余（ 4320×60 ），与天相追（ $365.25 \times 12 \times 60 = 262980$ ），约缩三千七百八十（ $262980 - 259200 = 3780$ ），每岁所缩六十有三（ $3780 \div 60 = 63 = 4383 - 4320$ ）。凡一月所行缩五辰二分五厘（ $63 \div 12$ ），与日分相准，以为盈缩。又以四十有九归之爻象，故每岁天行不得爻象者十三而强，每岁爻象不得干支者四十九而弱，合之为空六十有三，卦气纳虚之所从始也。

以上这八处全部出自《易象正》卷终，除天方图为“卷终下”外，其余又全部见于“卷终上”。

^① 方中通：《数度衍》卷九，清光绪四年桐城方传理刻本。



四 从《时论》经传看黄道周的影响

在《时论》经传解释卦爻辞部分更是大量引用《易象正》，估计《易象正》是《时论》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几乎解释每一卦都会引用到《易象正》的相应解释。由于目前《时论》没有电子检索版，还无法具体统计到底引用了《易象正》多少次。据初步浏览，《时论》经传部分仅第一、第二两卷在解《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这十四卦的卦爻辞时就至少有五十处引到了《易象正》的相应原文，估计《时论》解完六十四卦要引用《易象正》达二百次以上。由于引用数量之多，而且卦爻也直接标示了其原文出处，这里不作一一说明。黄道周的易学总体上象数气息浓郁，但其义理思想也很浓厚。如果说《三易洞玑》总体上偏象数的话，可以说《易象正》解卦爻辞是重义理的发挥。这也表明，黄道周对方氏父子易学思想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象数方面，也表现在义理方面。

除直接引用《易象正》对爻辞的解释外，《时论》在体例上也受到《易象正》的很大影响。《时论》在每爻下都一一注明其爻变后的所之之卦，这和《易象正》在体例上是一致的。

以上叙述表明，《周易时论合编》很多地方都体现了黄道周对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易学思想的重要影响，这些影响不仅仅是象数方面，也有义理方面。

第三节 黄道周与钱澄之的《田间易学》及其他易学著述

黄道周生前其三部易学著述就已经在世上流传，在当时社会也有着一定的影响。明清之际的易学著述除《周易时论合编》大量征引《易象正》外，其他如钱澄之的《田间易学》也经常征引《易象正》。清人胡煦的《周易函书约存》、赵继序的《周易图书质疑》也多处征引《易象正》。近代马其昶《周易费氏学》也有



多次引用《易象正》。

一 黄道周与钱澄之的《田间易学》

钱澄之（1612—1693），安徽桐城人，初名秉澄、字幼光，明末诸生。南明唐王时，在黄道周的荐举下，授延平府推官。桂王朝，授礼部仪制司主事，考授翰林院庶吉士，知制诰。桂林陷后，东归，改名澄之，字饮光，晚号田间老人。钱澄之为明末清初著名文学家、易学家，对数学、地理、训诂、义理也有研究，其学术、文章对后来的“桐城派”影响很大。生平著述有《田间易学》、《田间诗学》、《庄屈合诂》、《所知录》、《田间文集》、《田间诗集》、《藏山阁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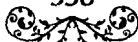
钱澄之的《田间易学》宗主朱熹《周易本义》，推崇明代蔡清的《易经蒙引》，而直接对他学易、治易产生重大影响的当首推黄道周。《四库全书总目·田间易学》说钱澄之：

家世学《易》，又尝问《易》于黄道周。初撰一书曰《易见》，因避兵闾地，失其本，又追忆其意，撰一编曰《易火传》。既而乱定归里，复得《易见》旧稿，乃合并二编，删其重复，益以诸家之说，勒为此书。其学初从京房、邵康节入，故言数颇详，盖黄道周之余绪也^①。后乃兼求义理，参取王弼注、孔颖达疏、程子传、朱子《本义》，而大旨以朱子为宗。其说不废图，而以陈抟^②先天图及河洛二图皆因易而生，非易果因此而作；图中奇偶之数，乃揲蓍之法，非画卦之本。持论平允，与元钱义方之论合，而义尤明畅。故卷首图象虽繁，而不涉支离附会之弊。

《四库全书·田间易学提要》与《总目》略有小异，《提要》虽没说钱澄之的《田间易学》“盖黄道周之余绪”，但也说钱澄之

① 《四库全书·田间易学提要》无“盖黄道周之余绪也”八字。

② “陈抟”，《四库全书·田间易学提要》作“邵子”。



“尝问《易》于黄道周”。钱澄之在《田间易学》“凡例”中交代了其易学的渊源和宗旨，其中两处提及其师黄道周对他的重大影响，他说：

南渡时，予罹党祸，变姓名，逃诸吴市，遇漳浦黄先生舟过吴门，遥识之，召使前，慰勉之余，教令学《易》。不数月，吴下大乱，家室丧亡，窜身入闽，困闽山者三年，每念先生教，辄思读《易》。

又说：

时贤《易》论，有发前人所未发，而大指不谬于《本义》者，悉加采录。然诸集中有其说，出于前人而略其姓氏，遂为已有者，今悉考订归诸本人。或姓氏未详，则称以集名。若《象正》，则吾师漳浦黄先生所手授也。《订诂》，则何玄子先生宦留都时出以相示，面相质问者也。《时论》，则吾乡方中丞白鹿公所著而吾佐密之参订而成者也。故三书引据尤多，密之别号药地，亦时引其说。

据此钱澄之的交代，黄道周曾亲手把《易象正》赠给他。钱澄之虽没具体说“手授”的时间地点，但可以联想，其“手授”的时间可能即在“南渡时”^①。此时，钱澄之和黄道周已经很熟悉，否则不会“遥识之”、“召使前”。

黄道周与钱澄之不仅有师生之谊，更有知遇之恩。钱澄之在《上皖抚郑大中丞书》后记中记载黄道周曾努力为其化解他和郑潜庵之间的误会：

此书拟而来上，中丞旋被论以去，予避寇移家白门，不复见公。公初莅皖时，观风谬，采虚声，置予第二，实未试也。

① 具体时间可能是1644年十二月，时黄道周途经吴江赴南京弘光朝。



往谒谢，忘分深谈，大加赏叹。先君子歿，特赐旌扁于辅仁会馆，先君子讲学处也。感激之私，不知所报。比公亦侨寓留都，予以四方求食，未获造谒，而予《移家诗》有云：“所赐尚方剑，诛杀徒自专。”有中予以公者，谓此指公，公不悦。今漳浦黄先生遣戍南还，予往见，值周仲驭、沈眉生两君在坐，急避去。予诒之，漳浦手是诗指问予曰：“此何指？”曰：“指理台熊某也。”先生曰：“有云指郑潜庵者。”予曰：“公未赐尚方剑，何以云然？”先生亟呼两君曰：“潜庵误听！”夫以公之遇我如此，而忍狂悖丧心以忘讥公哉？今皆隔世事，回思当时，谗口可畏，而知己关切之深，可为痛哭也！^①

《上皖抚郑大中丞书》的时间为“崇祯庚辰”，即崇祯十三年（1640），黄道周56岁。那么，黄道周“遣戍南还”可以肯定为崇祯十五年（1642），黄道周58岁，此年黄道周出狱后离开北京前往酉阳戍所，途经南京，大概此时，钱澄之前来拜会黄道周。从黄道周为钱澄之解围来看，钱、黄二人此时已较为熟悉。

1645年，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黄道周出任内阁首辅，在荐举时贤中，力推钱澄之。后经进一步考选，钱澄之被任命为延平府推官。钱澄之在其文集中多次提及此事，对其师黄道周的知遇之恩充满了感激之情。钱澄之在《上山阴相公老师书》中说：“然每为当时大君子所不弃，入闽蒙黄石斋先生荐举得官。”^②钱澄之在《命子诗》中又回忆说：

我挈妻子，逃之东吴。同宗者贤，推宅以居。国事一去，奋捐其躯。汝母携幼，沈身太湖。我殡诸寺，往奔天隅。昼伏夜行，达于行京。漳浦之荐，士类以荣。受知冢宰，作李延平。奉檄于役，国祚旋倾。与汝相失，我陷于兵。^③

① 钱澄之《藏山阁集》文存卷三书序。

② 《上山阴相公老师书》，《藏山阁集》文存卷二书。

③ 《命子诗》，《田间诗集》卷八江上集。



后来黄道周出师北伐，钱澄之曾写信《寄黄石斋阁部老师书》力劝黄道周不要去冒险。黄道周就义后，钱澄之悲伤之余赋七律《哭漳浦师》：

一

宣麻几日点朝班，谁遣单车自出关。久信赤符成两汉，空占紫盖照三山。

总戎已弃全军遁，丞相何难匹马还。长啸请缨虚有愿，惟余涕泪洒龙颜。

二

去岁吴门已变名，市中卖饼识郊卿。曾将逃死嗤张俭，何取狂生荐祢衡。

南极有星通夜动，天隅一柱早时倾。入关狼狈音容阻，回首铜山哭几声。

三

二月长干天昼昏，都人争举李膺幡。笑将涕泪酬知己，坐索衣冠谢主恩。

无路请还先轸首，何人招返屈原魂。当年北寺留皮骨，此日南朝仗尔存。

总之，黄道周与钱澄之非泛泛师生之谊，更兼知遇之恩。在钱澄之的文章中，一提起黄道周，总是充满了对老师的深情。据初步统计，《田间易学》直接引用黄道周《易象正》有66处之多，其中卷首下2处、卷一8处、卷二11处、卷三11处、卷四10处、卷五13处、卷六10处、卷十1处。校点《田间易学》的吴怀祺先生说：

钱澄之易学除家学渊源外，对他治《易》产生影响最大的先辈中，是黄道周漳浦先生。^①

① 吴怀祺：钱澄之《田间易学》整理说明，黄山书社出版1998年版，第1页。



钱澄之从黄道周学《易》，不仅仅是学《易》之图象，而且也得到一种历史的见识，从而使他的《田间易学》具有自己的特征。^①

钱澄之家世传易，博采汉宋以来治易之所得，兼综象数、义理，会通易、诗与庄、屈诸子，汇一方易学之成就；承黄道周、蔡清治易的学统，尊朱而有辩证；学有渊源、宗旨，兼纳诸家；治经兼及于史，倡节义。凡此都是钱澄之的易学特征，而这又是方以智易学的精神。^②

二 黄道周与胡煦《周易函书约存》

胡煦（1655—1736）河南光山人，字沧晓，号紫弦。初以举人任安阳教谕，康熙五十一年（1712）成进士，授检讨，以通《易》理闻名，康熙帝曾召对乾清宫。李光地奉敕撰《周易折中》曾任分纂，又与修《卜筮精蕴》、《卜筮汇义》。雍正元年（1723）由鸿胪寺卿擢为内阁学士，先后任兵部、户部、礼部侍郎、《明史》总裁。后以衰老夺官。乾隆元年（1736）见召入京，不久卒于京师。其一生多建言敦修教化，省刑劝农。著有《周易函书》。^③

《周易函书》包括《约存》八卷，《约注》十八卷，《别集》十六卷，共五十二卷。此书说《易》大体斟酌于汉学与宋学之间。^④《周易函书约存》卷十一《原古·先儒易派》中引《易象正》：

《象正》曰：“一一一为〈乾〉，一一二为〈兑〉，自领九类。一二一为〈离〉，一二二为〈震〉，自领九类。依此序之，未归〈乾〉统。”^⑤

① 吴怀祺：钱澄之《田间易学》整理说明，黄山书社出版1998年版，第2页。

② 同上书，第5页。

③ 吕绍刚主编：《周易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46页。

④ 同上书，第910页。

⑤ 胡煦：《周易函书约存》，程林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51页。



此段引文见《易象正》卷终下《九畴八卦相次图》，胡煦在《周易函书约存》中对此图作了简化处理，《周易函书约存》九畴八卦图整理如下：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第一：乾乾乾乾乾乾乾乾乾乾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乾兑离震中巽坎艮坤。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第二：兑兑兑兑兑兑兑兑兑。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乾兑离震中巽坎艮坤。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第三：离离离离离离离离离。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乾兑离震中巽坎艮坤。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第四：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乾兑离震中巽坎艮坤。
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第五：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乾兑离震中巽坎艮坤。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第六：巽巽巽巽巽巽巽巽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乾兑离震中巽坎艮坤。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第七：坎坎坎坎坎坎坎坎坎。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乾兑离震中巽坎艮坤。
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第八：艮艮艮艮艮艮艮艮艮。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乾兑离震中巽坎艮坤。
九九九九九九九九九，第九：坤坤坤坤坤坤坤坤坤。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乾兑离震中巽坎艮坤。

胡煦注解：

一畴、三畴、七畴、九畴，以阳仪主之。二畴、四畴、六畴、八畴，以阴仪主之。五畴兼用七百二十九卦，五五为中。

此九九八十一方也，第一畴各加一，二畴各加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畴各以其数加之。

煦曰：此即先天横图之数而以畴数配之者，纵横皆除五中，故〈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遂各降一等，



而其数亦不能尽合也。

第五畴之五，五五则中也，共七百二十九。石斋黄氏衍为九图，此其约概。^①

胡煦在《周易函书约存》卷十论扬雄卦气说时，也提及黄道周，他说：

夫岂知三四为十二，何异四三为十二乎？知其故而仍藏参于两，寓其盈虚者，邵子也。石斋更欲密率推之，可谓攻苦研极。后人因前人之攻苦研极而引触会通，何为不善？^②

三 黄道周与赵继序的《周易图书质疑》

赵继序，字芝山，号易门，休宁（今属安徽）人。乾隆辛酉（1741）举人。著《周易图书质疑》。《周易图书质疑》原书不分卷，首为古经十二篇（不载经文，逐节诠释经义），次为图三十二，各系以论说，又有“大衍象数考”、“周易考异”、“春秋论易考”、“卦爻类象”等篇。清《四库》馆臣据安徽巡抚采进本厘定为二十四卷，著录入《四库全书》。^③ 但该书主要篇幅还是用在解释六十四卦卦爻辞。

在第三章论及变卦解易的时候，我们曾述及赵继序的《周易图书质疑》，该书也是变卦解易的典型代表作，其变卦解易的思想受到黄道周的一定影响。据初步统计，《周易图书质疑》一书至少有10处引用黄道周的《易象正》，其检索关键词为“黄道周曰”。其中卷五1处，释《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誉”时引用：

黄道周曰：“建侯行师，括囊之大者。伐国之谋，不及于左右。建子之谋，不及于妇人。”

① 胡煦：《周易函书约存》，程林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51页。

② 同上书，第293页。

③ 郭璞：《易图讲座》第五十四讲：清代的易图——赵继序的《周易图书质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页。



卷七有3处引用：

黄道周曰：“《谦》者，幽独之行也；《升》者，明廷之道也。《谦》而《升》，夫岂修名而为之乎？大人亦其素也。”

黄道周曰：“建侯行师，此两者不可不夙也。故‘介于石’，未解之物也；‘不终日’，已解之物也。”

黄道周曰：“干蛊而悔，养蒙而渎，教告虽烦，要之无咎，何也？令甲之义，不一足也。”

卷八1处：

黄道周曰：“野则同也，邑则不同也。同人不冀其利而利归焉，私人不冀其灾而灾归焉，何者？于野则无妄，于邑则有眚。”

卷九1处：

黄道周曰：“《遁》之《否》，俭德辟难，恐不及也，何系之有？系遁者，臣妾之事也。夫有遁志^①而告之臣妾，则必不逮矣。故臣妾者，天下所为系畜也。举系畜者以庶几一吉，犹以身尝疾而得厉药也。”

卷十3处：

黄道周曰：“《大壮》之趾则犹有孚，《夬》之前趾则遂为咎，何也？《大壮》而《恒》，则犹未为过也；《夬》而《大过》，则是为过也。”

黄道周曰：“金柅《乾》也，羸豕《姤》也。系于《乾》

① “遁志”，《易象正》原文作“所谋”。



则《姤》不为政，孚于《姤》则《乾》不为政矣。”

黄道周曰：“《坤》之含章，载《谦》以从其君。《姤》之含章，载《鼎》以从其夫。臣道以得，妻道不失。”

卷十二1处：

黄道周曰：“《涣》亦以申命也，一命而数申之，三而渎，五而玩，非上所好，渎命不从，故《涣》非所以救巽也。当《巽》之时，而欲以享帝立庙，亦失其义也。”

四 黄道周与马其昶《周易费氏学》

马其昶（1855—1929），安徽桐城人，字通伯，晚号抱润翁。以《易》、《诗》、《书》名家，并工古文。初以诸生，入资助河工，奖叙中书科中书。数应乡试不获举。曾入李鸿章家馆教授子弟。任庐江、桐城书院山长。宣统二年（1910）荐为学部编撰、主事。清亡引去。1913年主安徽高等学堂，次年入京主政法校务。袁世凯复辟帝制，筹安会重其名，欲以为助，其昶坚拒不允，即日整装南归。1916年复入都，应清史馆之聘任纂修。著有《周易费氏学》八卷，《诗毛氏学》、《礼记节本》、《中庸篇义》、《三经诂》、《老子故》、《庄子故》、《屈赋微》、《桐城耆旧传》、《左忠毅公年谱》、《抱润轩文集》等二十种三百余卷。^①

《重订周易费氏学》，八卷，首尾各一卷，清马其昶撰。卷首有“易例举要”一卷，中八卷注释经传，末附“序录”一卷，书前自序备述前人言象、辞、占、变之弊。马氏主讲潜川书院时已成《易费氏学》八卷，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门人辑入《集虚草堂丛书》刊行，1919年，马氏复加审定，次年由豫章饶氏、庐阳聂氏助资刊行，故名“重订”。其书大旨有四：一、观象窥制礼之原；二、释辞举大义；三、言变必观时位；四、焦（贲）、京（房）、管（辂）、郭（璞）之术及易纬八书不可为易占。引历代

^① 吕绍刚主编：《周易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88页。



《易》说近四百家，流览既博，识见亦高。唯引《子夏传》、《淮南子》、虞翻、陆绩乃韩婴、九师、孟、京之说，与书名“费氏学”不符。有1920年刊本。^①

《周易费氏学》共4次引用黄道周的《易象正》：

1. 释“六五童蒙吉”，引黄道周曰：“古之圣人，盖童蒙自求也。卫武公诗云：‘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可谓童蒙之求矣。”（卷一）

2. 释《贲》大象辞“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引黄道周曰：“狱亦庶政也，而敢心则殆矣。《书》云‘庶狱庶政，文王罔敢知于兹’，故敢折狱，人主之大戒也。”（卷三）

3. 释“六四井甃，无咎”，引黄道周曰：“先王之法，一敝不修，必以所养者害人矣。”（卷五）

4. 释《渐》大象辞“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引黄道周曰：“《渐》序也，序贵、序齿、序贤，皆序也，圣人所以教弟也。《诗》云：‘受爵不让，至于已斯亡’，夫知渐之义者，庶乎可以善俗矣。”（卷五）

五 黄道周与张其淦《邵村学易》

张其淦，近代易学家。字豫泉，号邵村，东莞（今属广东）人。光绪进士，后补殿试庶吉士，历官山西黎城知县，安徽候补道，署安徽提学使。辛亥革命后，隐居沪上，专事著述。对《周易》颇有研究，欲会通老、易之旨而仍附之以儒家言。认为《周易》为明道之书，“道”即老子之“无为”；又认为《周易》之言切于人事，并采程、朱、李、杨诸儒之说以发明之。其论易道，以王弼为宗，亦采先后天之说。易著有《邵村学易》二十卷。^②“学易”取孔子“假年学易”之义。谓老子之所谓“道”，即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成汤、文王、武王相传之“道”；《老子》之五千言，于《归藏》“首《坤》”之义有合，故其书采

① 吕绍刚主编：《周易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6页。

② 张其成主编：《易学大辞典》，华夏出版社1992年版，第739页。



撷《老子》之义以补先儒之未及。又谓《周易》之言切于人事，故其书又采诸儒之证史事、阐儒理者附录于后，以发明之^①。其中所引“黄道周曰”有五处：

1. 黄道周曰：“天地既位，君师立矣。夫师岂可以一日废哉！莫尊于君而非师弗诏也，莫愚于民而非师弗达也。然师岂易言哉！太宽则纵，太严则刻，故刑人可用也，桎梏可脱也，蒙可包也，击蒙不可过也。此宽严并济之道，所以陶铸而无异术也。然其要则遏欲尽之矣。夫利欲之蔽人也，至于亡身，圣人之防欲也，甚于御寇，故伊戒夙愆，旦陈无逸，圣人之虑远矣！”（《邵村学易》卷二）

2. 黄道周曰：“致否者小人，而生小人者天也。否极泰来者天，而回天命者人也。天与人常相因焉，治乱所以异也。然天时不能皆治而无乱，而圣人之心则皆惓惓欲治之心也。”（《邵村学易》卷三）

3. 黄道周曰：“天下之事处顺则易，处逆则难。孔子论仁而征之于造次颠沛，《中庸》论道而极之于夷狄患难。何者？艰险之地，论德者所必稽也。吾观造化之大，忽而飘风，忽而震雨，雷电晦冥，雪雹骤至，而太虚之运不为小变者，其天定也。君子之遭时事，忽而可忧，忽而可愕，置之空乏，处之疾疾，而此心之自得，不为小变者，惟其性定也。其性定，故视利害顺逆之交，若风雷雨露之变，即坎窞皆坦途也，险枕皆顺境也，微缠丛棘皆自得之地也，此之谓有孚心亨也。后之人一遭忧患志穷，意阻不能自振起者，昏夜之哀，覬覦计较，是时未险而心尤险也，亦可慨矣。”（《邵村学易》卷七）

4. 黄道周曰：“汉唐之祚，不移于曹、朱，而起于阉宦之擅权；宋之鼎，不移于夷狄，而起于王、吕之新法。谁谓去小人非《解》之第一义哉！”（《邵村学易》卷十）

5. 黄道周曰：“《易》之书，圣人以时教天下也。《大过》

^① 张其成主编：《易学大辞典》，华夏出版社1992年版，第828页。



之时曰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小过》之时曰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当小过而为大过之事者，妄也，皆非知时者也。夫时者，岂人之所为哉，亦天之所设也。顺时则吉，逆时则凶。《彖传》曰与时偕行，此之谓也。时乎时乎！其易之大纲乎？”（《邵村学易》卷十七）

但很奇怪的是这五条“黄道周曰”均不见于《易象正》，到底这五条引述来自哪里，值得进一步考察。但《邵村学易》卷六释《剥》卦则是明确引自《易象正》：

《象正》曰：“《说命》曰：‘若跖弗视地，厥足用伤’，百姓者，君之地也，故厚下安宅，附地之象也。养栋于上，植基于上，宁人剥我，毋我剥人而已矣。”

第四节 明清以来对黄道周易学的评论

黄道周生前，其三部易学著述（《易本象》、《三易洞玑》和《易象正》）就已经刻板传世，在当时社会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明清以来不少易学著述对黄道周的易学著述也多有引述。本节则是从明清以来的学者对黄道周易学的评论来进一步认识黄道周易学思想及其特色。

一 门人李世熊对黄道周易学的尊崇

李世熊（1602—1686），字元仲，号寒支、愧庵，福建宁化人。博学望重，但屡试不第。崇祯十七年入道周门，随游武夷。隆武时，道周荐为翰林院五经博士，辞谢不就。致信劝阻道周义师出关，道周不听。闻道周就义，向隆武帝上《褒恤孤忠疏》，请恤遗属。入清，累征不应，隐居读书著述。与江西“易堂九子”彭士望等人结为知交。著有《狗马史记》、《物感》、《宁化县志》、



《寒支集》等十余种。^①

李世熊与黄道周的初次相识是在万历四十六年戊午（1618），这年黄道周34岁，李世熊17岁，此年八月乡试期间，李世熊曾拜访过黄道周，据李世熊后来的回忆说：“时黄石斋先生名噪甚，予往谒之，手录其闾牒以还。先生目予曰：‘妙年笃志，下问如此，令人愧畏也！’”^②这次拜会给李世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年轻的李世熊才高气傲，以为世无仲尼，不愿做任何人的学生。一直到崇祯十七年甲申（1644），李世熊43岁时才为黄道周的学识所折服，于是虚下心来，决意师事黄道周。李世熊在后来给好友、黄道周的另一弟子彭士望的信中说：

某生长下里，暗沕无闻见。年二十，尚不知世间有朋友也。僻错既久，便谓“世无仲尼，不当在弟子之列”，此语若为已发者。其时漳浦之名沸海内，某未尝纳脯贽焉。后读《三易洞玑》，茫无津岸，惘惘郁郁，中夜褊膺，坠床裂面。顾年与时驰，悔已暮矣。盖某游漳浦之门，乃在甲中之秋，最出诸贤辟呬之后。^③

李世熊入黄道周之门的具体时间为崇祯十七年十月，地点在福州，李世熊自述年谱于此年回忆说：“……十月，黄石斋先生以吏部起用，差官敦趋至建，予执贽及门，极见器许，遂从游武夷，四宿山中……和先生诗十二章而归。”^④在《三易洞玑》的吸引下，一向孤傲的李世熊此时真诚地拜倒在黄道周门下，他发现自己的学问和黄道周真是有天壤之别，深恨入门太晚。李世熊后来在《与蔡幼石书》中又回忆说：

① 侯真平：《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上册，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1页。

② 李世熊：《寒支二集·寒支岁纪》，清初檀河精舍刻本。

③ 李世熊：《寒支初集》卷六《答彭躬庵书》，清初檀河精舍刻本。

④ 李世熊：《寒支二集·寒支岁纪》思宗崇祯甲申，清初檀河精舍刻本。



念某放诞半生，不知世间有不可学之绝学，与不可攀跻之至人。后读漳浦之书，爽然自失，因折节师之，始知学问人品中间，相悬不啻阶天也。愧悔罔极，则已晚矣！

盖某师事漳浦最在海内诸贤之后，由三山追随至武夷，侍谈三十昼夜而已。时长公讳麀者，方十有四龄，日月逾迈，假令今即相值，彼此不能辨识何人矣。未几，思文拥立闽中，先师援拔多士，顾舍夙昔在门之高足，首及初学之某。某踧踖负惭，坚不奉诏，先师复心慰之，所谓知弟子莫师若也。^①

此后的李世熊对其师黄道周极力尊崇，饱含深情，认为“漳浦先生则千数百年偶一见身者”，他在《褒恤孤忠疏》中评价黄道周的易学思想说：

辅臣学宗天道，以《易》《诗》《春秋》为符，参两挂揲，穷变极蹟，以《易》本日而主月，《春秋》主九而追日，《诗》主六而追月，乘除交会，而千岁之日至、百世之成败、六律之益损、九州百骸之穷络、方圆盈缩，了如指掌。盖自孔孟以来，绝学仅见，非复焦、京、管、郭之徒，《太玄》《潜虚》之书所能通测其源流。其书如《三易洞玑》《易象正》，不有绝代通才阐释厥义，臣疑此学遂将不传。^②

李世熊在《张昌文集序》中又论及黄道周的易学思想，他说：

是时铜山夫子倡三易于榕坛，以为《易》本日而主月，《春秋》主九而追日，《诗》主六而追月，用同历律，杂包辉梦，二五之高深以尽，腑脏之主客以理，日月之缩盈以齐，前际后际，贞纬杂纬，《易》《诗》《春秋》，体数不爽。盖自一昼流贯，极于自朕，而万世指掌神器，非有刻雕圣人，无容亿

① 李世熊：《寒支二集》卷一《与蔡幼石书》，清初檀河精舍刻本。

② 李世熊：《寒支初集》卷十，清初檀河精舍刻本。



想。诸奇遁、壬乙、风角、鸟鸣皆城旦书，进为庸妄。甘、石、平、閔、焦、京、寻、奉、雄、衡、马、郑、宣、洪、管、郭各寻篱落，未窥庑堂，此康节所未淹，朱程所辍讲，而亦亿中省私之贤所共默也。盖自是天地之情状穷而鬼神不自主矣，鬼神不自主则玄黄不得不战，贞淫不得不乱，人禽不得不杂，岸谷不得不迁，天地不得不销沉，所谓器世间者非耶？^①

这些足见李世熊对黄道周及其易学思想的尊崇。李世熊精读过黄道周的《三易洞玑》和《易象正》，可惜的是他一生并没有留下易学著述来进一步发挥黄道周的易学思想。

二 孙奇逢为黄道周《易象正》辩护

孙奇逢（1584—1675），明末清初学者。字启泰、钟元，世称夏峰先生。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明亡，隐居不仕。与黄宗羲、李颀并称三大儒。论学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初宗陆（九渊）王（守仁），晚慕朱熹理学，立说调和两派观点。所著有《理学宗传》、《夏峰先生集》等。

论岁数，孙奇逢还长黄道周一岁，但孙奇逢高寿，直到康熙年间才去世。孙奇逢和黄道周似乎并没有过直接交往，但孙奇逢对黄道周其人其学一直很敬重，他在著述中经常论起黄道周，对黄道周的易学思想也表示了由衷的赞赏。孙奇逢论黄道周说：“明三百年，祖德深厚，臣之以忠死者多矣。最烈者得二人，方正学之死靖难，黄石斋之死鼎革也。一始之，一终之，纯忠大义，百折不回，前后有同揆焉。其邃于性命，精于诗文，两先生亦莫不合。”^② 面对世人对黄道周易学的怀疑和批评，孙奇逢反复为黄道周的易学思想进行辩护。如有人质疑问：“黄石斋廷杖八十，犹自负知《易》，趋吉避凶之道安在？”孙奇逢辩护道：“文王羑里时，

① 李世熊：《寒支初集》卷十，清初檀河精舍刻本

②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四《麟书钞序》，朱茂汉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1页。



岂尚未学《易》乎？《易》即是道，患难死生不离乎道，无人而不自得，方谓知《易》。学《易》者，学此而已。必欲避祸，术士之见也。”^①

《易象正》“卷终下”多以易数来论《诗经》和《春秋》，认为《易经》、《诗经》、《春秋》三经一体是黄道周易学的一个重要特色。黄道周的这一特色，在时人看来有些怪诞不经。针对时人的疑问，孙奇逢写下《跋黄石斋〈易象正〉》一文，为《易象正》以易数论《诗经》、《春秋》的观点进行辩护，孙奇逢说：

予往在潞水，张湛虚^②司马每语次辄及石斋，盖湛虚之尊信石斋，于其一言一行，一字一句，不敢忽也，独于其《易象正》，《易》与《诗》《春秋》三经合一，奇其说而疑其未必确也。予时未见其书，未敢轻置一语。后数年乔遥集奇其人，因托访得其书，与老于读《易》者共观之，意亦不能无疑也。

予曰：泥其迹则无人不疑，会其神则无复可疑矣。《易》之为道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盈天地间，无一事非物也，无一时非《易》也，无一人非《易》也。圣人全体是《易》，故伏羲触之而画卦，文王触之而系彖，周公触之而系爻，孔子触之而系象，后之读《易》者，因羲、文、周、孔之卦彖爻象，会而通之，神而明之，各从自己之心，以探大易之蕴。如周子之《太极图》，则《易》之统体在图矣；张子之《西铭》，则《易》之统体在铭矣。石斋读《春秋》，《易》之统体在《春秋》；读《诗》，《易》之统体在《诗》。谓“《易》与《诗》《春秋》合，失《易》之旨”，并失石斋之旨矣。先儒云：“《易》之蕴多在《中庸》。”又曰：“孟子不言《易》，却深于《易》”，《易》岂独准于二经乎哉？

①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十三语录，朱茂汉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50页。

② 张镜心，字湛虚，为黄道周好友，同时也是孙奇逢的好友，著有《易经增注》一书。



或曰：石斋固自言之矣，“百年之历可以观智，千年之历可以观圣。《屯》《蒙》而下，两《济》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矣。天地之教戒，鬼神之情状，可谓备矣。《春秋》者，天地之自修也；《诗》者，鬼神之吟咏歌啸其事也。《诗》与《春秋》递为爻象，以图天地。”此明以《易》准《诗》与《春秋》，他经不与焉。

曰：此又泥迹者之言也。石斋就《诗》与《春秋》而见与《易》合，故穷形尽象而极言之，以尽《易》之蕴，正欲天下研精之儒，必有能推明是说者。若谓禹之范、箕之畴、礼乐之中和而不准于《易》，是岂《易》之道也哉！

曰：若是则《象正》之说可废欤？

曰：何可废也？以天道征于人事，自《春秋》迄今，《易》之实历，象数性命，原一统事，非石斋其孰能研精至是耶？石斋固一代之奇人，《象正》当为一代之奇书，是在读《易》者深思而自得之。^①

孙奇逢认为对黄道周的易学不能就具体问题看得太死，而要从总体上把握其精神实质。

三 李光地对黄道周易学的批评

李光地（1641—1718），字晋卿，号厚庵，又号榕村，安溪湖头人。学者尊为安溪先生，卒谥文贞。少时力学过人。康熙九年登进士，一生从政，由翰林院编修累官至直隶巡抚、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位极人臣，显赫一时。他一生不唯以在官场角逐中的委蛇进退引人注目，而且勤于治学，于《周易》、乐律、音韵诸学皆确有所得。当其晚年，尤以工于揣摩帝王好尚，一意崇奖朱熹学说，深得康熙帝宠信，先后奉命主持《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诸书的纂辑事宜，俨若一时朱学领袖。著有

^①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卷九《跋黄石斋〈易象正〉》，朱茂汉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29—330页。

《周易通论》、《周易观象》、《古乐经传》、《韵书》及《榕村全集》、《榕村语录》等，去世后，由其后人辑为《榕村全书》刊行。

李光地和黄道周同为福建闽南人，时代也很接近，李光地在《榕村语录》中保存了很多关于黄道周生平奇闻逸事及其易学思想来源的传闻与推测。李光地认为黄道周少时所作《太咸》就已经奠定了其后来易学发展的基本格局和思想特征，李光地评论说：

黄石斋少时作《太咸》，以拟《太玄》，用三起数，后更灭其书，然终身不离此见。以《易》、《书》、《诗》、《春秋》与天相迫，惟《易》与《范》之数为近，亦不及天九层，乃知迎日推策，未有如蓍数之合者。因之以四，得一千四百六十一（ $365.25 \times 4 = 1461$ ）；归之以三，得四百九十（ $1461 \div 3 = 487 \approx 490$ ）；约之以十，得四十九也。四十八策应四十八弦，为三百六旬，其一策当九，十辰适符五日四分日之一。筮法分二挂一，归奇皆用之，惟不与揲四，正十用其七也。论七底来历甚大，天上地下，古往今来，数只是自一至十。春夏秋冬之有中气，东西南北之有中央，实有四数，倍之则八而已，而其用则七也。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东西南可见而北不可见。人身左顾右盼可见者，十之七；夏至之日兼以滕影，亦十之七。凡事为之极，几十之七则可止矣。是故卦数八，蓍数七。^①

在李光地看来，黄道周的易学有些古怪，认为有得于异人传授，而黄道周又故弄玄虚地把这些术数和《诗经》、《春秋》之数配合起来。李光地说：

黄算命果验。其生平著书，绝不可晓，盖必得异人传授，而以诗书文之，以见其非术数之学耳。至以五经配合，推算而

^①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三《易》，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79—580页。



验之，真可笑也。然其既死，后人见其推算自己命薄，至六十三岁止。^①

关于黄道周推命之事，《明史》也记载说黄道周曾推算过自己的寿命。但黄道周文集著述及相关文献中，从来没有说过黄道周给别人算命之事，只有李光地在《榕村语录》中详细记载了黄道周为别人算命应验之事，据李光地的记载说：

黄算命有秘传，其以《易经》卦爻相配者，乃不欲以所学落于术数小道，乃文之以周、孔之书。其实如何扯得来？老实说得别传反光明。此石斋之过也。

吴玉随、玉驷兄弟在邗江，为杨维节太守或司李得意高足。黄壬午过杨，杨命二吴执贄焉。暇时，以二吴命请，黄看毕曰：“俱好，皆甲科。小者，今年即发联捷，做科道。大者，却是本衙门中人，但迟耳。”又云：“小者，乡试极高，可以发解。”过几日云：“汝不能榜首，顷见卢生命，乃南直乡试榜首也，汝但五名内耳。”及秋榜发，榜首果尔，玉驷乃第五。癸未联捷。本朝，来做科道。玉随至戊戌却中榜眼，入翰林。^②

黄道周在其易学著述中大谈推步历史的思想与方法，但绝口不提为个人推命之术。到底黄道周对此术有无研究，李光地此则黄道周算命逸事的真实性有多大，文献不足，只好存疑。

李光地在《榕村语录》中对黄道周易学的谈论多就《三易洞玑》而言，李光地认为黄道周的《三易洞玑》本来并没有多少真正的道理，没必要深究。清代的兵部侍郎成其范对《三易洞玑》很着迷：

①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八历代，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75页。

②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十七“理气”，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19页。



成其范辛未知贡举，余见之，问其刻日平吴逆及吴逆死皆验，果否？曰：“有。”问其所读何书，曰：“生平惟黄石斋《三易洞玑》，三代以后有两圣人。”叩之，曰：“一贵乡黄石斋，一邵康节。”顷入闾，所携《三易洞玑》又复熟，复数遍矣。^①

李光地则很不以为然地说：

黄石斋《三易洞玑》，原无可解之理。吾乡有一友人，欲算其数，后遂得心病。山东成其范，自言无一字一句不解，其说余亦不请教他，盖的知其为欺人。使石斋复生，令他句句作解，恐亦不能。^②

李光地还说他老家有一秀才，想把《三易洞玑》里的数都给推算明白，结果弄得精神失常：

敝乡有一秀才，于石斋先生《三易洞玑》极意殚精，必求其解，遂至失心，正坐此也。^③

此“秀才”当即前文之“友人”。看来，李光地对黄道周的易学没有太多的好印象，他还曾批评说：“即黄石斋的著作，亦是杂博欺人。”^④

李光地有个叔叔对黄道周很崇拜，视黄道周为圣人：

①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八历代，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72页。

② 同上书，卷八历代，第674页。

③ 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二十四学二，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23页。

④ 同上书，卷二十九诗文一，第523页。



先叔生平不喜宋儒学问，而视黄石斋为圣人。若使闻浙江人以所荐郑鄮为真不孝而淫恶，必挥拳相向，以为黄石斋先生圣人也，岂有圣人妄许人耶？^①

而李光地的伯父对黄道周的学问则不甚恭维，其伯父评论黄道周说：

如黄石斋先生，门人问曰：“先生尝言：文章宋不如唐，唐不如汉。然则先生又自言振古无比，何也？”曰：“是何言与！自羲皇至获麟，是半部《易》，自获麟至今日，是半部《易》，岂前代可比？”家伯批此云：“好大话，何开口之易！”问曰：“此是学术偏，久而居之无疑，中间亦自觉得有妙处。如此说，抑一味作欺人语。”曰：“欺人只十分中一分。石斋自幼不凡，十六岁应童子试，府考首擢，闻讣，太守使人致意曰：‘盍入场始发丧？’石斋峻拒之曰：‘是岂人所为？今日天崩地摧，尚能提笔入场，非禽兽而何！不敢闻命。’人即器重之。既葬，庐墓三年。资性既聪明，想又能记。又有本乡一尚书藏书极富，闻有奇童，遂尽借与读。三年中，几看遍天下书。十八岁作《太咸》，亦《太玄》之意。大约他看《四书》《五经》文理通顺者，一望以为道在是矣，不须着意，不讲道理，全在数上。人难晓者，穿凿解会。后又通星平，得异人传授，言颇验。渠又嫌落术数小道，遂文之以《易经》，作许多不明不白、幽晦之论。后复讲天文、历法、礼乐、兵战，杂糅一团，可解不可解。久而自己亦迷惑其中，但觉独得，遂以为羲、农、周、孔，俱是如此，他不足道矣。盖悞在初不讲道理，故他作诗尚恐先儒为理误，理能误人，彼尚肯措意？只是一段硬气，百折不回，万乘不动，真是一奇男子。”^②

①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十八家政，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64页。

② 同上书，第767—768页。



很显然，李光地对黄道周学问的态度和观点与其伯父如出一辙，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其术数得异人传授，二、用《易经》及《诗经》、《春秋》来配合其术数，三、穿凿附会。

刘师培认为“闽中之学，自漳浦以象数施教，李光地袭其唾余，兼通律吕音韵，又说经近宋明，析理宗朱子，卒以致身贵显”^①。其实从以上的叙述来看，李光地对黄道周的易学似乎更多的是批评，刘师培的“袭其唾余”不知从何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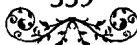
四 近代以来的评述

近代以来，关于黄道周易学的研究和评论不多。侯外庐主编的《宋明理学史》第二十四章以很大的篇幅来论述黄道周的理学思想，其中第三节专论黄道周的《易》学思想，认为黄道周的“《易》学思想主要是继承了自汉代京房到宋代邵雍的象数学，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然而，又因他‘上推天道、下验人事’，从积极方面吸收了《周易》中朴素的自然观点，因而颇有可贵之处”^②，该节从“强调治《易》要‘推明天地、本于自然’”、“强调治《易》要摆正理、象、数三者的辩证关系”、“强调治《易》要吸取其‘实测’的精神”等三个方面对黄道周的易学思想作了概括。廖名春等著《周易研究史》在第六章明清易学部分认为黄道周“虽然强调以‘实测’治《易》，但与京房、郑玄、邵雍一样，企图依据《周易》中的卦象和数字推导出历代的治乱和社会伦理的关系，所以‘时时流于机祥，入于杂驳’，走向了神秘主义的道路，成为明清时代图书象数学的主将之一”，并认为“黄道周的易学，对明末以后的易学家很有影响”^③。李树菁对黄道周的易学评价很高，认为黄道周的易学“把几千年来的象数和经典术数理论模式融汇于一炉，并以表的形式加以系统化，编成博大精深的‘易历’体系，堪称元象数学（像汇总一切数学成一个统一体系元

① 《近儒学术系统论》，《刘师培经典文存》，洪治纲主编，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03 页。

② 侯外庐等主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51 页。

③ 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湖南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57 页。



数学那样)，是在形式上高于《皇极经世》的象数著作。可惜，由于学习和应用者后即无人，至今《三易洞玑》仍是空架子而无人问津，实应深入研究与发扬”^①，又说“黄道周的《三易洞玑》就可能成为当前科学中西结合开发研究方面的稀世珍宝。可惜，《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录》中，带着极大偏见，将《三易洞玑》编入术数类中，故后来研究其书的人很少。术数家以算命等实用为目的，对深奥的《三易洞玑》看不懂，也敬而远之。明清以来的易学家以理派为主，即使惠栋、焦循、张惠言这些象数派易学家，则陷入训诂，挖掘历代汉易材料的工作，而不研讨当时认为是‘旁门邪道’的《三易洞玑》。从而将如此重要的著作，打入冷宫”^②。

① 李树菁：《周易象数通论》，商宏宽整理，光明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② 同上书，第61页。



结 语

理、象、数

——关于黄道周易学的几点认识

以上章节只是就《三易洞玑》和《易象正》的主要内容与思想作了基本勾勒，限于个人的能力和时间，很多问题没有更深入展开，也没有给予恰当的评述，自然也还有一些重要问题没有触及。自我感觉一个很大的不足是没有对黄道周易学思想中的义理层面作专章论述，传统上一般对黄道周易学的评述也都把他的易学思想归为象数派，都没有对黄道周易学思想中的义理层面予以应有的重视。从易学史来看，既没有纯粹的象数派，也没有绝对的义理派，只能说是或偏重象数，或偏重义理而已，因为在易学中，理、象、数是很难截然分开的。黄道周曾在《三易指归》中指出理、象、数三者要并重，他说：

屋上止有三物，屋下止有三事。日、月、星，此三者是圣贤原物；理、象、数，此三者是圣资本事。^①

又说：

上面是经，下面是史，有日、有月、有星是三要物，理、

^① 《三易指归》，《黄漳浦集》卷二十九。



象、数是三要事。^①

针对宋明以来儒者论《易》多偏义理而忽视象数的趋势，黄道周在当时特别突出强调了象数的重要性。如当学生何羲兆问：“圣贤止是说理，理到极处，更无象数。如落象数，便是算手畴人，安得与主人翁坐话？”何羲兆担心论象数会落于形而下的“算手畴人”，妨碍形而上的道德证悟，黄道周就反驳说：

若此圣贤止是事天，天到尽处，更无日星。如落日星，亦是台官稗史，不得主位商量也。^②

又说：

如此不消思量也，吾家物事切忌笼统，消帐不得。且问汝：日行可即是天，月行可即是日，日月星辰之行，可皆一理，理皆一象，象皆一数不？^③

黄道周在《〈易象正〉序例》中也非常强调象数的重要性，他说：

凡易之必有图象数度，犹人身之必有腑脏肢体。因形测脉，因脉测理，不知形色而谈天性，犹未有人身而言至命也。

他在《易象正》中又说：

凡易生于象，象生而有数，象数灭则理义性命不可得而见也。^④

① 《三易指归》，《黄漳浦集》卷二十九。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六十四卦初终定序图第一》，《易象正》卷初上。



数极而后象明，象明而后理顺，理顺而后性命之义可得也。^①

学者动卑象数，故象数不明，天道不著。^②

黄道周很重视象数，但他并没有忽视义理的讨论。具体说来，如果说《三易洞玑》总体上偏象数的话，可以说《易象正》总体上是偏重义理的。《易象正》在形式上有两大特征，一是变卦解爻辞，二是推步历史，这些表面上看都属于象数学的领域。但是《易象正》在对卦爻辞具体的解释上，其义理气息是很浓郁的。这不仅仅体现在该书在解六十四卦卦爻辞时大量征引《诗经》、《尚书》、《春秋》、《礼记》等儒家原始经典上，更体现在他解卦爻辞时对智性和德行的突出上。

如论《复》卦：

然则《大壮》见天地之情，《复》见天地之心，何也？曰：心者，情之精微者也。情动而心静，情两而心独。《书》曰“惟精惟一”，盖言独也。独矣，而又曰人心道心，何也？道心著于天地，至微而难知；人心著于人，至危而不敢逸，故人承天者也，危承微者也。由情而观心，由《剥》而观《复》，由天地而观人。未发之中，独行独知，至精至微，故曰中也，中非圣人而谁与知之乎？故《复》者闭关之象也，闭关反照，出入自知，象魏布和，乃告以时。

论《损》卦说：

古之为学者，损益其大端矣。损人以与天，损己以与礼，无所益而益之。故损者，下学之最要也。君子和说以制行，至止以飭躬，不动于气，不牵于物，水泽澹于下，源泉定于上。

① 《九畴八卦相次图》，《易象正》卷终上。

② 《先天通期历年图》，《易象正》卷终上。



故山泽之通气，男女之効悦，君子以是致学也。和而止，澹而定，则忿欲之愆窒，已过半矣。然且君子致其日损，谓是源流之不可遽静也。柔以持之，虚以观之，终老其身，无所盈益而已矣。《诗》曰“无然畔援，无然歆羨，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是文王之学也。《书》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二簋用享，其谓此乎？故山下有泽，惩忿窒欲之象也。水泽所钟，堤防不亏，先之甚难，获之甚易，不自谓多，致虚之功。

论《益》卦说：

学之有损益，其相起也。损，静而师天；益，动而师人。师天者退，师人者进。故损无学而益有学，损无问而益有问也。风雷相励，鼓舞以时，正者得其志，应者得其气，气志既从，朋来乃同。故忘食忘忧，不厌不倦，仲尼之学也。君子不以人为无善，已为无过，故约已而师人，居上而下下。《仲虺》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汤与仲尼皆用之也。故迁善改过，风雷之象也。风雷迅烈，次于乾乾，约于天心，何改何迁？性命之源，不废学问；学问不废，乃得其贯。

以上这些解析，其义理性、哲理性的一面都是很强的，希望今后有机会能专文论黄道周易学中的义理思想。

黄道周的思想世界很复杂，在历史上，他不仅是易学家和书法大家，同时他在宋明理学探索的很多话题内也都有自己精深而独到的思考，这方面前人特别是陈来先生在《黄道周的生平与思想》一文中已作出很深入的探讨。这里仅就其中“性与气质”问题的讨论从材料上略作补充。以前的讨论多引述《榕坛问业》和《黄漳浦集》卷三十《儒脉》、《朱陆刊疑》等相关材料，而忽略了其易学著述中的义理思想。如在“性与气质”的讨论上，黄道周在《易象正》“卷终上”说：



命出于天，为阴阳仁义刚柔之本，已入于卦则气质杂焉，不谓之命。然而情见于爻，才见于象，才情气质存于爻象，则天命之理亦因之以见。^①

才情气质值有吉凶，而道德义理不与其内，故不谓之性命，但曰象数而已。^②

黄道周这里以爻象论才情气质，认为爻象、气质只是象数，不得谓之“性天之命”。

黄道周在《洪范明义》中也有不少类似的讨论，如说：

盖天以二气五行化生万物，形质不齐，因其生克以为伦叙，而人所受于天者曰命曰性。性命之原，本于太极，至善不离，至一不二，阴阳五行，以是分化，迪吉逆凶，是生治乱。^③

阴阳者，天地之气；五行者，天地之质。气质具而性命行乎其中，气非质不具，理与气共质，故但曰五行，不曰二气。二气者，《易》之治；五行者，《范》之治。^④

他这里以阴阳为气、以五行为质，以阴阳、五行对气和质作了具体区分；并以太极论性命的“至善”“至一”，这些材料可以进一步丰富其在《榕坛问业》和《黄漳浦集》中关于性善和反对以气论性的观点。

黄道周易学的最大特点在于以天文历法来论易，在具体观点上又主张易为历、律之本，他用象数把易、历、律三者统一起来，又以象数来解释《春秋》的年数 242 和《诗经》的篇数 305，这些都是黄道周易学的突出特色。

关于黄道周的易、历、律一体论，徐光启当时就和他有过争

① 《先天三成图第三》，《易象正》卷终上。

② 同上。

③ 《洪范明义》卷上。

④ 《洪范明义》卷下。



论，据黄道周回忆：

某在京师，尝对徐玄扈宗伯阐明易、历、律之义，他开口便道：“易自是易，律自是律，与历何干，而能证发？”某自此不复谭道。夫子尝云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可惜今人无有明《易》者，即使京房、焦贲而在，吾能使淳风、王朴不敢复谭耳。^①

面对徐光启的批评，黄道周也表示了他的不屑，在《周易》和天文历法上，他显得很自负。其实黄道周的这一思想有其源流，黄道周和徐光启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文化精神的差异。

^① 《榕坛问业》卷十。

主要参考文献

(首字拼音排序)

一 黄道周著述类

《博物典汇》，明崇祯八年 [1635] 敦古斋刻本。

《洪范明义》，明崇祯十六年 [1643]，漳州刻本。

《黄漳浦集》，清道光八年 [1828]，福州陈氏刻本。

《榕坛问业》，清乾隆二十一年 [1756]，郭氏刻本。

《三易洞玑》，《石斋先生经传九种》，清康熙三十二年 [1693]，浙江晋安郑开极刻本。

《诗表》，《石斋先生经义四种》，清道光五年 [1825]，榕城鳌峯书院刻本。

《易象正》，《石斋先生经传九种》，崇祯十六年 [1643] 刻本

《易本象》，《石斋先生经义四种》，清道光五年 [1825]，榕城鳌峯书院刻本。

二 古籍类

班固：《前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包仪：《易原就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应润：《周易爻变易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版。

丁易东：《易象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都絮:《易变体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杜预、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方以智:《通雅》，清康熙五年 [1666]，浮山此藏轩刻本。

方以智:《物理小识》，清康熙三年 [1664]，庐陵于藻刻本。

方中通:《数度衍》，清光绪四年 [1878]，桐城方传理刻本。

冯椅:《厚斋易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何楷:《古周易订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胡煦:《周易函书约注》，程林点校，中华书局 2008 年版。

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龙伯坚、龙式昭编:《黄帝内经集解》，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 年版。

黄训辑:《皇明名臣经济录》，明嘉靖三十年 [1551]，新安王云程刻本。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沈善洪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黄宗羲:《明儒学案》，沈芝盈点校，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黄宗炎:《周易象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计六奇:《明季南略》，任道斌、魏得良点校，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姜宸英:《湛园札记》，清道光五年 [1825]，叶元墀刻本。

李鼎祚:《周易集解》，张文智、汪启明整理，巴蜀书社 2004 年版。

李鼎:《周易传注》“凡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光地:《榕村语录》，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李过:《西溪易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李世熊:《寒支集》，清初檀河精舍刻本。

刘恕:《资治通鉴外纪》，清嘉庆十六年 [1811]，吴郡山渊堂刻本。

刘昫:《旧唐书·经籍志》，中华书局 2000 年版。



毛奇龄:《易小帖》,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萧山书留草堂刻本。

钱澄之:《田间诗集》,诸伟奇校点,黄山书社1998年版。

钱澄之:《田间易学》,吴怀祺校点,黄山书社1998年版。

钱澄之:《藏山阁集》,汤华泉校点,黄山书社2004年版。

瞿县悉达:《开元占经》,常秉义点校,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阮元:《畴人传》,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四年[1935]。

邵廷采:《东南纪事》,清光绪十年[1884],邵武徐氏刻本。

沈该:《易小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孙奇逢:《夏峰先生集》,朱茂汉点校,中华书局2004年版。

脱脱:《宋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

王尧臣:《崇文总目》卷一,《丛书集成初编》。

王应麟:《周易郑康成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又朴:《易翼述信》,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与之:《周礼订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魏荔彤:《大易通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魏征:《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

吴澄:《易纂言》,王新春、吕颖、周玉凤导读,齐鲁书社2006年版。

吴澄:《易纂言外翼》,《丛书集成续编》。

徐文靖:《管城硕记》,清乾隆九年毛大鹏刻本。

徐霞客:《徐霞客游记》,褚绍唐、吴应寿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杨慎:《升庵集》,明万历间张士佩刻本。

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65年版。

张景岳:《类经附翼》,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浚:《紫岩易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陈祖武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版。

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

赵继序:《周易图书质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赵以夫:《易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郑樵:《通志》,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郑玄、贾公彦:《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朱朝瑛:《读易略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朱鉴:《文公易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朱彝尊:《经义考》,中华书局 1998 年版。

朱载堉:《律吕精义》,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刻本。

朱震:《汉上易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三 今人著述类

柏杨:《中国历史年表》,海南出版社 2006 年版。

陈美东:《古历新探》,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陈应时:《中国乐律学探微》,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版。

洪韵芳主编:《天文爱好者手册》,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7 年版。

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高怀民:《宋元明易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郭彧:《易图讲座》,华夏出版社 2007 年版。

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侯真平:《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

李树菁:《周易象数通论》,光明出版社 2004 年版。

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 1992 年版。

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湖南出版社 1991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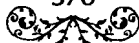
梁韦弦:《汉易卦气学研究》,齐鲁书社 2007 年版。

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齐鲁书社 1998 年版。

林忠军:《〈易纬〉导读》,齐鲁书社 2002 年版。

林忠军:《周易郑氏学阐微》,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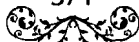
刘大均:《周易概论》,巴蜀书社 2008 年版。



- 刘操南:《历算求索》,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 刘洪涛:《古代历法计算法》,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吕绍刚主编:《周易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 卢央:《易学与天文学》,中国书店2003年版。
- 潘雨庭:《读易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 彭迎喜:《方以智与〈周易时论合编〉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 尚秉和:《周易尚氏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
- 尚秉和:《易说评议》,常秉义点校,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 唐明邦:《邵雍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 王光祈:《中国音乐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王应伟:《中国古历通解》,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 汪显超:《古易筮法研究》,黄山书社2002年版。
- 吴前衡:《〈传〉前易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 杨景磐:《中国历代易案考》,中国国际广播音像出版社2006年版。
- 杨力:《周易与中医学》,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
- 伊世同:《全天星图》,地图出版社1984年版。
- 余敦康:《汉宋易学解读》,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
- 张其成主编:《易学大辞典》,华夏出版社1992年版。
-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
- 朱伯崑:《周易知识通览》,齐鲁书社1993年版。
- 张学智:《明代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四 论文类

- 陈来:《黄道周的生平与思想》,载《国学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黄黎星、孙晓辉:《郑玄“爻辰”易例与古代乐律论探析》,



《周易研究》2007年第4期。

黄文东:《初读天方盘》,载《黄道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崇文书局2006年版。

黄云生:《初探天方盘》,载《黄道周研究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江晓原:《古代中国人的宇宙》,《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5期。

刘彬:《〈易纬〉“卦主岁术”和“策轨术”初探》,载《国际易学研究》第十辑,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年版。

乔宗方:《试析〈皇极经世〉历十年表与先天六十四卦圆图》,《周易研究》2007年第1期。

王树人:《“象思维”视野下的“易道”》,《周易研究》2004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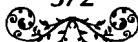
王扬宗:《“西学中源”说在明清之际的由来及其演变》,《大陆杂志》1995年第6期。

石云里:《从黄道周到洪大容——17、18世纪中期地动学说的比较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年第4期。

伊世同:《石斋天地盘考释——以易理历数释天解地的教学石案》,载《黄道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崇文书局2006年版。

郑万耕:《刘向、刘歆父子的易说》,《周易研究》2004年第2期。

衷尔钜:《黄道周与刘宗周哲学思想比较》,《甘肃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



后 记

本书由博士论文修订而成。2005 年我有幸由南京大学哲学系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国学研究院，师从陈来先生学习中国哲学。在考虑论文选题时曾经很迷茫，记得有次课下和陈先生讨论起选题，陈先生说其实明末清初有很多重要人物至今仍研究很少，先生随手在黑板上写下好几个人物的名字，其中就有黄道周。后来查了黄道周的一些资料，包括陈先生所写《黄道周的生平与思想》，对他慢慢产生兴趣。原设想以《黄道周的生平与思想》为思路拓展成一篇博士论文，也就是说仍然主要讨论性理与气质等理学问题。在初步形成一些想法后，陈老师又建议我专门研究黄道周的易学，还试探我有没有勇气啃下这块硬骨头。我当时很乐意接受这个建议。现在看来，黄道周的易学确实是块硬骨头，我刚开始一字一句研读的时候，特别是《三易洞玑》，简直是在读“天书”。三年来，在补修天文历算、乐律、中医等传统文化常识的基础上，借助计算器不停地对原文数据进行反复释算，总算对《三易洞玑》和《易象正》有了初步了解。本书也正是这个“初步了解”的外化。由于个人能力有限，本书还存在很多不足。而如果说本论文在选题和结构上还有些意义，在某些方面还有些创新的话，则主要是得力于导师的悉心指点和大力支持！同时这里也非常感谢北大中哲教研室的诸位师长：张学智、李中华、魏常海、胡军、王博、杨立华等，及北大国学研究院的诸位先生：楼宇烈、袁行霈、蒋绍愚、田余庆、严文明、阎步克、邓小南！

本书写作过程中先后请教过厦门大学的侯真平、北京师范大学的郑万耕、南京大学的卢央、山东大学的林忠军、中国科技大学



的石云里、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赵定理、北京天文馆的伊世同、国际易学联合会的郭斌等教授；同学好友的切磋讨论，也给我很大帮助，王丰先、邓联合、王诚、张克宾、李松生、吴宁、路振召、李明、逢飞、彭启宾、杨浩，及内子杨艳香等，都曾给予我很多帮助和指教，现在时常怀念起那段相互切磋、把酒论道的日子。父亲是我与《周易》及传统文化的最早因缘。我生长在农村，父亲70年代在安徽霍邱的城西湖农垦部队当过兵，在部队学医，主要是西医，也略知中医，退伍后在村里当过几年赤脚医生，后又任村支书多年。父亲是普通农民，但他的身上又非常典型地浓缩了中国历史文化变迁在底层社会演变的复杂性。父亲很崇拜毛泽东，但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方面又对他深有影响。父亲爱看书，床头的书有马、列、毛，也有《周易》、《老子》、《孙子兵法》、《三国演义》、《三字经》等杂书。我小时常乱翻这些书，虽不大懂，但儿时阴阳八卦符号的记忆和好奇无疑与二十年后的博士论文有着一些因缘。

我确定要研究黄道周后，2007年的暑假曾经到黄道周的家乡福建东山和漳浦参观学习过，先后拜访了福建省黄氏宗亲会漳州分会的黄剑岚、漳浦县博物馆馆长王文径、东山县博物馆馆长陈立群诸先生，他们的热情给我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黄道周出生地，即今天东山县风动石滨海景区的海景和沙滩确实很漂亮。风动石奇观全国有多处，但以福建省东山县的风动石最有盛名。风动石上有明永历戊子（1648）秋巡抚路振飞题刻的“铜山三忠臣：黄道周、陈瑸、陈士奇”。风动石对面的塔屿岛上有二石洞，一为云山石室，一为鹰石洞，黄道周小时常泛舟来这里读书，黄道周号石斋也正源于此；清巡抚潘思渠在此立有牌坊，横刻“黄石斋先生读书处”，背刻“仰止高山”，两侧对联为：“仰止高山已表儒林首出，溯游学海群推道岸先登”。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走走。

原稿于2009年5月25日北大畅春新园1号304室，修订于2011年10月29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以易测天 黄道周易学思想研究

作者=翟奎凤著

页数=374

SS号=13091224

出版日期=2012.08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